

# 《李敖研究fashion文集》目录

- 《李敖研究fashion文集》小引
- 
- 李敖研究
- 
- 一、李敖与庄因
- 二、《李敖研究》缘起
- 三、《李敖情感世界》序
- 四、李敖+王尚勤=小文
- 五、大陆研究李敖综述
- 六、隔海和寂寞的贾维斯弟弟
- 七、李敖研究的前程往事
- 八、有关李敖的几个问题
- 九、蛋蛋版《李敖大全集》序
- 十、“相看两不厌”的李敖
- 十一、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
- 十二、李敖的保镖
- 十三、李敖的预言及其它
- 十四、跟武彪学真功夫
- 
- 李文来往
- 
- 十五、我与李文博士的因缘际会
- 十六、李文致电fashion
- 十七、杭州晤李文
- 十八、与李文谈李敖来大陆
- 十九、李敖家中的李敖辣手著文《我和李敖一起骂》
- 二十、李文请吃饭
- 
- 杂文论集
- 
- 二一、海澡
- 二二、孙子和《孙子兵法》
- 二三、向厦航索赔
- 二四、秋千自述

- 二五、军训生活
- 二六、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街
- 二七、由一张照片引起的
- 二八、飞扬跋扈为谁雄
- 二九、奶奶的生日
- 三十、制约理论
- 三一、由吐痰说开去
- 三二、唯有爱得短暂，才能体现永恒
- 三三、回忆我的爷爷
- 三四、初到福地
- 三五、秋水伊人
- 三六、“闭门只读等身书”
- 三七、亦算是缘份
- 三八、逛书市
- 三九、与芥子见面记
- 四十、十年相知终留憾雨后阳光
- 四一、打工仔的歌声
- 四二、《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读后小识
- 四三、纸鸢
- 四四、有女来扰
- 四五、秋意绮色佳
- 
- 侠客游记
- 
- 四六、红色之旅
- 四七、武夷之旅
- 四八、武夷文化
- 四九、十八重溪漂流
- 五十、重游武夷
- 五一、香港印象
- 五二、西游记
- 五三、林觉民故居与严复故居
- 五四、恬静的乡村——婺源

#### 《李敖研究fashion文集》小引

前几天制作李敖的书，从百度一搜，竟然发现了原来主站的东西如此丰富！有不少文章主站都有了，我还费尽气力的去打字。真是笨哉！

看到有站长fashion闲文，虽然我与站长很少交流，就像和大多数敖友都没交流一样！原因就是我个人比较被动，只“守网待人”！所以四年的时间大概只有和论坛的敖曼（raphael）兄常聊天，后来在新浪微博和“我爱夏天在台湾”兄有所沟通，近来就是在我创建的QQ群——李敖影音书籍QQ群中聊了。

fashion站长写了很多的游记部分，可惜我对旅游不感兴趣，所以游记部分只录入少部分。篇目编排分为李敖研究、李文来往、杂文论集、侠客游记四个部分！

fashion站长原名郭飞雄，从文章中推断现年应该36岁左右，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现在加拿大定居，开了一家客栈。

fashion站长新浪微博地址：天使隐居<http://weibo.com/u/1248957590>

fashion站长博客地址：<http://www.angelshideaway.net/blog/?paged=2>

未经站长fashion允许，就私自弄成文集！恕罪恕罪！哇哈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写于2014年8月1日上午11点35分

## 李敖与庄因

李敖在《快意恩仇录》中记录了一位与其有两代缘的友情，其中之一即与之有忘年交的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字慕陵）与他的四个儿子庄申、庄因、庄喆、庄灵一家。庄严老先生的夫人申佩芬（申若侠）是李敖父亲李鼎彝在吉林女子师范学生，且是李敖母亲张桂贞的高班同学。两位夫人在校时还合照过相，虽然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但照片至今仍为李敖保藏着。在这两代缘中，其中尤以庄因与李敖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同在台中一中就读，后来又同属于台湾大学文学院的高才生，李敖读历史系，庄因读中文系。

庄因，1933年生于北京，1949年随家迁居台湾，1953年考上台大中文系，研究所毕业后于1964年受聘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任教，次年转教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1998年退休，现任该校亚洲语文系兼职教授。

庄因自1949年随家迁至台湾后，住在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村。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就设在北沟，庄严老先生知道李敖喜爱文物，所以几次邀请他去北沟，拿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四库全书》一函给他看，那是李敖第一次看到这些国宝。李敖在《大学札记》中记载了两次去北沟的所见。

在台大就读时，李敖与庄因来往密切，他们同住在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李敖在第四室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后来庄因搬至第九宿舍，李敖则搬到第七宿舍。在自己用功读书之余，他们经常与马戈、陈鼓应、景新汉、陈彦增、翁松燃、孙英善、萧启庆、王尚义等一班好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图书馆、傅园、新兴等地经常是他们聚集的据点，或者经常半夜三更，东倒西歪地躺在台大校园草地上，清谈终夜，自命为台大清谈派。也经常步行至台大校门口沿罗斯福路向市区至同安街附近的寿尔康四川饭店打牙祭，或赴碧潭划船。当时李敖自称“洒家”，称呼庄因则为庄鼻子或庄二爷。可以看出这

帮受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的台大学子的狂狷之态以及他们之间无间的交情。当时的长袍客李敖已经享有“情书满天飞，人人都想追”等美誉，偶尔也请庄因的女朋友袁兆珍帮忙介绍女朋友。

1957年，李敖因受殷海光之影响，欲转读哲学系，翁松燃向庄因说李敖有大志向，自视甚高。后来转系未成，庄因乃专函安慰：“如你以前对我所言，咬着牙念下去，不必再想其他一切，读自己的书。我说‘善为惊人之举’的人不是很多的，你以往的勇气与魄力足可担当。”而当庄因失意举目惶惶之时，李敖也对其多有劝慰，晚上躺在文学院的石级上，李敖劝庄因宁可少几分学问，不可没有思想。

庄因与当时台大文学院院长台静农一家也有世交。及至庄因读大学二年级以后，台静农的长子台益坚自台大毕业，便把投送台大各单位中文报纸的工作转给了庄因，后来庄因又将其转给李敖。这样，李敖就获得了一份骑车送报的“美差”，每天早上未明即起，骑车到火车站附近贩报地以现金换来报纸，就地折好套好，再返回台大，送至各单位。后来李敖将这份差使转给陈彦增、孙英善，陈彦增、孙英善转给张丕隆他们。

1959年，李敖在台大历史系即将毕业，其时因与罗君若分手，为避免与罗会面而尴尬，决定弃考研究所，7月10日写信给庄因：“研究所我决定不考了，那人要考我甚厌厌，此事满城风雨，人人多来‘吊丧’，或惋惜，或责备，姚老头甚至为之……‘久不成寐’，此事未可以理智分析，如是分析实在犯不上，划不来，但从我走极端的个性看来，是多意料中的事。一个被你称为‘屡作惊人之举’的人，为一个单纯的‘感觉问题’来殉道，实在也算不了什么的。”由此可见，李敖的狂狷个性，他一生“屡作惊人之举”也就其来有自了。

由于没有投考研究所，李敖毕业后即入伍服兵役，先在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军训。入伍后，李敖与庄因频有书信往来。庄因去信给李敖：“你也许需要与我以前一样来个环境的大变，在这段新生活中找寻自己潜在的一面，谁都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并劝李敖在生活态度方面稍稍收敛狂态，别太玩世，谁能断言军营中的李敖不会有新的改善？而此时李敖因受海明威以及军中生活影响，想修正以往只在书本上做人而未在行动上做人的“零标尺”，正在努力“找寻自己潜在的另一面”，追求死的精神与勇迈，将军营生活当作其人生的一种磨练，在为人处世上也是表现出他一贯的洒脱强悍作风以及从戎不投笔的姿态。

军营中的李敖仍未能摆脱贫困的困扰，经常“穷得像房间里的老鼠”，他经常去信给庄因、陈鼓应、马宏祥等告急，他们也经常慷慨解囊相助。陈鼓应与庄因的论文获得佛学奖学金，李敖以“无耻”骂之，但当他们以此“黑钱”相赠时，李敖又欣然接受，并诗以戏之“天天正愁囊如洗，竖子忽寄孝敬钱。”由此也可以想见他们非同寻常的关系。

当年元旦期间，庄因去信邀李敖北上台北参加同学聚会。次年九月，庄因抽中步兵签，亦南下凤山金汤营房受训，其时李敖即将被派往澎湖。12月14日，庄因结训，李敖写信给庄因，告知袁祝泰约其二人新年北上，做四室同人欢聚。

李敖在军营中结识潘毓刚及郑清茂等昔日在台大对李敖有所耳闻但不愿结识的朋友，而郑清茂在台大中文系高庄因一级，且在第九宿舍时与庄因同舍一年，这样，李、庄、郑之间的关系自然又更近了一步。为了摆脱生活的拮据，李敖写了《一封神气的情书》、《妈妈·弟弟·电影》等文章，由郑清茂帮忙寄投

联合报副刊。当时联副编者林海音女士对李敖颇为欣赏，认为他是“不平凡”的天才，但由于《妈妈·弟弟·电影》涉及女权主义，林海音不敢刊登出来，怕会受到社会的反感，郑清茂劝李敖改行文学，并要李敖写信给林海音。李敖乃写一信给她。

自军营退伍后，李敖于1961年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庄因亦就读于台大文学院研究所。当时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台大校总区设有分校，庄因兼职于此。因受家学及丰子恺漫画的影响，庄因除撰写文章之外，又习书艺，更兼绘画，他用其“第三支笔”创作了不少画作，更举办了个人画展，他寄给李敖一份画展请帖。那年冬天，李敖在《文星》发表《老年人与棒子》，引起轩然大波，更由此展开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入主文星之后的李敖声名雀起，他自动从台大研究所休学，当起文星杂志的实际主编。在《文星》创办之初，虽然标榜“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号召“不按牌理出牌”，但事实上，它的表现却可怜得很，在“思想上”的表现尤其可怜。当时的编者之一就有以前在联合报副刊“玻璃垫上”写作专栏的何凡（林海音的丈夫夏承楹，后来成为庄因的老丈人。）李敖写《长袍心理学》谓何凡乃理论家，而他才是实行家。后来，在文星兴风作浪的李敖由于触犯当局，星沉而遭软禁，继而被投狱。而当年与李敖来往密切的朋友也纷纷离他而去，友情逐渐殒落，正如李白告别杜甫的诗里说的“飞蓬各自远”。1964年，庄因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执教，次年转入美国加州北部旧金山湾区的PaloAlto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带着渺茫而残余的理想，跑到西方追寻新境界去了，与李敖之间的联系也渐渐稀疏，但他与在柏克莱大学执教的郑清茂仍时相往来。在郑府，庄因结识了何凡与林海音的长女夏祖美（小名美丽），并于1970年完婚，此时庄因年已37岁，比夏祖美大十岁，由郑清茂与冯秋鸿伉俪担任伴郎伴娘。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李敖与何凡等聚餐，何凡得意洋洋地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李敖回敬道：“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么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后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么得意吗？”李敖虽然讨厌何凡，虽然与林海音早就“幽明异路”，但她早年的知遇之恩却心存感念。在文星后期，林海音还到李敖家看他一次，也预约过李敖的告别文坛十书，此后就不敢再来往了。出狱后的李敖仍不改其本色，与林海音更是殊少来往。在李敖出狱归来途中，遇到林海音，聊了几句，想不到再见面时为了版权的事不幸已对簿公堂——李敖代萧孟能太太朱婉坚追究版权，告了很多人，她也在其中。

1985年，李敖写《记国民党和它的同路人的知识水平》，内有一篇《何凡弄错了莎士比亚字义》，次年，又写《再记国民党和它的同路人的知识水平》，内有一篇《庄因弄错陶渊明的诗》。李敖写道：国民党同路人，整天不知民生疾苦只会诗酒螃蟹（笔者注：庄因在美国的书斋名为酒蟹居）的庄因，在1974年11月1日《中国时报》发表《晨曦》里说：“在朱老伯背后的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字，龙飞凤舞的写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一句。”事实上，陶渊明《归去来辞》并没有这“一句”。这原是陶渊明《神释》诗中的句子。庄因是台大中文系、台大研究所毕业的，竟会闹这种没水准的笑话，真不知他的书是怎么念的。

依我所见，李敖与庄因之间友情日渐暗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这几点：

一、李敖不满庄因只做自了汉，每天写些诗酒螃蟹不知民生疾苦的酒足饭饱式的文字。早年的庄因还写信给李敖说要“做一件比较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工作”，但他的人生轨迹却与他的理想偏离甚远，而李敖一直在为济世救民的理想努力着、牺牲着。宁做真小人而不做伪君子的李敖对身为朋友的庄因的表现自然不满，两人渐行渐远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庄因的岳父何凡在文星时代，未能提升文星的档次；后来又任《蒋公纪念集》的作者之一，自然为李敖所不齿，所以李敖写文章大力鞭挞讽刺过。他的岳母林海音也成为李敖的被告之一，这些都影响了庄因与李敖的关系。

三、李敖不断进步着，朝前去了，而他的许多朋友却踟蹰不前。庄因也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距离也就越拉越大。（在写这篇文章之时，我跟不少人讲起庄因，但知道他的人却不多。他们的人生际遇就像这距离一样，李敖总是行走在时代的浪尖上，而庄因则早就殒落得失去光泽了。）

李敖在《跋给马戈的五十封信》中有讲到与马戈的友情，其实放在与庄因的友情上也同样适用：由于个人演化方向的不同，我和马戈在友情上的逐渐疏淡，一点也不足奇。这点至少证明了我与马戈两人，至少有一人是进步的。……这两年来，由于人世的变化，我们更疏远了。十年的友情像一颗逐渐暗淡的小星，我们只有靠可怜的“心灵感应”去维持它的余光了。……有的带着渺茫而残余的理想，跑到西方追寻一个新境界：他们有的在为衣食奔走之后，还维持基本调调而不衰；有的却落草为洋，在自由民主繁荣的社会里，做一名“太平犬”或“自了汉”。……无论如何论断，我必须说，我是台大清谈派中，十年来唯一“没有出息”的痴汉，也是十年来唯一不改“狂奴故念”的蛮人。……十年来的许多思想趋向和言行历程，几乎都在宿命和讪语轨道上行进。十年前我所想象十年后的我，我已把它一一挤兑；可是所能听证的朋友们，却已一一浮沉星散。浮者自然爬得高，沉者自然摔得重，只剩下那不高不重的滑头分子李敖之，仍旧半夜三更，独自故作壮语，津津乐道他是一个“立小志的完成家”！

现今，七十岁的李敖在台湾“立法院”雄纠纠气昂昂地惹得“官不聊生”，在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中滔滔不绝地骂人是王八蛋并证明他是王八蛋，在大陆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崇拜声中，他一如既往一以贯之地完成他七十年来理想，而他的朋友却日渐老去，不得不令人感慨万千。

### 《李敖研究》缘起

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我从绿洲书屋购得《传统下独白》，于是借期末温书的时机，在冬日的阳光下充分地享受了这本书。本意只想在读完一章哲学理论后，利用休息的十分钟看李敖的一篇文章的。谁知读完《十三年和十三月》后，我就舍不得放手，有一种恨不得将全书吞下去的冲动。

这段记述李敖如何在十三年来慢慢长大以及如何在十三个月里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的自传性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个十三岁的小孩，从上海到海上的历程中，竟然拥有五百多本私人藏书，他的学识令人惊叹；高二念完就因痛恨中学教育制度的斫丧性灵而毅然休学在家，就读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一年不到，又故伎重施再次逃离学校的勇气；投笔从戎生涯中，顿感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漠的幡然醒悟；考取研究所后，由于不甘于白首下书帷和寂寞投阁，乃向《文星》杂志投出铿锵有力的长文——《老年人和棒子》，并在两年后又自动在研究所休学的豪迈抉择；在父亲的

丧礼中表演犯众怒的丧礼改革——不哭不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十三个月中，挑起中西文化论战，虽饱受攻击和诋毁，不管流弹和棒子怎么多，还是要走上去的大无畏精神……

当时我心想，莫非李敖是一个怒目圆睁、三头六臂的金刚不成？可细看封面上的李敖的照片，却又发现他笑容可掬，温文尔雅，比起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不知帅气几百倍。太多的好奇勾起我探秘的心理，驱使我进一步深入了解李敖这个怪物。

往后的日子里，为了觅得李敖的芳踪，我流连于书架、书店、书铺、书肆、书摊、书街，穿梭于书城、书市、书堆、书坊、书馆、书吧，遍访书，尽求书业，乐此不疲，埋头苦寻。报纸杂志中哪怕是只有李敖的一句话或是评论的文章，褒的贬的，我都不惜重金，用剪刀加浆糊、笔加复印机，将他请进我的笔记本中。一字不漏，披沙拣金，适得其爽。九七年开始上网时，从同学的书报中，得到李敖的网站地址（<http://www.liaoneto.net>），我真是兴奋得一夜无眠，次日即兴冲冲地拿了十张软盘，企图将李敖全部拷进我的磁盘中。在当时六元小时的高昂费用中，我花了六个小时，从下午到晚上不停地做着另存为的机械运动，怀揣十张珍品走出网吧时，我看到自己呲牙咧嘴的形象了。后来当我学会用搜索引擎时，终于又找到李敖电子报的网址（<http://www.leeao.com.tw>，即今<http://www.leeaoweb.com>）。

当我的书架上排了数排《李敖大全集》、《李敖新文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及各种单行本后，蓦然回首，我竟发觉自己也在润物细无声中变得李敖起来了：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过程中，我被迫地看了不少书，甚至一些旁门左道的文章也间接地被灌进了我的脑中，这也间接地提升了我找资料的本领，真是对得起我所学的这门图书情报学专业了！一件很神奇的事就是，哪怕将李敖两字藏在书报文章的角落，我也能一眼将它拣出来，同理，将李敖换成其它keywords，我也能在意之所至中将它萃取出来，这款本事，真可媲美李敖当年单用鼻子闻就可辨别一本书是哪个出版社印的功夫了。我的遣词造句也极尽模仿之能事，甚至在思维方式上也打上了极深的李敖式的烙印，受李敖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我出言桀傲不逊，待人却彬彬有礼。

似乎偏离主题了，悬崖勒马也好像来不及挽回了，索性一古脑儿随兴之所至任意涂鸦吧。案头上堆的李敖著作也不必翻开引经据典了，想好的赞美之词以及如何千辛万苦搜集李敖也不必再交待了，留一点存货放在缸底吧，日后再掀开这段陈年往事，或许还会有更香甜浓冽的感触呢。在这个闷热的夏夜，空气凝住了，思绪却任由澎湃，不写点又觉得无以表明我对李敖的爱意，写吧又欠太多笔墨之情，李敖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哩。还是留待日后有暇，再以各个专题详细论述之好了。千言万语又凝成了那句人所尽知的歌名——因为爱，所以爱。

在我将李敖缉捕归案（此案乃我这张被电视机占去一半空间的书桌）的过程中，小燕子对我赞助良多，她是我的王尚勤，在九九年她生日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俩淌着没膝的雨水，依偎着从晓风书屋抱回半套《李敖大全集》，而今她留下这堆我们的书，乳燕脱巢而去。

在我将李敖公之于众的时候，ami、芥子、游子、斯朋等人又为我在技术方面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和奉献；世纪青年也借了块自留地让我开辟李敖研究坛子；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段IP也为坛子倾注了鲜美甘甜的特酿，在此一并谢过。

李敖的人生是孤独的，但他的灵魂却穿越古今中外，且让我们在网上为他日后彪炳史册埋下伏笔吧。李敖在书里表明身后遗体将捐给台大医学院做身体解剖。我们无法取其首级，但在精神层面上，我们还是可以拿起明晃晃的手术刀，将李敖的思想进行深入的解剖的。这段历程当然是困难而且痛苦的，还是用他自己在《十三年和十三月》中改译的话来作结吧：你已经吞下了不少苦药，请再勇敢的喝下这杯毒酒罢！我们不必喝毒酒而能驶进李敖心扉，何乐而不为呢？

2002年4月8日凌晨三时半完成

### 《李敖情感世界》序

市面上出现过种类繁多的描写李敖感情生活的书，有各种李敖传记，有专为李敖情感生活而写的专书。这些书中有“李敖的七彩人生”，也有“李敖的三次婚恋”，亦有“李敖为卿狂”，甚至要“和李敖一起疯狂”。各位作家大显神通，极尽所能，将李敖多彩的婚恋生活添枝加叶、添砖加瓦、添油加醋，描写得天花乱坠，甚至将李敖写成西门庆式的人物。但这些书一出手就谬误百出，颠倒黑白。我每笑着捧起这些书，却总悲叹地放下它们，我不得不抱歉地说我确实读不下去了。这些作者不啻是编故事的高手，但这些故事都是节外生枝，空穴来风，无中生有。

李敖能够颠倒众生，那是因为他能祭出资料举出证据，而他们颠倒是非却令我们啼笑皆非。如有人大胆写出李敖与“G”的爱情故事，却不知“G”乃前文大段抄写过的王尚勤；有人写王尚勤乃家中独女，就算他未看过李敖写给“亲爱的小姨”的《我怎样给王尚勤擦屁股》，也该从《李敖情书集》中看到李敖为尚勤妹妹牵红线的事，这本书可是他们编故事的张本啊；几乎所有作者都把王尚勤赴美留学的日子写成1964年9月22日，孰不知这天正是她女儿李文在美国纽约出生的日子……当我将这些层出不穷不胜枚举的谬误写信告诉李文时，她也只能陪着我感慨万千。

为了让他们少犯错误，为了他们少误导读者，我愿意写出人间真相，为以上作者逐行解码，一一纠错。当我将此想法告诉论坛中的网友们时，他们均摇头否认，他们认为这些私情当留与市井之人以作谈资，我们可以研究些更“经世致用”的问题。

就在我举棋不定欲罢之时，我重读了李敖好友汪荣祖教授所撰写的《胡适、吴宓和爱情——兼论私情与公论》，汪教授在导论中说“社会思想史之研究，如果仅仅关切理性的思想面，而忽略了复杂的情感面，失之多矣。私情，尤其是爱情，乃是感情世界里最敏感、最隐密部分：探讨此一部分，也就是探讨感情世界里最深层部分。此一部分的探讨，自有助于对隐、私、密、情等概念在时代范畴内之理解，也可透露许多在社会文化史上的意义。所以私情研究乃一极为需要而严肃的课题，不仅可以加强社会思想史的写作，而且可以扩大史学研究的领域。”这段话给我极大的激励。汪教授并写道“爱情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同步，自有人类起，就有两性关系，而男女间的爱情乃是最敏感部分，所以爱情的本质，实不分古今中外，凡圆颅方趾具有血气者莫不有爱，只因个性与文化的差异，对爱情的表达与实践颇有不同而已。……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不仅对欲，而且对情，都取大力压制，讳言莫深的态度，故对爱情问题的表达，颇为隐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浪漫的爱情，显然有物质文化上的原因。”李敖乃新式文人，其思想观念亦远高于受封建礼教束缚下中国无病呻吟之旧式文人，他的“全盘西化”论中之一重项乃要有“现代化的爱情”。基于此思想，才能引发他多段“浪漫的爱情”。为使大众加深了解李敖的爱情观，

我虽不才，仍愿重拾残笔，将他书中那些曾令他魂牵梦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黑白影像还原为色彩斑斓的真实写照。但愿没有破坏李敖的旧梦。

下面是我据一些大众目所能及的文献资料剪贴拼凑而成，斗胆推出的“考据式”李敖情感世界系列篇。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决不妄加臆度，虽不具可读性，但重在资料性，重在存真。能因此系列而获赠“板砖”之馈也不失为好事一桩，倘能于板林砖雨中挨到良玉的重击，心愿达矣，死而何憾？

2003年9月23日晚

李敖+王尚勤=小文

在李敖的一生中，尚勤是最有幽默感的女人，也是李敖生命中举足轻重的一位女子。在王尚勤的人生历程里最难忘的男人，李敖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在彼此的生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他们共有的女儿李文，更在于他们共同坚毅而执着地追求理想的信念。

王尚勤出生于1940年6月22日（阴历七月初五），小李敖五岁，河南汜水人。父亲王光临在国民政府中以河南专员出身，官拜少将，从二十岁起大半辈子给国民党卖命，但因不能同流合污，官场失意。1950年逃亡至台湾时，一家七口人的生计难以维持。后来好不容易在台北县南港成德国小谋得校长一职。王尚勤的母亲尚秀冬在此校任音乐教师。全家也就定居于此——台北市同安街四十六巷一号。无独有偶，李敖全家的逃亡经历也率如此类，当他们全家九口于1949年5月12日到达台中住进新北里存德巷十三号的日本木屋时，生活拮据也可见一斑。后来李父李鼎彝在台中一中谋得国文科主任之职，李父死后，李母张桂贞亦任职于该校。相似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们不屈从于现实的独特个性。后来他们的结合乃至分手都与他们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不无关系。

李敖与王尚勤结识于1962年2月24日，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公路局候车时偶然相识，随后同上一辆公车。在此之前，李敖已从好友王尚义口中得知王尚勤的芳名。自1961年2月6日自澎湖预备役军官退伍后赴台北，李敖先住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两天后，租到新生南路三段六十一巷一号的四席小屋。在四席小屋期间，1961年2月26日的日记中，李敖留有看到王尚勤（？）归来的记录。此时在车上邂逅久已倾心的佳人，李敖自然不会放过这绝佳机会，从此萌生了此段良缘。

虽然不直接靠他帮忙，但在李敖与王尚勤结识的过程中，王尚勤的大哥王尚义还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王尚义生于1936年9月25日，1955年考上台大医学院。同年，李敖以同等学力考上台大文学院历史系。王尚义在文学、戏剧、音乐、绘画和一切形式的艺术方面都表现出其天才，他的作品充满人道的和浪漫的色彩。由于文学的缘故，王尚义结识了李敖、景新汉、陈鼓应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受大哥影响颇深的王尚勤，对文史哲也具有相当的兴趣。因此，当李敖1961年8月重新考入台大历史系研究所后，王尚勤与李敖相识相知的道路也就此筑成了。

1961年6月15日，由于不堪其扰，李敖搬至新店狮头路十七号碧潭山楼，开始一段与大自然接近的乡居岁月，过着自强不息的狄阿杰尼斯式的犬儒主义的生涯。王尚勤家也住在新店。于是，在一个明月高挂的晚上，在月色朦胧的碧潭，王尚勤开始了和李敖的约会。他们手牵着手，走向对岸的山坡。在这个浪漫的夜晚，李敖以另一种浪漫打动了王尚勤：我希望能影响你对人生的看法。过去你接触的男孩子，只

会带你游山玩水，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我要使你看到人生更深更远的一面，譬如人的价值观念，罗素的思想……正如李敖日后在给她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进入你的生命里，如果能跟别的男人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我当你在四年大学的尾声时候，在你身上打下了烙印。这非同一般的烙印，深深地印在王尚勤的心里，同时也见证了李敖与王尚勤之间的真挚恋情。

1962年6月15日，王尚勤自台大农业经济系毕业。9月1日，她去了花莲，决定在农职校任教，惊鸿一瞥之后，第二天又搬走了，去了海星女中。王尚勤在花莲任职一学期满后，因不满从事教书这一行业，辞职回到台北。在这半年中，李敖写了六十四封激情洋溢的情书给王尚勤。通过纸上的罗曼史，李敖将浓浓的爱意及殷切的关怀形诸于笔端，极力使爱情升华。两人的感情亦如火如荼、如痴如醉。在这些信中，李敖用了许多情深意切的词呼唤心中至爱，数次寄财物接济在花莲的台北人，并央在花莲的同学杨尔琳等代为照顾王尚勤。李敖希望台北人回到台北，并数度提出结婚的要求。王尚勤也总是趁一点假期回台北与李敖相聚。每次短暂的相聚结束后，李敖总陷入寂寞惆怅中，接着以更热烈的情书寄给心上人。

然而，这对才子佳人之间的恋情，并未脱离社会传统思想的桎梏。在台大历史研究所就读的李敖正大力实践反传统、反形式主义。他被视为洪水猛兽，写的文章也引起笔仗和官司。跟李敖相爱的王尚勤自然也被世俗的眼光目为异端，其中包括她的朋友和亲人。他们竭力反对王尚勤与李敖的来往。王尚勤妈妈反对，李敖还可以大概是“伯母”两字叫少了吧聊以自嘲并自我安慰。更让李敖气不过的是连王尚义也反对他们来往，但李敖还是大度地不因其反对而说过一句负气的话。在李敖心中，王尚义只是个愁其不应多这愁，感其不必感之感的浮动、没有定见和深度的人。

1963年，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王尚义刚戴上方学士帽，便因肝部不适住进了学习七年之久的台大医院。这年8月26日，王尚义不幸死于肝癌，年轻的生命只经历了二十六个年头。尚义的早逝，带给其家人朋友无限悲痛。王尚勤在失去自己非常崇拜的哥哥后，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她希望与李敖结婚，拥有一个永恒的不变的感情作为依靠。但此时的李敖在反传统反虚伪的旧道德的路上越走越坚定，他不再注重婚姻的形式，只注重其实质。在一个秋天的下午，王尚勤与李敖漫步在阳明山的小路上，进行了一次沉重的谈话。这次谈话令王尚勤想到万一将来分开后自己该如何打算，她要为自己的感情找一条退路。她想到另外一个国度去寻求发展，并要李敖随她一起离开这个象牢狱一样的岛，而李敖则认为留在台湾可以专心写作，说不定能写出一本像世界名著一样的书，他要对这个岛的历史文化有所交待，而且，以他当时因文贾祸的处境，连文章都不能发表，他们更不可能放他出去继续为祸社会。这次争执过后，王尚勤终于决定要离开李敖，赴美留学。

1964年1月8日，王尚勤离台赴美。李敖送她到松山机场，一同前来送行的还有王尚勤的家人及李敖的一班好友。李敖嘴角始终保持站微笑。从飞机起飞开始，他哭到晚上，王尚勤也在飞机起飞的一刹那，突然有一股想要冲出去的欲望。她在脑海里想着这样逃避一个千真万确的感情，会不会是选择错误的一条路。王尚勤走后十九天，台北《征信新闻》的副刊上即登出有关她俩的文章《我心伴他同飞》

(<http://leeao.com.cnstudyloeflying.htm>)。文章以王尚勤的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李敖妹妹婚礼，李敖开神父们性生活的玩笑，李敖攻击传统、穿长袍青衫、打笔仗，王尚勤偷橘子，李敖陪王尚勤看留学放榜名单，直到最后送她上飞机等事情。

王尚勤赴美后，新大陆的一切对于她而言都是陌生的，她又成了新一代的异乡人。阴雨绵绵的西雅图，更加使她怀念台北、怀念亲人、思念远在台北的李敖。她写信给李敖，告诉她一些旅途上的琐事，将思念之情深深地埋藏于心中。她希望李敖能尽快出去与她团聚，也对身边的朋友一天到晚嚷着要回去台湾。而此时身处台湾的李敖，现实暗淡，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已经没有对明天的憧憬，只是任凭别人的选择，选择他入狱，或者选择他否定自己，所以他反对王尚勤回台湾，要她在美国等他。8月9日，王尚勤得知李敖的处境后，在美国写信给他，责怪李敖要把自己糟蹋了，写的文章愈写愈流气，简直是“柏杨”之流作家的笔法，会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众叛亲离了。并希望李敖写些有分量的不再以骂人为儿戏的文章。

就在王尚勤为回去与否举棋不定时，她的身体起了变化。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打电话给李敖，李敖示意她还是想办法堕胎吧。她询问了在美国的朋友，了解了在美国堕胎是不合法的事，且她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生下这个她与李敖的结晶。几个月之后，王尚勤休学并搬到纽约。1964年9月22日傍晚，她在纽约Sloane医院，顺利产下一个七磅多重的女婴，出生证上父亲一栏填李敖的名字。李敖给女儿取名李文（HedyWenLee），李敖阴差阳错成了美国人的爸爸。李敖还写信给王尚勤，列举伟大人物私生子的情况。

小文出生后，王尚勤一边读书，一边做事，一边照顾小文。繁重的压力令她喘不过气来，虽然李敖答应她的生活费，但王尚勤坚毅的性格认为自己必须要出外工作。于是，在李文出生后的一个月，王尚勤便将她寄养在一个岛上的美国老太婆家里，周末抽空去看她。两年多的日子就这样艰难而困苦地过着。在这些心灵疲乏的日子里，王尚勤不只一次地想到结婚，想到寻找一个可以容纳李文的父亲。此时的她，对爱情已不再奢望。这些忙碌的日子里，她和李敖仍保持书信往来，她得知李敖在台湾出了名，出版的七种书中，有三种都已卖光，而且李敖在从事房地产的买卖中也赚了不少收入，已经不再住那间小屋，搬到一幢十几层的高级公寓了。而她们之间的关系该如何解决呢？

1966年夏天，王尚勤终于不顾李敖的反对，带着小文回到台湾。当她看到熟悉的松山机场，不觉热泪满眶，想到两年前离开时，父母亲、朋友带着祝福和希望送她登机的，而今她带回的不是学位，不是金龟婿，而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小生命。李敖到机场接她回他的豪华公寓。李敖的成名带来了不少琐碎的应酬。这天晚上，李敖要赶去一个宴会，第二天晚上，李敖又出去应酬了，王尚勤在一本旧杂志下看到李敖新女友吴海蒂写给李敖的字条。得知李敖又结新欢后，当晚，她就抱着孩子，带着行李搬回到她父母家去了。她的决定也得到父母的谅解。在王尚勤搬回父母家后，李敖曾多次提礼物去王府看小文，也曾多次陪王尚勤去看电影。

9月底，王尚勤将女儿留在父母身边，并以一年为期，她结婚后再把李文接到美国，旋即动身回美国，就读于密西西比大学攻读电脑。在一次聚会中，她结识了念化学的文乃建，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当年国民党因何垮台等国事，又滔滔不绝地说起这一代热心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些谈论给王尚勤触动很深。尤其是文先生提起海明威和罗素时，这正是当年李敖所喜欢并常在她面前提及的人物。此时王尚勤虽然渴望着一份新的爱情，但她对于爱情的憧憬已经远不及少女之时，她只有将种种困扰和期待深埋于心底，将它们转化为复习功课中。期末考试结束后，文先生前往尚勤住处，并一同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当他用真挚的眼光述说着自己的爱时，王尚勤再也无法躲避了。他们开始相恋，王尚勤将当时的心情写进

《迟来的幸福》中，以这份迟来的幸福献给至爱的女儿小文。1967年在美国南方康乃迪克州的一个小镇上，王尚勤与相识三个月的文乃建走进了教堂，婚后育了两个男孩。

而在台湾的李敖则陷入一段困难时期。自《文星》杂志被封杀后，他所出版的书也全被查禁，且警备总部一再约谈他。他担心王尚勤结婚后，女儿会给她不方便，且与自己也不能朝夕相处，乃设计将李文接回自己抚养。在一个晴朗的周末下午，李敖约王尚勤的母亲尚秀冬带李文看电影，电影散场时，李敖将女儿抱上计程车有计划地消失，同时由李敖通知尚女士小文已被接回她爸爸那里了，并由李敖照料外婆安全返家。李敖的细心也于此可见。李敖将女儿接回后，先后寄养在三姐和大妹家。1970年，李敖被国民党政府软禁，李文就随姥姥（李敖的母亲，李文的祖母，因为随着表兄妹一起叫，所以也叫姥姥）住在台中，当时尚勤在美曾和李敖友人设法协助李敖度过难关，但因官私配合，以诉讼手段，对李敖施行夹杀。1971年3月19日，李敖终于由大作家变成大坐牢家。

1973年，李文随姥姥赴美，住在位于俄亥俄州的四姑家，就读于Kramer小学，并担任班长一职。大约从此时起，李敖写了不少信给女儿，将趣味故事融入英文中，权当函授，以弥补无法当面教育之失。这些信件后来结集出版，即为《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李敖在序中写道：世之有感于父女之情，忧患之书者，必将啼笑，以视斯文。至情至性，感人肺腑。不久前，当我在信中问李文对此书的感受时，她表示希望今后能有机会能将此书当作英语教材。在信中，李敖多次要女儿多用功，要比小朋友们多花时间去用功。正像李文日后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她是块读书的料，李敖亦为她取得好成绩颇感欣慰。这年感恩节期间，姥姥带李文去纽约看她妈妈。李文在纽约玩得很开心，与他们全家相处也不错。王尚勤和李文都分别写信告诉了李敖。

1974年7月底，姥姥带着李文回台湾。李敖将女儿安排进入美国学校就读。并利用坐牢期间替其它牢犯写状子的钱为李文买了一台钢琴。李敖认为他对女儿最大的亏欠是他一生麻烦，使女儿不得与他长住，不能好好教育她，而最大的恩德便是让她念美国学校，不念三民主义，不受国民党教育的污染。李敖转来王尚勤给李敖的信，告知她们祖孙回台之事。李敖有信给李文，仍是叮嘱她要学好功课，不仅要补好英文，还要学好中文，还建议她要成立一个私人图书馆，并要她每天负责监督姥姥执行健康检查。在信中，李敖又要求女儿至少一个月要去外公外婆家一次，每次要带礼物。信的内容可看出身陷囹圄的李敖细腻温柔的情怀。10月份，李文得知父亲坐牢的消息后，写信给李敖想去监牢看他，李敖得知后写信给她列举史上坐牢的名人。虽不便告明，但总可令她不误会他坐牢的原因。探监时，只能用电话讲，不能触碰。后来李敖换了一个地方，情况才变得轻松些，可以坐在一张桌子上讲话，但旁边有人监视着。

在李敖被软禁入狱的数年间，李敖的母亲张桂贞老太太含辛茹苦地抚养着小孙女，以六十岁高龄，过着紧忍困顿的生活，可她从不向人低头，没有眼泪，坚定地挡过了一个风浪又一个风浪，她真正是勇敢的女强人。别人无法体验她的苦处，但可以从李敖写给李文十岁生日歌忘不了妈妈和妈妈的妈妈的眼泪，忘不了爸爸和爸爸的妈妈的盖被中管窥出这对饱经忧患的祖孙情深。李文在后来的采访中也说她与姥姥感情最好。

1975年春天，王尚勤携同丈夫孩子回到河南老家探亲，望着故乡的绿，她感慨万千。1977年到1978年，王尚勤在荷兰一个小镇上住过一年。

王尚勤在《小文的信》一文中对李文转入美国学校的前因后果作了说明，并对台湾崇美的社会教育风气表示忧虑，她担心李文身处此环境中养成不良习惯。

1976年李敖出狱后，李文才得以与爸爸同住，李敖将女儿转入私立道明中学，并对女儿管教甚严，限制她出去玩，不让她与男朋友在一起。有其父必有其女，这位脾气与父亲一样倔的大小姐，有时受不了严父的管教，就与父亲吵架，而且搬出李敖寓所，搬到水晶大厦叔叔李放家。严则严矣，李敖这段时间的日记中常记载与小文亲密相处的生活情形，流露出慈父的关爱之情。

1979年春天，李敖的另一位红颜知己刘会云到水晶大厦看望李文，并要她一定回李敖家，李文死也不回去，双方拉来拉去，最后李文还是跟着刘会云回去。一上电梯，她就把镜子打碎，拿碎玻璃片割自己的手。第二天，李敖就把李文送去美国，住在加州三姑家，后住校，李敖安排女儿上私立学校，一个学期学费高达美金一万元。此后的五六年，这对父女都没有见面。

1979年，远景出版社沈登恩邀请李敖复出文坛。复出文坛之后的李敖大量写书著文，笔力之健，笔锋之锐，无出其右者。为了感谢王尚勤对她坐牢期间的帮助，送了一栋房子给她。

王尚勤在美国的婚姻生活过得并不太愉快，而李敖入狱后的情况又成为她心理上极大的负担，她与文先生之间产生了某种磨擦，除了留学生家庭经常面临的生活压力，处于异乡的苦闷心情及海峡两岸留学生认同心结外，李敖和经常去他们家度假的李文更是成了他们争吵的焦点。争吵愈演愈烈，隔阂越来越大。1982年，这场令王尚勤一直期待的美满婚姻在经历了十五个年头后破裂了。这年，十八岁的李文与道明中学的校友袁伟伦结婚生子，产下一女婴。李敖怪她不好好读书，又那么早结婚生孩子。原先等李文高中毕业送她一部车，大学毕业送她房子的计划也中断了。李文去中国餐馆打工，又到镇上购物中心的专柜做副理兼出纳兼警卫。

1985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王尚勤的《海外的中国人》，书中记录了王尚勤赴美后二十年来内心与外在成长的全过程。在此之前的1982年9月23日，李敖曾有信给沈登恩，希望他与王尚勤直接联络出版事宜。不知何故，此书并未在台出版。一年后，王尚勤回台湾，将书带给李敖，李敖才得睹大作，并嘱她日后代买一册送他。李敖对此书的评价是：书中有几篇，写得尤其好，动人。因为好多感受是她在这人生的道路上计程而来的，作品就变得真实，有特色，不无病呻吟。在尚勤给李敖的信中，王尚勤描述与李敖结婚又离婚的胡茵梦赴美下榻于她家，并一同偕游瓦尔登湖的情形。信中提及小文的事我回去后再与她纠缠。而李敖则在回信中说目前除了静观其变，似别无良策。不知是否因为李文结婚生子的事。

离婚后的王尚勤在欧洲与李敖常有书信或电话往来，有时并寄来美国报纸杂志中有关李敖的消息，有时则谈当年老友在美国的情形。李文也时有书信或贺卡寄给李敖。

1983年5月20日，王尚勤在波士顿接到二哥从香港打来的电话后写了一篇《三十三年了》，描述三十三年后逃亡台湾的妈妈与留在大陆的二哥和大弟在香港会面的辛酸场景。隔海哭和的是，这年9月13日，李敖在台湾收到大姐从香港寄来的照片后也写下了《乱世母女泪》，描述三十五年后逃亡台湾的妈妈与留在大陆的大姐和二姐在香港会面的辛酸场景。两篇对照着读，真令人潸然泣下。1995年台湾水牛出版

社出版了王尚勤的《王尚义和他所处的时代》，书中收录《海外的中国人》中大部分篇幅，并增补了当年李敖写给她的情书等内容。

1991年，李敖致信萧启庆、王国纓夫妇：当年以我坐牢，幼颇失教。及长作风世纪末，任性胡为于美国、台湾之间，陈又亮说她survival，其“达尔文”可想。近年折节读书，明年将毕业于学费最贵的那一纽大，并拟不自量力，覬觐研究所。不论如何，总归向善之路，乃决定恃老交情，烦启庆代为函介哈佛，兹检附资料送参。写好请直寄她可也。这是李文于纽大毕业前夕，李敖要老友帮忙推荐哈佛大学而写的信。后来李文就读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硕士，又入南佛罗里达大学，获教育博士。今年年初来到北京，上半年任教于人大，下半年任教于师大。目前正忙着撰写《我和父亲李敖》以及编英语教材。所撰写的三本书中，两种即将交梓出版。其中《我和父亲李敖》中更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相信此书出版后会引起轰动。

Fashion动笔于2003年9月，完成于2003年11月27日凌晨三时

## 大陆研究李敖综述

2004年3月8日始，“李敖有话说”在凤凰卫视开播。几近古稀之年的李敖通过此一曲线，又一次成功着“陆”，重新掀起当年笑傲江湖的雄风。他将渴望两岸和平统一的思想理念通过犀利的口才加上博学的史识再一次展现在国人面前。大江南北一时好评如潮。许多对他一无所知或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人也开始渴望了解真正的李敖。国内许多出版社也引进过诸多李敖著作，不少专家学者也撰写了大量的文字介绍评论李敖。“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笔者拟就其所见作一次较综合全面的介绍叙述。

## 出版李敖专书方面

1988年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敖的情话》、《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诗》（合称李敖“三情之书”）。将李敖五十七部著作携带回国的潘君密（大风）在序中说三情之书的出版“使李敖作品终于和祖国十亿广大读者见面”。然而在此书出版之前的1983年，群众出版社即出版过《台湾监狱黑幕》，此书改编自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之7》《勇气·脚镣·针》，书中收有李敖的一篇重要战斗檄文《监狱学士城——“天下没有白坐的牢”》，然而受内部发行的限制，此书受关注程度极低。《台湾监狱黑幕》展现的是李敖的侠骨的一面，三情之书则展现他柔情的一面，书中所收李敖1958年写给马戈的五十封信，在以后的所有书中均未再收录。三情之书出版的同年，湖南文艺出版社还由牧惠选编出版了《千秋评论——李敖杂文选》。

1988年华文出版社推出了《蒋介石研究》1-5集直排本，它们均根据台湾版《蒋介石研究》（又名《李敖论蒋介石》）影印而成，内部发行版。

次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皮肉生涯——李敖如是说》，此书的编者顾刚（老愚）在方励之的讲话中第一次看到李敖的名字后就对介绍李敖不遗余力。老愚于1993年又编选了《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李敖妙语》，此书据台湾应凤凰编《李敖语录》6册节选，将李敖妙语分为自我完成的内心历程、话天南地北、歪批传统文化等六类。此外，老愚还编过一本小开本的《吐他一口痰》。

1990-1992年，李敖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独白下的传统》、《李敖自传与回忆》、《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以及日后获诺贝尔提名的传世之作《北京法源寺》。这四部书是由李敖首次亲自授权大陆出版，以完整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著作。其中《北京法源寺》是大陆引进此书的最早版本，惜未能引起强烈关注。后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以多种方式出版过此书，但在“尾声”部分被编者略去了一部分文字。连人民文学社都不删的文字，到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却被拦腰斩去了一截，悲哉！当年为了人民文学社这本《北京法源寺》，我曾将它整本书复印下来，并央求我的同学不断地帮我转借，直至我大学毕业才还回给图书馆。《李敖自传与回忆》中则有李敖回忆中学老师严侨的文章数篇。后来人民文学社又推出摘编自《蒋介石研究》而成的《蒋介石其人》、《蒋介石其事》。

《且从青史看青楼》、《西餐叉子吃人肉》、《能下床就是好猫》、《从此黑白不分明》等四部著作是中国华侨出版社于1993年10月出版的《李敖作品精选》1-4辑。它们分别以李敖文章的篇名作为书名，收入李敖杂文共201篇。作品多由李敖早年所著书中挑选而成。漓江出版社也在同年推出《李敖幽默散文赏析》（雷锐，宋瑞兰编著），书中对《妈妈的梦幻》等21部李敖作品进行了赏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我将归来开放》也差不多属于此类作品。

由北大历史系博士后欧阳哲生编的《李敖狂语》1995年由长沙岳麓书社出版，书中选取李敖精彩言论。此书较之应凤凰编的《李敖语录》来说稍逊一筹。

1993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开始大量推出李敖著作。除上文介绍的《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外，同年他们出版了《李敖情书集》、《中国性命研究》、《白眼看台独》等；1994年和1996年分别推出5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合计10册，所有文章均摘自120册台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6年出版《李敖书信集》、《李敖对话录》。1997年出版《李敖回忆录》；1999年出版《李敖快意恩仇录》和《李敖大全集》1-20册以及将《李敖祸台十书》合成五书出版；2000年出版《李敖大全集》21-40册，并将40册巨著的李敖大全集按单行本重新出版发行，以方便一些无需购买大全集的读者。1999年《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奖提名，该公司还在2000年初特别出版了借此宣传的特别版本。2003年又出版了《李敖放电集》、《李敖发电集》、《李敖送电集》、《李敖通电集》、《李敖来电集》等电子报五书。此五书乃将1999-2000年李敖电子报内容结集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几乎将李敖近一千五百万字的作品出了个遍，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翻开此上百部著作，随处可见（……编者略）等字样，李敖作品的完整性被破坏得淋漓尽致。难怪李敖不介意大陆不法书商将他的书盗版，虽然盗版书会令他收不到版税，但这对他的思想传播而言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瑕不掩瑜，在全面介绍李敖著作方面，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仍居功至伟，它将李敖近1500万字的著作较全面地引进给了内地的读者。

与友谊社相比，时代文艺社在出版李敖著作时就“宽容”多了，这“宽容”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对自己宽容。无论是1996年出版的两辑8册《李敖文集》还是1999年出版的20册《李敖新文集》，都没有付给李敖先生一分钱版税；另一方面，对作品宽容。所出版的两套文集均未作过多的审查，保持了作品的完整性。李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我的书在台湾过去被查禁过九十六本，可是我的思想不被压住，就是因为有一部分盗版书流传。”可见他本人对盗版书尽管无可奈何，但也不坚决反对，偶尔还纵容一两次。

远方出版社、内蒙古出版社都分别出版了以“李敖祸台十书”为底本的《笑傲五十年》、《我们没有明天》等系列书，后者在1998年还出版过《我来剥蒋介石的皮》一书；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

《李敖快意恩仇录》读来的确“快意恩仇”，书中没有任何删节，虽然不时发现错字别字。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均分别推出李敖的第二部小说《上山上山爱》，这部“清者阅之以为圣，浊者阅之以为淫”的畅销小说估计在国内的大社“法眼”里是过不了审查关的。2003年李敖出版社出版的李敖第三部小说《红色11》即使盗版本也不得见了。此书有赖于网络才得以与大陆读者见面了。

2003年，文汇出版社《胡适评传》、《胡适语萃》、《李敖语萃》出版。此三书的装帧别出心裁，彩色封面外是全黑的护封。封面设计师充分考虑到李敖的特殊经历，考虑到他的话语、他的个性、他的精神，感到黑色庄重而大气，因而选用了“霓裳描彩”的黑亚光纸。在黑底色上，又用更黑更浓的UV叠印，使它们在封面装帧上也“出类拔萃”。以应凤凰编《李敖语录》为张本的《李敖语萃》初版一万册转眼就被各地书商一抢而光。

李敖在今年3月24日“李敖有话说”节目中展示了一部大陆出版的古籍装帧本《李敖格言录》，该书在国内各书店并不多见，不知与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戴逸如图说李敖格言录》是否相关。后者图文共茂，以图配文，收录李敖各类型格言。属于此类型的还有1999年北方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散文大师精品系列·李敖卷，李敖狂语》以及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我是李敖：李敖妙语》等。

1999年漓江出版社出版《我也风花雪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敖论古今》、《李敖的呐喊》，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胡枫编《李敖精品文集》，2001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台湾八大家散文精品集》，第二册为李敖、三毛合卷。这些书虽未引起较大关注，但许多国内读者第一次接触李敖作品或许正是拜这些书所赐呢。

此外，由于李敖响彻文坛的英名，一些出版社假借其威名出“挂羊头卖狗肉”者也不在少数。如1999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来揭文人的底》，陕西旅游出版社于2000年和2001分别推出的《李敖“变脸”三部曲》和《笑谈人世情》、《敖眼看人生》等。这些伪书的书名刻意模仿李敖风格，极具迷惑性，用李敖的话来说就是“拿一些假书来玩笑我”。

## 研究李敖方面

李敖100多部近1500万字的著作兼容并包，几乎囊括了他所有的卓越思想、传奇生涯以及丰富的感情经历。在研究评论李敖方面，论者有时感到资料浩如烟海，不知从何找起，有时又感觉资料匮乏，几乎找不到一针见血论断李敖的文字。正如他本人所说他是一颗钻石、一只大象、一座冰山。只注重其中一面，忽略其它方面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限于海峡两岸意识形态的差异，研究者在观念上无法领略李敖的先进性，甚至为了某种主义有时故意曲解李敖。因此，研究李敖的专书并不多见，剖析李敖思想的专著就更是凤毛麟角。一些喜爱李敖的作者论述者则选择为李敖“画帽子”作传。相对地，为李敖作传或写李敖情史也显得更为轻松些，不必轻下断语，只须介绍其生平事迹，而且颇吸引读者眼球。尽管许多传记谬误百出，但在宣传李敖方面也算是立了大功。国内出版的研究李敖方面的书主要有以下几种：

## 李敖传记

199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秦文编著的《李敖传奇》在出版时间上稍早于《李敖回忆录》，应当是大陆最早为李敖写传的专书。此书依《李敖自传与回忆》、《李敖文集》、《李敖全集》、李敖日记书信以

及海内外论述李敖的文章作为材料写成，下限至80年代李敖“战斗性隐居”。作者抱着“勉为其难”、“聊胜于无”的态度作此抛砖引玉的工作，“唯一的希望，是那些尚不深知李敖的读者们通过阅读本书而理解李敖，接受李敖（即使是部分地接受、理解），而后产生更大的兴趣和热情，进一步全面去阅读、研究和学习李敖。”

2001年，赵树理、鲁迅研究专家董大中写出《李敖评传》。在传的部分基本上是引用李敖的三部传记，在评的方面又基本上是作者的一面之辞了。此书获得不少好评，或许是国内第一部夹叙夹议评述李敖的著作之故吧。作者连李敖的一些基本事迹都没有辨清楚就迫不及待地想发表高见了。次年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过此公的《台湾狂人李敖》。《书屋》也刊载过他的大作《李敖与胡适》，关于李敖对胡适的传承与扬弃的评论较为中肯。

国内首家赴台采访过李敖的电视记者傅宁军，在2003年出版《完全李敖》。此书除了他与李敖的对谈属于独家之秘外，其余内容也均不出于李敖三传。至于孙尘《李敖新传》（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江水寒《风流才子李敖传》和刘铁修《现代狂人李敖》（新疆人民出版社）则更是“剪刀加浆糊”之“臭鸡蛋”了。特别是抄自董大中《李敖评传》的《现代狂人李敖》，连抄都抄得没有技巧。《李敖评传》的作者董大中与李敖同年出生，所以他在书中顺便比较了一下两人的生日，谁料刘铁修竟将这段话一字不漏地写进了他的“著作”中，真乃荒天下之大唐。

2003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引进出版了马家辉《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这部“随小朋友怎么写”的李敖传记竟被许多论者目为研究李敖最好的作品之一，可见国内研究李敖之水平！此书1985年初版时，作者所用之名为韩妙玄，其时为李敖而选择就读于台湾。它以李敖的经历作为切片，研究李敖的思想境界，“以期还李敖一个真实的面目”。虽未能还原李敖的真实面目，但别出心裁的写法，云人所未云，确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书。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1999年还引进了一部台湾亲友书写李敖的著作，那就是蔡汉勋为李敖60大寿所编的《文化顽童——李敖被忽视的另一面》。该书让读者从各个角度见识了李敖的特立独行。李敖二姐李珣所写《敖弟》当为《乱世母女泪》添外一章。

## 李敖情史

2000年差不多同时，在书店里可以看见描写李敖婚恋情史方面的两本书。两本书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李敖的爱情经历以文学笔法大肆渲染，加上许多人物对白和心理刻画，将李敖本就多姿多彩的爱情生活写得更加“色”彩斑斓。这两部书就是《我为卿狂——李敖的三次惊世婚恋》（窦应泰著，北方文艺出版社）和《李敖和他的女人们》（章晓明著，台海出版社）。前者只写了李敖的三段感情经历，后者则列出了李敖暗恋的相恋的失恋的所有经历。两书作者都极尽想象之能事。意犹未尽的窦应泰于2003年又推出一本厚厚的《李敖的七彩人生》，将书中的女主人公增加了几位，想象力也更为丰富了，为李敖的爱情着上了青黄红绿蓝紫橙七种不同色调。章晓明则在当年早些时候曾推出了《天才老妖怪——李敖竞选台湾“总统”纪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将当时的报导编成李敖的政治理念。

更为叫绝的是1998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和李敖一起疯狂》的书，将李敖描绘成“西门庆式”的情场高手。书中连作爱细节都刻画得入木三分，与市面上所卖的其它黄色书籍毫无异处。难怪连李敖自己看了都哭笑不得。

## 研究李敖思想

写李敖传记写腻了的作者乃在体裁与写作形式上求新求变。换一种方式将李敖出版成了近两年研究李敖的主流。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

《李敖之谜》（汪幸福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该书作者与李敖大学老师殷海光同乡，曾著有《殷海光传》、《殷海光与蒋介石》。全书设七个谜题，然后从李敖文字中求解。写作方式新颖，立论也较为深刻，有独家之秘，但有些解答与事实稍不相符。

《李敖的灵与肉——李敖思想研究》（陈才生，新华出版社，2003年）此书作者在所任教的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开设“李敖研究”课程，从1995年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李敖杂文的主题及其演变》等一系列研究李敖散杂文艺术特色的学术论文，在大陆地区算是较早将李敖学术化的作者，2000年曾出版过《李敖评传》一书。此书通过作品来观照李敖思想，是研究李敖思想的一部成功之作。此书出版后，作者又推出《李敖这个人》这部书对李敖思想再来一次反刍。

在研究李敖思想的书中，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的姚蜀平《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当是较早的典范。书中引述李敖与柏杨关于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观点。

与余杰因为“文坛剽客”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徐林正写出《老李飞刀——李敖的另一种玩法》则是以玩世的态度将李敖呈现在读者面前。徐作家在穷困潦倒之际祭出银子，拨通李敖书房的电话。从此，李敖成了徐林正的新闻源泉，也成了他的生活源泉。

另一位靠李敖吃饭的则是大师本人的长女李文博士了，她不但直接伸手向父亲要钱，还通过经营父亲名利双收。她的近著《我和李敖一起骂》“红”遍大江南北，不屈不挠的投诉精神更是为许多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所推崇。李敖曾云：“不认识我的人，喜欢我的文章；认识我的人，喜欢我的讲话；了解我的人，喜欢我的为人。”此语不幸又言中李文大博士矣。尽信书，不如无书。李文的身教远远高于她的言教。

## 研究李敖作品

从李敖具体作品出发研究的专书并不多，陈东林的《诺贝尔文学奖批判：从李敖〈北京法源寺〉被提名谈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算是一本。全书分四章：李敖把《北京法源寺》吹上了天、《北京法源寺》是地地道道的文字垃圾、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剖析、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性批判。对《北京法源寺》极尽丑化之能事，同时对诺贝尔奖也有一番冷嘲与热讽。尽管书中内容我不苟同，但作者的勇气和执着非常值得我赞赏。他说《北京法源寺》1992年出版后没引起什么反响，那是他的孤陋寡闻了。不过他这本书未引起太多重视倒是实事。现在，当一切尘埃落定之际，我希望更多有识之士来重新审视《北京法源寺》这部作品，也希望研究李敖的人能从各种不同角度看待李敖。

## 有关李敖的文章

国内发表的有关李敖的文章不计其数，有登载在书籍报刊中的，也有流行于网络上的。对李敖的评价褒贬不一，捧者恨不得将其捧入云天，贬者恨不得将其塞入泥淖。但不论褒贬，无关对错，评价的态度首先应端正才好。网络上一些毫无理论立据的言论如“李敖这老狗（或说疯狗），不说也罢！不骂他就算不错了！”之类的话恕无法一一评析，纵文曲星下凡恐也奈此类不负责之言不何吧。兹检录笔者所见之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作一概述。

## 与李敖的访谈

此类访谈大多均标榜国内首家、内地首个采访李敖的人。有些是亲自到李敖书房拜访所作的录音和手记，有些是打越洋电话采访李敖后所作。访谈内容除了采访者的提问水平有高下之分外，李敖的回答则每次都精彩动人。且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电话中，采访者都能感受到李敖咄咄逼人的气势、滔滔不绝的谈话以及谦谦君子的风度。再者由于这些访谈均为实录，所以内容较为客观公正。一些采访手记或归来所写的回忆都对李敖充满了崇敬之情，可见李敖并不似市井传言为穷凶极恶的家伙，一些人云亦云的无知谣言不攻自破矣。

杨澜在《杨澜访谈录》第一辑中第一个访谈对象即是李敖。她将两次采访李敖的实录与读者共飨。傅宁军、徐林正、中国青年报记者等都对李敖进行过各种和样的采访。不再一一列述。

魏明伦、卞毓方、陈漱渝也都曾在台湾见识过李敖，也曾走进过李敖书房，也曾对李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 二、评论李敖

李敖在快意恩仇录里引用了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唐琳写的《李敖与殷海光》作为《殷鉴纪》的结尾。这是唐琳的毕业论文，她将李敖与殷海光的差异分析得很透彻，李敖终究不是殷海光式的人物。李珣在《敖弟》一文中提及复旦大学就有人论文专门研究李敖著作，此论文不知何人所为，内容又为何均不得而知。congming《从谭嗣同形象看李敖的大丈夫人格》也是以李敖著作作为论文的研究对象。前所述陈才生发表于各刊物中的论文以及张惠伦《〈周易·咸卦〉涉性交辞正义及其他——兼对潘光旦、李敖诸说质疑》等都是以严谨的态度探讨学术问题。

陕西咸阳教育学院中文系南生桥所著《力的奏鸣，美的乐章》对李敖的语言风格作了深入的研究；同样对李敖文章风格有所论述的还有谢有顺的《散文之力——以李敖为例》等。

有关于李敖的政治理念、感情生活、生平事迹、作品导读、新闻报导等方面的内容的文章也是不计其数。这里姑且不论。

## 三、反对李敖

国内反对李敖的声音此起彼伏，其中许多名家也在自己的书中或文章中公开批评过李敖。当然，李敖是绝对可以被批评的，但首先批评李敖的人要在所指责的方面高于李敖，其次要摆出真凭实据，再次思想要前后一致，不可此一时彼一时。另外，借贬低李敖以抬高自己，为自己炒作也是愚蠢的行为。试举几个此中尤者以剖析他们是如何反对李敖的。

自称“中国大陆第一个李敖”的余杰在第一部作品《火与冰》中曾说“现代人，我只佩服李敖”，在后来的书中有篇《李敖与北大》中更是将李敖捧为精神上的唯一的师兄。可在后来的文章中却对李敖大肆鞭鞑。捧时一何高，贬时一何低，更值得玩味的是《火与冰》再版时，余杰将封面那句自吹的话去掉了。难道北大才子就这么没定见吗？如果说他前期是幼稚的，后期是成熟的，那他早年也不该幼稚到令人掉鸡皮疙瘩的地步啊。真不知他“该砍哪只手”！

类似的还有复旦大学的才子骆爽，写《李敖与鲁迅》的伍立扬，诗人伊沙，作家陈村，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他们都可算是由爱生恨的代表。笔者以为以审慎公正的态度钻研才是可取的。

2004年4月1日凌晨3时完工

参考文献（以上所列之书或文章除笔者注明未曾亲见者外均为笔者撰写此文所作的参考。）

此书我不曾得见，据一剑穿过忧伤《李敖大陆版著作总清算》及jarvisdd《李敖大大大全集》。

严侨是《天演论》译者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的孙子。一剑穿过忧伤第一次看到李敖回忆严侨是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我将归来开放》一书中，或许当时他未见到人民文学社出版的《李敖自传与回忆》矣。

《李敖新文集》即《李敖大全集》后20册，时代文艺出版社在推出《李敖新文集》后又将其分册出版，将书名改为《李敖又骂人了》、《李敖侠骨柔情》等。

台湾网友bear72721不远千里将此书寄赠于我，温州网友funlin勇于承担将它公之于网的艰巨任务。现已完成大部分。

该书笔者无缘得睹，仅从jarvisdd《李敖大大大全集》中获知它分为《黑夜的思索》、《婚姻与情话》、《丑陋的烙印》、《横眉对乱世》、《斗士与镣铐》、《讨蒋的响箭》、《惊世的论战》、《回顾与前瞻》八个分册或八个部分内容。从这些标题看来，内容应该不错。

即《李敖自传与回忆》、《李敖回忆录》、《李敖快意恩仇录》。

董大中先生在“前言”中说“特别是评的部分，我仍坚持我一贯的做法：只用我自己信得过的材料，只说我自己想说的话，不管读者喜欢不喜欢。”事实上，作者加上去的评许多时候的确比较牵强。

2004年3月27日，邀请李敖长女李文博士录制节目的浙江卫视《生活新主张》的夏部长亲口对我们说在七、八年前他们到李敖家中进行的采访是国内第一家采访的电视媒体。孰是孰非，不在讨论之列。应该说他们都是较早赴台“吃螃蟹”的电视媒体吧。

关于此事，请参看新华网大连频道《罕见的剽窃》一文。

李敖写给马家辉的信中之语。

此书笔者也无缘得见，仅从《李敖的灵与肉——李敖思想研究》一书自序中获此信息。

此书笔者亦未曾拜读，姑且不作评论。

据javisdd指出，此篇很大部分内容是抄来的。

隔海和寂寞的贾维斯弟弟

你孤影伴青灯，

我青灯伴孤影。

我为李敖研究，

你为究研敖李。

你是蛇头？

我是龙尾！

你用繁体，

我用简体。

由繁入简难，

由简入繁易。

你将书本捧起，

我将电脑开启。

你用注音，

我用五笔。

你是寂寞嫦娥，

我是孤独后羿。

何日携手共饮，

一醉而后不起。

李敖思想欲弘扬，

岂怕海峡隔万里。

此志不渝勉dd,

将研究进行到底。

2004年3月15日

李敖研究的前程往事

——李敖研究论坛三周年纪

1944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深刻总结了明王朝崩溃的历史成因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建朝后旋即失败的教训。一个甲子后，今年不巧又是甲申年，本来这篇文章也差点被我写成《论坛三周年祭》。起因是今年六月初论坛遭遇不测被关闭了。一时之间，“泪飞顿作倾盆雨”，许多网友给我发来“唁电”，叹息者有之，愤慨者有之，支持者有之，希望我另立山头者亦有之。然而正如许多网友所言，三年来一直习惯了的页面，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岂是我感情上所能立即接受得了之事？谁想数周之后，“忽报人间曾伏虎”，在heavenboy（毕竟是天堂来的男孩）的悉心努力下，论坛竟恢复了，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展现在所有敖迷朋友们的前面。于是，写好的祭文《李敖研究的前世今生》被神采飞扬的手推进了万恶的火坑，欢畅明快的文字随之迅速被键入电脑，以庆祝它的劫后余生、死后新生、三年活生、百年重生、千秋长生、万载永生……

三年前9月7日中午，荷塘塘主ami在聊天中得知我想找一个有个性的论坛时，她毫不懈怠地帮我出马找到了heavenboy，希望能在他的世纪青年论坛群下帮我新开一个“李敖研究，研究李敖”论坛。Heavenboy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此请求。从此，李敖研究论坛诞生了。此前个把月，我在易趣网曾申请了一个同名论坛。我戏呼此二坛子为李敖研究大小老婆。就像李敖回忆录有大小老婆之分一样。新论坛创立后，大老婆很快就被冷落关门大吉了。现在可能只有游子兄还能想起我这个“糟糠之妻”，因为当时他在易趣同样也有一个类似的李敖在线论坛。

Ami亲自帮我处理页面中的图片、文字、背景等。她说当时突然喜欢上灰色背景与黑色文字搭配，我遵从了她的选择。后来，这个颜色搭配竟成了一种品牌，与李敖笑傲江湖中的红夹克一般。在顶端的图片上，我用一行字表达了研究李敖的不易：“李敖是一个复杂的动物……”的确，要想客观地研究评价李敖，光靠剪刀、手术刀、阉割刀、屠宰刀是不够的，还得有纤云弄巧、庖丁解牛的娴熟技术和敏锐的洞察力才行，另外，没有感同身受的情感互通也是不行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一些段章取义、挥舞着阉割刀、屠刀，妄图细化宰化李敖思想的人，无疑都在做着“挥刀自宫”的蠢事，聪明的人还是脚踏实地地做着持剪刀的细活，散播李敖思想，将李敖鲜为人知的一面展现给世人是目前当务之急。

在我的大学毕业册中，我自封了一个头衔——李敖研究协会会长。想不到毕业一年后，凭借网络的东风，我就开始走马上任了。一般而言，以个人作为研究对象建立的论坛尚属少数，大多以学科为角度或以思想挂帅研究一个领域的成就。而李敖是特立独行的，他一个人绽放的光芒就足够耀眼了，他洋洋洒洒一千五百万字的大作和一千多集的电视节目要看完就要花好一阵时间的了，他旁征博引的资料和证据也决非泛泛之辈所可比拟。而正因为李敖锋芒毕露的言论风格和唱反调的玩世心态，使许多人忽视了他的幽默、忽视了他的善良、忽视了他的正义、忽视了他的傲骨、忽视了他的旧道德。我以他为研究核心

也就呼之欲出了，我希望这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行为能为自己多增加些了解李敖的途径，打开我研究李敖的思路。多年后，我得知安阳师范学院陈才生副教授在所任教的中文系开设“李敖研究”课程，油然而生起不谋而合之感。

早在李敖研究论坛建立之前，有关李敖的网站就有不计其数。Liao.neto是李敖网站的最早版本，后来为配合李敖出版电子报以及竞选台湾“总统”，[此网站再摇身变成leeaoweb.com.tw](http://www.leeaoweb.com.tw)。这两个网站都是李敖身边的朋友帮他策划制作的，很多资料都是从李敖书房一手得来的。大陆方面也有“李敖天地”以及游子兄建立的“李敖在线”，资料也非常翔实。留言板、讨论区也一应俱全。这新生的李敖研究有生命力吗？从当时网上找到的文章数量与质量来看，数量不多，言论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很多网友只是泄私愤式的谩骂，而有些网友又吹捧得过头，还有一些只注重李敖的情爱生活，正如另一些人只注重李敖的骂人功力一样。李敖是冰山，是大象，只看到冰山一角或只摸大象一条腿都是有失公允的。而要想还原李敖真实的面目，都应首先对李敖的著作及其言论有充分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这样才能透过文字表面深入到李敖的内心，从而公正地评价他的得失，继而发扬其优良传统，摒弃其不良作风。李敖著作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很多主题都有涉猎，不认真爬梳就无法知其研究的博大精深。如果说李敖研究偏重于李敖的思想，那么研究李敖就侧重于他的亲朋好友、读者甚至他的敌人对他的评价，这两部分都是必要的，都要以研究者的心态去挖掘珍贵文章。这就是论坛名称“李敖研究，研究李敖”起名时的初衷，后来很多网友嫌这个名字太长，只用“李敖研究”称呼。于是，全称就被腰斩了，只剩下前半部分在神龙活现，后半部分几近销声匿迹了。

论坛乍建之初，每天来访的常客只有三人：ami、芥子和我，当时我们将它戏呼为“酒坛”。每日里饮酒作乐，互相逗乐，也颇为优游自得。我非常耐心地将李敖义助慰安妇拍卖的字画古物的图片一一发到论坛上，也常详细地向她们介绍李敖的生平，当然偶尔也憧憬一下网友遍天下时的光景。

当论坛中资料越来越多时，我心越来越不安。在那时网络遭遇寒冬的季节，我害怕哪天醒来，这些资料就全变成泡沫消失得无影无踪，我需要寻找一个能保住有价值信息的方法。芥子乃自告奋勇，自新西兰返重庆后，帮我设计了“李敖研究”主页，将论坛里的信息复制到主页中，并请她的书法家干爸帮我题了“李敖研究”四个字。2001年年底，主页开通。

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地，论坛里人气越来越旺，两岸三地不少网友聚集到这里来了，众人提供的文献也就多了起来，讨论的话题也越来越丰富。最初由我牵着走的局面已经改观，网友的热情主宰着论坛的动向。帖子的内容也不仅仅限于转载推荐了，而有更多的原创作品加入其中。论坛创办以来的三年时间，让我记忆犹新的有这些事和人。

游子兄除了建李敖在线外，还建了自由梦想社区，自由梦想社区迅速发展成海内外自由梦想的先驱，只可惜去年因张国荣歌迷事件自由梦想社区第一次被毁之后，未及恢复元气即再次被毁，“流毒”才渐渐散去，当时网罗的许多高手也各自抢占山头去了，很难再聚于“梁山泊”共商大计，所以后来模仿自由梦想社区建立的自由梦想社区无法达到当初壮大的规模。

浴霸yubar先生讲话条理分明，除李敖书籍之外，任何与李敖有关的书他都一律不购。这位当年主持邀请过李敖到他学校演讲的于叔叔博闻强记、热心，常解答入门者提出的问题。他希望每人回去看李敖的

书，然后写读后感，作为下次交流时的重点讨论的话题。可惜此事未能坚持多久，如果能持续至今，研究成果应该远不止于现今水平。

Jarvisdd兄很早就以其真名注册为用户混入论坛中，2003年元旦期间换了马甲重又莅临。随后他发表了许多有参考的目录、索引、文摘。并把李敖书中外人很难看到的文献打字打出来。如李敖大学女友罗君若写的《还给我吧，请你！》、王尚勤离开台湾时杂志上发表的《我心伴你同飞》、李敖老师方豪的《挤！挤！挤！挤！》等，还找出李敖书中言论的背景资料。他看书无论巨细，均作札记。后来他自立山头，成立“究研敖李”，可谓独树一帜。

David兄是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网友，他数次建言，希望能将论坛中各网友的佳作收编成书，thanks兄也早有此愿望，但终因条件不成熟未能如愿。

Jiaopw兄曾在信中答应送一套他从地摊上购来的《李敖新文集》给我。后来不知何原因，竟未能在论坛中再见他的身影。

Creazywang兄将李敖笑傲江湖节目和李敖秘密书房中的节目——打字整理，并配上图片，funlin兄则将李敖大全集中的文字——打字整理。这两人的默默奉献精神无可匹敌。

且人兄为坛子奉上了大量的原创作品，他的笔力之健令我汗颜。

一剑穿过忧伤兄、我想搞个原子弹兄、飞过海洋兄提供了不少可供下载的视频地址，让许多没看过李敖音容笑貌的大陆网友一饱眼福。今年三月开播的李敖有话说更是风靡大江南北，我们终于真正见识什么是犀利的口才和机智的脑袋。

卓虞的《李敖的意义》、congming的《从谭嗣同形象看李敖的大丈夫人格》钟钱钟书的《李敖的“不敢”》以及武彪的《李敖是如何炼成的？》等几篇文章都是非常优秀的，有些则是以论文的形式完成的。

此外，坛子中还蛰伏着许多不写长篇大论却常一语点醒梦中人的高手们。还有几位热爱李敖的MM，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无私奉献的，像bear72721千里迢迢自台湾为我寄来两张李敖演讲光盘以及李敖新作《红色11》，经过funlin的打字，此书才得以在网上流传开来。他们的奉献精神尤其值得称道。

三年时间并不算太久，但珍藏在心里的点点滴滴也非笔墨所能一一形容，三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也微乎其微，但毕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不敢奢想未来，但今天之后就是未来，一不小心还是会想到它存在的样子，一不小心还是要想它今后的样子。我只有通过加倍的努力，创造一个更宽松更自由的环境，希望能吸引到更多有价值的文章。在论坛中我希望自己永远跟在众人的背后，这样我就有机会举着鞭子监督偷懒的人。期待三年后我们的努力能使李敖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学科！

2004年8月2日

有关李敖的几个问题

刚才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王先生打电话给我，他是前天在北京时与李文一起吃饭时知道我的电话的，当时李文给了他一句话：“如果要问有关李敖的事情，fashion可以给你满意的答复。”所以他刚才拨通了我的电话。

他问了我几个有关李敖的问题，一是李敖在大陆生活的时间以及他在大陆就读的学校；二是我为何喜欢研究李敖？是从他的哪一本书开始的？三是大陆的李敖迷真的多吗？四是李敖会来大陆吗？如果李敖来到大陆，会不会比连战更受欢迎？五是如果李敖来大陆，我会去北京看望他吗？六是大陆还有哪些李敖的书没有出版？是否全公开发行了？七是李敖的读者多还是他电视节目的观众多？

除了第一个我回答得比较到位以外，其它几个问题都是见仁见智的，而且这些问题都问得非常不错，我把它公布出来，希望各位喜欢李敖的网友来回答吧。

我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

李敖出生于1935年，在离开大陆前在北京生活了十一年，所以他对大陆最好的记忆而且最有感情的地方也就是北京了。所以我想写一篇《李敖的北京情结》，如果有可能，我想再写《李敖的大陆情结》和《李敖的台湾情结》，无论是对大陆还是台湾，李敖都是喜欢的。他在北京时住在内务街甲44号，上的小学是新鲜胡同小学，后来以第一名考入北京四中。他离开北京后在上海读了半年书，然后就随着父亲去了台湾。

我当时喜欢李敖是从林清玄的《我所认识的李敖》和魏明伦的《台湾识李敖》中看到的，当时心想这世界上真还有如此特立独行的人，当时的我刚上大学一年级。后来看到他的《十三年和十三月》，讲述他的身世和遭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但现在的我应该不算是喜欢李敖的狂热分子了。后来从2001年开始做我的“李敖研究，研究李敖”论坛和网站。当时从网上得到李敖的消息并不多，就像我96年开始找李敖的书也不多的情况相类。

大陆的敖迷应该是非常多的，很多是从李敖的节目而喜欢上他的。也有一些是看书而喜欢他的。不过人数虽众，很大一部分还是停留在“喜欢”或“不喜欢”的层面上，接触的李敖的作品也不多，所以很难客观地评价李敖。

我觉得李敖是不会来大陆的，一是他一直强调的“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另外一点就是他来大陆的目的与连战是不相同的。连战来是有所图，而李敖图不到连战所想要的东西。李敖来大陆除非是作为台湾代表来与大陆谈判，否则他如果单纯来作演讲或是来祭祖，这与李敖的个性是不符的。

李敖如果来到大陆，应该会比连战更受欢迎。但我肯定不会去北京看望他。因为他不会单独接见我，而且也有很多人去看他了。

李敖的书大多已经在大陆出版，但还是少数文章还是未能与我们见过面。李敖的电视观众可能会比读者多，因为很多人不爱读书了，看电视是多么好的一种方式啊。大家都喜闻乐见。

下面是网友的回帖：

白云一笑：呵呵，李敖的影响力广泛地存在于大陆中层以上的知识分子中，网络对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  
~

者敖之宴：对于李敖这么早回大陆，吃惊之余，也只得支持了。因为李敖一定是有原因才这么做的。

郭大少：当年我看了《十三年和十三月》，反应与楼主相似。李敖这篇“自白书”，真是里程碑式的文章。

almo：我想fashion兄发表这段访谈内容的目的或许是抛玉引砖。仔细看下来，其中的几个问题还颇有典型性，大家也可借此机会交流一番。

七个问题如下：

一是李敖在大陆生活的时间以及他在大陆就读的学校；

二是我为何喜欢研究李敖？是从他的哪一本书开始的？

三是大陆的李敖迷真的多吗？

四是李敖会来大陆吗？如果李敖来到大陆，会不会比连战更受欢迎？

五是如果李敖来大陆，我会去北京看望他吗？

六是大陆还有哪些李敖的书没有出版？是否全公开发行了？

七是李敖的读者多还是他电视节目的观众多？

首先感到第一、第四个问题应该是记者用来询问李文女士的，李敖大陆的生活他的回忆录等文字中已经说得明白，似乎不必再考据深究；目前来看李敖归来开放即将成为现实。

第二个问题，我看到李敖的第一本书是《白眼看台独》，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一本李敖作品选集，书名吸引了我，可是内容更让我大开眼界、叹为观止，比如介绍索尔兹伯里著作的书评《长使长征泪满襟》、描述台湾监狱黑幕的《监狱学士城》、评论人物的《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还有他回忆同胡适、钱穆交往的文字。因为此前最多看到龙应台、柏杨等人的部分杂文，可是看到文笔如此犀利、语气如此自信、知识如此渊博、才华如此横溢的文字还是有种惊艳的感觉。至于研究李敖，我觉得目前自己尚无如此能力和水平。我是工科出身，阅读只是业余爱好，知识积累、文字功底都相当浅薄，李敖的思想给了我许多启发，当然也不会盲目认同他的每个观点。

第三个问题，这涉及“敖迷”的划分问题。就像是以前我的舍友将那些只在大赛时看看实况转播，平时决不下场踢球的同学称为“伪球迷”一样，如果只是知道李敖大名，被李敖电视节目所吸引的人士，在大陆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能够推而广之，主动搜集李敖著作欣赏了解的，应该有一些的，比如我就勉强在内滥竽充数。至于理解李敖思想精髓，并能身体力行的人物，建议到“李敖研究”论坛找找看。

第五个问题，李敖曾经说胡适只是关照那些他认为有才华的人士，比如李敖父亲求助时就被拒之门外，可后来主动托人给青年李敖带了一千元台币以示关怀。据说胡适早年曾经以二千元之巨接济过出国的林语堂，可见还是亲疏有别的。李敖两千年大选后在公共场合出现时彪形大汉的保镖不离左右，我想能入他眼的人才也不会很多。现代资讯如此发达，即使在大陆也可以听到李敖的演讲录音，看到他的节目影像。我将密切关注李敖的大陆行程，至于看望他本人就不奢求了。

第六个问题，李敖著作等身，由于大陆出版政策所限，《李敖大全集》40卷这样的著作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正式引进公开发行，可是不得不说该书的责任编辑没有出版李敖作品的水准，对原作删略甚多，比如《北京法源寺》的“尾声掘坟”一节，关于康有为、谭嗣同墓受到损毁的实情便被莫名其妙地横加删节，大大破坏了作品的意境，同属大陆官方的人民文学出版此书时则保持了全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至于大陆没有出版的书有《上山上山爱》、《红色11》等近作。时代文艺出版社曾经出版过8卷本《李敖文集》以及后来的《李敖新文集》，虽然内容相对完整，可是据了解没有获得作者授权。

第七个人问题，从受众来看，当然电视节目的观众多一些。虽然播出《李敖有话说》的凤凰卫视、凤凰资讯在大陆的许多地方没有落地，但经过口耳相传，通过网络共享的方式仍然吸引了非常多的爱好者。可我以为，李敖读者的忠实度更高一些，若干年后，中国大陆可能有收视率更高的个人脱口秀节目，但一定会有人在认真了解学习李敖先生的著作。

fashion：诚如almo兄所言，《白眼看台独》这本书也是相当不错的，虽然错别字很多，当时这种系列的几本书：《白眼看台独》《李敖性命研究》、《李敖情书集》的错别字都很多，后来友谊出版公司又出了《李敖对话录》《书信集》两册，错别字现象稍好了，但删掉的内容还不少。《白眼看台独》书中《长使长征泪满襟》一文确实不错，最近解放军出版社也出版了此书，书名叫《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isbn：7 - 5065 - 2587 - 9，我也在这附件中提供给almo兄一阅吧。

1916年，袁世凯去世，黎元洪当了总统，许多社会名人推荐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朋友对于此事执两种不同意见。蔡元培就说：“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算失败了，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现在的北大也早不是当年那个腐败的北大了。当年的北大很多学生都是冲着当官这条路来的，很多师生都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这种情况是在蔡元培来北大后改观的。虽然北大有所改观，但对于李敖来大陆，我们不妨把北大扩大为整个大陆。目前存在的两种观点也无异于当年支持或反对蔡元培进北大的情形。有人希望李敖一如既往地保持他“不合作”的精神，延续他不想“重温旧梦”的好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担心李敖说错话，或说违心的话，改变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我也曾经或多或少有这种观点。）另一部分人当然是希望李敖以他独有的魅力征服大陆了。如果李敖来到大陆，我想我不一定会去看，因为我们通过视频看过各种形态的李敖了。但我支持他来，毕竟他来大陆所起的轰动效应不是视频所能企及的，个中的意义也不仅仅是视频所能涵盖的。

蔡元培是李敖《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或许他可以用蔡元培这段话来作为他进入大陆的理由。张学良自从离开大陆后，一直未再回来过，当然此东北人与彼东北人的情况有天壤之别。

almo兄所说的李敖近来的书。《上山上山爱》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的，我相信这肯定不是李敖授权出版的。《红色11》倒是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想前两年我还跟燕度寒潭等人谋划把这书给“盗版”呢。

## 蛋蛋版《李敖大全集》序

最近，网络上不断涌现出号称“蛋蛋版”之《李敖大全集》，几乎每天都出新而不推陈，其来势汹汹之状使人不禁嘀咕：《李敖大全集》不是只有台湾版和大陆版之分吗？不是只有正版与盗版之别吗？曾几何时，又冒出这个蛋蛋版来呢？于是人人争先download，唯恐open之不及，打开一看，才惊呼上当：这不又是一种盗版本吗？

没错，蛋蛋版《李敖大全集》正是一部多达三十巨册的卷帙浩繁的盗版书！盗版而竟敢明目张胆、冠冕堂皇地亮出字号者，也仅有蛋蛋一人而已。我们忍不住又嘀咕：莫非其盗版本有什么过人之处？

答案再一次证明读者大人是正确的，这种“大胆的假设”是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蛋蛋版究竟有哪些特色，这就需要我们来“小心地求证”了。

首先，集结了网上所有能找得到的李敖文章的电子档。在此之前，各网站零星散布着用各种软件做成的形形色色的版本，有exe版、htm版、chm版、pdf版、超星版等，分布之广、形式之多，令读者目不暇给，无所适从。蛋蛋乃在前辈辛勤制作的电子书的基础上，流连于各大网站，搜集毕至，然后按统一的模板、统一的风格、统一的字体重新制作，形成三十巨册的《李敖大全集》电子书。

其次，所有收编书籍尽量做到无删节，完全录入。原先流传在网上的如e书时空的一些书，大都为“文岭”扫描校对的，所据底本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李敖大全集》，原书中就有颇多删节，被一些读者讥为《李敖大残集》。文岭在扫描过程中，凡遇到删节处，即在“编者略”后加“狗屎编者”字样嘲骂之，但他并没有将所略内容尽数补全。后经funlin及一些台湾网友据其它版本逐一校讎补齐，而为全本。蛋蛋版电子书即为此全本耳。除此之外，有些文章可能只是李敖文集里的几篇文章，甚至有些只是节选，但为了求全责备，蛋蛋一并将其收入，俟日后有完整篇章时再行补入。

再次，注重版本意识，方便读者阅读。蛋蛋对其所制作的电子书采用统一的标识，所有电子书图标均用摄影家蔡永和为李敖照的那张笑咪咪的照片；所有电子书均按统一的模板、统一的风格、统一的字体，并且在每个页面均加上“李敖研究，研究李敖”的logo及链接，标明“蛋蛋制作”字样。为了照顾我们阅读的方便，页面还可以自动滚屏。

有人就“盗版”问题访问过李敖，李敖对此的回答是：“我对盗版本没有意见。……在我看来，盗版本是一种特殊的方式，流传我的作品。所以，只要不对我的书乱涂乱改，只要不借我的名头盗印不是我写的书，我就不会怪罪，不会向不法书商收钱。……所以我认为盗印本有它的功能，只是这钱我拿不到而已，其他都还好吧。”而且李敖还表示他决不是靠写书赚钱，写书赚的钱在他的收入中只占很有限的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蛋蛋因为盗版李敖而成为李敖的被告，也不必担心蛋蛋会因此而收到李敖的律师信，或许我们还可以冀望蛋蛋收到李敖提供的制作费及亲笔所书的“我都不知该怎么感谢你了”、“您使我扬名吐怨气，万分地感谢”（当年萧孟能写给李敖语），以奖掖这位居功至伟的后进助其作品的流传

和思想的传播。而蛋蛋制作这套书的愿望也是希望以后会流传到每个喜欢李敖的人手中，然后在网上一搜李敖文集就搜得到他所制作的这套《李敖大全集》电子书，看完电子书后再去书店购买纸质型《李敖大全集》。可见其出发点与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李敖，给所有喜欢李敖的人提供方便，再者他制作此书并非为赢利为目的，事实上也未能给他带来任何实际利益。他能享受的就是下载人数越来越多所带给他的心情上的愉悦而已。所以，“我以我血荐李敖”的蛋蛋与其它等而下之的盗版书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耗费大量的精力大量的心血只是为了向我们推荐李敖的著作李敖的思想而已。

季羨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写道：“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蛋蛋努力学习李敖的著作，努力宣扬李敖的学术成就，通过自己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制作，努力把李敖的全集出全，出好，并以此作为自己最大的愉快。而且李敖对蛋蛋无一恩可言，依照季老先生的标准，蛋蛋所做的应该称为一项“义举”吧？

的确，要完成这项浩大的义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一蹴而就的。蛋蛋所付出的艰辛如果我不表而彰之，旁人或许不甚了了。多少个青灯伴孤影的黑夜，蛋蛋独守空房，独坐在电脑旁，一段话一段话复制粘贴，一个页面一个页面排版，一本书一本书保存，千篇一律地重复着一个相同而枯燥的动作。蛋蛋在他QQ的个人说明里有这样一句话：“你何时才会闯入我的生活呢？”其实，就算有哪位女子闯入蛋蛋的生活，看到蛋蛋潇洒的英姿在灯影下过着如此机械如此不浪漫的生活，也会脱身而出，抽身而去的。看来蛋蛋在万籁俱静的夜里，只能享受孤独的愉悦了。有一次，蛋蛋告诉我说昨天做电子书累得手都不敢抬起来了。其实他不是不敢抬起来，而是他的手根本就抬不起来了。每次做完一本电子书，就迫不及待地传到李敖研究论坛及读书中文网，希望有人怀着与他艺术家一般的心情，仔细欣赏他的珍品。若有人提出建议或意见，他当即修改，使之完美，然后再立刻上传。若有时无法达到读者所要求的水平，他就茶不思饭不香，必欲求解决之法才后快。有一回，有网友抱怨蛋蛋制作的电子书超出屏幕范围，给阅读带来不便。蛋蛋冥思苦想解决之道，然百思不得其解，在一些专业网站上请教高人也没有得到答案，他觉得自己做了一大堆失败的作品，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制作的热情就一点都没了。还好，虽然无法完全解决，但总算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的自信心又重新恢复了，热情又重新高涨了。当天晚上，他趁热打铁，一口气通宵完成全部三十册电子书。

李敖在第二次入狱前，赶紧编好六本《千秋评论》，像诸葛亮的“锦囊妙计”般，每月推出一本。七月初，蛋蛋的探亲假也快要结束了，他要回到部队去了，在回营前，他也赶紧制作《李敖大全集》电子书。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想把almo制作的pdf版《李敖大全集》全部制作成蛋蛋版，这需要一篇一篇扫描识别校对，其难度更在前者之上。然援者寥寥，他希望自己的玉抛出去后能与更多的采玉者同行。李敖在预备军官服役时，常趴在被窝里偷写日记，现在我们不妨想象蛋蛋躲在被窝里打开笔记本电脑偷做电子书的情形。还好，蛋蛋是个军官，他可以不必躲在被窝里，在被窝外即可做他想做的了。

蛋蛋者，究竟何许人也？就其现状而论，他生于长春长于长春，有李敖一般的东北人的慍悍个性，现为空军某部军官，有人民解放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再者他又是一个英俊帅气的小伙子。因此慕名前往瞻仰他的人络绎不绝，尤以女性居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作息生活。蛋蛋受囿于此，乃决定遁入“空”门，

在门前悬一纸条：欲睹本人真容者请先将蛋蛋版《李敖大全集》三十巨册电子书先看过一遍。如果因为李敖而错过蛋蛋，惜乎哉？各位还是别犹豫了，赶快看完《李敖大全集》后去排队吧！

李敖在《李敖有话说》的节目中透露，如果一旦两岸开战，他会是台湾第一个被大陆救出的人。如果海峡两岸不幸真有战事爆发，身为空军军官的蛋蛋必欲自驾一架战斗机，飞过台湾海峡，冲入李敖书房，将李敖及其书房中的书悉数搬上飞机。夫苍天之下，能解救李敖及其著作于战火之中并弘扬李敖思想者，必为蛋蛋斯人矣！

蛋蛋嘱我为其电子书写序，并不许我推辞。我只好诚惶诚恐地应承下来，但有一点仍须声明：首先我不是名人，其次我从没写过序言，再次读者的目的是直奔李敖直奔蛋蛋而去的，如果有读者不满于我写的，请直接跳过，以免浪费您宝贵的阅读时间。写前一直不知该如何下笔，现在竟也凑足字数了，眼睛一闭，直接交给蛋蛋，就把它当作序吧。

2005年6月23日

“相看两不厌”的李敖

——写在李敖大陆行之前

李敖终于要来大陆了，近半年来沸沸扬扬的各种版本的传说也终于落到实处了：他将于本月18日前来大陆。1931年9月18日，东北三省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于日本鬼子的铁蹄之下。1935年4月25日，李敖出生于当时完全被日本鬼子控制下的“满洲国”的哈尔滨，他一生下来就成了“遗民”。今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李敖选择“九一八”这一天前来内地，其痛恨日本鬼子之心昭然若揭。今年9月18日正好又是中国传统节日的中秋佳节，在这个“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日子，李敖将踏上他返回故乡的旅途，他不必望着明月来思念故乡了，因为故乡就在他的眼前，就在他的脚下。

关于李敖，我们不必作太多的介绍，因为他的著作早先于他本人来归。在大陆，他的大全集以及一些单行本早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过。从去年3月8日以来开播的“李敖有话说”节目，也通过凤凰卫视在大陆引起巨大的反响。他反传统、反台湾当局而两次入狱仍锲而不舍、越战越勇的精神也早已在大陆家喻户晓。这次，他选择自己亲自前来，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开三场演讲，继续散播他的思想。这对许多梦寐以求想得睹其芳容的读者来说，李敖这次行程无疑是思想界、学术界的一大喜讯。他曾引用过钱钟书的话说大家看到鸡蛋就好，不需要看到老母鸡。李敖不是老母鸡，他是一只金凤凰——这次他的大陆行，就是由香港凤凰卫视安排的。

李敖也曾不同的场合中说过“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来推诿他不愿作大陆行之托辞，他早年对大陆的印象——心目中的旧梦——现在已经没有了。而此番又决意要来大陆访问，究竟有哪些原动力驱使他前来的呢？他的大陆之行又能为海峡两岸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有何意义呢？我们且再听一次李敖究竟有何话要说。

海峡两岸时局促成李敖大陆行

2005年对于海峡两岸的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三个台湾政党的主席分别率团访问了大陆。这三个台湾的反对党希望通过其“和平之旅”、“搭桥之旅”、“民族之旅”增进两岸的关系，给顽固不化的陈水扁一个外压力，让民进党这个执政党感受到压力，从而改变两岸政策。自从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后，陈水扁及其民进党登上了执政党的位置，他们通过一系列小动作来达到“台独”的目的，并且整天制造两岸的仇恨，制造对大陆十三亿人口的仇恨。这是极其危险的玩火行为，对台海两岸的关系也极为不利。因此李敖希望能有一个清楚的声音出现，来揭穿陈水扁及其民进党的真面目。敢于发出这种震聋发聩的声音且有能力作出如此狮子吼的人，唯有李敖当之无愧。他在台湾居住了整整五十六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也深深地了解台湾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状况，并为台湾的民主政治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1999年，他参加台湾所谓的“总统”选举，他参选的政治主张就是“一国两制”，拥护两岸统一，他是台湾第一个提出“一国两制”的人。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短短五十多年来，在解决贫穷以及避免挨打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使中国人扬眉吐了气。因此李敖希望海峡两岸的领导人能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举行谈判，进行协商，甚至他还希望自己能成为谈判的代表。此次大陆行，虽然不作为两岸和平谈判的代表，但李敖希望自己能向大陆广大民众传达一个声音，让大陆人民更好地了解台湾当局的丑行以及台湾民众的心声。

### 演讲比赛——“相看两不厌”之旅

今年4、5月份连战和宋楚瑜分别率团来内地，并且都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发表了演讲，北大和清华学子对连宋的演讲都报以极大的热情和掌声。李敖认为连战的口才并不好，并且讲稿中也出现了不少细微的差错，李敖戏称连战的演讲为在殡仪馆念祭文一般。而大陆的学子和民众由于习惯了作报告式的一成不变的演讲风格，突然间听到不同风格的演讲，故而误以为是好的演讲。因此李敖用善戏谑兮，不为虐兮的戏谑的语言来挖苦连战，并希望到北京展示自己真正好的演讲，让北大清华的学子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的演讲。李敖认为自己本像一颗钻石，是多面发光的人物，可是由于环境的原因，他的光环被单一了、被小化了。许多熟读李敖著作的读者只知道他是写文章的高手，是骂人的高手，却不知道他在许多方面都是高手，其中口才以及他的温柔细腻就是他被人忽视的强项。李敖是个极会讲话的人，谈吐幽默、反应快速、头脑灵活，片言可以解纷，当然也可以兴风作浪，其口才其实比他的文章更动人。“李敖笑傲江湖”、“李敖大哥大”、“李敖有话说”以及李敖来台四十年、五十年、五十五年等演讲都引起极大的轰动，也让一部分有幸看这些节目的观众领教了他以证据入眼、以口舌开心的千古一绝的口诛本领。李敖在节目中表现悍个性的同时，也不时地向大家展示其温情的一面。他希望此番来大陆可以让大陆读者不仅领略其一以贯之的侠骨风采，并领略其“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柔情。因此，他借李白《敬亭山》的诗句将此次大陆行定位为“相看两不厌”之旅，又引宋朝爱国诗人辛弃疾的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他希望他到北京看看，大家看到他很高兴，他看到大家也很高兴。

### “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

1991年，李敖完成一部大著——《北京法源寺》，他在书的后记中写道：“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而今，李敖可以堂而皇之地来到大陆，身归故国，而不必“归骨于昆仑之西”。他始终认为并不止台湾出了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他是真正属于大陆型的知识分子，虽然久困台岛。李敖认为在台湾生活居住了五十多年，台湾在其眼里实在是太小了，与子偕小的后果就是他

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和时间来对付台湾那些不入流的政治斗争。他更希望多花些精力在世界性、永恒性的世界名著上，“挺进大陆，威而刚世界”，《北京法源寺》就是他这种努力的结晶之一。

李敖十四岁去台，拜蒋家王朝列管之赐，始终未能出境，后来蒋家王朝人亡政息，他可以获准出境了，可他忽焉老矣，也不想出境了。他在台湾，本是时代与地方的交错，属于阴差阳错的浮海而至。他曾说，对大陆了无乡愁，对台湾也不曾寄旅。这不过是强悍的李敖不愿承认自己感情方面的脆弱而已。实际上，他对大陆，尤其是他生活过十一年的北京仍有着千丝万缕的怀想之情，对台湾这个他的成长之地，他也有着相当浓厚的感情。但在地缘上和政情上，台湾只是他的工作所在，是他的战场，不是他的敌人也不可能是他的朋友。他以东方朔的“恐侏儒”的玩世与愤世，跟这个岛周旋，跟这个岛上的恶政与小人周旋，但在心境上，他却更向往那个空间上和时间上遥远的所在，那个“江湖寥落尔安归”“飘洋入海乃怀陆根，我虽不往一往情深”的所在。现在，原本那个寥落的江湖已经欣欣向荣了，李敖也可以“乘机”安然归来了。

## 北京情结

李敖与北京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对北京也怀有浓烈的怀想之情，甚至他的著作与言谈中都将北京作为大陆的一个缩影。在他的心里，北京就是大陆的一个象征，所有的印象都离不开北京这座古老而文明的都市。

### 一、童年李敖生活在北京的情景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泪尽胡尘，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李敖的父亲李鼎彝开始计划全家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不受日本鬼子的统治。1937年，他终于做出了举家南迁的大手笔，一家十九口浩浩荡荡，迁到北京，完成他的了“出满洲记”。此后，李敖在北京居住生活达十一年之久，对童年的他思想的定型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他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几十年后，李敖妈妈张桂贞回去看这里的房子，一回去就哭了，她发现原来她们家十口人家，现在仅有她一人能回去，而且原来的十口之家现在也变成了十户之家，变成了大杂院。1942年，李敖就读于新鲜胡同小学，这是他的启蒙学校。在这里，他从“天亮了”开始学起，背熟了《陋室铭》、《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等古文，最后以状元的名份考上北京四中；在这里，他学会了画汽车、刻印，也学会了唱《飞》、《好大的西北风》等歌曲；在这里，他结识了拜把兄弟詹永杰，也有了日后令他魂牵梦萦的神秘初恋情人张敏英；在这里，他当选了学校图书馆馆长，又建立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在这里，他开始了写作，并在北京《好国民》杂志发表了《妄心》、《人类的冷藏》等文章。考上四中后，李敖还计划写一部《东北志》的书，并开始收集资料。可惜时局的影响，北京岌岌可危，李敖父亲又决定南逃。随家人到天津后的李敖为了取回他的书，只身搭火车返回北京。

幼时的李敖喜欢读课外书，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大厅常常出现李敖父子对读的场景。李敖也常去逛书店和旧书摊，他常去琉璃厂开明书店的北京分店买书，《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他最喜欢的。至今他还常怀念当年北京书店里一幕温情的画面：店里的伙记总是客气地招呼来看书的读者，并为他倒上一杯热腾腾的茶，不管对方买不买得起书。李敖常路过北京的天桥，看到天桥上杂耍的艺人和相声演员，也去过北海溜冰，看到给

慈禧太后作冰上表演的老头，也看到老北京的一些趣事。离开北京半个多世纪，李敖的口音仍是地道的北京蓝青片子。

## 二、北大系、北大情结

李敖虽未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但他与北大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家学、师承都来源于北大系，他的自由主义以及百折不挠的精神也与北大精神有着惊人的相像。

李敖的父亲李鼎彝于五四运动后一年即1920年考上北大国文学系。那时的北大，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李鼎彝从北大毕业后，回到家乡，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立刻被聘为哈尔滨吉林六中校长，还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举家迁到北京后，李鼎彝在北京法部谋得一份小差使，后来又升为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的局长，到台湾后成为台中一中国文教员。李敖念到高二，因痛恨教育制度斫丧灵性，自愿休学在家，李敖的父亲充分具备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乃跑到教务处为李敖办理休学手续。李敖父亲对儿子的教育也极为重视，尽管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但他从来没拒绝李敖向他要钱买书，也从来干涉李敖想要看的书，也从来允许李敖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流亡上海期间，他坚持李敖的学业不可中辍，于是在姊妹都没钱念书的时候，李敖仍能独自上学。李敖自初中二年级起就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李鼎彝通达地对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李敖父亲在性格方面对李敖颇有影响，只可惜他英年早逝，1955年即病逝了。公祭的时候，李敖因为受了原北大教授胡适的影响，坚持丧礼改革，当众不掉一滴眼泪，也不磕头、不跪拜，这让他背上了“不孝”的罪名，甚至有人说李敖的父亲是被他气死的。李敖的老师、原北大教授姚从吾反驳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今年上半年，北大一位副校长去拜会李敖，特别将李敖父亲当年在北大就读时的一些记录送去给李敖，这令他感动不已。

李敖于1954年考上台湾大学，先读法律专修科，后退学重考，考入台大历史系。当年的台大在师资的配备上几乎可说与早年的北京大学是一脉相承的。在困学求变的过程中，李敖结识了诸如胡适、殷海光等蛟龙式的人物。胡适的文化思想、治学理念、倡导民主、争取自由、呼唤法制以及关注社会甚至写白话诗等方面都对李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殷海光的个人魅力使李敖甚至动了转入哲学系的念头。穷李敖一生的斗争轨迹，无不受胡适和殷海光思想的影响，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这两位前辈。姚从吾教授也是李敖大学期间关系较密切的老师，他为李敖拜访胡适穿针引线，对李敖的生活也颇为照顾，并将李敖招为自己的“国家讲座”研究助理。他的“白首下书帷”的生活以及最后死在研究室里给李敖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李敖决定不走姚从吾为其设计好的皓首穷经的路子。设若李敖当年没有迁往台湾，他也一定能考上北京大学的。而半个世纪以后，李敖因缘际会，即将踏上北大这块土地，为北大学子作演讲。此前，李敖也委托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捐款近三十五万元人民币给北大作为制作胡适先生铜像的专款专用建设基金。

## 三、《北京法源寺》的背景

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北京法源寺》是李敖写的一部世界性、永恒性的著作，它以北京法源寺为背景，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为主轴创作的一部小说。李敖在《我写〈北京法源寺〉》中写道：“《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好、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李敖将自己的理想寄寓于书中两位伟大的人物谭嗣同和梁启超身上，一个舍生取义，一个却选择常人更难完成的任务——留。李敖的一生也以自己孤高卓绝的行为不断演绎着“去留肝胆两昆仑”，为理想而身体力行、孤军奋战，像一个孤独的侠客。

虽然这部小说写得很好，被章孝慈誉为“才子之书”，但李敖却从未到过北京法源寺，他托朋友许以祺为法源寺的现状照相画图，又托北京作家出版社李荣胜代为寻访袁崇焕坟墓资料，陈兆基帮他查找梁启超、谭嗣同故居现状，再加上他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知识，卧游千里的想象力，将这部小说写得有血有肉。此番李敖来到北京，不知会否前往法源寺一睹真容，但不论如何，法源寺因其这部书而名声日益彰著。

#### 四、看望居住北京的女儿李文

李敖之女李文博士于2002年平安夜来到北京，并在北京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因为与邻居以及物业公司的关系，前后搬了数次家，投诉上百起，官司也打了多场，书写了近十部，并且收到过“死亡威胁”，不过有其父必有其女的李文秉承李敖坚忍不拔的个性，遇不符现代文明礼仪的行为必定投诉的作风也让她获得女勇士的称号。她从小不在父母身旁，跟着奶奶奔转于亲戚家，这也培养了她刚强不屈的个性。李敖第一次坐牢期间李文尚年幼，无法理解父亲为何坐牢，而李敖觉得有愧于女儿，乃在国民党的黑狱中写了许多信给这位女儿，后来结集成书，就是《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李文已有多年没回台湾，但她依然关心已达古稀之年的父亲。在李敖七十岁生日时，李文托东森电视台送上三件贺礼。在得知父亲要来大陆之际，表示将挑选十二名美女前往接机。李敖在台湾得知女儿在大陆的生活状况后也对她颇为关心，有时在节目中为其声援，有时在电话中为其献策，当然也不忘幽她一默。此次前来，李敖也可以看看这个“冰河期的幸存者”是如何与不文明斗争了。

九月份的北京对于因坐牢而超级怕冷的李敖来说，冷热适宜。对于刚开学的北大、清华、复旦的学子来说，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有幸与李敖“相看两不厌”确是一桩美事。有飞机恐惧症的李敖表示只要机上有漂亮的空姐，他就不会感到恐惧了。这当然是他的戏谑之语，但对于五十六年来没有离开过台湾一步的李敖来说，回到故乡不知会有何感慨。他曾说过他不想离开台湾的原因之一是他怕从其它美丽的国家回到台湾后发现台湾变得更丑了。希望他此行能顺利圆满，“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

2005年9月4日应李文之托花wholenight写成

且人：本来且人这几天，正在着手写一篇《老子回来了》。呵呵，不幸在凤凰论坛上看到FASHION的这篇新文，拜读之下，感觉且人一旦写成，则FASHION的这一篇，就太通俗了。所以且人决定把原来腹中草稿略加修改，再“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写成。

fashion怎么会跑到凤凰论坛去了？昨天上午本来也是发在这里的，后来被我删了，在百度吧叫他们帮我删掉，结果没删，反而越传越远了。

国宝：fashion的大作是越传越远了，收也收不回呀！！

almo：是篇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的介绍，不过向转载者“且人”提点意见：

1.内容重复，比如2楼“北京情结”重复贴了3次；3楼的“北大系、北大情结”同4楼重复，估计是多次转载后忙中出错，希望可以参考原文更正一下；

2.有个别文字不解，例如1楼的：……，陈水扁及其民进党登上了执政党的位置，他们通过一系列小动作来达到“”的目的，……其中三字何解？是否在其它地方发表时被过滤了？（fashion按：该文写完后，我贴在论坛及百度李敖吧，结果被人转载到凤凰论坛，而且没有注明原作者，就这样被转载者窃为己有了。且人在凤凰论坛看到此文后，又将它转回到论坛来。在被人转载至凤凰论坛的时候，转载者将我的文章一篇分为三篇贴出来，三篇中有些内容重复了；而且将原文中的“台独”两字改为“”，可能是凤凰论坛不允许“台独”字眼之故。）

almo：猜测李敖在三所大学中可能的演讲主题，臧否人物一直是李敖的拿手好戏，我以为他演讲时会在这些人身上旁征博引：北大：蔡元培、胡适、傅斯年；清华：梁启超、孙立人、吴国祯；复旦：严复、李登辉（刚刚看过复旦百年的节目，他们的老校长同国民党前主席同名同姓）。

fashion：早上来我重新排了一下版，把原文重贴了一遍。这篇文章的起源是这样的：上周五早上，李文发短信来问我能不能去查信。因为那天是台风后的第二天，街上一片狼籍，我们单位不用上班。我自己的电脑又没装宽带，所以我告诉她会去查，但可能要迟些时候，她干脆就打电话来，叫我帮她写一些介绍李敖来北京的背景资料：诸如李敖在北京时的一些趣事、李敖来到大陆的目的、李敖演讲后的意义等。她说最迟周一要，那我就拖到周天晚上才开始动笔。上次去北京时就想写一篇《李敖的北京情结》了，那时还拟好了提纲，并且整理了不少材料，可惜都放在办公室里，不然还可以写得更详细些。写好后我在论坛里发了一遍，又把它贴到百度李敖吧中。周一时李文打电话来，说写得还不错，可以拿去发表了。但她说如果还没贴在网上的话，最好先别发。因为一切都还得等凤凰卫视公布，要不凤凰卫视有可能告她的。于是我把这里的原文删掉，又到百度李敖吧叫者敖之宴给我删掉，没想到还是来不及禁止，已经传播开来了，而且就传到凤凰网那些人的眼皮子底下了。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

almo所言极是，\* \* \* 就是被过滤的，我可不避讳这些字眼。讲到演讲主题，我相信会讲一讲历史，也会讲一些与李敖关系比较亲近的人物。我觉得在清华时应该还会讲到王国维和陈寅恪吧，或者会讲到更多的人。

昨天且人又建议干脆举行一次征文活动好了，大家意下如何？如果要搞，我想联合jarvisdd一起来发动海峡两岸的网友一起参加，争取将它做好一点。

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

——记李敖北大演讲

2005年9月21日，北大礼堂外人山人海，一些无法进到场中的人打开笔记本电脑，准备通过网络收看仅仅一墙之隔的场内的演讲；而礼堂内更是气冲霄汉，人声鼎沸。他们都在翘首期盼着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来此演讲。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即是来自海峡对岸的著名学者、作家、历史学家李敖先生。除了李敖本人外，没人知道这场演讲的主题是什么，内容是什么。

李敖进场了，他穿着深色的西服，打着暗红色的领带进场了。看着他前呼后拥，从过道一直向观众挥手走上主席台，就像一位步入拳台的拳王一般，我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曾经横扫世界拳坛的泰森近几年在拳台上数次被无名小卒KO，而思想界、文化界的拳王李敖今天挥出的第一拳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还不得而知，是继续睥睨文坛还是被KO？

主持人介绍完出席嘉宾后，首先由北大校务委员会的主任闵维方致欢迎词。闵维方拿着一份稿子，一板一眼地按照稿子中的内容就念了起来，他对李敖生平的介绍也是中规中矩的。六分钟的欢迎词拖沓冗长，让那些迫不及待的学生感觉像等了六个小时一般。李敖在年轻时曾经指责於梨华将《梦回清河》交给沈刚伯写序，因为该院长的序连累该书。现在看到闵维方主任的欢迎词，李敖当年那责怪何尝不再涌上心头？幽默的李敖像洞穿了所有观众的心理一般，一上场就先来句“各位终于看到我了”，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李敖对这次的大陆行非常重视，在行前，他曾半开玩笑地将之定位成“演讲比赛之旅”、“相看两不厌之旅”，最终由凤凰台老板提议，确定为“神州文化之旅”。但曾希望担任两岸和平谈判代表的李敖更希望自己能扮演和平的使者，在先天条件上他无法名正言顺地如连战一般将其定位成“和平之旅”，所以他希望能和连战、宋楚瑜展开一场演讲比赛，尤其是和他不喜欢的连战，他要在演讲场上把连战比下去，将他KO，李敖要让大陆的学子后悔当初为连战的演讲鼓掌欢呼是错的，他们要让这些小毛头们见识到什么才是No.1。所以李敖自己为这次大陆行又作了一个定位——“猛龙过江之旅”。因此，演讲会一开始，李敖先开连战几个玩笑，借奚落连战作为引入主题的一次热身，调动场上的气氛。当然，在奚落连战的同时，他也自嘲了一番，他担心北大的学生听不懂他讲话中隐含的深意，所以他提前为自己先铺垫一个台阶，他要埋怨刘长乐老板给了他制造困难的机会。

李敖在演讲中对北大这个全国最高的高等学府进行了一连串恶作剧，用一些黄色字眼和黄色段子，来羞辱这个假道学、假正经的最高学府——你说我所作的是学术演讲，我偏要来给你出出洋相。在他的演讲中出现的黄色字眼计有：轮奸、奸污、强暴、妓院、接客、上床、一代名妓、处女、整天卖的、卖身、窑子、黄色书刊、屁股、色情狂、性开放、A片、小电影、偷看女人洗澡、窥视、强奸犯、偷窥狂、丝袜、大腿（丝袜和大腿有性隐喻，所以我也归入此等词汇）等，甚至用妓女来暗喻共产党、将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母亲被轮奸一事拿来大做文章。李敖认为言论自由跟A片一样，适当放宽A片可以降低强奸率和偷窥率，而适当放宽言论自由则可避免亡党亡国。“我们抱着它，贴着它，哄着它，赖着它，奴役它，让它为我们服务。”也是一段极为玩味的双关语。

李敖这次北大演讲可算是一场试探性的演讲，是一场测试尺度，测试风度的演讲。如果今天的演讲进行得顺利，那么下一场清华演讲将会更加精彩纷呈，最后一场到远离政治中心的上海就可以登峰造极；如果今天的演讲让他踏进了雷区，让他碰到了高压电，那后面两场可能就无法再精彩。所以李敖非常聪明，他先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大吼几声，把想发出的声音先表达出来，先将北大领导、中共高层推到悬崖

边上，由他们来为后面两场演讲会定调，定言论的尺度。尺度放宽了，什么都允许他讲，那是他努力的结果；定得窄了，不允许他讲了，那是中共的错误——没有度量接受他异样的声音。这也就是李敖在演讲一进入主题时先赞美北洋军阀的一种隐喻，他说北洋军阀有这个度量把全国最好的一个大学交给跟他敌对的一个政治势力的手里，我们有什么资格骂北洋军阀？

在致欢迎词的时候，闵维方对“尊敬的李敖先生”还保持满面的笑容，待到演讲渐趋白热化，缺乏雅量缺乏幽默感的北大两位领导脸上表情就开始晴转多云，最后乌云密布、风度尽失。而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李敖在学生的笑声中大笑起来，在学生的掌声中大鼓掌起来。他也不再看北大那两位领导木偶般的脸（Pokerface）了，开始自己临场发挥，配合现场高亢的气氛，接连指责北大孬、共产党最终要消灭等等，连太子党出身的刘长乐老板也坐不住了，坐在那里不停擦汗，或许心里在暗悔自己引狼入室。在致欢迎词的时候，闵维方恭维李敖“纵论历史，横指人生，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可一旦发现李敖通过纵论历史来横指自己人时，他再也笑不起来了。嘻笑怒骂成了四种不同的表情——嘻的是李敖，笑的是观众，怒和骂都由北大两位领导来完成，当然刘长乐老板则如李敖来前问的一样——愣住了。李敖的一场演讲让观众深刻体会到“冰火两重天”的五种境界，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其厉害和高明。李敖到北京后，菩萨低眉地在北京活动了一天多，当他们觉得已经将他驯服，以为他在怀乡，以为他在感谢政府德政，以为他会奉承谄媚他们的时候，李敖却毫不留情地将积蓄五十七年之久的子弹转而向他们扫射。李敖永远都是李敖，当人们以为他停滞不前的时候，他又迈开大步朝前走去了。

在这场演讲中，李敖说他的演讲可分成两类，一类是金刚怒目，一类是菩萨低眉。他说你们待我还不错，所以今天开始菩萨一点。李敖的所谓“菩萨一点”就是运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打破了三尊泥菩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他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唯物的，而是唯心的，特别是在抄别人文字的时候；而且他引用的恩格斯的信中说马克思亲口告诉他，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自己都不信马克思主义，而我们却将它像神一般供奉在自己的神龛里。第二尊神是社会主义，而且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够啊，社会主义不灵了，可是不灵了说不上口，所以要在前面加一个帽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另一尊神显然更大，更具神奇色彩，李敖打破它的过程也自然更加有趣：首先让一位妓女上场，自称“我是共产党啊”；然后捧出《毛泽东文集》告诉那些人稍安勿躁，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听不得相反意见的人，批评不得的人都是错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还告诉他们是老虎让我摸你们屁股的，他借毛主席的巨掌来摸老虎屁股，来捋虎须，来狠狠地扇某些人的耳光，而被扇耳光的人除了脸上火辣辣之外，还不能声张，还得打落牙齿和血吞。这是典型的用你的规则，来出你的洋相。接着，他又搬出周总理，给这些窄化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党棍再当头一棍，以毛主席周总理之矛，攻子之盾，岂有不破之理？破了还不算，还要消灭，还要打倒，谁来消灭？毛主席说是历史，而历史正是李敖的专长，所以他登高一呼：打倒共产党！当人类社会进步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境界，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时，一切社会压迫都没了，政党消亡，国家消除，阶级消灭，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毛主席的本意，所以他希望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他们消灭得早一点。这是非常积极的态度，虽然苦口，却是良药。可惜在党棍们的眼中，这不啻于一枚钉子，所以尽管李敖要破土建设，却不免落入虎口，他们恨不得将李敖入土为安。

在这场演讲中，李敖也影射了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的六四运动，虽然演讲中没有一个字提起这事，但他借美国政府、德国政府、匈牙利政府、捷克政府的镇压行为来变相地指责：全世界任何政府在这个时候，

都是王八蛋！这场运动是政府最忌讳的了，甚至比“自由主义”更加忌讳。他们希望所有人当作这件事没发生一样，你对它褒也不行，对它贬也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全体中国人民集体失忆。李敖又一次踩入了雷区，但他的本意并不在此，他是属于人民的，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他要借这些故事来劝一些个人放弃不明智的做法，因为争言论自由是要流血牺牲的，你如果怕流血怕牺牲，那你就不要再争取了；即使你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但你挡不过坦克，螳臂挡车是徒劳的，而且用嗝、颠、得、忒、翻等消极的情绪对抗也是不明智的。那么明智的办法是什么呢？李敖开出的药单是智慧。北大的学生都是具有智慧的人，但在现代斫丧灵性的教育制度底下，很多有智慧的人所争取的仅仅是自己的个人利益，做个自了汉，所以李敖希望这些一出生就比别人有优势的学生们不仅仅做个自了汉，而是要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教育。

翻开四十多年前李敖所著的《教育与脸谱》书中，不难发现李敖对当时的高等教育是非常痛心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沦陷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由这段话可见李敖推崇北洋军阀的政府是其来有自的，在今天的演讲中李敖也讲到当时黎元洪肯将全国第一流的大学交给一个跟自己敌对的政治势力，而这个敌对的不合作主义者敢对政府说no，将教育部的公文退回，这是何等的气概！五四时期的北大就正是那个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全国最高学府，可惜又一个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些在接受“思想改造”的教授们都死得差不多了，高等教育不但不见起色，反而每况愈下了。不仅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将课堂上讲反动言论的老师驱逐出课堂，而主其事的正是台上那位闵维方教授），反而成了一群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奴才，变孱了！没有是非、没有真理了！跟蔡元培、马寅初当北大校长时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李敖希望北大从书记、校长开始，登高一呼，带领学校走到正常的轨道上去。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演讲完毕后，李敖数次站起身，想将自己包中的他父亲李鼎彝先生当年北大毕业的文凭捐给北大就好了，他无心久呆在这个尸居余气的北大校园了。有人说北大怕李敖讲出更多不利的话，所以早早就结束了这场演讲，从这个细节看起来是，更像是李敖不想再讲下去了。有人觉得那个女教师问的“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北大？你下次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们交流？”这个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差劲的一个，但我却认为这个问题是本次演讲最传神的一笔，只是这个女教师辞不达意，如果改成“你下次什么时候还有机会来北大？你下次来，北大校方肯定不会再请你演讲了，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们交流？”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演讲行将结束时，李敖用王安石的诗“今夜扁舟来绝汝，从此生死各西东”来暗示自己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今天的告别就是永别。

在那些喜爱对号入座的党棍眼中，李敖这场北大演讲表面上没有骂他们，却又象是处处都在骂他们，所以他们感觉极不舒服，极不自在，所以有人笑翻天，有人愁上头，有人急在心。由于事前李敖守口如瓶，没人知道他要讲什么，也没人审过他的稿子，甚至他根本没有演讲稿可以给他们审。他们来不及封锁，当他们事后想再封锁，已经来不及了。李敖在演讲中适当放宽言论自由的建议不仅没被采纳，反而将言论的紧箍咒祭到了李敖的头上。各大网站上连那篇错字百出的全文也被删去了。同时中宣部还发出通知，一切国内的新闻媒体的报道都不能超过新华社的通稿，而新华社的通稿只有寥寥几行字：李敖受到北大学子的热烈欢迎、他从自由主义谈起到个人在困境中应如何应对等作了精彩的演讲、接受学生提

问、与北大互赠礼物。这完全弄拧了李敖演讲的原意，在这场演讲中，虽然李敖老夫聊发少年狂，戏耍了一些人，但他的意思还是相当明显相当积极的：作为政府，要允许别人提意见，要多为国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个人，不要跟政府硬干，而要有智慧地让政府为我们服务；对北大，希望能够保持和发扬原有的北大精神；对学生，希望不仅仅做个独善其身的自了汉。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李敖是波涛汹涌、波澜壮阔的大海，其流波所及，又岂能防得住？很快地，他的演讲视频很迅速地传播开来了；他的演讲的文字稿也出现在各种BBS中，台湾的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等也分别撰文评论了此事，对不利于他们的那部分也是只字不提。在这个时候的这种情况下，李敖可能又要骂全世界的媒体都是王八蛋了。

李敖在做预备军官时参加讲演比赛，他在台上讲得兴起，台下观众也是一片叫好声，却得不到名次，因为整场演讲都要让指导员胆战心惊，为他捏一把汗。李敖这次北大演讲跟他做预备军官时那次如出一辙，在那些擦汗的领导眼里，李敖这次演讲是失败的，但36次掌声（前面主持人介绍嘉宾时的六次掌声不算）和38次笑声无疑是成功的，在与连宋的演讲比赛中，李敖理应获得第一名，至少在许多人的心中是这样认为的。

1992年，李敖曾写过一篇文章《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我想如果让他再以此标题作文的话，可能他会认为北大演讲才是最令人难忘的吧。如果加写一篇《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写下“神州文化之旅”六个大字的。

2005年9月24日

## 李敖的保镖

今晚的中央十套播出一档节目为《我给名人做“保镖”》，邀请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杨先生，另一位则是去年十月份李敖作“神州文化之旅”时的安保人员者美杰先生。在节目中，者先生通过讲述如何为李敖做保镖，介绍安保的一些专业知识。

首先，者美杰先生展示了李敖写给他的一幅字：“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者先生在讲解这幅字时，引用上稍微出了一点错。这句话出自《孟子公孙丑上》，而者先生将它说成出自庄子。当然这话也不是孟子原创的，而是孟子引用齐人所言。隐喻成功除了必备的条件外，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者先生和杨先生讲了一些安保时应该注意的事项，首先要收集一大堆信息进行分析，再决定如何制定安全保卫的策略，比如说周围的环境、行程安排、主办方派出的人、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观众的情绪、食品的卫生等。讲到观众的反映时，者先生说李敖——喜欢他的人喜欢得不得了，不喜欢他的人又恨得不得了。所以在进行安保时，要格外注意那些恨他的人的反应。者先生为乔丹、贝克汉姆等大牌明星做过安保工作，他们的经验足以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哪个人是对受保护对象不利的人。因为这个人的举动跟当时气氛下大多数人的举动是不同的，凭着他们的敏锐，就可以重点盯防这类人。他讲李敖在北大演讲时，因为只有一个门，一开始进来听演讲的人群得到较好的控制，后来现场已经控制不住了，进来了好几百人。退场时，很多学生把守在门口等待签名。这时，这群保镖们和凤凰的工作人员就围成

一个圈，然后另外安排两名安保人员在别的房间虚造声势，假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引开人们的注意力，然后他们再保护李敖往外冲。最后，李敖顺利地出了会场，而保安们则没能全身而退，有些人步话机的绳子被拉断了，有人衣服被撕破了。

者先生又讲了李敖在北京法源寺时的安保情况。他说北京法源寺从安保的角度讲，是个不利于安全保卫的地方，因为那里的道路狭小，地方也比较窄。所以他先问寺庙方面有没有对人群进行控制，对方回答说有。但后来情况还是没能得到控制，大量的人涌进去，场面根本就是失控的。（按：怡红公子和西蒙去年就是爬围墙进去，这事还被王纪言写在了《快意还乡——李敖神州文化之》书中。）者先生就发现一个人的神情与常人特别不相同，他是极端讨厌李敖的，第一次想抓李敖的衣服，第二次则想抓李敖的头发，这时保安人员已经一个擒拿手将其拿下。而李敖以及现场的其它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电视记者也很少有人看到，因为他们都在跟踪李敖等大队人马了。后来对那个人进行询问，断定他是个极端神经过敏的疯狂者。

接下来，者先生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小秘密，也算是一段趣闻。者先生跟李敖成为了“忘年交”，所以他们在闲聊时，者先生说他想写一本书，写他给名人做保镖的经历，其中会涉及一些名人的隐私，所以他问李敖，怕不怕把他的隐私公布，李敖很坦诚地说：“你尽管写出来”。从这可以看出李敖真是不怕被“揭短”的人，也足可证明其坦荡的个性。在上海时，当时东方卫视做了一个访谈。有东方卫视和凤凰卫视的记者在场，东方卫视记者拿出一位北京的女学生拍的法源寺里的照片。在法源寺里头有几口大的铁钟，铁钟上铸满了一个个人名，其中有一个人名非常熟悉，就是“李敖”，后来她就去问住持，住持说这些钟是明朝时一些宦官因为乐善好施，捐钱物给法源寺，所以寺方铸几口钟，将他们的名字永铸下来。住持还说李敖先生前世可能就是那个叫“李敖”的宦官。因为他前世救济苍生，所以才会种因得果，现世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因为他前世是宦官，所以今世才有享不尽的美女。后来者先生将这段话拿去问李敖，李敖听后紧张地说：“背脊都凉嗖嗖的”。

者先生替乔丹做过一次保镖，并且得到乔丹亲笔签名的篮球一个。在这次作保时，他曾与一位日本保镖较量过一次。这事缘于一次偶然的聊天，那位日本保镖练过空手道，人也非常粗壮，他们聊天时者先生说日本空手道源自中国武术。那位日本“武士”听了不以为然，要和他过招，者先生用太极拳“四两拨千斤”将其按在墙上。后来两人因此以武会友，成为了一对朋友。皇马来中国时，也是者先生一行人为他们作安保工作。他说一些球迷看到贝克汉姆等偶像，为之疯狂，推拉挤捅，造成混乱现场。这些爱之适足以害之的球迷，如果行为不那么激烈，可能安保工作也会轻松一些。

2006年9月5日

## 李敖的预言及其它

近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订了几本李敖的旧书，大多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陆出版的李敖作品。在当时那个资料极其匮乏的年代，要从卷帙浩繁的李敖作品中精选文章并编辑成册实属不易。那些编辑们甚至不清楚李敖究竟出版过多少册书的情况下，就凭着满腔热情出版李敖作品集，勇气可嘉。当时他们能收集到的有李敖文章的书籍也只是凤毛麟角而已，有些通过朋友那里借来的藏书进行披沙拣金，编选而成。这也是大陆第一批出版李敖热的作品。（我在《大陆研究李敖综述》中对这批书也有所提及。）

这些书我在大学期间曾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看过。今天收到其中的两本：《千秋评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和《我将归来开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看着这些年代久远已显陈旧的书重新映入眼帘，心中自然不免感慨万千。虽然我现在已拥有大陆版《李敖大全集》（1-40）和台湾版《李敖大全集》（1-20，再次感谢bear兄无私馈赠）以及各种各样的李敖作品数十种，而且这几本书中所收录的文章现在已不再稀罕，我也早已读过数遍，现在看来它们在李敖的所有文章中也不一定算得上是最上乘的，今天拆包时，我还是忍不住饶有兴致地翻阅起来。今天所读的几篇文章，让我产生如下几个感想。

当年李敖带领党外向国民党争自由的时候，李敖是站在世界第一流人的境界去与国民党抗争的，如他在《党外不可帮国民党擦屁股》一文中说：“党外不可帮国民党擦屁股，也不可跟着国民党去把‘爱心’乱送，这种送法，是‘妇人之仁’，不是社会救济的正道，党外应该把义卖所得，用来组织煤矿灾变赔偿委员会，协助受害人家属请律师、办宣传、搞活动，向国民党政府追究责任、讨回血债，要求‘国家赔偿’（像样的赔偿，而不是点缀式的赔偿）等等，换句话说，党外应该指导穷苦大众去争人权与权利，并提供争的时候必要的经费，是像吕洞宾一样，一方面以飞星宝剑替天行道，一方面以点化神指自度度人，这样做，才是党外该作的。”“党外人士在国民党恶贯满盈的当口，实在该把棋下对，当知许多场合，送火把比送炭重要得多。义卖之事，如果结果是跟着国民党路数作秀，显然是一着错棋。”当年的党外尚有一些识大体之人，所以还能与李敖同一声气，同一步调，做一些导航式的大事。现在李敖仍在独立苦苦支撑他所一贯奉行的第一流思想家的标准，做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大事，为了阻止军购，不惜状告美国总统，不惜在台湾立法院喷催泪瓦斯；为了针砭民进党的无所作为，不惜在立法院“丢鞋问政”，质询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无能之举。而当年那些跟随李敖一起抗争打拼的人，早已换上另一副嘴脸，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统治者。他们跟着国民党路数作秀的手法比起国民党尤有过之，倒行逆施的程度更远甚于当年他们所反对的国民党，比李敖写《民进党研究》时也更为堕落，简直一副群魔乱舞的场面。所以李敖被孤立、被边缘化，是在所难免的。这次的“丢鞋问政”事件，看到林国庆朝李敖砸鞋子以及上台推搡拉扯李敖，让人看了尤为寒心。

林清玄在《我所认识的李敖》中，这样写道：“二十年前主张全盘西化的李敖，眼光确有独到之外，那时不知有多少人围攻他，骂他太保、流氓，甚至疯狗，可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形势比人强，李敖的许多论点都不幸应验。但是他为了坚持，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可见看得远和看得巧，都会使人变成孤独的强者，不免要忍受强者的孤独。”的确，李敖也承认自己早生了五十年，他的很多预言式的观点，在若干年后，都一一得以验证。今天我想起两个诸如此类的例子。

其一、李敖在《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这篇文章中写道：“国民党虽然洋洋得意，或快或慢，高兴怎么整人就怎么整人，可是，国民党之命运并非中国之命运（虽然国民党一直以为是），国民党作恶多端，最后年纪老大之时，恶有恶报的情况，也就呼之俗出。”在李敖写下这段话的16年后，国民党就被一场“小病”给拖垮了。拖垮他的，正是骆驼背上甚至连草都不如的阿扁。不过，如今阿扁及其民进党杂碎，也是作恶多端，多行不义必自毙，肯定也有一天会无疾而终的。马英九这棵“名草”（不是“名花”）估计可以将他们一举拿下。

其二、1995年，魏明伦到访台湾。他去拜访李敖，顺便请李敖去看他最后一场《潘金莲》演出，李敖一听地点在台北附属于中正纪念堂的“国家大戏院”时，就摇头：“那是蒋家庙的嘛！对不起，所谓纪念‘领袖’的地方，我李世民敖决不会去。”讲完这句话，李敖又开始展开其先知式的神奇预言了。他赠言给魏明伦：“新世纪即将来临，你下一次再到台湾，那个时候，各地塑立的‘领袖’像大约已通通拆除了！”不知魏明伦最近是否还去过台湾，但是蒋介石像却还是无法避免被拆除的命运。今年三月份开始，民进党掀起一股拆除蒋中正铜像迅速在台湾展开。目前，就连台军各部队，机关营区的铜像都已被拆除。这种事，在我们大陆人眼里似乎是非常难以置信的。所以魏明伦回到客栈，会“夜不能寐，久久思考……”。但它却在一片“去蒋化”的民进党政权内部顷刻实现，而国民党也敢怒而不敢言，不敢横加阻挠。且不论此事出于何种目的，孰是孰非，单以预言的角度来说，李敖又一次证明了自己高瞻远瞩式的预见性。

2007年4月14日

跟武彪学真功夫

——读武彪《跟李敖学真功夫》有感

岳母向来反对我买书。每次提及搬家卖房子的事，她都会大声抱怨我们房间里那几橱书，尤其是那些像供品一样排列整齐的一套半《李敖大全集》。在她眼里，我那些书不仅成了她房子的累赘，还成了阻碍她搬家的罪魁祸首。其实，我也很担心她真把房子卖掉，那样的话，我的书可能就真的会流离失所。每次回去，我都尽量把一些不大看的书卖给楼下收破烂的；每次出来，我都尽量往行李里多塞几本值得一看的好书。而且，每次我也千方百计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试图劝说她在我把书搬完之前不要换房。

这本《跟李敖学真功夫——展示李敖式生存法则》是作者武彪先生送给我的，不是我自己买的，所以岳母没理由反对。所以当我托她帮我把书带过来时，她欣然应允——这完全符合她要把书从她房子里清空的意愿嘛。不过，也仅限此一本。她可不想因为帮我带书而减少了她行李中海蛎干、紫菜干、虾干、鱿鱼干、花生干甚至臭鱼干（拖鞋，小时候老看到这样的形容）的份量。

《跟李敖学真功夫》就这样几经辗转，由北京出发，在厦门中转，最后夹在拖鞋当中来到了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我的新居Angel's Hideaway。当天下午，我坐在门前走廊上，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它。搬运文字相对于当过建筑工人的武彪先生而言，就是小菜一碟。轻飘飘的文字怎堪与厚重的砖块相比？在亚运村某地下室搭成的文字楼台亭阁，势如千钧，又何尝逊于北京六环之内林立的摩天大楼？酣畅淋漓的文锋、幽默诙谐的调侃与自嘲、对艰辛往事的不堪回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对李敖的全面剖析、对青年读者的谆谆教导，全都凝于武彪先生的笔下，字字珠玑，没有一块废料。在这夏天沉闷多雨的午后，一口气将全书看完，掩卷长思：以武彪在书中所提出的真功夫的标准，我——自谓受李敖影响良多，曾以李敖研究作为职志的人——果真学得李敖的真功夫么？在我的标准里，李敖的真功夫又是什么呢？又有哪些是值得学且能让我等愚人学得到的真功夫？学李敖的真功夫对你我的人生又有哪些影响？

这几个问题，如果要给出完美答案，恐怕非得搬出《李敖大全集》而无法详尽引证，没洋洋洒洒几十万字长篇论文无法一一尽述。李敖的传奇人生，即便连李敖自己，也得写上《李敖自传》、《李敖回忆

录》、《李敖快意恩仇录》、《议坛哀思录》等遑遑大卷，才得以让人稍识其庐山真面目。但要面面俱到，又谈何容易？况且李敖的传奇仍在不断延续，他永远行走在别人对他的期待之上。镜子的可贵之处，就是反射还原站在镜子前的人或事物。金子站在镜子前，它是金子；狗屎站在镜子前，它就是一堆狗屎。这就是为何有人觉得李敖是英雄，是大师，是历史家，是智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流氓，是吹牛，是哗众取宠，是风流成性，是神经有问题。原因无它，就因为他是李敖，是一枚钻石，是一面照妖镜。

这几个问题，如果要给出一个简短而又具可操作性的答案，那么请看武彪先生所写的《跟李敖学真功夫——展示李敖式生存法则》。全书分为“被误读的李敖”、“李敖的全面性智慧”、“李敖是怎样炼成的”、“李敖鲁迅谁更强？”、“跟李敖学真功夫”等五个章节，缕分条析地阐述该怎样看待李敖、该怎样学习李敖、学习李敖能学到什么程度等问题，间或有只言片语及作者自身的传奇经历，也见缝插针式地说明了学李敖的真功夫对他本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主料再加上武彪炉火纯青的文字爆炒手艺，不把人馋死才怪！

“被误读的李敖”，武彪着重将枪口对准董大中所写的《台湾狂人李敖》，对他书中的一些观点狠批了一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董大中退休之后，笔耕不辍，投身李敖研究，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才气，也有力气，没有力气，也有勇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醉心学术，奋斗不息，研究李敖，勇气可嘉，不尽信书（李敖的书），值得自夸。”董大中的《李敖评传》、《台湾狂人李敖》我也看过，也曾作准备好机枪，也曾做好一个很长的辩误清单，准备把他打个千疮百孔。后来在看到更多的董大中们写的有关李敖的传记之后，我开始放弃这想法了，上面武彪的结论说出了我想要说的了。在我所看到的有关李敖的传记或评论李敖的书中，我还是比较喜欢陈才生的《李敖的灵与肉——李敖“思想研究”》。另外有一本传记我也想顺带提一下，书名叫《李敖传奇》，这本书的出版日期稍早于《李敖回忆录》，虽然作者也是文抄公，但比起后来的直接抄《李敖回忆录》，将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的那些书来说，它还是有所贡献的。

“李敖的全面性智慧”，武彪重点阐述了李敖的自由主义、全盘西化、特立独行、求真务实。这些智慧只有“自缘身在最高层”的人才能做到，他总是走在时代之前，因此招来很多误会，但智慧如李敖，是不会理会别人对他的评价的。

“李敖是怎样炼成的？”，武彪先生说“这一探究工作，说简单非常简单，说难那是相当难”。简单法子是什么呢？只要加上副标题“请阅读李敖出的书”。这句话共八个字，确实够简单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它却是最难的。正因为难，所以不知从何归结，才会索性一不作二不休，撇下这八个字，让你们自己去捉摸。但武彪先生还是分了三个部分来——细论。李敖话李敖，这是李敖自说自话，属于李敖自画像；身边人言李敖，这是众人共同勾勒出的一个李敖。读者只需将这两张画像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有没出入了。武彪先生在我论李敖中，将李敖整个历练过程介绍了一番。只要深读李敖著作的人都不难发现，李敖不是天生就是那么全面性智慧的，其中有一部分确实是妈妈生的，另一部分则是拜敌人所赐，越战越勇，越战越智慧，而成就了这个全面性智慧的李敖。

李敖鲁迅谁更强？这个话题也是很多研究李敖及研究鲁迅的人无法绕过的圈子，包括李敖自己都围绕这个问题，费了不少口舌。如果鲁迅还活着，或许我们也有幸看到鲁迅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但诚如李敖所

言，假设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当代大师级的人物很多，李敖不屑于与这些大师相比，偏偏撞上了一个被神化了的鲁迅。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种比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李敖与鲁迅的可比之处并不多，仅仅文风相似而已，两人的杂文都脍炙人口，引领文坛。但毕竟时代不同，且两人性格相差甚远，硬要将他们掐住，作一番同台竞技，最终比赛的结果，自然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甚至可微及两人的性生活了。武彪先生把他们的文章、思想、叛逆、做人等几方面一比，结果也不言而喻了：放下鲁迅，开读李敖。这是一个曾经的鲁迅迷的结论。我看还是别比了！至少你还有信仰，一比之下，把信仰动摇了，岂非良事？

“跟李敖学真功夫”，这一章才真正拨云见雾了。李敖除了妈妈生的智慧之外，还有很多是他本人勤勉所致。这就给了我们无穷信念——只要你有李敖那种精神，那种方法，勤于动脑，勤于动手，你肯定能获得真知的。这是我们所能学习的真功夫，至于程度如何，就看你投入的百分比了。武彪在书中列举了值得学而且只要花功夫是可以学到的真功夫，诸如读书、写作、赚钱、维权。我想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李敖的人生态度，他从不为上一秒的损失而患得患失，他想的是如何在下一秒弥补回来。他笑对生活的态度也使他立于不败之地：李敖也并不是永远不败的，但由于他能积极应对，他能健康长寿，他永远不悲戚戚，他清楚“要清白，请长寿”，他可以等到敌人死后他大笑……

世胄蹶高位，英俊沉下僚。这是我在看完《跟李敖学真功夫》后发的另一感慨。年轻时的李敖，现时的武彪，都是不可多得的英雄才俊，总是不见容于世道，或默默无闻，为摆脱艰辛生活而辛苦打拼。但金子总会发光的，总会“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我跟武彪先生并不熟稔，对他的传奇生平也一无所知，仅从这本书里知道他曾经高二一念完，就回家跟着四舅搬砖和泥，后来花3000元进一家所谓的计算机专修学院谋求职业转换，2002年到北京，住在海淀清河清缘里小区地下室。李敖也曾在四席小屋里写出过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文章。我很希望武彪先生的下一本书会是他个人的传记，这样我们就可以获知他学习李敖真功夫的整个过程，也可以他为榜样，将学习李敖真功夫进行到底！想要学李敖真功夫，就从学习武彪开始吧！

2009年8月9日

## 我与李文博士的因缘际会

我对李文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李敖的书中，尤其是那本世之有感于父女之情、忧患之书者，必将啼笑以视斯文的《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书中李敖以渊博的学识，将各种趣味小故事融于中英文中，且配以形象生动的插图，在牢中对女儿进行函授。这本书比同被下政治黑牢的柏杨在狱中所写的《柏杨家书》感人肺腑得多。后来在《李敖回忆录》中读到李敖当年抢婴事件，将李文从王家夺回来的故事，也了解到李文在他金钱攻势下，折节读书，取得哥伦比亚硕士学位。在《李敖情书集》中也看到李敖写给王尚勤九十四封充满柔情蜜意的情书。由此加剧了我渴望了解李文只身赴美求学的经历的念头。但李敖在1500万字的所有著作中对这位私生女着墨并不多，难以窥齐她的全部生活状况。

1996年，刚考上大学的我在《读者》中看到四川鬼才魏明伦写的一篇《台北识李敖》，文中魏鬼才对李敖的怪、正义、傲骨的描写深深地感染了我，及至看到林清玄所写的《我所认识的李敖》更是让我为李敖看似不近人情，实则凛然大义的气节所折服。于是我动用了自己捉襟见肘的一切财力去搜罗李敖的

书。在那年的第一个学期期末考时，我边埋头苦读圣贤书，边看李敖大作。最先读的一篇文章即是他的《十三年和十三月》，看他从十三岁到台湾后，如何在十三月里对台湾制式教育作出巨大投射。除了特立独行的人格外，他清新流畅、幽默诙谐的文风，学富五车、融贯中西的知识也颇为引人入胜。在他文章的引导下，我尽力扩大自己的阅读面，以他的学识为榜样，我也尽力地使自己能够博闻强记。李敖的文章为我开启了知识宝库，他的风骨也影响了我困学求知的独立精神，李敖于我正如当年胡适先生对他的影响一般。

由于我的入行时间已经错过了李敖写作的黄金时期，许多资料我只能在图书馆中大海捞金。大陆版、港台版的李敖著作我都遍读个够，不能在市场买到的书或资料我就将它们复印下来，报纸杂志上的有李敖名字的资料我也极力收藏起来，巨细靡遗。书库里的书我就托关系央求老师去帮我借出来复印。当时的资料复印费于我而言也是一笔不薄的开支。我矢志将图书馆中人民文学版的《北京法源寺》不停转借，希望在我毕业之前将这本书据为己有。并将它整本复印下来。当这本非常优秀的历史小说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时，中国友谊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均分别出版了它的授权版和盗版，我将它们买下来送给当初帮我借过书的那位老师。1998年，当同学告诉我某书店有《李敖大全集》出售时，我飞奔至该书店，花了近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下了与我收藏的《李敖文集》不相重复的半套大全集。翌年春天，当时的女朋友告诉我她二十岁生日的愿望就是将另外半套大全集买下来送给我，这让我感动不已，别的女孩子都希望在自己生日时收到礼物，我却在她生日之时收到如此一份厚礼，这怎能叫我不激动万分？当晚，我们冒着滂沱的大雨相携去书店买下了另外半套。那年我在互联网上第一次看到李敖的网站，这是又一次让我雀跃的一件事，我羡慕那位站长，他能够亲自到李敖家将他的书的封面扫描下来，何时我才能与心中的偶像如此亲近？我买了十几张软盘，以6元小时的网费从中午进行到晚上十点多，将整个网站收藏至我的记忆深处，现在这些内容还一直保存在我的软盘中，没有将它删除。

2000年大学毕业后，身处于图书馆中，得以整日上网的我也萌发了为李敖制作网站，将我手中精心搜集的资料提供给众多与我有相似经历的朋友的念头。但我并不限于只提供资料，我希望能有更进一步的探讨，所以我给自己的论坛取名为——李敖研究，研究李敖，以广招徕。建站的当初，只有我和几个在其它文学论坛中认识的网友天天光顾，精心呵护它。我既是自己的作者，也是自己的读者。我将十几张软盘中的图片一张张传至网络空间，然后一张张做链接和说明，然后又把我手中的材料一字一字打上去。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人慕名而来了，那些对李敖研究颇深的网友又为我送来了许多金玉良言，令我在资料占有上更进了一层。随后我又将论坛中的内容整理成网页的形式，按体裁分门别类，一网兜收。

在李文博士写信给我的前两三个月，网友给了我一篇她在1985年接受采访的文字记录，让我对李文在美国的生活有了一定了解；又有网友告诉我他曾和李文合照过，也告诉我一些她的情况，得知她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了。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她竟然来到了北京，而且更令我欣喜的是她竟还写信给我。在她撰写《我和李敖一起骂》这本书时，我给她提供了一些资料，包括她的妈妈王尚勤写的《星星·太阳·我》、《小文的信》和《王尚义和他所处的年代》以及她舅舅王长安写的《李敖和王尚勤的感情世界》，也包括李敖打官司的一些材料。有时她还打电话向我了解一些大陆的事情。这本书出版后，她一拿到样书即用快件给我邮来一册，书的扉页写着thankyouforall your help。我也对此书提出了我的看法，她虚心地接受了，并希望我能为她此书的海外版参与更多的整理撰写工作。

与李文相识算是一种难得的缘份，如果她当初顺利地找到了她所需要的那篇文章，或许我现在还只是《我和李敖一起骂》的一名普通读者。经过五个多月的通信通电，我与她又成了不曾谋面的朋友，与她相识相知或许又是某种必然。她坦率直爽的个性很快感染了我，她对我很少设防，对我的信任令我动容，她不畏艰难险阻的投诉精神又让我想起她爸爸李敖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风骨的延续。

新年已经到来，我希望李文博士在新的一年里能壮志猛进，创造事业高峰。

2004年1月14日凌晨

李文致电fashion

星期六（2004年2月28日）下午五点半，我在房间看《追忆胡适》，接到李文来电。我以为她要告诉我她已从大连回来了，要告诉我大连系列活动的事呢。我接电话后才知道她刚回来那天晚上，正在睡梦间听到客厅有爆炸似的声响，当时她刚回来不久，很困乏，就以为没什么事，所以没有起床看个究竟。第二天早上起来才知道昨夜那声巨响来自她自己的客厅，她客厅的玻璃被人用砖块砸碎了。她想请我帮忙写条幅。编辑帮她写了一种，但她觉得不太满意，她希望我能用比较文学的方式为她写条幅。由于制作条幅的店即将要打烊，所以她催得急。一时我又想不出什么话语，就告诉她我稍后再给她打过去。我想到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请拿出像样的文明手段！”等语句。虽然还不太满意，但怕她久等，于是我赶紧打过去。她问我想出了什么话，我把这三句话给她，她也告诉我编辑又想出了两句话“文明不怕野蛮，恶行必遭严惩”，我表示赞同编辑的两句。于是她就将这两句话拿去制作了。这两句也就是上文附图中所贴的两句。我又问她搬家的事，她说本来想慢慢一点点搬的，现在这样她就不想搬了，而且她已经报了警，也上书美国驻华使馆。

后来我又问了她大连之行如何了。她说很累，大连还可以，西安之行就别提了。那里安排一个生手负责接待，新华书店只有五本书可以签售，大学演讲也没有安排。她的下一站将会是山东，我说那不是你家祖籍吗？她说据出版社统计，她的书在南方卖得不好，最好的要属上海了。她可能会去上海。我说到时我到上海去看她。她问我当地有没有五星级酒店，叫我去联系媒体，与她接洽来此地签名售书之事。并告诉我由于要维权，海外版也先暂时告一段落。

还有好多事要问她，但因她要急着去制作条幅，所以匆匆挂了电话。

2004年2月28日

杭州晤李文

首先感谢纸鸢兄为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会见李文的机会。他一再催行，我才下定决心到杭州。

李文这次到杭州是为了参加杭州卫视的《生活新主张》节目暨《我和李敖一起骂》新书宣传活动。临行前，我写信给李文，告诉她我去杭州看她。她将行程安排告知于我，并要我打电话给她。当我拨通她下榻的香格里拉酒店的分机号码，她一下就猜出了我是fashion，并问我来杭州还有没有别的事，我说没有了。她说“那你就跟着我吧，也好更全面地了解我。”末了，她加上一句“我没见过你，你应该能认出我吧？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还要我给她带去几份当地有介绍此次活动的报纸。

第二天中午我和纸鹞、tomfang早早地来到“纯真年代”书吧。这家书吧人文气息较浓，它的老板是浙江某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老板娘也是该大学的英语教授，所以他们经常在书吧里会见著名的作家及文人。这次李文的所有活动都安排在这里举行。书吧只允许受邀的记者和老板的朋友入内，其它媒体和读者都暂被拒之于门外，我们向老板娘说明来意，她说李文已经来了，正在二楼化妆，让我们到三楼等候。三楼坐满了各报记者，我们坐在角落的位置上。那些记者都在谈笑风生，我们却紧张得有点不知所措。我想打电话告诉她我已经来了，又想这种小事何必劳烦她？过了一会儿，二楼的门开了，身着白衬衣黑裤子红外套的李文和她的助手走了出来。我不敢确定走在众人面前的这个娇艳照人的女士即李文本人，乃轻声叫了一声“李文”，声音细得连我自己都有点无法辨清。唰！周围的人顿时将目光转向我，他们都称呼李文为“博士”或“老师”，而我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她面前直呼其名。空气霎时凝固了，我的脑袋也一片空白。只听到一个声音传来：“谁在叫我？”我站起身，向她走去说：“你好！我是fashion。”她友善地跟我握手，微笑着说：“fashion，我们终于见面了。”并吩咐她的助手帮我们三人安排位置。

我发现陈列在橱窗中作为背景的书，其中有一本《我来揭文人的底》是冒充李敖的作品，遂走上前去告诉李文，她当即叫工作人员将此书换下来，说如果被她爸爸看到岂不是要挨骂了。

节目录制就要开始了。李文叫书吧老板找来一捆胶带，利索地将它反绕在手上，用她“母老虎”般的利齿将它咬断。在场所有的人都被她此一举动惊呆了，只见她用胶带迅速地沾裤子上的灰尘，然后整理一下衣裳才对摄影记者表示OK。她首先表示自己的中文不好，或许会夹杂一些英文，但这并不是她故意的，请在场的人包涵。这两件小事足以证明她是个的细致入微的人。她准备了许多材料给观众看，有她家被砸坏的玻璃，有董歌星家的禁狗，有别墅区奔驰车旁外晒的内衣，有菜地、西瓜园，也有她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合同和物业管理公司赶她的文件。主持人显得比较拘谨，问的问题都不是太敏感，但李文却非常放松，主持人问的问题她认真回答，没问的事她也一一抖出来。甚至主持人说到“董女士”时，李文也愤愤地说：“叫什么董女士，还是叫董文华吧！她和我可不是一个level的！”像李敖一样，她的讲话比她的“文章”好，她的为人比她的讲话好。她极快的语速、双手抱拳举在头顶的姿势、拍案的动作以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的语调在在都有乃父之风。她思路清晰，讲话层次明确，让对她书中内容不明白和不理解之人，也很容易就感受到她的直爽以及她言论的主旨。她说自己畅销的书甚至带动了李敖的书，所以她开玩笑地说要向她爸要四分之一的版税。她说自己所做的投诉是“播种”，或许在她有生之年并不能看到果实，但她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她说“我要坚持投诉下去，没有投诉就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就没有改善，没有改善就没有伟大的社会。”她的一番连珠妙语博得满堂喝彩。

休息时，她走过来问我她刚才讲得如何，我答曰非常精彩。这时，前排一位记者递给她一张名片，她与李文居然同名同姓，这让李文大感意外。我身旁的一个读者问能不能提一些刻薄的问题，李文大声对众人说：“你们要温和点啊，不要问太多让我伤心的事啦！”又一次让人感受到了她的率真。纸鹞一直鼓动我发问，可我连话筒都抢不到，而且我要提的问题很多很细，还是将这短短的时间留给那些充满好奇的媒体记者吧，也算从侧面了解外界对李文的认识究竟是何等水平。结果几个发问的人都是针对李文的“骂”而展开提问，对她的幽默、温情以及不屈服的精神丝毫没有提及。最后提问的是一位与李文差不多同龄的女士，她是书吧女老板的同事，与李文也算是同行，她问的问题是有关中国英语教育方面的，李文的回答也与众人所想大相径庭。她认为中国人学英语走入了一个误区——从小学时就开始让学生接受不是自己母语的语言。她并劝初学者少看纽纸时报等书面语，而将这些时间用于听和说来得更实际有效

些。不愧是专家！她或许不知道“八股文”三个字代表什么含义，但她的回答分明指出了中国新八股文的弊病。

节目录完后，接下来的时间是媒体见面会与签名售书活动。一些被挡在门外的记者和读者纷纷涌进现场，与李文合影，索要名片和签名。我站在她身旁，看她彬彬有礼地摆pose，签名。气质风度丝毫不让于当红的歌星影星。她的名片只发给记者，我没有向她要，她名片上的所有信息我都尽在掌握了。我将水递给她时，她抬头看到了我，又一次惊呼“fashion，我们今天终于见到了。你好小哦，长了一张娃娃脸。”明珠新闻台的记者采访李文时问她投诉什么？为什么要投诉？李文当即答道：“我投诉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太不尊重我了，你没看过我的书，刚才我两个小时的讲话你也没听，这样来采访我，太不负责了。”那三位记者悻悻地离开。

李文很希望能有机会与大学生进行互动的沟通，以便学生更能了解其教育思想，可是所联系的浙大高层以学生为就业事易引起骚乱为由拒绝了。浙大分校城市学院两个学生想请李文到该校演讲，但因李文时间紧凑，无法抽身前往。她一直为此事耿耿于怀，深觉为憾。

等众人稍散去，我们三人才决定与她合影。可惜相机不争气，总是卡壳了，浪费了她好几次的表情。纸鹞乃抢拍了张她签名时与我的合照。接着纸鹞与tomfang轮番与她合照。照完后，只听她大叫一声：“我饿呀！快来喂我！”她总是毫不掩饰其真性情。甜点端上来后，她邀我们一起吃，我们谁也没动手，看她抓着小饼手舞足蹈津津有味地吃着。纸鹞告诉她我坐了十来个小时的火车去看她的，她既感动又显得有点得意。

晚上，摄制组知道李文小时候随东北老太太一起生活，喜欢面食，遂请她去奎元馆吃面。李文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摄制组的夏部长曾在七、八年前作为大陆最早的电视媒体赴台采访过李敖。席间，他讲述了当年采访时的经历：李敖滔滔不绝地讲了四个小时，谁也辩不过他。李文则沉浸在回想刚学会的“愚公移山”、“枪打出头鸟”两个成语之中。我没来得及告诉她另一个成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和毛主席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她就又将我坐十几个小时车去看她的“得意事”告知在座的人，当然她说这话时还是充满感动神情的。她告诉他们我所作的“李敖研究”是全世界最好的研究李敖的网站（以前只说是全亚洲，这次更让我飘飘然不能自持），她希望我们在合作海外版新书时能做得很棒。

饭后，该分别了，虽然还有许多话没说，还有许多话想说。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然后双手抱拳，举过头顶。还是那句话：“fashion，我们终于见面了，好高兴！明天祝你一路顺风！”我也在中心默默地希望李文此行永远顺利。

2004年3月30日（与李文见面后第三天）

与李文谈李敖来大陆

今天中午，李文博士打电话给我，继昨天收到王焯中先生的电话之后，这个电话也让我吃了一惊。她直截了当地问我“爸爸是不是要来大陆？”昨天我还半信半疑的话，今天就不由得我不信了。因为这消息是从李文口中说出的。

李文说好多记者这两天都向她求证此事。她因为也没有确切把握，所以不敢贸然断定。不过她说捐胡适铜像给北大是他的愿望之一，也许为了促成此事，所以他想亲自去北大开一场演讲。她的朋友都向她透露了这一可能性。

不过李文认为李敖不会在六月份去北大，有可能会选择其它时间，因为他不想赶这趟连宋热。他应该可以更好地制造时势。我说如果李敖真的来大陆后，肯定会受到比连宋更热烈的欢迎的。李文问有没有可能他只来北大演讲一下就走？依我的判断，他来大陆不会仅仅是演讲，肯定还有许多身不由己的安排的。比如说去看望他早年生活过的内务部街还有新鲜胡同小学还有四中，而且北京法源寺也肯定是其行程之一，除了拜会他的老同学老师友如詹永杰等人外，其它一些人肯定也会出面接见他的。我建议她打个电话给她老爸问问详细情况，她说现在很难找到他，因为他在“立法院”上班去了。她说如果李敖要去北京，应该会告诉她的，但不会把不确定的行程提前向她透露。目前她对媒体所能回答的只有这些连她自己都不确定的情况。

随后，李文又聊了她近期的行程安排，她14 - 15号去广州为广东卫视录制节目。然后坐火车去香港为凤凰卫视录节目。又聊了聊让我帮她刻李敖有话说说的光盘的事。

对于李敖去北大演讲之事，各位有什么看法？

2005年6月1日

almo：看到fashion兄的标题委实感到惊讶。不过读过内容后就明白了一些。个人感觉李文女士同其父亲是有一定距离的，不仅在学识方面，而且在沟通交流方面也是（人各有志，这样说对李女士决无恶意）。目前的形式下李敖是不大可能到大陆来演讲的（无论北大还是其它大学）。在香港制作的节目尚且经过重重审查删减，何况不易提前知悉内容的即席演讲？

国宝：我倒希望是真的，要不我那梦就白做了！不过还要等一会儿，不要这么快！（fashion按：国宝做了一个梦，梦见李敖来大陆了，所以他希望他的梦没有白做。）

者敖之宴：请李文来这个坛子说说话吧，她作为美国派的新女性，总不至于不上网吧？

fashion：她有来这里看过，我那天把她的行程公布了一下，晚上打电话给她时她马上提到这事情，叫我先别张扬出去。

白云一笑：呵呵，现在的新闻要不是当局有意控制，是很难遮掩的；这不，大陆已经有媒体报道这个消息了

almo：看到这几天媒体的证实，李敖大陆行已经板上钉钉。还是fashion兄消息灵通，看来在下是杞人忧天了。另外感到这个消息似乎不该归类为“评论李敖”，转到更合适的讨论区。

fakin：一直在关注这事。就算来了，也很难见到他一面，该死的9月份！！

忘w % 是誰Ⓣ：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李敖近期应该不会来大陆把——是他在台湾立法院的王作繁忙，二是他还要做凤凰的《李敖有话说》，就算他来了，我想我也不会去的。。。。看李敖的书，看李敖的电视节目就好了何必非要去看他本人。看李敖就像是看一个背影非常美的女孩，看背影就够了，不必要去看正面，这样留给我们更多的想象空间。。。。

fashion：昨天《海峡都市报》登出了记者采访李文的话，与她当时告诉我的差不多，但她当时在电话中叫我不要说出来。没想到记者采访她，她就一股脑全端了。呵呵。

李敖家中的李敖辣手著文《我和李敖一起骂》

李敖曾在黑狱中为饱经忧患的女儿李文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信件，后来部分结集出版成《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这些信件对李文产生过多深影响？答案由日前出版的李文博士口述的新著《我和李敖一起骂》可见分晓。约三十载的光阴，世之有感于父女之情，忧患之书者，必将啼笑，以视斯文。

李文博士是李敖与当年台大校花王尚勤的女儿，为李敖的长女。在《我和李敖一起骂》书中，李文回忆了自己的意外出生、在亲戚手中转来转去的童年生活、在美国成长求学的经历、与李敖的父女关系及在北京九个月中的近百次投诉。

以打官司作为自己养生之道的李敖，上法庭不下二三百次，最多时有二三十个官司同时在打。被他整的对象，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论省籍、不论生死，凡是被锁定的，就难逃其网恢恢。被他骂的有上至蒋介石，下至台湾土蛋，无一幸免。李敖不以空口骂人，而是以证据骂人。骂人威风所至，最后演变成不被李敖骂，就对李敖感激了；若被李敖捧一下，那就感激涕零了。李敖认为有仇不报与有恩不报同样是是非不明。因此，对于损害其权益的人，李敖每每投以老李飞刀，千刀万里追。

生于美国长于美国而又秉承李敖风格的李文也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在北京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作出了近百次的投诉。为了维护尊严和权益，她所投诉的对象上达名校、名企业，名歌星，下至平民百姓。凡是不文明的举止、言行，均在其投诉之列。这对大陆一些不文明的人而言何尝不是一种震聋发聩的巨响？

李敖认为他对女儿最大的亏欠是他一生麻烦，使女儿不得与他长住，不能好好教育她，因而对她在物质上百依百顺。这在某种程度滋长了李文的叛逆性格。作为女儿，她与父亲情同兄妹，有什么话都可以交流，甚至于她是惟一可以跟他大叫或者摔东西的人。作为女性，她对父亲的公众形象又有所批评，认为父亲早年太风流，交过太多女朋友。李敖对女儿心疼之余，亦觉头疼不已。胆敢对李敖表示反对意见的李文，其李敖程度也可想而知。

李敖不愿回到他白山黑水的土地去重温旧梦，他认为重温旧梦即是破坏旧梦。但他支持女儿来大陆发展事业，并称我的小文先去大陆，看看你们是否受得了她，我再决定是否来。但他并不愿意为女儿的新书写序，只请当年与自己一道竞选台湾副总统的冯沪祥先生为之作序。这就是特立独行的李敖作风。有其父必有其女，李文亦不以为然，她希望自己有所成绩之后再到父亲面前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我和李敖一起骂》虽然书名不为李敖所喜，虽然看上去不那么厚道，但李文却是率真诚恳的。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而被残杀的杨继盛写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对联用在李敖身上再合适不过，用在他的女儿李文身上也非常恰当。

据悉，此书是李文博士写的第一本有关父亲李敖及自己成长历程的书，写完此书后，她即潜心埋头于她的英语教学研究中去。在其心中，即使未能出版，此书亦能令她增添无尽甜蜜记忆。

## 李文请吃饭

上次与李文一起吃饭是一年前她去杭州签名售书时，想不到一年后的今天又得以与她会面。地点是在北京——她不断投诉的地方。

这次去北京加拿大驻华使馆签探亲证。临行前两天，我发email告诉她我要去北京。她回信说要请我吃饭。本想等事情办完后再打电话给她，所以到达北京的当天傍晚没有与她联系，安顿好后，我就和朋友去街上闲逛。突然接到李文打来的电话，问我知不知道今晚吃饭的地点，在王府井君悦饭店MadeinChina餐厅。她说下午有发email告诉我。其时我正在飞机上，无法看到她的email。

接完电话我赶紧乘车去王府井，帮李文带去的几张光盘也来不及回去取。先乘公交车，再转地铁，一路迷路，一路问路，总算在七点半左右赶到了。服务员迎上来问我是否与朋友有约，我说找李文（我在认识她之前就习惯了这种称呼，真是难以改过来），她们一时还未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才问我是不是dr.lee，我说是，那位服务员马上带我过去。在座的还有两位台湾TVBS驻京记者杨钊和庄志伟，我还看到田亮在邻桌。桌上摆着意大利面和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菜。他们三个已经快吃完了。第一眼看到我，李文就说我瘦了，然后把我介绍给他们两位。杨钊表示想采访我，然后将带子带回台湾去给李敖先生，帮我宣传。我立即表示不敢当，要采访还是采访李文更有价值。他问我有没有与李敖联系过，我说没有，因为在我心中他是遥不可及的一种象征，不像李文可以很随和地在这里请我吃饭聊天，况且现在要找他得上立法院，我不愿耽搁他宝贵的时间，虽然纸鸢曾经建议我上李文家去打电话给李敖。李文补充道去年她叫我帮忙写了一封信，发传真回台北给她爸爸，也算是间接联系过吧。

由于下午在飞机上吃了一些点心，当时我并不感觉饿，就顾不得吃东西，与他们攀谈起来。听他们讲在大陆的一些见闻。庄志伟说他在台湾“总统府”前看升旗三十年来只有过一次，想不到来北京时间不长就经历了三次。这些天适逢“两会”在北京召开。为了占据有利的采拍位置，他们每天早上得六点钟起床，守候在前，看完升旗，再等候两会代表和中央台记者入场，其它媒体的通道才开放。通道一开放，他们就得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广场，跑进人民大会堂。采拍到的带子，又得立即以百米速度往回跑，跑到广场上停车场，开车回去通过卫星在第一时间将它发回台北。明天是人大闭幕式，要出台《反国家分裂法》，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其敏感而重要的新闻，所以明天他们又得起个大早。杨钊曾经拍过湄州湾妈祖庙进香的礼仪，去过福州，与我聊了些福州的情况。庄志伟比我年长两岁，他的祖籍就在闽南，后来全家搬到金门，又搬到澎湖——李敖在服兵役时，这两个地方与他都有一定的联系。谈起福建，我说了一段大陆人所共知的段子：“到了北京，才知官小；到了广州，才知钱少；到了海南，才知身体不好；到了福建，才知改革搞不好。”他们又补充了两句：“到了上海，才知楼小；到了台湾，才知‘文革’仍在搞。”我问李文对于她妈妈王尚勤新书《李敖为谁哭泣》的看法，她没有马上回答，转头叫杨钊下次来大

陆时帮她带一本。后来她又说如果记者采访她，她会避开此话题。她又问起我的网站为何被关之事，我将原委告诉她。他们三人听了都觉得好笑。然后又谈起李敖小时候在北京的情况，我刚好前两天在shiner的挺敖同盟中看到李敖小时候的故居——内务街甲44号的图片，向他们描述了一番。上周的《南方周末》有一篇《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港穗因缘》，我也想写一篇《李敖的北京情缘》。李敖虽然一再说“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但从许多地方可以看出李敖对北京是有深深的情旧之情的。

说完这些，我开始吃东西，李文叫我再点些菜，并叫我慢慢吃，九点钟她要去喝酒，现在时间还来得及。然后又问我陪不陪她喝酒，我反问她喝酒很厉害吗？她说不会喝酒，一杯就倒。服务员端上来一盘冰淇淋和一盘水果，水果盘中有莲雾。杨钊说这是台湾的特产，叫我和李文多吃点。厨房用玻璃罩着，可以看到厨师们正在忙碌着，但浓厚的油烟还是不时飘过来，李文又开始“投诉”起来，她开玩笑地向服务员建议。接着，她说投诉的书也写了，英语的书也写了，礼仪的书也写了，近日有一个idea，问我们能不能帮忙找一家出版社将她投诉的files编成《怎样在中国打赢官司》的书。我倒是很希望她能找到一些李敖未曾公开的照片，把它们编成《李敖画传》。我又问她新书的销售情况，她说还可以吧，夏娃那本卖得较好，因为比较便宜。因为记者会时不给她买鲜花，并且台湾的记者也不给红包，这让她很生气。我说书中一些她年轻时的照片非常非常漂亮，她盯着我看，笑问我为何这么会说话，在杨记者的提示下，我发现自己说错了，立即补充道现在也是非常漂亮，她又盯着我大笑。我又问起她在阳光卫视的节目《李文说理》，她说正在告他们，原因是此节目拖了一年了，即不让她上节目，又不许她签别家。随后，她问我来京目的，我如实相告。她开玩笑道：“你终于有机会离开了？”她说加拿大挣不到钱，要作好心理准备。她问我知不知道她爸爸有一个弟弟李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她还有一个姑姑也在加拿大。并说如果要学好英语，到那边三个月就行了，条件之一就是不要跟中国人接触。

李文现在把家从顺义区的嘉浩别墅搬到北京市东边来了，一是这边吃饭的地点多，西边学术氛围太浓了；二是她可以跳进美国大使馆寻求保护。那些大使说如果你跳进来，我们就保护你，如果你在使馆区之外，我们只能保佑你。

饭后，我们转移阵地，去东方君悦的酒吧喝酒。我还以为她要去别的正式场合喝酒呢。酒吧装修得很豪华，不少外国人正在里头喝酒。我们坐在吧台，每位服务员都过来与李文打招呼。后来香港TVB的记者，还有李文的两位朋友——北京古建筑及胡同保护的专家吴华女士及台湾《联合报》的记者Tony也陆续到来。伴随着1/3女子十二乐坊（酒吧里演奏的四个女孩风格与女子十二乐坊相似）幽雅的音乐，我们转到沙发上边喝边聊。聊了罗大佑令李文不开心的事，也聊了董建华辞去香港特首的事，还聊了北京胡同开发保护之事，我也说了小时候看到台湾飘过来的气球里装着牛肉干、手表、收音机和传单的感受，并取笑他们当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除了政治话题李文不感兴趣之外，其它几件事她都积极参与。在谈话过程中，几位记者的电话响个不停，他们规定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开机，老板要榨光他们所有的潜能。李文限定Tony二十分钟内不准再接听任何电话，他趁李文上洗手间的空隙，偷偷地接了一个电话，令众人哈哈大笑。

谈话进行到十一点半才结束，李文将需要我帮忙刻录的《李敖有话说》的节目期号写在纸条上递给我，并让我抄下了东森网站的网址。她已经把车卖掉，原因是费用太高，一个月要花七八千块养她的车。她叫吴华女士送我回国图招待所，Tony送她回住处。

如果说上回见到李文把她当名人看待还有些高山仰止的感觉的话，那这次与她聊天就完全像是会见一位老朋友了。跟她老爸一样，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她不时拍拍我的肩膀，要我赶快找一个space存放我的主页。虽然相机别在腰间，虽然好几次想提出与她合张影的要求，但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说出口，也遗憾地在这篇文章中无法附上她的美照。

夜里十二点，坐在吴华女士的车上，飞驰在人潮散去的长安街，耳畔响起陈红的“深夜里走过长安街”的歌。

## 海澡

到平潭游玩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到海里游泳了。平潭的沙滩和海水跟它的名字一样，绵薄的细沙被海水亲抚得又平又实，光着脚丫踩上去非常实在，不像其它沙滩深一脚浅一脚的在背后留下一串脚印。

首次在海水里畅游，那兴奋状就甭提了。一踩进水中，我就迫不及待地一个猛子扎进去。糟糕，海水咸咸的，不过没事，有点味道反而更增添情趣呢。那天傍晚海水正退潮，起初不敢离开海岸线太远，生怕潮水将我送到对岸美丽的宝岛上去。远处海水涌过来了，这时我才知道“排山倒海”的气势是多么恢宏。相识不相识的人笑着闹着，齐齐跳起来，总想踩在时代的浪尖上，被波涛冲到几尺之后才发觉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于是笑得合不拢的嘴里又灌进几口海水，舌头上来的讯息已经不止于咸了，那是一种涩涩的滋味。女同事慵懒地躺在救生圈里，为让她们有不虚此游的快意，我一直鼓动她们游到深水区中，并且又推又拽地将她们的救生圈拉到人群之外。海浪打来的时候，她们又哭又叫。为让她们有安全感，我大声地说没事，结果海水就这样趁虚而入，直往我的鼻喉里钻，真7456。小时候尽量使自己不生病，怕的是吃药，谁料这海水竟比那些药片还苦。后来同事将救生圈借给我玩，我也就像刚才她们那样，任凭海水涌来荡去。如此三番，我那苦命的舌头开始向我抗议，其实舌头已变得麻木不仁，但它联合眼睛、鼻子、喉咙一起向我示威，海水早呛得我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了。我用双手捂住粗糙的脸庞，连气都不敢喘。像麻绳一样燥涩的头发耷拉着，没有丝毫生气。结成晶体的“海水”在背上被太阳照得银光熠熠。我用强压着怒火的一点热心作出最后一个伟大决定：上岸休息去。我坐在遮阳伞下，沐浴着阳光，心中惊讶于那些勇敢地在水中嬉戏的人们的执着，脑中差点涌出一个字奉献给他们——笨。

当夕阳被我照得昏昏欲睡的时候，那些人竟丝毫没有迷途知返的意图。我戴上眼镜，决定再下一次海。未走多远，海水就扑过来了拥抱我了，我轻轻一跳想就势倒进它的怀中，不料，鼻梁上的东西螺丝松了，右边的镜片一窜就窜到水中，转眼就无影了。刻舟求剑的故事又一次成功上演。我想既然你小子敢忤逆逃离，我也就狠心地不让你回来。在东海这片广阔的海域，留下了我眺望海峡对岸的眼睛。

相对于海澡来说，平潭的景点就逊色多了。第二天我们去了石牌洋和仙人井，坐着开得飞快的颠簸的破车，游览的心情也早荡然无存了。前者是平潭风景的标志之一，可它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仙人井倒更具特色，我想即便是神通广大的仙人也不敢冒生命危险来这里取水喝的。海水被数十米高的悬崖峭壁包围着，攀岩爱好者和蹦极爱好者倒是可以拿小命来搏搏，或许能一搏成名呢。

花絮三则：其一，这可能是国家军事秘密，略用数语带过就好了，军事演习期间，平潭人民硬是想不到岛上的山林里竟驻扎着二十万的军队。当大部队撤退时，平潭人才明白这个全国第五大岛原来也是藏龙

卧虎的。

其二，二号台风“飞燕”过境时，卷走平潭十年的财政收入，数额竟达七亿多，死亡人数达三百多。今年台风的特点是势大力猛，不可捉摸。“飞燕”小姐尤其如此，台风预报时说八九级的东南风，渔民乃将船泊在避风港。谁知刮来的是十二三级的西南风，避风港成了顺风港。

其三，人人都知道平潭的沙滩和海鲜是当地的特色，其实它的小吃也颇具风味的，而且都有一些动听的名字，如时来运转、一团和气等等。在别的地方可真吃不上这些美味可口的小吃呢。

## 孙子和《孙子兵法》

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军队将一份九十页的英译本《孙子兵法》配备到人手一册，用来武装其海军陆战队将官，以至于一时形成“一位看不见的中国人指挥美国人将取得海湾战争的胜利”的舆论；兵败滑铁卢后的法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拿破仑偶然间看到法文版的《孙子兵法》，无限感慨地说：“如果二十年前能见到《孙子兵法》，历史将会是另外一个结局。”美国最负盛名的军事院校西点军校一直以来均把《孙子兵法》作为必修课的教科书；日本许多企业家把《孙子兵法》作为商战指南，取得不少商机，获益良多。

这部被尊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的《孙子兵法》产生的社会背景如何？它究竟有着如何的哲学思想和战略战术思想？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思想与孙子的和平主义有着怎样的联系？他的战争思想给现代战争又带来了怎样的启示？这部兵书又有何局限性呢？

2005年7月9日上午，由福建省图书馆主办的《中国古代先贤文化沙龙——兵圣·孙子》沙龙中，来自福建武警指挥学校的欧孝喜教官为我们给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当天来参加沙龙的读者人数众多，将福建省图书馆多功能厅挤得水泄不通。在沙龙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了一小时的视频，了解孙子其人其书。随后，在场读者争相提问，欧教官一一作出回答，时而引经据典，时而阐述自己的观点，将气氛提升到一个又一个高潮，掌声不时雷鸣般响起。

孙子，名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吴王阖闾的客卿。《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然而，关于孙子的出生地，以及是否有其人，在史学界曾经存在诸多争议，以钱穆为代表的一些疑古派史学家甚至怀疑孙武与后世的孙臆为同一人。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的古代竹简中，赫然有《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证明了孙武确有其人，而且与孙臆不为同一人。约公元前535年，孙武出生于齐国乐安（即今山东惠民），具体生卒时间不详。其父孙凭做了齐国的卿，成为齐国君主以下最高的官员。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使他有幸接触古代军事典籍《军政》，春秋时期频繁的战乱也使他获得了许多耳濡目染的经验，加之他祖父与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这些都为少年时期的孙武的军事思想奠定了基础。

孙子十八岁那年，一场意外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当时齐国的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田（即孙武家族）、鲍、栾、高四大家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四大家族之间的矛盾愈演愈

烈。孙武的叔叔田穰苴在家族纷争中抱病而死，其祖父、父亲也受牵连。为避开政治斗争，孙武离开乐安，来到颇有新兴气象的吴国。

孙武来到吴国后，在吴都郊外（即今苏州市）结识了从楚国投奔吴国的伍子胥。两人相谈非常投机，结为密友。公元前515年，吴国公子光派专诸为刺客，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礼贤下士，四处搜集网罗人才。隐居吴都郊外一边耕种一边写兵法的孙武认为时机成熟，乃请伍子胥向吴王引荐自己。从此展开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篇章——这十三篇兵法即为举世瞩目的《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奠定了以智谋为代表的兵法，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也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此书共十三篇，从战前的准备，到战争的具体环节以至将士的士气等都有所涉及。虽为兵书，重视战争研究战争是《孙子兵法》关于战争理论的主要内容，但其“慎战”思想又是针对战争所带来的后果而提出的，隐喻了作者的和平主义的思想。

第一《计篇》中即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对战争的重要性、战争的必然性以及战争的功利性和残暴性作出阐释。这较当时儒家提出的“道路之以德，齐之以礼”、道家提出的“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墨家提出的“兼爱非攻”思想等在战争的认识上更胜一筹。书中并提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者也。”对战争的利害关系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现今世界经济、科技如此发达的时代，战争以及战前的准备是必须极为重视的国之大事。不加强军备建设，不注意战争的重要性，则国家的安全是值得顾虑的。

孙子的重战思想又是与慎战思想紧密联系的。虽然篇中没有“慎战”二字，但每篇中又都透出此思想。重战，并不是频开战争，穷兵黩武，既然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既知战争之利，又知战争之害，所以必须慎重对待战争。军民一气，同仇敌忾，战前物资的储备，天时地利、将士的士气、赏罚等都是战前必须作充分准备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贸然出战，则必败矣。“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战前对双方军事实力也应孙子的慎战观不仅考虑战争是否胜利，还要注意战争胜利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处置方法。“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决策战争时，不能因为战争可以取得胜利就盲目出兵，还应考虑战争胜利后引起的实力对比变化以及战略格局的演变。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局部战争为战争主要形式的今天，孙子的这一慎战思想也是我们必须引起重视的。孙子还提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些都是这部兵书中“慎战”思想的体现。可以说孙武不是为了战争而写《孙子兵法》，而是为了避免战争写下此书的。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由此可知孙子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他并不提倡“伐兵”，他认为“伐谋”是上策，主张通过政治攻势、外交手段等先瓦解对方意志，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是他“全胜论”的集中体现。无独有偶地，孙武的名字“武”在当时象形字中即“止戈”两字组成，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战争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孙子兵法》在战术运用中的思想核心又可归结为知彼知己、知常知变、避实就虚。孙武在《谋攻篇》中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光辉思想，对双方军事实力有所了解之后，再提出实战措施：“十则围

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同时又提出因地制宜，因势而变。在《军争篇》中又提出避实就虚的策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中的这些思想都是极为推崇的，他曾高度评价道：“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另外，《孙子兵法》还强调谋略的作用，认为“故兵以诈立”，也非常强调士气的作用，提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第十三《用间篇》也可看出孙武对间谍战的重视，他认为“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

《孙子兵法》13篇各有侧重，实战性强，在冷兵器时代对战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当代核战争的时代，也不失其思想意义，它从哲学的高度对战争起了提纲挈领的归纳，1722年第一次被引进欧洲，后来被翻译成不同语言，流传在国外。美国人对这部著作理解最透彻，所以译成The Art of Wars（《战争的艺术》）。《孙子兵法》在企业界、体育界等不同领域也有广泛应用。

当然，成书于春秋兵荒马乱时期的《孙子兵法》也有其局限性。孙武在兵书中提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他指挥的柏举之战体现了“以迂为直”的战争思想，也检验了他的军事才能。但它正是一场“陷之死地而后生”的战役。“能愚士卒之耳目，使民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民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这些愚兵之策暴露出其剥削阶级本质和唯心主义英雄史观。

现场有读者提出《孙子兵法》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意义。欧教官对此问题的回答特别震撼人心：一、要加强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以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而言，解决台湾问题并非难事，但这是下策；二、要从经济上加强交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回答《孙子兵法》的意义时，欧教官认为学习研究《孙子兵法》就是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而不是在事后再去钻研我在上一场战役中运用到了兵法中的哪些谋略哪些观点。这是科学而认真的研究态度。

这场别开生面的讨论渐入佳境，气氛也越来越浓烈，这种引导读者从平面阅读到立体阅读的方式也渐渐为人所喜。然而孙武本人却在吴国霸业蒸蒸日上之际，悄然归隐，息影山林。或许，在他的内心中，吴王夫差骄纵跋扈、穷兵黩武的态度以及好友伍子胥悲惨的下场，与其军事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义无反顾，隐居乡野，只给后人留下身后之谜和这部享誉世界的兵经——《孙子兵法》！

## 向厦航索赔

5月24日中午12:25，我们从青岛流亭机场乘厦航MF8524飞机回福州，此次航班在宁波经停一次。飞机起飞前滑行过程中一切正常，离开地面后，机舱下传来一阵“喀吱喀吱”的声音，这令机上的人捏了一把汗。不过还好，银鹰还是窜上了天空。在空中偶尔有颠簸，我们相信这是大气层的影响，也没有太在意。

一个多小时后，准备降落到宁波栎社机场。飞机在缓缓地向地面靠近，就快要与地面发生亲密接触了，飞机起飞和降落的七分钟是令人心惊胆寒的时间，被称为“黑色七分钟”。起飞时发生的不正常声响让我们再次把心提到嗓子口。果然，这次担心不是空穴来风的，只听到“咚”一声巨响，伴随着这巨大的响

声，飞机也狠狠地震动了一下。13:50，飞机还是安全着陆了。不一会儿，播音员提示我们下机，宁波下机的旅客先出舱门，前往福州的在另一个门进入候机厅等待上机通知。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在候机厅里苦苦守候，指示牌上永远都是那句“等待上机 (transitpassengerwaiting)”。没有一声广播通知我们几时能登机，也没有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来解释让我们苦等三小时的原因。有人开始不耐烦了，就去问机场人员，这时机场人员才说由于机械故障，飞机暂时无法起飞，让我们耐心等待。连机场人员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起飞，却要我们继续坐在那里傻等，有人要求到酒店去休息。16:30左右，他们用大巴把我们从小候机厅接到空港大酒店休息。

我们买了两副扑克牌，在酒店客房里打跑得快，我们多么希望能快些跑回家啊。近六点时，有人打电话问总台我们可不可以下去吃饭，总台回答说可以去吃饭了，我们飞奔下楼。餐厅里的饭菜都是自助餐式摆放在那里，每张桌上也摆了一个盛了饭菜的快餐盘。服务员引导我们到桌上就餐——原来自助餐是给那些自己掏钱住酒店的人准备的，我们只能以快餐解决温饱！端上来的一碗汤竟然又是我们一路上早就吃厌了的紫菜蛋汤——出差8天，我们已经吃了16顿紫菜蛋汤和西红柿蛋汤了，没想到还要吃第17餐。快餐盘里的饭菜不够吃，吃完的人又过去添饭菜，这时工作人员走上前来，将我们碗中的饭菜倒回去。不一会儿，餐厅里人多起来了，服务员来不及分饭菜了，就叫客人排队上去，由他们帮忙盛饭菜。每个人端着一个铁盘，像乞丐一样依次上前装饭，这种镜头我只在演监狱情况的电影中看过，没想到在这里能躬逢。

饭后，我们在大厅闲聊，这时过来几个厦航的工作人员，我们立即围上去，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位工作人员解释因为机械故障，而宁波机场没有此配件，需要从厦门将零件捎过来，而厦门又没有直飞宁波的飞机，他们得送到上海，再从上海用车送到这里来。他并安慰我们说，车已经开出上海了，估计晚上九点钟左右就能到达。听到这番话，我们又只好沉住气，回客房打牌。

19:40，总台来电话告诉我们可以去机场候机了。我们迅速收拾行李，乘大巴去候机厅，指示牌上写的仍是“waiting”字样。等待的时光是最漫长的，好不容易捱过了一个小时，登机的消息仍是intheair.再等，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情绪开始激昂，有人开始寻求索赔途径了。我们的导游说她下午请了一辆车去接我们，车钱都已经付好了，后来只能叫他空车回去。还有不少人类似的情况，他们去找厦航驻宁波机场的机场代表，厦航出来一位年轻人，面对我们的质询，什么也没说。

再过了一会儿，机场通知我们去登机口领可乐。既然叫我们去领可乐，可见一时半会是肯定无法登机了。我们又开始沸腾，也拒绝去领可乐，一定要机场代表出来交待清楚再说。机场代表出来了，我们人声鼎沸，主要集中在这几个焦点问题上：

- 1、究竟几点可以出发？刚才说零件已经从上海运过来了，为何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到达？
- 2、飞机究竟是什么故障，作为旅客，我们有没有知情权？
- 3、既然不能登机，为何要把我们从酒店早早叫过来？是不是酒店不够住了，要把我们捻到候机厅来？
- 4、这飞机修好后，没有试飞行，谁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5、厦航方面迟迟没有给出索赔方案，是不是想瞒天过海？而且连声道歉都没有，难道这就是厦航的服务质量？

6、换机。谁敢保证飞上天后再不出别的故障？何不如调一部飞机过来。

这位名叫洪骅的机场代表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老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人群开始愤怒了，他只好解释说飞机发动机旁一个零件坏了，会漏油，刚才用备用零件装上去，以为可以了，所以把我们酒店叫过来，没想到还是会漏油，这是他们工作衔接失误所致。而赔偿方案，得等到起飞通知时确定延误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至于何时会起飞，他心里也没有一点底。不少旅客掏出数码摄像机，将现场嘈杂的场面全程拍下来。我说如果不把我们酒店叫出来，我打牌或许能赚个上百万呢，耽误的钱应如何赔给我？

对于厦航的这种解释，我们很不满，这次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赔偿方案上：依照规定，只要不是无法抗拒的因素造成的延误都是要给旅客赔偿的，而且这些方案我们相信航空公司肯定早就拟好了，为何还不给我们通过？难道是想趁一些旅客急于登机的时候蒙混过关？我们并不想提出过分的要求，只需要依循惯例获得我们必须得到的补偿即可，所以我们一致要求厦航立刻把赔偿方案公布出来。

十多分钟后，一位空姐抱了一叠纸出来，这位机场代表叫我们过去把地址写在这张印有“致歉函”字样的地址栏中，等几天后他们再将钱寄到我们手中；或将银行帐号写下，他们再转账给我们。这种空头支票式的承诺谁也无法接受，一位老大爷站在椅子上，振臂高呼：“如果今天我们没拿到钱，大家都别走！”众人拍手称快。厦航开始派出工作人员到各个阵营中去游说说现在福州的天气情况越来越恶劣，希望我们早点上机。我们说既然这样，就干脆回酒店，明天再走得了。有三个人过去领了这份表格就开始登机了。我们建议厦航干脆把这三个人拉到空中去试飞行一下，如果安全无事，再回来接我们；或者直接把这三个人送回福州算了，我们明天再走也不迟。

我们这趟航班有三四个团队，而我们这个团队最大，还有一队老人团，全部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由一个和尚带队。只要我们几个团队能够团结起来，我们还是能争取到胜利的。我们要求厦航代表请求上层，写一份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书给我们，以保证我们能在下机后领到赔偿，或是直接把钱发到我们手中我们再登机。他们以没那么多现金为由，要我们按照他们的方案办理。偌大个航空公司居然没有这区区几万块现金？我们谁都不信，谈判陷入僵局。

再等下去，对双方都不利。我们急于回家，他们急于起飞，基于这点共识，谈判重新进行，最后大家互退一步。我们答应等到福州时再领钱，条件之一就是由他们用手写一张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书给我们。他们也答应派机场代表作“人质”，陪我们到福州，一到长乐机场，我们就可以领到自己应得到的赔偿金：从青岛起飞出发的获400元赔偿，从宁波起飞出发的获200元赔偿。住在福州市区的旅客，由他们负责送到市中心，而一些不能回到家的旅客可以免费住在长乐机场酒店，次日再回去。

条件达成后，23：00，我们开始登机。25日凌晨0：25到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空姐通知可在机上领钱，也可以在机场大厅领钱。12：50，领到钱。1：10坐机场大巴离开机场。2：05到达福州。

秋千自述

深夜里，暮春的窗外下着细雨，我坐在灯前，交待自己曾犯下的罪行。

秋千，这是各大.com引擎能搜索到的本小姐的芳名。当年苏东坡先生第一次与我约会的时候随口吟出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他老先生真是多情种子，只是他始终没有走进我的围城，让我好不懊恼。于是我又用aroma在各媒体登了个征婚启事。Aroma，就是一朵玫瑰花，反过来amor又是拉丁语爱的意思，这么欲语还休的词，相信大家不会不明白吧。

小女子芳龄……，呃，这可是不能随便说的。当然，为了满足你的猎奇心理，我不妨将生肖告诉你。是叶公喜欢的那种，不过个头稍小了点，姑且照顾福建这个地方的特色吧。闽地多我类，希望大家不要把我放在露天的锅里炖着吃掉就行了。嘻嘻。辨认的方法很简单，如果你看到乱扭胡摆的水蛇腰，那肯定不是我。

老妈怕我乱留级，早早地就送我去学堂了。我在某幼儿园哭哭啼啼了三年；又在某小学挑了一担生字回家；情窦初开之际，我又来到了只闻马桶不闻香的三牧坊；芳华正茂的岁月，滔滔的长江水又把我送到了珞珈山下。东湖泛舟，留下我爽朗的笑声和几许美好的回忆，却没能留下我的足迹（水里踩不出足迹），于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在某律师事务所一干就是三年。哪位先生要维护离婚权益的，尽管来找秋千就是了，只要女主角不是我，保证你得超过万分之八五一八的财产。

你上网，所以我上网。在N年前我走进了网络这个神秘世界，从此新概念深植于我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因缘际会，我认识了你们，并有幸成为大家的朋友。君住电脑头，我住电脑尾，终日思君不见君，但一根细金属却笼络了彼此的心灵。我们一起谈天，一块说地，有时被引到那个令人心跳的羞羞话题时，大家又会争个面红耳赤。毕竟一千种情怀就有一千种爱法。人言陷入情网，此言丝毫不虚，有网就会有情。

说来惭愧，大学时没有把握好学习打牌的机会，就像一些人没用过QQ这个全中国最流行的软件一样，终究是一件憾事。有机会我一定会goodgoodstudy。我的娱乐方式很简单，在静夜里独自听听音乐看看电视就可以欺骗我的感观系统。有人吃了摇头丸在迪厅里疯狂扭摆，那只能说他们花钱买到娱乐，却没有买到愉悦的心情。这样的蠢事我是不干的。

自从留了这头飘逸的长发后，帅和可爱等字眼就从朋友的称赞声中被删除了。还好，美丽出现的频率增多了。

说了这么多，你对我产生了兴趣，想约我见面？我可是一个独立的女孩，甚至可说有点独裁，你会受不了的。出于你的安全角度考虑，还是遵循相见不如网恋的规则吧！其实，相识何必曾相逢呢？如果你坚持非见不可不见不行的话，那我主张待我减肥成功之后再说吧。

谢谢你将我从头打量到脚。

wjm\_tcy注：这篇文章不知为何收录在旧版李敖研究的fashion文集中，应该不会是fashion兄写的吧！不过文章蛮可爱的就收录啦！

军训生活

师大校门挤出沧桑的笑脸迎接我们，剥落的水泥墙及锈迹斑斑的铁门尽力地往雨篷底下靠，丝毫没有礼让的愿望。倒是那块漆黑了的木匾上镂着赵朴初老先生的题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折射出这所学校该有的文化气息。与校门相连的长安大道延伸至不可测的深处，似乎有意要引领我们探索知识的迷宫。体育系门口挂着彩灯，有人在推销刚从自行车上卸下来的运动鞋。背着行李走上一段又一段斜坡，途中总感觉路人的眼睛里装着刺刀，能剥开我们新生的标签，穿透我们单纯的心。在一座古旧的青砖楼前，朋友带我往那窑洞似的门里钻，洞口挂着写有历史系等字样的塑料烫金牌匾，门里高悬着的文明楼三个字似乎与楼的长相不成比例。楼道夹在南北两面宿舍的中间，一面向阳，一面朝阴。一层的宿舍门紧闭着，走廊一片漆黑，或许是由明入暗难的缘故，我努力眨巴几下眼睛才看清门上贴的名单。辅导员来迎接我，他刚毕业留校，看来很年轻，与我想象中的威严极不相称。他为我开了家门，从此，在这所学校有了落脚之处。

午后和朋友去逛闻名遐迩的学生街，走在刚才的路上，心头已不再那么空虚，没有肩上的行李，心里的包袱也就随之放下了。学生街行人如织，街旁的店很小，一间挨着一间，可商品倒也站满了货柜，而且颇有物美价廉之风，为繁荣两字作了注解，使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缴钱付账。

当晚独守空房，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个中的原因就让各位去见仁见智吧。（停，又有人想歪了，是吧？）

第二天宿舍终于迎来了第二位主人——剑锋。瘦高个，笑容隐藏在黝黑的皮肤里。他和他父亲走进来时，我坐在床上窃笑，为他的不够成熟而笑。不过，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不再窃笑，当一种现象成为普遍之后就不再稀奇了。

宿舍里凑够人的时候，军训也就开始了。在立正、稍息、卧倒、匍匐前进的口令声中，我们的友谊在逐渐加深。我们军训那个班是男女混合的，（名单至今我还保留着。）口令常出自兰英那清脆的喉咙，整个操场都被她的大胆逗笑了。在小操场瞄靶时，趴在步枪后借机和同学套近乎。射击那天，将塞在耳朵里的棉球取下，为的是真切地感受枪声；故意射偏，为的是再交十块钱之后能再打五发子弹。报靶时，常有人靶子上被射穿七八个洞，弄得计靶员也不知该如何统计。每天从田径场上回来，脱掉那身后背汗珠凝白的迷彩服，我们又投入另一场大战——拖拉机大战，这也是一场无硝烟但火药味极浓的战斗。拉歌比赛常将枯燥的军训引至轻松活泼的氛围，声嘶力竭的喊声大概是最美妙的歌声了。阅兵式要求较高，只选拔出一部分人组成方阵参加，可每位战友都争先恐后地表现实力不愿轻易接受休息的命令，毕竟这才是一场真正的考验，既然努力了，何必放弃呢？这种精神应该就是军训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吧。

一个月的军训生活过去了，中秋节来了。操场上烛光通明，红桶、蓝桶相映成辉。憋在心头许久的才华终于得以展示了。一时间，思乡的愁云被歌声驱得四处逃窜。次日的闽江一日游既是一段美好生活结束的标志，同时又是另一段美好生活开始的新纪元。在闽江出海口，我们迎着大浪，留下飞扬的青春。

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街

今晚重游学生街，带着点欣赏花开的心情。可不知怎么地，怀旧的思绪总浮现在脑海中。

学生街有点小气，算上与其有连带关系的旁支，亦不过只有几百米，而整条街也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容纳两辆车并排驶过；学生街还有点破，虽然在老板们的精心打造下显得有点金玉其外了，可透过富丽堂皇的橱窗，那些摇摇欲坠的青砖和垂涎欲滴的屋檐仍依稀可见。然瑕不掩瑜，它那水泄不通的人口密度却是任何车水马龙的街道都无法望其项背的。而且游人多为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或许是因了这缘由吧，它被注册成学生街。在这注重专利权的时代，它较早地出了名，而且据说好多外地念书的人都慕名而来。学生街的人气指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由其物美价廉的商品堆砌起来的。名称各异的招牌、琳琅满目的货物、千姿百态的品牌，甚至连导购小姐都各具特色，它能满足所有学生的购物欲望。

学生街以其特有的速度发展着。在每个新学年开始的时候，许多人走到这里都要擦一下眼睛、拧一下胳膊，总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它变化越大，怀旧的人走在这里就越不自在。

当年的学生街没有霓虹灯没有连锁店，没有让人看不懂的店名如[马叉虫.com](http://www.mayichong.com)，没有诱人的音乐和迷人的小姐，也没有新新人类和金毛狮王，甚至连水泥路都凹凸不平的。无论是在路旁的小店还是街上的地摊，有的只是讨价还价声。没有人会为此感到别扭，一切都是那样自然。三五成群的人围拢在地摊旁，这种场景令人仿佛置身于乡下淳朴的集镇上。与学生街交接的上山路上的店大多用木板搭建在臭水沟上。其中恒丰超市是我来到这个城市之后见过的第一家超市，后来在它被易主之时我还特别去凭吊了一番；眼镜店有位清纯的小女孩口齿伶俐，这是那个小店生意红火的唯一理由，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我们宿舍的聚餐常拉到大排档上去，据说这样比较有气氛，觥筹交错的酒令声中，我们常喝得东倒西歪，然后再用洋泾滨英文和各种地瓜话大声呐喊。闲暇之时和三两好友在旧书摊上淘书也自得其乐，虽然这些长满灰尘的旧书我们连正眼都不去瞧一下，可当书架被填满的时候，心里的自豪感就毫不吝啬地流露出来了。

今晚走在学生街，一个个打扮入时的女子都搂着看去似男非男的人，用发嗲的声音在撒着娇。我叹口气，抽身而退，欣赏花开的心情被一枚巨大的钉子钉死在我的记忆里。

### 由一张照片引起的

某日，在我思念你（5460）同学录中上载了一幅题为我与老蒋（照片中的老爷子和蒋介石很像）亲密拥抱的照片。像中，蒋介石一袭长袍，慈眉善目，颇有古代士大夫的学究气，而我尽管鼻梁上架着两只啤酒瓶底，可T恤、短裤打扮的行头横竖都不像一个斯文人。让我得意的是，老蒋紧紧地拥抱着我。谁知，照片甫一上载，立即引来轩然大波，口诛笔伐接踵而至。兹摘录于下，以儆他人——跟老蒋合照是需要勇气的。

甲女首先发难：你是不是把你爷爷的头发剃光了充当蒋介石啊？哈哈……乙男看似冷嘲实则嫉妒地说：哇，天哪，什么时候我也跟孔夫子拥抱一下，沾点光。丙男更是毫不客气：现在我知道蒋介石为什么要去台湾了。丁男一语双关：这个太老了，换个嫩点的！

更多的批判，更多的唾液让我无法招架，除了声明本人无产阶级革命者立场并向全中国人民道歉外，不得不立即接受丁男的建议。这样，从老蒋的出现到他被我手刃，我和他相拥的时间前后共计一小时零六

分。区区一小时，天上掉下个靓MM，因祸得福哉？皆因老蒋之罪也！而他罪孽深重，能存活一个多小时，同学们也真够仁慈的了！

## 飞扬跋扈为谁雄

很久以前就想用李青莲这句诗作为签名了，可惜总觉得欠缺点什么，又觉得未免太嚣张了点，今天终于为这句未来的签名找到了几个脚注，然后我也就可以大胆地使用了。如果有人想诘问，大家就帮我答说古人可以这么干，为什么fashion就不能张狂一下，放松一下他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神经呢？

傲才恃物是文人的一大毛病，每个文人都演变成这样之后，“文人相轻”就成了冠在传统士大夫头上的一顶帽子了，当然傲才傲到和如下几个人一样，那可真要麻烦各位带他去精神病院走一遭了。

其实这篇短文的真正题名应该叫做《患精神病的文人》，文章体例没什么组织，只是将几个故事串起来告诉大家，以利于取乐罢了。

竹林七贤是晋代时有名的文人。《魏氏春秋》中记载：“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这七个人可谓臭气相投。这七人中比较有名的要数阮籍、刘伶以及阮籍的子侄阮咸了。阮籍一般看人都是用白眼球的（这恐怕是“白障病”吧），有时一醉就是一两个月，而且活动毫无目的性，随意驾车出游，没路可走时就痛哭而返；刘伶也是一个酒中仙人，每当他外出的时候，都要让跟班的随身带一把铁锹，告诉他，“我醉死在哪里，就随地把我埋掉。”在家里时，刘伶也狂得让人无法接受。他常常是在家里“裸衣而舞”，而且毫不避人。即使有客人来，他也如故，连一丝遮羞布也不挂，有客人责备他，他还振振有词：“我把天地作为我的屋宇，把房子作为我的衣裤，你又为什么要钻到我的裤裆里来呢？”阮咸最著名的是喝酒时要把酒倒在一个大盆子里，然后和一群猪共饮，骨子里却是对世俗的一种抗议。李白自称“酒中仙人”，也是一个狂得可以的文人。杜甫说过：“不见李生久，倦狂真可哀。”唐玄宗为了粉饰太平，接连降诏要李白入京。李白也以为实现理想的机会来了，于是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兴致勃勃地到了京城。可是他到京城后才发现，李隆基要的不是国家的栋梁，而是要能够为他的声色娱乐助兴，在他和杨贵妃玩得高兴时可以给他作几首诗附庸风雅的无聊文人。于是，李白感到非常失望，就开始发佯狂。他常常寄迹于酒中，在长安街上长醉狂歌，“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

与佯狂和恃才傲物相比，极度的自轻又是文人的另一个极端。这里不涉及此论题，暂不详述。

## 奶奶的生日

奶奶是个七十岁的耄耋老人了。爸爸和我及弟弟商量决定在国庆期间给她记个日子。按家乡的规矩，要摆上酒席，请一些亲朋好友来聚聚。

奶奶六十岁生日时，我正在学校念书，未能躬逢其盛。其实家里做什么喜事丧事，我都极少在场，好象这些事都与我无关似的，我也难以融入这种民俗中。家人总说路途遥远，学习紧张，要回去一趟挺困难的。这次终于可以趁假期回去在奶奶的膝下略表孝心了。奶奶比十年前苍老了许多，不论她鬓上的白发及发皱的脸，单就那略显呆滞的目光及落寞的表情就可看出好这七十年来过得并不轻松，尤其是在爷爷

撒手人寰之后，她仿佛顿失了倚靠，日子也变得有些茫然，尽管我们做儿孙的益发小心，更加讨她欢心，可心情方面的失落是很难用物质来填补的。

奶奶生日的前夜，我们在客厅中央摆上一张八仙桌，桌的两旁放着两张久已弃用了的太师椅。一张是给寿星奶奶坐的，一张是象征性地留给爷爷的。然后自爸爸以下，每位下辈各擎着一支蜡烛，互相传递着烛火，这大概象征“薪火相传”吧，蜡烛点得越多表示人丁越旺，自然寿星的面子也就越大。家门口用斗装满斗谷子，再点上三支香向天祈福，这该是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习俗吧。客厅的屏风上挂着爸爸去订做的“寿”字，用镜框镶着。明朝海瑞将“老母七十”四字合成一个“寿”字献给她母，可惜我们全家均无此才华，只能镶挂带着匠气的祝词了。

宴会当天，飘着蒙蒙细雨，他们都说这样也不错——风调雨顺。等到客人陆续到来之时，雨就停了，看来老天也是懂得照顾我们的意愿的。客人来了好多，亲戚朋友济济一堂，热闹非凡，爸爸、弟弟和我轮番向客人敬酒。筵席结束时，我也已喝得酩酊大醉了，即便如此，我仍愿意陪他们尽兴。

奶奶的生命历程多有坎坷，是那个时代命运多舛的女性的一个缩影。她出身贫寒，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小时候还被送给人当童养媳，受尽各种折磨，当爷爷解放中国时，也解救了像奶奶这样任人欺凌的不幸的人。在媒人的介绍下，奶奶嫁进了爷爷的家。可爷爷的妈妈对这个儿媳妇似乎也不够友善，处处与她为难。逆来顺受惯了的奶奶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所有苦楚都自己尝，从不在爷爷面前搬弄是非，增加爷爷的负担。那时爷爷在公社任书记，无暇顾及家事，奶奶就独自承担家务，甚至身怀六甲时还在操劳，结果弄垮了自己的身体。奶奶做月子时，爷爷无法赶回来照顾她，呼啸的北风将门吹开，狂风灌进屋里，奶奶起来关门，不小心感冒了，从此落下后遗症，每到北风天，她的头就疼得厉害。

奶奶连续生下三个女儿，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被人瞧不起的，风言冷语时常传到她耳里，这种压力恐怕只有她自己才能明白，我试图去体会，可总达不到她那种心情。值得欣慰的是，三个女儿都很孝顺。

爷爷和奶奶都是模范的中共党员。可由于历史原因，爷爷被剥夺了党籍。家里只剩下奶奶一个党员了，没有爷爷的讲解和帮助，奶奶哪能听得懂党内的大政方针？前些年我常调侃她不如自动退党算了，还可以省下些党费呢。如今，我也成了一名党员，奶奶看到又有伴了，别人再调侃她时她就搬出我来作挡箭牌。

在我们这辈，爷爷奶奶最疼的就是我了。家人说我自小性格就有些怪僻，看上去平易近人性子却刚强得很，看不惯时也常与父母拌嘴，这时爷爷奶奶总能想出法子来使我平息。奶奶最常教导我的一句话就是“自己要争气，别让人在背后暗自嘲笑我们”，为了奶奶这句话，为了我们这个家庭，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总是暗暗立下目标并积极进取。目前虽无中兴家道的能力，但能使她老人家宽慰也算是尽到一点孝心了。小时候我身体不好，奶奶背着我走了几十里路到处向人求偏方。

奶奶的生日宴上，我醉了。为亲朋的祝贺，我喝酒喝醉了，为这个团结的家庭气氛，我陶醉了，为奶奶健康的体魄，我宁愿再继续醉下去。当她的米寿、百岁来临时，我要再高举酒杯，兴奋地为她祝寿！

制约理论

男人该不该有小金库，这问题实在不该摆上台面来讨而论之。试想，男人精美的钱包里连几片碎银都找不到，要钱包何用？难道只是为了每月装一张工资条或是太太的收条？街上偶遇一多年未见的老友，想好好地同他共叙旧情，却因囊中羞涩而望茶楼止渴，这是何等难为之事？同事相邀共饮几杯，却担心埋单时捉襟见肘而难展潇洒风姿，这难道是你婉言相拒的理由？对于男士而言，最没面子之事莫过于被不熟悉的人称为铁公鸡，被熟悉的人称为气管炎了。许冠杰唱的Nomoneytalk是天下男人共奉的信条。因此，砖头们该拥有私房钱，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让男人拥有过多的私房钱，享受过多的自由空间，会不会让他们有钱就变坏？这也是每个女人即使在专心致志大筑长城时都不得不分神考虑的问题。小则导致家庭战争，整天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男人在外挥金如土，Lady在家泪滴如注；大则引发社会问题，繁荣娼盛之过，伦理道德之败坏，一部分男人是难辞其咎的。

为今之计，既要使先生拥有自信，又要防止祸起萧墙，制约理论就恰如其分地发挥了功能。夫妻双方将该存该用的钱各归其所之后，剩下的各自平分。这样，太太就可安心搓麻了：你敢在外面一掷千金，喝酒买醉，我就在家中出手大方，豪赌输钱；你敢去拈花惹草，我就大购衣物；你下馆店，我进酒家……到月底两人结算，发觉家庭赤字大增，陷入经济危机之时，正好不失时机地劝他浪子回头。权力制衡既是民主政治行之有效的办法，金钱互抵又何尝不可搬来管理家庭纠纷呢？

由吐痰说开去

在哈佛大学，有一条很大的标语：“请不要随地吐痰，不要乱扔废物。”它是用中文写的，而且只用了中文。这条标语仿佛一根巨棒，重重地敲在中国人的脑门上，又犹如一枚尖锐的毒针，深深地扎进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心脏。当世界上许多文明国家都杜绝此一丑陋现象之后，只剩下偌大一个中国仍背着“吐痰大国”的“桂冠”在偶偶独行。

中国的落痰与唾沫齐飞的历史，少说也有上千年了，与中国文明演进的进程形成莫大的反差。从古至今，不胜枚举的吐痰趣话足够贻笑当今那些把大地当作痰盂的人了。

京剧《文昭关》讲述的是战国时代的故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剧中老生东皋公先在帘后“嗯，吐恩”一声，才就着锣鼓声出台。据一位京剧创作者介绍，“嗯”是咳嗽，“吐恩”就是吐痰。由此不难想象，随地吐痰早在战国时代就有所本了。每出戏的老生都如此清嗓子，戏也就热闹许多了。

清政府洋务大臣李鸿章出使英国，在英皇室举办的欢迎宴会上，谈笑风生的李中堂忽然冒上来一口痰，四下看看不到痰盂，扭头就扑地一声，一口浓痰射到皇宫中名贵地毯上。侍者连忙拿来湿布，跪在地上擦拭。在座洋人大惊失色，李鸿章则神态自若。此事被英国报纸讽刺为李鸿章办外交以来惟一的一次“外交胜利”。

美丽的西子湖畔，祸国者秦桧夫妇等被反绑着双手的铁像就关在岳坟前的铁栅栏里，供国人唾骂，以泄心头之恨。于是，这厮奸像就日夜遭受着国人的痰液洗礼。有关部门不得不考虑将这些跪像撤走。

“随地吐痰与任意放屁是中国人的两大毛病”，这是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的话。孙中山先生在一艘外国轮船看到一位拖着长辫子的同胞，把一口黄痰吐在地毯上。不由得感慨万千，一直萦记在心头，并常以此事为例，欲唤起民众觉醒。先生经月不见唾涎，不见吐痰，遇见稍咳以巾掩口，遇有嚏涕，亦以巾承拭，巾一日两换为常。

有个笑话说从前有一个以抠门而闻名于乡里的地主老财，有一日突发神经，想要改变自己在众人眼中的印象，于是召集全村老少至他家院子里。院子中间摆着一口大缸。财主发话道：“各位，今天要是谁往里面吐一口痰，我就给他十个大洋。”村民们了解他一贯的嘴脸，不知他起何歪主意，都站在原地不动。这时候一个外地人从人堆中冲进来，毫不犹豫地往缸里吐了一口粘痰。地主二话不说，就赏给他十个大洋。众人如梦方醒，也纷纷往缸里吐痰。不一会儿，就注满了一缸。每个人均获得相应的报酬，正欲离去之时，财主又发话了：“你们谁要是喝一口痰，我就给他一百大洋。”众人正发呆之时，那个外地人又飞身上前，端起那满满一缸，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喝了个精光。他得到好多钱。眼红的人群又开始责难道：“怎么不给我们留点呢？”该外地人委屈地说：“我也想呀，只是我一直没咬断。”

笑话虽然是虚构的，但在历史之中，类似的事却并不乏见。南朝吏部尚书谢景仁，为使屋宇洁净，“每唾，辄唾左右之衣”，每次吐痰都要吐在下人的衣服上。晋朝有个叫苻朗的人，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晋书》中记载他在一次宴会上“唾则令小儿跪而张口，既唾而含出，顷复如之，坐者以为不及之远也”。苻朗称小儿为“肉唾壶”，让与会的名人雅士一时自愧不如，羡慕有加。成为与“扞虱谈兵”齐名的魏晋风度。到了明朝，奸相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也模仿苻朗所为，将痰吐入婢女口中，称婢女为“肉唾壶”。

中国民俗认为唾液是含有魔力的。唾液中含有元神，也就是人的元气、精神。俗话说：“白痰轻，绿痰重，吐了黄痰要了命。”所以老是吐唾液吐痰不仅是凶兆，还犯了忌讳。遇到一般鬼祟，或遇到一些小麻烦，民间也常用吐唾液的办法来破解，以自己的元神精气去弹压小鬼小祟。连“呸”三声，吐三口唾沫，以示轻蔑、鄙弃，小麻烦或许就可以被压制住了。《范进中举》中，范举人一口浓痰上来，“扑”脱口而出，精神就恢复常态了。看来吐痰不但有其病理所在，还有其气理所在，有其文化背景所在呢。

只有一种痰，是可以吐得令人拍手称快的。那就是李敖先生（爸爸）在《吐他一口痰》的对话录中所讲的“气痰”。他说很多人以为很了不得的事、了不得的人，在他嘴里，不过一口痰，一口可以朝人脸上吐的痰。他认为吐痰是中国文化最精彩的表现之一。吐痰代表自信，代表“老子眼里没有你”，代表“你是什么东西？呸！”当然，李敖先生（爸爸）从来没有过这种不文明的举止，他只是用意象中的痰作为一种进攻方式，用来对付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罢了。

以上这些事如果还不足以说服那些积“痰”难返的人的话，那么请看这组数据。2002年北京一家调查公司对5584人作过问卷调查，有66%的人承认有过随地吐痰的行为，有此习惯的人占32.9%。以此推算，中国十几亿人口，每天就有4亿多人在随地吐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早就痰流成河了！

如果这些数据仍无法引起一部分人的警觉，试想一下当你静静地坐在公园闭目养神时，忽然“啪嗒”一声吐痰声惊扰了你的清梦，随风飘舞的水花落下几点在你脸上，你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和感受？

当然，随地吐痰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专利，也并非现代街头特有的风景线。在文明进程极高的欧洲，历史上也有许多随地吐痰的事例。后来随着德国生物学家科赫发现了肺结核杆菌之后，随地吐痰就成为了违法行为而逐渐从人们的习惯中消失。去年非典肆虐时期，与中国毗邻的日本却几乎不受其害，难道这只是巧合吗？既然老外能杜绝这一行为，为什么我们不行呢？既然我们能废除君主专制，废除三寸金莲，废除包办婚姻，为什么我们没能废除随地吐痰呢？

事实上，为根治此一社会病状，各个时期的人们也绞尽脑汗提出了许多有效的办法。年近八旬的著名记者、旅美华人赵浩先生说在他能认字的那天起，就看到“请勿随地吐痰”的标语了。古代朝仪制度中也规定众臣不得喧哗、耳语、吐痰等，否则将以失礼从严处理。但尽管如此，仍未能改变此陋习。

在全国不少城市中都有戴着袖章的老大妈督导员，专门盯着路人的嘴巴，只要你稍努嘴作吐痰势，还没等痰落地，一张五元的罚单就已经递到了面前。也曾发生过下面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某大款在街上随地吐痰，收到罚款单后，掏出十元钱，告诉老大妈不用找钱了，随即扭头“啪”再一口痰喷到地上。

有人主张对随地吐痰者科以重罚，我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加强素质教育，提高人民首先素质才是真正有效的途径。虽然我们无法管住痰，但我们可以很好地管住吐痰。我希望我们每个良好市民都能下意识地管好自己的嘴巴，改变吐痰的方式。不要再以“国情差异”作为借口了。先进国家人们能做到的，我们就不行吗？

注：此文是为李文2004年未出版的新书《新世纪丑陋的中国人》而写的，因为不知道书中体例如何，所以只好注重资料性。另外，因为是帮李文代撰，所以有些地方的语气是用她的人称来叙述的。

唯有爱得短暂，才能体现永恒

两年，尘封的情怀，今夜波涛汹涌般朝我扑来。

她长得很清纯。短发，没有长辫的飘逸与清高，笑容如初夏的桃花。在那个充满动感的多情季节，她转学到我班上。我的眼睛扫射到她的脸庞时，情不自禁地定格了。

她的男朋友很帅，在外地念书。一周写两封信给她，三年来一如既往。他姓龚，别人总笑称他为老公，她也如此称呼。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微笑，仍将眼睛扫射、定格。

那天，教室里只有我们俩。我注视着她的瞳子，她的瞳子对着我的脚。我伸出双手，像掬水一般地虔诚，桃花映在水中，靡红。继而，我们用吻来表达对这一迟来的缘分的珍惜。

随后的四十天，我们如胶似漆，互相鼓励，共同迎接黑色七月。每晚的约会浪漫的，纯快乐的，没有天地为证月为盟，也默契地从没有提起他，尽管她仍读他的来信。

日子将那可怕的三天推进。终于，我们走出了弥漫的硝烟，一切归于平静。高考将她带来，也将将她带走。那个醉人的月夜，我们坐在小河旁。突然，她泪眼婆娑，她哭了！她用抽泣来倾诉即将离别的苦痛。她担心我要飞去，却又鼓励我像雄鹰一样，翱翔于广阔的蓝天。

第二天，她走了。我没去送她，我坐在河畔，听水，回忆她的抽泣声。三天后，她在信中写道：你没来送我，我原来以为你会来的。我问遍了所有认识的人，都说没看见你。一路上，风好大，一路上你的影子都在我眼前跳动……于是，我开始一天写一封信给她，描写她的音容笑貌，详述四十天来的点点滴滴。但我却没将它们寄出去。

终于，她带着她的决绝回到男友的爱巢里，我带着我的相思回到我的孤独王国中。

昙花一现的爱情在永恒中冷藏。我们没有梁祝的悲壮，却有自己的洒脱。四十天的日子只是一个过程，结果在延续、延续。

1998年9月24日

## 回忆我的爷爷

大四最后一次期末考时的一个晚上，爸爸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距下一科考试还有几天，他说爷爷得了胃癌，叫我回去看望一下。当我匆匆赶回家，看到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爷爷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我背过身去，将泪水抹干，强颜欢笑地慰问爷爷。他坐起来向我讲述自己的病情及医生诊断的结果，用他游丝般的气息。我将一位老师送给我的小楷字幅展给他看，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他认真地端详着横幅和我。后来姐姐告诉我，爷爷的食道、胃里均长了恶瘤，每天只能靠流质食物充饥，已经好几天没有开口说话了。那天他是忍着多么巨大的痛楚才使声音穿过毒瘤的呀。几天来我都一直陪坐在他身旁，喂他喝粥，帮他洗脚，没听他呻吟过一声。可由于考试还没结束，我还得返回学校去。临走时，我帮爷爷修理指甲。握着他枯瘦的指头，我的心阵阵抽搐：这一走还能再见爷爷吗？我只好骗他说三四天后就可以回来陪他了。随着他一片片僵化的指甲被剪落在地，我和他相聚的时光也被渐渐剪去。我提不起勇气同他道别，却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雄，我会等你回来。踏出家门的时候，我再也抑制不住，任由泪水冲洗我的脸庞。

在火车上，我认真温习了第二天要考的功课。一想起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就狠命地背书，深怕对不起他。每个晚上都打电话回家询问爷爷的病情。终于熬到了最后一科，前一天晚上我打电话时，爸爸对我说家里有好多人，我心里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真第二天考完试后朋友打电话将噩耗告知于我。我车票都来不及买，硬是混进了返乡的列车。当我赶到家时，爷爷已出殡，我连最后的孝心都无法尽到。看着奶奶头上的银鬓和家人哭红的双眼，我长跪于爷爷的坟头。我不敢相信黄土之下躺着的竟是我的爷爷。我大声号啕，希望能唤回他奔向天国的灵魂。亲戚朋友全都对我说，爷爷走时脸部非常安详，只是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雄雄怎么还没回来？他真的只等了四天就带着遗憾走了，我却带着歉疚回来了。我宁愿自己肉体多受点苦以换回他留下的遗憾。呼啸的山风从背后刮过来，带着嘲讽的神态。

爷爷生前曾是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也曾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荣立了不少功勋。小时候我们最爱听他讲打仗的故事。抗美援朝结束后，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家乡，曾担任过公社书记。但由于其耿直的性格和不够圆滑的处事方式，深受群众爱戴却躲不过同僚的倾轧。丢了官，退了党，赋闲在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乖孙子。我常笑他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学了一

身臭脾气。其实爷爷对人非常友善，对我们表兄弟几个更是宠爱有加。退休后常扛着一把铳带我们去打鸟。

爷爷有两大嗜好。第一是看书，家里虽无汗牛充栋，却也连环画半间书半橱，他常戴着老花镜边看边记，而我们几个小孩子则争抢着连环画。在他的熏陶下，我学会了如何遨游书海；其二是下棋，他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同年轻人鏖战厮杀，把个棋盘杀得天昏地暗，而我们也常为了一场胜利吵得面红耳赤，争先恐后地请爷爷做后台。他常以棋局喻人生，将楚河汉界演绎成生活真谛。

平凡的家庭容易酝酿不平凡的感情。爷爷常以最简单的事来对我们进行说教，令我们心悦诚服。我从小就离开家在外求学，每看到周围的物色，就想起爷爷曾以此为例教导过我，其中的经验与教训至今不敢稍忘。前年国庆回去时，他给我买了一块香皂，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件物品。现在我还保留着，一直舍不得用，虽然馨香已失，但它却是我们祖孙情感的见证。

逝者已矣，而想念之心却与日俱增。五一期间，我又上了爷爷的坟头，原本随风轻摆的墓草自觉地默立在旁。安息吧，亲爱的爷爷！

2001年5月10日星期四凌晨1时

初到福地

1996年8月，当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没有欢呼雀跃，相反的，心里还有些茫然，带着些微气愤的那种。通知书的落款是福建师范大学，上面写着图书馆学专业等字样。我努力搜索记忆中存盘的当初填报志愿时的情景：为了迎合自己的兴趣，我几乎是外语专业不报的，而且为了避免跟这所大学有任何瓜葛，我还特别将该校的外语系给排除了呢。谁知这首选的删除项竟成了我的归宿，没有老庄的宿命论我这颗心能平静下来吗？我挎上简单的行李独自来到这座改革开放不太成功的城市。好，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离家的那天，没有太多人送我。老爸和三两个好友在车外跟我挥手告别时，我才想起自己是带着厚望来的。下车之后，发现约好来接我的朋友没来。在这陌生的空气里，我得去找点不陌生的人来共同呼吸才好，我决定直杀到朋友就读的学院。凭着快问断舌头的优美嗓音，我竟然摸到他宿舍里去了。在那一刻，我对自己说福州也挺容易被征服的，当然耗费的毅力耐力恒心刃心（忍）也只有打落牙齿和血吞了。现将其吐出，看看经过几年文明的洗礼，是否已经出落成大象牙了。当初不知道那洋名收我税的车子宰（载）人的行情，再加上考虑到在老家常坐三轮车逛街的心情，于是我将踩三轮车的师傅作为首个征服的对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4元敲定。谁料刚走两步，他就要赖说51路车来了，将我带到公交站台，并向我索取10元的踩资。这次，我懂了，福州人的普通话太不标准了。早晨的公交车寥无几人，我摸遍口袋找出五毛纸币投进功德箱之后，战战地问售票小姐，她说还早哩，可听这话我心里能踏实吗？过会儿，我又壮胆问了声，她说还有三站，这下我放心了并在心里默数。三站过后每一站我都站起来，可每次总被她阻止。几番起起落落之后，小姐甩出一句没有任何修辞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话——下车。我赶紧逃出车厢，心里像打翻蜜罐一样甜滋滋地回想这句友善的提醒。

在那所学院门口，我继续发扬传统美德，一步一问，问了十几个人之后，终于首次跨进高等学府的大门。这里，我又情不自禁地看了看肩上，嘿嘿，扁担还在呐。当我又如法炮制走过朋友宿舍的时候，才发现人去床空。无奈只好等了，可我又不愿守株待兔，我想即使是等也要到一个有希望的地方去。我站在校门口，一眨眼就看见他来了，身边还带着一位小DD，他们正准备去接我呢。

坐上破旧的20路车来到城市的另一极，榕城在我心中总算有个初步的印象了：摇摇欲坠的木屋里住着从不追求生活品味的人、狭窄拥挤的道路上行驶着四处乱窜的车辆、鸽子笼一样的小店铺里卖的都是锣鼓之类祭祀的用品……

2001年6月28日凌晨2时

秋水伊人

有一首歌，曾令我彻夜反复聆听，也使我奔走于各音像店中大浪淘沙。这首歌就是凄婉哀怨却又脍炙人口的老歌——《秋水伊人》。

艺术性极高的《秋水伊人》是龚秋霞于1937年主演并首唱的电影《古塔奇案》中的插曲，由著名作曲家与音乐理论家原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作词谱曲。贺绿汀不仅特别多次教导龚秋霞演绎此首哀怨凄清扣人心弦的《秋水伊人》，更慎重地亲自指导交响乐队伴奏灌成唱片。当年七十八转唱片，一面是交响乐伴奏的《秋水伊人》，另一面是只用钢琴伴奏的同曲异词的《思母》，唱片推出后，大受欢迎。

由张石川导演，王宝斋、龚秋霞主演的《古塔奇案》讲述张家长子明德和表妹凤珍相恋后，因明德反对包办婚姻弃家出走，次子亚农霸占了凤珍又把她骗到古塔活活地烧死，遗下一个容貌酷似母亲的女儿小珍。片中凤珍和小珍由龚秋霞一人分饰，她使出浑身解数反复揣摩和分析，成功地掌握了母女两人的个性特征，把握了凤珍那个时代封建家庭逆来顺受的旧式女子典型，更演活了天真活泼纯朴无邪的小姑娘小珍。

“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往日的温情，只换得眼前的凄清，梦魂无所依，空有泪满襟。几时归来呀！伊人哟！几时你会穿过那边的丛林，那亭亭的塔影，点点的鸦阵，依旧是当年的情景，只有你的女儿哟！已长得活泼天真；只有你留下的女儿哟！来安慰我这破碎的心！”一曲酸楚哀怨的《秋水伊人》是凤珍每晚临睡前望着女儿时忍着泪以她那亮吭哀伤的优柔嗓音唱出的，在静夜中益发显得凄清。

十年后小珍长大成人，亚农想将她嫁到钱家，小珍因有心上人而婉拒。她在家中想起了母亲，唱出的与《秋水伊人》同旋律不同歌词的《思母》同样催人泪下，教人感受到对母亲的无限思念。“望断云山，不见妈妈的慈颜，漏尽更残，难耐锦衾寒；往日的欢乐，只映出眼前的孤单，梦魂无所依，空有泪阑干。几时归来呀！妈妈哟！几时你会回到故乡的家园，这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只有你的女儿哟！已堕入绝望的深渊；只有你被弃的女儿哟！在忍受无尽的摧残！”

影片公映后，龚秋霞的出色表演及演唱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由此一炮而红，两首插曲更是风靡了全中国。《古塔奇案》也成了她三十年代的成名作。她那深厚的艺术修养、娴熟的演技及动人的歌喉征服了

广大观众的心。继后四十年代她主演的电影如《蔷薇处处开》的主题曲及《浮云掩月》电影插曲《莫忘今宵》等影片与插曲皆广受喜爱。

早期舆论界曾有如下评价：听白虹的歌适于中午时分，因为她的歌喉响亮如阳光之遍数照耀，能激发人们高远的心情；周璇的歌则缠绵悱恻，扣人心弦，余音袅袅，最适合在静谧的夜晚聆听；至于龚秋霞的歌则最适宜于清晨，因为她的歌充满青春朝气，抑扬顿挫，甜润婉转……在我看来，愁肠低徊凄迷感伤的《秋水伊人》似乎更适于夜晚倾听，或许上面的评价是针对她唱的《春风野草》、《青春之歌》、《我在呼唤你》、《梦中人》、《是梦是真》等至今仍耳熟能详的歌而发的吧？

引以为憾的是至今我仍未购得由龚秋霞本人演唱的收录有《秋水伊人》的CD。在听过的各种版本中，我最喜欢的是徐小凤用她那低沉浑厚的嗓音唱出的《秋水伊人》了。无论是配乐还是演唱均与影片情节丝丝入扣，在我听来就像是电影在我耳中重放一样，余韵袅袅的歌声引发我无限的遐思，使我不免发出几许感慨。

PS：因歌喉动人舞姿优美而被喻为“梅花五虎将”之一（另四位分别为张仙琳、张琦、蔡一鸣、徐粲莺）的龚秋霞十四岁即加入“梅花歌舞团”，从影三十二年，拍过逾百部电影，灌唱过上百首歌曲。在香港长城电影公司除了拍电影外另当“演员室主任”兼任行政工作，更不遗余力主持演员培训班，息影后过着舒适悠闲的生活，每天仍未间断阅读有关艺术修养的书籍。1990年5月19日以七十五岁高龄联袂选张莱莱、兰妮姐妹等艺人参加新加坡“乐龄之乡”筹募基金《怀旧之夜》的义演，在观众的热烈掌声和盛情期待下重唱《秋水伊人》，歌曲的忧怨加上深情的演唱，令观众不禁热泪盈眶，更足证她宝刀未老教人欣赏。

2001年8月27日凌晨一时

“闭门只读等身书”

——闲话郑老

楔子

郑老：

今日来，又不得见。人言一日可遇您三次，为何我三月竟不得见一次？我老人家对您老人家的思念之情犹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此句ami使得，我使不得么？）

祈盼

撰安！

是我

2001年10月21日

在我写下此留言的前三天，我在郑老师的门前等到夜里十二点，仍未见到他的身影，本来他老人家从无彻夜不归的不良记录的。在那个凄冷的秋风中，我实在不愿意让自己变成一尊雕像而成为空荡荡的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遂起了打道回府的念头。然思之愈深，想见他的愿望则愈烈。三日后，我又来到十里之外的长安山，正要留条而去之时，他像幽灵般出现在我面前。

用闲话郑老作为副标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黄兴涛著的《闲话辜鸿铭》，擅自将读者思绪带到那个长袍马褂小辫子的文化怪杰身上，真是罪莫大焉。不过，我倒是始终认为郑老与二十年代北大的鸿铭以及六十年代台大的李敖有许多可比之处：第一，怪异形象。辜汤生单是脑后那条帝国的最后一条辫子就足以维护其满清遗老的形象了；主张全盘西化却一袭长袍潇洒俊逸的李敖更是成了台大才子的象征；而郑老的经典名牌则始终是那几件旧式的衣裳，要不后背破了一个洞，要不手肘上打了块补丁，要不就是整件衣服被洗成透明的丝织品了。有时学生送给他的名牌通常都是被他转到另一位学生身上，今年我亦有幸得到一件标有100%cotton的Nautica短袖衬衫，他清风道骨的头上常搭着个花白的鸟窝，再加上唇边数根长达寸许的胡须，跟英语课本中那个爱因斯坦真有八九分相似。第二，才华横溢。辜氏精通九种中外语言，学贯中西；李敖著作上百册，包罗万象；郑老遍读群经，博闻强记，我常将他喻为我的御用活字典。第三，关心民间疾苦。辜鸿铭在慈禧过生日之际作爱民歌：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李敖为台湾的民主曾两陷囹圄，大义凛然，从不退却；郑老常跟我谈起乞丐和下岗工人的问题，他认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政府都是有能力解决此类困难。虽然他对于改革的阵痛的理解被扣上书生意气的帽子，但爱民之心还是青史可鉴的。他有一套公寓，十多年来自己从来不住，都是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学生，水电费全在他工资上扣。第四，真知灼见。能做到上述浑然忘我的境界，本身就是卓越思想的体现了，这或许就是他们三人最大的机似之处吧。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在思想上要耐得住独上孤楼的清高，在生活中要坚强抵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种种磨难。岁月没有将他们的铮铮铁骨磨平，反而使他们变得更锐利。这是我最佩服的精神，也是这苦难社会的荣幸吧。

郑老的身世在我们师生中可说是一个谜，哪怕亲近如我也只能略作管窥：郑老名宝谦，何时开始被称为郑老不得而知亦无从考证。东汉经学家郑玄被称为郑老，大概不是从这里引伸开来的吧。总之我们常用的两种称呼就是郑老与郑老师，（某次，我听一同学叫他为宝谦同志，这让我忍俊不禁，差点没将笑肌演变成泪腺。）从郑老的名字就可看也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据他称跟林则徐有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外界则传他是清苍幽峭派诗人书法家郑孝胥之孙。但每次将此话求证于他时，他均矢口否认，只说五百年前我们是一家及我们相同的只有同姓郑而已。（郑孝胥曾出任伪满国务总理，在任期间声名与其诗书成就无法相提并论。）一次我在郑老面前大声地谈论太夷（郑孝胥字太夷）想试探他的反应，结果他连脸部的每一个表情都那么自然，我只好排除这种设想。但在我心里仍有几处疑云：其一，郑老的家在福州最负盛名的三坊七巷，这里大概可以媲美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吧。其二，郑老的文字功底以及书法方面的造诣极其高深，这没有家学渊源是断难达到的。历史系已故的刘蕙荪教授通晓古今，博学多才，跟他那写《老残游记》的祖父刘鹗及甲骨文研究的开创者罗振玉外祖父又岂能分开的？其三，郑老家里收藏了不少古旧报纸，在当时能长期看上报纸的又怎会是平常人家？更可说明的是，他家里还藏有一张清朝某位王爷去世时的一张讣告。其四，他的伯祖父曾留学东洋，并曾效力于谭嗣同的维新阵营。其五，郑老十二岁随母亲去上海，前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先生写了一幅题有宝谦小友索书（这又是一个特别的称呼）的字给他，至今仍装裱一新地挂在其寓所。一个十二岁的小孩能得到如此青睐，可见此马来头大矣！以上五点本不构成疑点，然而郑老对一些关键地方总闪烁其词，他的身世在我心中就成益发显得神

秘起来。郑老初中高中分别就读于福三中和福一中。后者入厦门大学就读于外国文学系。毕业后任教于国立华侨大学教授英文，调入福师大时先就职于图书馆，后转入历史系兼上历史文献及地方志等课。也曾多次被外单位借用，下乡改造过，文革期间据说还遭受过巨大的迫害，妻离子散。有同学曾见过他的女儿，但郑老对她似乎不太友好，个中缘由不便妄加猜度。出版过一些专著及地方志目录，被评为副教授之后郑老便不思进取起来，没有更多的著作问世了。上课有时口齿含混不清，有些音节像是从喉咙里冒出来的，三年前就提前退了休，我们成了他的关门弟子。（其实他从未在课堂上教过我们班，史学专业的学生才是他真正的关门弟子。）我常笑说我们互聘对方为私人教师，他教我知识，我教他为人。他对我的教育很成功，我对他的教育有点失败，因为他仍没有摆脱乐于助人的傻子作风。

在学校里，要想找到郑老真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我们学生宿舍，三分之一的时走在青华路上。每天清晨他总是伴着小鸟的叫声早早地站在我们宿舍门口偷窥白白胖胖的身体（郑老语），到了晚上全校熄灯后，他才慢慢悠悠地踱回所。大一时，我们住在一层，郑老总是将慈祥的目光自窗外路边投进来，细细地打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被他看得浑身像爬了蚂蚁之时，他又缓缓地移向另一个窗口。渐渐地，我也跟他熟络起来，遇到问题就向他请教，而他总是耐心地解答。他的耐心其实有时是过头了的，为一个小问题，他常绕九曲十八弯将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我常在打完球时空着腹随他在校园里的路上来回地散步，只为了听一些我早已从他口中听过数遍的事。当然，我模仿他一手夹在腋下一手指指划划的动作也是最惟妙惟肖的，他自己看了都忍不住大笑。

郑老的日子过得异常简朴，除去那些丝织品衣服之外，他对食宿要求也是很低，他每天只吃一点点青菜配米饭。他常自豪地对我说他可以几天不吃不喝，因为他吃惯了素食。毕业那年，我们想请他一同前往聚餐，可总被他婉言谢绝。学校分了一套公寓给他（抑或是他自己买的），他一直没有移驾乔迁，还是住在旧图书馆那间矮小昏暗的宿舍里，架上床下堆满了各种旧书报，门和窗用纸糊得严严实实，房内散发出几缕霉气。他似乎对这种气息有些陶然自得：所居逼仄，差堪容膝，读囊书篋，满室狼籍，斥鷃蓬蒿，廿载安之若素，惟惭未有德馨如刘宾客耳。他在一本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郑老跟我聊的话题多为史海钩沉、文坛掌故，偶尔也说说文字春秋，譬如陈寅恪为何不去台湾，张学良为何不回大陆，李敖是不是亲共，李鸿章、汪精卫是不是卖国者，简体字与繁体字孰优孰劣等等。他的观点大多道常人所不敢道，因而常拆穿一些所谓专家愚弄百姓的把戏。郑老的论点不是凭空捏造的无穴来风之说，而是他在参阅多种著作之后得出的，许多观点都在日后得到了论证，他向我推荐的《晚清七十年》（唐德刚著）中就有为李鸿章平反的实例。张学良明年将要公布的一些秘件也定能应证郑老关于西安事变的某些推论的。

郑老的书法为众人所称道，他的小楷字尤为出色。每次与他论及书法，他总谦虚地说像他这样的常人会写字是没有用的，掌握生活技能才是重要的，只有那些毋需自己考虑生活的领导们，才有他们大挥笔墨的空间。每年到了那个撕心裂肺的季节，总有不少人向他索字，他总是将他的诗用蝇头小楷抄得工工整整送到我们宿舍，从不收我们片纸滴墨。我们每个人的毕业纪念册也都留了一页让他写赠言，他也根据各人的情况即兴赋诗一首，有时还将英译文附注于下。落款则总是署下民间往来友好人士。

郑老的爱书如命我深有体会，有一回我们帮他将书搬至其公寓，路上小心翼翼的程度是不用说的。上架时，他坚持不让我们再帮，他按自己特殊的分类法将书整齐地竖在装着锁的书橱里，上满一橱旋即锁

上，待书全部各归其位之后，他立即将房门锁上，我甚至连书名都来不及看完就被他推到了门外。郑老将余俸几乎全投进了购书行列。一次我在晓收屋看书，听到服务员在谈论历史系那个身上冒着股酸气的教授购书的经历，他们的话里鄙夷中带着敬仰。在他的房里挂着自己手书的会友无妨容膝地，闭门只读等身书楹联，既可看出他对等身书的挚爱，又可见其对生活的达观。

郑老的怪癖前面说得不够，一些精典的还有必要再交待一番。他对女孩子始终保持一段距离，她们向他请教时，如果不小心往前走了一步，他必定条件反射般地往后撤三步。他的房间从不让人进入，他总是将那些试图进去探个究竟的人推到门外，然后迅速锁门，他宁愿站在门外或走在路上跟人谈数小时，也不让外人进入一分钟。我趁着搬书之机进入过一次，倒没发现其房内有什么秘密。去年有人送了两只彩色的鸟给郑老，他转送给我们，可没过一天他就将鸟笼提回去了，然后像北京街头溜鸟的人一样整天价带着那两头鸟到处炫耀，口号是大熊猫出国访问，那种模样跟他的软幽默一样逗趣。有一段时间女生中流行松糕鞋，郑老每次在台阶上碰到提着开水的此类女孩，必定先自躲得远远的，问他原因，他说：她们穿着这种鞋子，难保走路跟呛，万一水壶里的水倒出来旁人被烫得半死，而她自己因为鞋子那么高一点都没事。这不是很不公平，据说八九年六四事件时他也坐在学生队伍当中。我提这事与政治无关，只是想象他坐在学生当中一定又是个精彩的场面。

在我仍未毕业时，曾向郑老借那套房子，他也慨然应允，然终因离上班之地甚远而未入住，他又将这套房借给了一位在念研究生的同学，不久前有人跟我说起一件事，说那位同学丝毫不懂珍惜，水电费电话费高得惊人，不仅枉费了郑老的一番好意，还给他增添了许多麻烦。

郑老的近期大著是几十万字的《福建地方志（旧志）综录》，此书付梓前他要我帮忙，我当时立即答应下来，可因为种种客观原因以及我的懒惰，书稿至今仍在出版社，引以为憾之余我感到深深的不安。去年由于在排版方面我们有些意见不合常争执不休，有时我还以退出为挟，他气得不停顿足，这种生气状可能没几人见过。不知当时他是否因为看错我而后悔过，我却因为那时的种种荒唐而追悔莫及；他从未在我面前埋怨过我半句，我却无论怎么说都难以掩盖自己心中的歉疚。

我见过郑老生活中的喜怒，但他心中真正的哀乐却是我这枝拙劣的破笔所不能形容于万一的。其实他在自己的诗中已经记录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兹录于下：

兀兀穷年计自疏，

偃依空对等身书。

高楼偏靳元龙卧，

陋室聊安梦得居。

早羨抟风健翮鸟，

私怜濡沫涸泉鱼。

成仙脉望应无分，

铝槩辛勤但补苴。

2001年10月28日

附录

郑老回信

上网的东西，有些说的并不对。有些说的不对，有些说的不准确，要另发改正稿，以正视听。

1、手肘补丁的衣服，我没穿过。破的未加缝补或纽扣丢掉了，这倒是有的。教育系原有个老先生，前年才死去，名叫檀仁梅，最早是协和大学教师，宿舍住在意园，常着两个膝盖都补着对称的长方形的一大块，同毛泽东主席一张照片极相像，（fashion按[以下用F：]：跟毛主席很像的人郑老倒是跟我讲过。）我并没有害怕穿这类破衣服，但实际又没有穿，主要由于要找个缝补店用相近颜色的大块布来补，有时也不易做到，工钱又颇贵，而且又一处破了，倒易于弥补。说不定同时到处“起义”，就不可收拾了，因此也就不补了，但也往往不轻易扔掉，希望它有可能再发出剩馀（F：“馀”和“余”的区别跟下面郑老举的例子相同。）的光和热，最后可用来擦桌子，发挥其最后的用途。

2、爱民歌的作者不是辜鸿铭，辜鸿铭对慈禧颇崇敬。（F：那天去书店，我还将相关的书全部搬出来，每本书上写的都是辜鸿铭作的，而且对慈禧的崇敬也颇多着墨，只是说对她的对外政策很赞赏，对内也是有些分明的。这不正好体现了辜鸿铭的“怪”？）

3、郑老的名称大约起自86级，另一个教师傅朗（F：我的古代史和名胜古迹的授课老师，毕业于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同时被称为“傅老”（F：他还很年轻啊！）似乎还没有学生称我“同志”的。（F：郑老可能没什么印象了，但我亲耳听过一个跟我同级的叫林春万的党员同学如此称呼的）“同志”这一名称，若从“志同道合”这一含义考虑，一般人都难称得上，如只作为“一切众生皆平等”这个象征，我却有点喜欢。

4、我没说过和郑孝胥是“五百年前是一家”（F：奇怪，我当初明明是听郑老这样说的，而且说的地点我都还记得清楚，就在我宿舍门前。不过，既然郑老说没有，我也不再申辩，且听他如何说。），我是六百年前由浙江浦江迁来福州的，郑孝胥在福州的老家在洗银营，我家还有孝胥的字，从称呼来看，没表明宗族关系。当然两千年前周朝姬姓的一支被封到郑国，也是郑姓老祖宗，我是第92代，整个系统都可考，所以“五百年前是一家”还不可能，二千年则是可能的。

5、我的老家原在图书城那条街，不属三坊七巷。（F：旁边不是花巷吗？我至今还不知道郑老家的具体地址。只是臆度而已。）

6、下乡改造，没有这个名称。靠近70年代，全省大学除厦大、福大尚未下马外，其他各校全部下马，全体人员下放农村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通称为“下放干部”，并无“下乡改造”这一名称。这个生活是个人顶舒服，国家很浪费。

7、解放后历次运动，我都没受什么大影响，文化革命更没受过迫害，89年当时我与学生常有往来，学生要我一起去游行，我不参加，罗庆泗（F：我的古汉语老师，上课也是颇多笑料，而且有些言谈也不

无偏激。关于郑老这段事我是听学校工人说的，可能是以讹传讹吧。)参加了。我知道这些都是政治事件，很多人很会做政工工作，这些只是小政治，对于文化革命突然到来，就不理解了。我把反右派、文化革命、89年游行都看做政治事件，比较懂得慎重，用我的话说，就是“言论行动宜遵守当时‘宪法’”。在文化革命中一直乘船很稳，初期既没被造反派指斥为“铁杆保皇”，后期又没赞同极左冲撞，总认为对政治事件定要具有政治眼光，不能凭意气、说空道理，更不能墨守惯性行动。以前说话很轻率，多不通过脑子思细想。沿袭这种惯性，在反右派中会有危险。反右派后变得很拘谨，文革初期会被指斥为“保皇”，保持文革冲撞的惯性到89年，就可能参加游行了，墨守惯性行为，不看当时政治背景，就对大政治不认识。一般很会做政工工作的，他们都只会做小政治工作，大政治多不懂。(F：郑老这个思想跟李敖的倒是极其相似。)

8、简体繁体字的说法不对。字和文都用来表达一种意思，只要同样都能表达得完整准确，形式上自当从简。“塵”写作“尘”，“滅”写作“灭”都好极了，过去滅火要用水，而且只能用水，写作“滅”，很适宜。现在灭火手段惊人进步，杯水车薪岂能奏效，改写作“灭”，既简又当。可是简化原则却有不少弊病，完全是考虑不周，原先分为两三个字，现在合为一，这个原则很坏，还原起来就乱了，街上理发店，写成“理發”，就乱了。而且此类简体字倒反增加读古书的困难。“刘备，汉中山靖王後”，指的是中山靖王的后裔，现在简作“后”，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中山靖王的王后”，这就是乱点鸳鸯谱了。胡適简作胡适，就有毛病，适，原有这个字，音[kuo,括]，南宫适，为人名，现在胡適写成胡适，便混淆不清了。“適”字不如简作“” (F：古+走之底)更妥。师大有个陈征 (F：师大老校长，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博导)，可能和魏徵一样，现在徵求、特徵和长征并合为一，陈征的名字只有天知道。西班牙的“鬥牛”和天上星宿“斗牛”，简化后也混淆不清。文言也比语体简洁，自有优点，不容抹煞。打电报只宜用“母病速回”总不会打成“妈妈生病了，赶快回来吧”。所以我说：文言文和简体字都有优点。(我见过的最经典的电报文是：这里钱多人傻速来。)

9、“像他这样的常人会写字是没有用的。”这句话也有毛病。因为我不自认很会写字，只就历史系来说，就出现过好几个班级的个别学生写得很好，我岂能不甘拜下风。当然若和中文系一般教师比，我就不太差。所以总是并不自认为会写字，外界比较内行的人，也不赞赏我的字，这是对的。我上历史文选课，对一些古文文字的理解和解释，自认还有一定优点。譬如历史文选上册《尚书·牧誓》那一课，对最后一句“尔所弗勗，其于尔躬有戮。”我对其中“所”、“其”、“于”、“有”等字都举了一些文句来说明。这优点却不见有人称道过，偏说“会写字”，这实际上是很不了解的。(F：话说回来，上课只是一些没睡觉的学生听到过，而字却是不管是谁都是有机会见到的，当然这两者的悬殊比例会导致别人的赞赏与否的态度了。)

10、专“与女孩子保持一段距离”的说法也不全对。女孩子穿高跟鞋提着热水瓶上下台阶，万一她的脚一拐，旁边的人脚反会被烫伤，这是可能的。女孩子留长发，走路时，头发像钟摆一样会向左右摆动，我有几次从旁边走过，柔软的头发丝像扫帚一样会扫到旁边的人的脸上，伽里略发现钟摆摆动，你不妨仔细观察。据说工厂就不会让长辫子的女工在车间工作，有被卷进履带的危险。我所订几份报纸，系里会按照我指定的班级放入这信箱，班级若由女同学去拿，也有不利之处，通常上午课间操可到十楼开箱取信，中午带回宿舍分发，我若使吃完午饭去拿，已是午睡时间，敲了门，那个女同学却睡得正甜，其它的人却惊醒了，等到傍晚拿，要找那个同学却又未必在宿舍，她也许慎重地压在床席底下，我又不

去乱翻，这些都是具体事实。难道不讨厌？今年暑假应以前毕业的女同学邀请到东山一游，以前一大队人马同到某一处时，与男女同学留影纪念，则是一视同仁的，并无歧视。

以上十点，你的“照相”还不逼真，新华社不妨重发新闻稿。还有一点你照相没照到的，就不知道是否逼真，一般人总认为我是中国古董，这也不对。在文艺方面，我偏爱古字画和古诗词，这话很对。对哲学我更倾向现代西方的。“大爆炸后宇宙一直在膨胀”这一说法，使我背离中国传统旧哲学。面对各种宗教谬论，称是唯物论的信徒，但对经济学上的“欲望价值说”却更深信，这又十分唯心了。总而言之，我不是中国式老古董。

11、“门和窗用纸糊得严严实实。”这是与事实完全不符。我的窗户是终年打开的，最冷的隆冬夜晚，也是打开的。我倒是看到你们集体宿舍中，有的到了冬季喜欢关闭窗户。单人居住的房间，有没有此种现象，尚未实地调查过。（F：郑老所谓的终年打开的只是另一边的窗户，而靠近走廊或者说靠近他人能lookthrough的那扇门和窗却是紧闭的。收到此信后我又去看了他一趟，他说钥匙丢了，平常他都是用钥匙锁门的，不可能留在房里。可能是掏手表时滑出来的。后来他就是将这扇纸糊的窗玻璃敲碎后将手伸进去开门的。）

总的说，你这次上网我是反对的。不但反对公开上网，连向别人转述我跟你的谈话都反对。凡是谈话，必须区分其中哪些属于可公开的，哪些是私语。私语不但不宜公开，连向另一人转述都不应当。以前化学系有个极端老实的人，我却把他当做不可信任的人。因为他不懂得保密，一些话就必须避免对他说。你下次来时，我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做法可能产生的严重性。

还有字错的：闭门且读等身书诗囊书篋

开列要买的书的书单（F略）

亦算是缘份

DearSemmy:

此刻的你大概早已睡熟，可我的脑海中却仍不停地浮现出这两天来我们呆在一块的点点滴滴。傍晚送你上车后，我独自一人走在街上，感觉既孤单，又失落，相聚的时光竟过得如此快，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只剩下我自己熟悉的身影。

昨天中午当你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才相信你确是回到了榕城——你生活了三年却并不感到亲切的城市。我悄悄地潜进办公室提起背包又悄悄地溜了出来，然后再悄悄地打电话叫同事帮我撒谎。我陪你到十四中看考场，随后又提出带你去江滨路逛街，天上飘着细雨，我想找家超市买把雨伞，你说不用了，因为你的衣服懂得如何防水。

我们从三县洲大桥下开始了我们的雨中漫步。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互相取笑对方取悦自己，我笑着问你以前在榕时是不是将所有约会都安排在这座桥上，由此拉开了我们回忆当年相识相知过程以及昔日旧友绯闻轶事等话题。雨点越来越大，期待的美景却始终没看见，我们调整路线继续往前走，才发现其实整条江滨路都被大大小小的公园点缀着，只是我们两个小笨笨根本没将心思放在这里罢了！同事和客户

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我的去向，我用各种谎话敷衍，第一次体验了SOHO族的自在和惬意！有你在身旁，让那些烦死人的工作见鬼去吧。

直到你的衣服已经无法抵挡雨丝连绵不绝的缠绕时，我们才停下脚步，并排坐在冰冷的石凳上，我轻轻帮你拭去衣服上残留的水珠。远处传来玉米棒诱人的香味，驱使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在江滨公园标记旁一个巨型雨盖下，我们驻足观看一位乐观开怀的老人——法轮功？。卖花的小妹妹围拢过来，要我买枝花送给你。在我脑细胞飞转迅速传递买与不买会带来什么结果的讯息时，你、我以及卖花女都僵立在那里，面面相觑悄悄揣摩各自心理。你的一句有没有热的茶叶蛋打破了僵局也打发了卖花女，因为我附在你耳边说：真希望送一个热腾腾的茶叶蛋给你。花终于没送，你说如果有诚意的话就不该送她如此次的花束。这几句软幽默给了我心头那块石头落地的空间，也让我真正读懂了你的心……

雨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夜幕降临时我们仍被困在那个巨型保护伞下享受江风带来的寒意。我想方设法为你挡风，可闽江的风好象特别欺生，硬是不肯听从我的劝阻而往你衣服里灌。与朋友小燕约定吃饭的时间快到了，我们走到路旁拦的士，可恨的是每辆的士都对我们不予理睬，仿佛烟雨中我们隐身了似的。无奈之下，我们只好走向公交停靠站，无情的雨点将我们全身打湿了，我看到你脸上泛起小小的鸡皮疙瘩，赶忙脱下外套披在你身上。虽然你的形象让我有点忍俊不禁，可我的心中却非常暖和。双层巴士上坐了两站之后，我们又下车等的士，好不容易等到一辆肯送我们去小燕学校的的士。在那一刻，我们相视而笑，好象得到突如其来的幸福。这件事似乎又为你老妈说这个城市有钱都难买东西提供了一个佐证。赶着去交接班的的士司机将我们扔在另一个校门口，得绕个圈子才能拐到朋友宿舍。我们相携着去超市买了把小雨伞，雄赳赳地并肩走在街上。

饭后，小燕送我们去坐车，我开玩笑说再护送她回去，或许是为了这一句玩笑话，上公交车后，你一直看着窗外的街景，不跟我说话。下车后我捕捉到人轻轻地吐了句：福州确实不属于我。我没有解释，但在我心中已经为自己辩解过一次了。我带你到另一位朋友家投宿，看你安然睡去后才离开，回到住处又打电话过去询问，朋友说你睡着了，我才安下心来。

今天早上，将你接出来后，特别到一家小店买了个茶叶蛋送给你，希望它能为你带来好运。然后我们和小燕一起打的去十四中。看着你丢三拉四地找不着铅笔和橡皮的狼狈相，我们三人同时哈哈大笑起来。想着你和小燕坐在前后桌却为同一个职位而竞争时，我心中顿时涌起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感慨。在你们考试的两个小时中，我和柏燕绕着学校走了一圈，然后站在校门口等候，那副表情真跟你们参加考试一样虔诚。哦，对了，在等你们考试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我遇见了一个以前在学校里玩得非常好的朋友，一年多没见面，居然在那种地方能遇见，和她互留电话后，她就站得远远地，不再理会我了，弄得我一直在纳闷人为什么变得这么快。

考完试后，柏燕带她弟弟回去了，我们和小燕先去我单位逛了一圈，然后在肯德基边吃边聊，挺开心的，有吃又有笑。我还特别将玉米棒子留给你。小燕去上班后，我开始陪你重温这座古城，陪你到各条街各个商场闲逛。最可笑的是两次坐三轮车均碰见被我们砍价后骑车骑得自言自语牢骚满腹，却又舍不得白白丢掉这四元的车夫。第一次的价是你砍的，那车夫还说娶到你这样的小姐真是幸福；第二次的价是我砍的，车夫不说我自己说——嫁给我这样的先生也是挺幸福的。

在一家服装分店，你看中一条枣红色围巾，那条围巾披在你脖子上非常合适，换到我脖子上也还是挺相衬的，待你走后，我又跑回去买了一条相同的。如果在它的总店，我还有朋友能帮我们打折呢！我们两个真是傻得可以！

快乐的时光真像白驹过隙一般，吃完过桥米线之后，你就要回厦门了。我们充分利用这短短的吃面时间说说话。你说现在才真体会到有些人要么独处要么跟一帮朋友群乐的感受，两个人相处心思容易被对方体察。还说很多事都是随缘而生的，大概你又想起你老妈不喜欢你留在这里而有所感吧。临走前，你还问我这两天是不是把我给烦死了。呵呵，怎么会呢？你没听见我正唱——我得~~~~意地笑吗？

这一天半的相处，也算是缘分吧？为了记住它，我只好写下它。

祝

顺心！

Fashion

2002年2月2日

PS：顺便将元旦在厦门的事也合在这里向你汇报吧。元旦时，在厦门共呆了五天，可你才陪了我一个下午，还好这一个下午有人见证。

本来去厦门的事只有你和Topwolf知道，不想告诉其它同学的，后来由于在厦门呆的时间太长了，大多数同学都知道了。我只好——去拜访，只有芳萍不知道，我叫同学转告问候的话给她。谁知后来有人组织同聚会，在厦大集中时，芳萍对我说那天在中山路碰见我们。天哪，世界怎么这么小？她说起先看到我一个人，不敢相信我到了厦门，又折回来再看一遍，正要叫我名字时，我正好将手放在了你后背的毛衣上（她用你就不行了来形容我。）她说当时不知我的电话，要不就打个电话来骚扰我们了。那天晚上，她还打电话问福州的同学我是否南下厦门了呢。我觉得那天她真是有点误解我们了，我只是帮你在从堆中杀出一条路而已嘛。如果中山路不那么挤……

逛书市

今年第十三届全国书市10月18日-28日在福建举行，这次书市被冠以好多头衔被注入好多特色：中国加入WTO之后首次全国书市；首次采取分会场的形式，这次主会场在福州，三个分会场分别是经济特区厦门、闽北山区南平、革命老区龙岩；台湾出版界大批涌入本届书市，有利于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据说本届书市为福建带来了十一亿的国民收入，也为历届书市之最。基于这些特色，国庆前福州就开始被书市的氛围烘托成一座文化气息颇浓的古城了，大街小巷铺天盖地的条幅标语和的士上的文明用语时刻都在提醒我们要争当文明城市人，办好本届书市，向国庆献礼向十六大献礼。文化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觑，差不多同期进行的车展、绿博会在阵容上气势上以及在宣传上都无法与之抗衡，至于稍后举行的省运会，就更等而下之了。

为了给本已够拥挤的福州交通让出一点点余地，书市分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团体订购，一是个人零购。团体订购时只有工作人员以及各大图书馆的采购人员才允许进入，个体购书者一律被拒之门外。在这两天中，我跟着北京图联以及外省一些图书馆的同志正徜徉于武夷山的青山绿水之间，无法体会到当时“抢书”的热烈气氛，回来后据同事介绍，他们几个人在会场里挥汗如雨的惊心动魄是前所未有的：拉过来一书车书，一面要将ISBN号输入笔记本电脑中查重，一面要防范别的团体过来抢书，因为出版社带来的书不多（他们主要带书目清单来，书目的重量绝不亚于图书的重量），有些好书谁都想要，所以会出现互相抢购的情景。而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没有外置鼠标，用起来极不方便。而这些工作本来我至少要参与几十个百分比的，因为我的缺席他们的难度反增加了几十个百分点。不过，在这有限的两天时间里他们还是完成了无限的工作量，抢到了上十万码洋的图书。当我回到福州，这场大战已经烟消云散，而新一轮的战争即将拉开序幕。

十八号那天书市正式开幕，猜想那天人一定特别多，而且想着会出现很多行客拜坐客的场面，所以我还是呆在办公室迎宾好了。一天下来，门可罗雀，不仅没有看到别的图书馆的人来，连平时自命为死党的同学们都不来看望我一下。快下班时，郁闷的我接到秋千小姐的电话，要我陪她去逛书市，初步约定二十号早上九点钟在会展中心门口等，我急急忙忙向主任要了两张赠票。

二十号早上是星期天，我赶到会展中心时刚好九点，打电话给秋千，她也刚到。为了及时与她碰头，我将自行车随便一扔，连给看车依姆两毛钱的程序都省了。然后与秋千一起检票入厅。展厅里果然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而展厅外面则是车水马龙水泄不通。一楼是个人购书的展厅，依着中间的电梯左右各分成科技书和社科书两个分展厅。我们先挤进社科厅，社科厅中又分了一个少儿部，里面都是各种装帧的儿童读物，与其说那些是书，倒不如说都是包装精美的儿童玩具，而这里是最挤的，到这个厅的除了小孩子以外，更多的是大人们，他们精挑细拣，将各种精致的礼物装入书车，买珠还椟的故事在这里一再重演。我和秋千也进去挤了一阵，为的是看看现在的小孩子到底感兴趣于哪类读物，也顺便考察一下我们的体质。绕过两排书架出来，我们都觉得浑身轻了许多，首先是汗流掉了一把，其次是那种迎面而来的压迫感消失了。展厅里按出版社排列，比较热闹的应该是三联书店和人民文学等书店的书架前，三联推出的《乡土中国》系列正好新出了一本《闽西客家》，这引起热爱乡土的极大共鸣，各个书架上贴的广告也是很吸引人的眼光，海报上作者或推荐人的头衔也是五花八门，将这些头衔收集起来足可以编一部《中国作家大辞典》了。秋千喜欢看法律、旅游、漫画等方面的书，我则喜欢看历史、散文等方面的，但看归看，我们都不会轻易向口袋借一点钱的。看着收银台前排了好几排蛇字形的长队伍你就会明白在书市上掏钱购书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再者这里只打九折，而我在书店里买书可以享受八折的优惠呢。我极少逛菜市场，主要是对菜场中你推我搡的人群感到有点恐惧，但那天排队等结帐的人群让我对菜市场顿生了不少好感——再繁荣的社会主义菜篮子也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得汹涌啊。我和秋千想挤过人群寻找出口，在这人潮中想要挤出一点让我们瘦弱的躯体能侧着身子猫过去的空间的办法也是极为奢侈的，队伍中的每个人都对我们挥挥手嚷道：“后面后面……。”耗了许多时间，我们才顺着人流被推至出口，对面的科技展厅让我们望而却步了，干脆隔着橱窗看看书的封皮过瘾吧，还有蠕动着的人头呢。

那天去算是比较幸运的了，二楼以上团体订购的展厅也向个人开放了，而且是最后一天，出版社带来的书不可能带回去要就地解决了。我们登上电梯来到二楼。这里应该是各个地区的“租界”吧，各个省份的

出版界联合占据一块地盘，装修成一座座宫殿城堡一般，在每个小城堡中又分出各个街区，每个街区驻扎的就是这个省的各个出版社的办事处了。五十六个民族三十四个省市区特色建筑都在这小小的租界里一一展示，琳琅满目让我惊叹于中国人的智慧是何等超群。在这些展位上，有些书是不卖的，有些书要等到下午才开始出售，有些书则打六折倾销，但大部分好书都是被团体订购者抢购一空了，剩下些残羹冷炙。

书市管委会也请了一些著名作家如刘墉等人来开座谈会，还有些书商请巨人或名人来促销，但我们都无缘幸会，我们只看到购书者最朴素的一面——看到一点小折扣就以为捞到大便宜似的狂抢。几天后，我去晓风书屋，店里的人告诉我说现在顾客纷纷回流了，前些天在书市抢购的人回头一看才知道还是晓风书屋好，不但环境好，书品种多，而且价格也比较优惠。逛了一上午腿也酸软了，我和秋千不约而同地想到要是能让我们在这里摆个摊卖快餐多好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门口众多蓝&白的小姐抱着泡沫箱将快餐送进了展厅，我们只好慨叹还是下次再争取机会卖快餐吧。

从展厅出来，天空中飘了几丝毛毛雨，我们去温泉公园旁边一家东北菜馆里吃面，然后到我办公室小坐了片刻。秋千是个热情的女孩，与她聊天感觉很亲切。午饭后先陪她去取摩托车，看车的依姆等她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所有的车都骑走了，只剩下她这一辆，让依姆走又不好，等又不是。秋千走后，我才去找我的车，天呐，哪里还有踪影？问看车的依姆，她只是一个劲地摇头说不知道。来回找了三四遍都没找着，这时雨又渐渐密起来了，我傻傻地站在树下，盯着车堆里的每一辆车，希望我那辆捷安特能突然出现。当初将这辆黑车买回来的时候我就不满意，总希望哪天能转手卖出去，平时懒得动身的我又不敢去黑车市场叫卖，就希望某个有良心的梁上君子能高抬贵手将我的车顺手牵走，省得我每天看着烦心，骑着恶心，而今天当它真真切切地从我面前消失之后我又突然心疼起来，想想第二天上班要浪费宝贵的睡觉时间去街上等公交车头就炸开了。

索性走回办公室去上了一个下午的网，傍晚才慢悠悠地踱回住处。

2002年12月17日

## 与芥子见面记

芥子去年回国时就与我约好今年先到福州来看我，为了这次见面，我们已足足等了一年。随着她归国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的心也变得日益激动起来。常在脑海里浮现出与她见面时的情景——兴奋？尴尬？亲切？不自然？种种表情均被一一设想，种种前期准备工作也按部就班地一一进行着。可就在约定见面的前一天晚上，她从异邦打越洋电话来告知由于机场出现故障，飞机暂停起飞，她正在等机场的通知。好事总多磨，延迟一天后，我们还是如愿以偿地见面了。远远地我就看到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在与身旁的一位帅哥谈笑风生。芥子之前告诉过我她表哥要来接她，那位帅哥是她的表哥无疑了。脑子又一阵飞速转动，作最后一轮设想：在她们谈兴正浓的时候，我贸然出现会不会破坏她们的气氛，有如“第三者”介入般的罪恶感？待我走近，无须任何寒暄，芥子便分别是为我们引见，芥子叫她表哥江哥儿——用重庆话叫起来异常顺口动听，她还特别交待一句：“这是我爸派来监视我们的‘特务’”。这种见面方式令彼此之间的芥蒂全无，仿佛我们早已就非常熟稔的玩伴一般。为保证芥子不虚此行，江哥儿潜入福建考察

线路已经好些天了，“特务”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见面之后，我领着她们来到我那大隐隐于市的陋室，参观了我收藏的李敖书籍和资料，并初步商定未来数天的行程。

芥子到福州的时间是2002年11月14日中午，而她老爸已发出通谍要她们18日早晨飞回重庆，而且还帮她们订好那天在厦门起飞的机票。在这区区三天半的时间里，她想将福建的山水民居全都装进脑海里，至少是先装进她的数码相机里，这对我们随同人员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考验，行程的合理性和紧凑性就显得至关重要。否决掉一些不合理的路线后，我们选定了福州三坊七巷、武夷山、厦门鼓浪屿等作为必行之地。

来不及喝口热茶的芥子将笔记本电脑放在我房间后，便匆匆挎上背包随我去穿梭三坊七巷了。从我住处到最近的花巷只有几步路，但要先穿过一条车水马龙水泄不通的街道，这对刚从文明国度回来连时差都还没调整过来的芥子来说不啻是一项重大考验，刚从夏季走进冬季的芥子面对贯穿东西的车流自是找不着北，索性将眼一闭，一狠心硬是闯了过去，让早已司空见惯这种交通状况的我在瞠目结舌之余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可嘉。她说重庆尽管交通混乱，但最起码还可以徜徉于街头街尾，来到此地才大开眼界。

三坊七巷是福州古城的文化聚集地。衣锦坊、光禄坊、朱紫坊……单看地名便可以想见当年的繁荣景象；林则徐、林觉民、冰心……从这里走出去的贤达身后尚存几缕深厚的文化气息。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残垣断壁却很难让人将它与那些显赫的地名人名划上等号。有特色的建筑大多还有住户，我们不便冒昧造访，加之我对福州历史文化的疏浅了解，无法为游兴渐渐阑珊的芥子讲些生动有趣的典故，只好陪她默默走过青砖黑瓦石板路。在塔巷口，我们点了一碗鱼丸，在那四五平方的小店里猫着腰囫圇吞丸，没有太多时间让她细细咀嚼，甚至连回味的的时间都没有为她预留，福州就这样与她擦肩而过了。

来不及教芥子如何辨认榕树公母之分，我们便登上了开往武夷山的列车。临行前打电话给秋千，她还在北京出差。在列车上，我们开始攀谈网络及网友，又学会了重庆流行的扑克玩法——斗地主。到达武夷山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天上下着点小雨。江哥儿联系的酒店派了位俊俏的小姐来接我们，看到接待牌下那副职业化的笑容，我就有点不好受。本打算毛遂自荐过一回导游瘾的我这项权利又怕要被剥夺了，更令人难受的是我们在武夷山的行动自由也要被最大限度地控制了，最为担心的是我们是否正伸长脖子往别人的刀俎下挤。在酒店大堂，值班小姐交待先不必办手续，到时再统一结算，这更加深了我的忧虑。事后证明了我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但这也算一点小插曲，给旅途增加一点开心的佐料罢了。既来之，则安之，睡就睡吧。帮芥子检查完客房安全性之后，本想蒙头大睡以养精蓄锐一番，可芥子仍未显丝毫倦意，还兴致勃勃地说要去夜游武夷山呢。可惜当晚夜雨浓密，阻止了我们前进的脚步。那就坐下来泡茶聊天吧，我从包里取出《福州文化行旅》、《世遗景观》、《闽西客家》等书，先从精神领域喂饱她们再说。谈话持续到夜里两点多，主题无所不包，每个话题提出后都由江哥儿作总结陈词。他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与下午初见面时的不苟言笑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我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第二天早上，餐厅里只有我们三人在用餐，整个酒店也只有我们三位房客——似这等雨天，出游的人是很少的。那位俊俏的导游小李来了，还有一部专车陪送我们。上午登天游峰，此前天游峰我已来过两回了，但这种若隐若现的如登天梯一般的胜景可是少见。我们闲庭信步般边走边放声聊天，放眼望去，雾蒙蒙地一片，神峰见首不见尾，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蜿蜒的九曲溪中只有几艘竹筏悠闲地漂流，那种闲适的心境真是只应天上有。在峰顶，我和芥子首次合影，背景是细细的雨丝。在武夷宫前的小茶馆

里，我们还点了一壶肉桂茶歇脚聊天。江哥儿提议午餐找一家农家解决，芥子则游兴正高，按她的话来说只要有得玩，便不饿不累了，她提议随便找一处地方填饱肚子即赶往别的景点。后来司机带我们去一家农家苑，这是经营性质的饭店，并不是纯粹的农家菜，山珍野味虽然鲜美，可高昂的价格难免让人心寒。各饮了两杯蛇酒驱寒，可山中的雨天仍是透着深深地寒意。

饭后，我们去九曲溪二号码头开始漂流，与一号码头相比，这里的漂程被缩短了约五分之一。上竹排后，我们开始感受到这次漂流的无味：虽然我们穿着雨衣，还打着雨伞，可凶狠刚猛的雨点还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往身上劈来，一会儿我们就成了落汤鸡了。座椅上满是水，坐在上面就像坐在溪面上一样。尽管排公开玩笑说下排后他会开一张证明给我们，证明我们是被雨打湿的而不是尿裤子，但这种玩笑话已不再能让人笑得起来，也无法纾解我们所受的罪。排上每个人都在受罪，我们游客花巨资买罪，排公受罪只为了挣点微薄的劳务费。两岸的风景已无暇顾及，所有人都希望它们尽最快速度闪到脑后去。两眼看到的只有雨水，沾在眼中、额上的也是雨水。江哥儿干脆将雨具一甩，任凭雨点敲打在上身上，并不住地说些英雄式的豪言壮语，让芥子和我担心他是否酒后说胡话，身体能否吃得消，连排公都为他暗捏一把汗。原本三小时的漂流在排公长篙的驱赶下，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在武夷宫和朱熹纪念馆我们已无心流连，稍稍走马一阵就回酒店洗浴更衣去了。

晚上我们自己去饭馆吃饭，顺便也叫上了李导，点几道小菜和水煮活鱼（奇怪的是来自重庆的芥子和江哥儿竟听不懂这名词，等菜端上来她们才大呼“这不是水煮鱼吗？”由此可见，头脑活络的经营者还是用活了这个“活”字。），还喝了一点啤酒。每个人都显得神采奕奕，并未受下午尴尬的漂流影响。饭后，李导带我们去当地的旱冰场，粗糙的水泥地很快就破坏了我们的享受，穿着旱冰鞋坐在旁边休息。江哥儿和李导在摇椅上促膝长谈，我和芥子不便打扰，就坐在另一个拐角处椅子上聊天。芥子告诉我她在国内和国外的生活感受，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听她讲当年如何用计向王治郅、阿的江等八一男篮大牌球星索要签名，她最得意的是当时她拥有所有八一队员的签名。芥子说话时脸上总带着笑，以致两天来我还无法好好端详她的模样，总感觉她的一颦一笑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张全新的脸孔，每换一件衣服又留下不同的印象，有时开朗，有时内敛，有时又流露出孩童般的稚气。她可称得上是标准的美人胚子，未经任何雕琢，自然率真。

当晚我们还去附近的音乐吧、大排档、卡拉OK厅，疯狂到深夜两眯多才分坐两辆三轮车回酒店。这一晚上折腾下来，我“走到哪里就把导游泡到哪里”的衣钵终于让江哥儿继承了去，他的帅气很能征服女孩子。

十六日晨，天已放晴，我们照旧七时半起床用餐。江哥儿去结账，原本他自信满满地以为能优惠不少的，谁知还是让酒店狠狠地宰了一把，这两天来挨宰的人实在太少了。带着稍稍郁闷的心情，我们坐车去“大红袍”景区。大红袍以其活、甘、清、香压倒茶中群芳的优势，登上“茶中之王”的宝座，能前往一睹芳颜也是幸事一桩。漫步在这条茶文化旅游路线，空气清新，心旷神怡，真有陶然已成仙人之感了。山路两旁景色异常秀丽，青山衬着蓝天，褐崖倒映在清泉中，这大概也算“秋水共长天一色”吧。大红袍就座落在如此山灵水秀的九龙窠上，旁刻“大红袍”三字，下建一凉亭，供人休憩品茶拍照有影，三株其貌不扬的茶树很难让人将之与足抵城池的不菲价值联系起来，也很难让游客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不少游客高声埋怨虚行一遭了。他们认为沿途到处都是茶林，何必大老远到这山窝来呢？其实这正是大红袍的价

值所在，如果将此三株大红袍植于其它地方，桔生淮北为枳的故事大概又得再演一遍了。武夷山人民从大红袍上剪枝嫁接生成的二代大红袍、小红袍在色香味诸方面均逊于大红袍自身，加之大红袍产量极低，因此，比黄金贵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大红袍衍生出许许多多动人的传说，有的还流传到国外。闻名遐迩之乎哉？然也！

按计划我们本该前往一线天检验一下身材的。在大红袍景点前往一线天的途中，司机也替我们高昂的住宿费喊屈，要带江哥儿回去找酒店打折。我与芥子与此事无涉，乃按计划行事，只是司机无法送我们前往，得由我们自己打车过去。约好见面地点之后，我们欢歌笑语地拦住一辆车飞奔至一线天。车沿着九曲溪开了一段路，从路上看溪，又自是有“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境界了。如果昨天下午的漂流与今天行程对换，那就更是各得其乐了。一进入风洞，芥子便对其狭小幽深大加赞叹，并对着天空狠拍了一照。明知洞里很暗，我们仍是拒绝了出租手电者的优惠条件，并对其大肆渲染置若罔闻。我们需要的是感受，而不是光明。芥子在前攀爬，我尾随其断后。她爬这种岩洞摔跤的几率似乎比她走平路要小一些，我们很顺利就来到了出口。时间尚存许多，我们又决定去螺丝洞。螺丝洞此前我从未去过，单听其名有点像大话西游中的盘丝洞，不知紫霞姑娘在其洞中否。洞口也有人兜租手电，但想想一线天的壮举，这回我们的拒绝就显得更加义正辞严了，我们下定决心哪怕是刀山火海也要前赴后继往里冲。我一脚一脚地探路，落脚处感觉有水，便将脚伸长一点踩在岩石上。还未来得及告知芥子，便听得她落水的惨叫，她的一只鞋子已经吃满水了。螺丝洞里伸手不见五指，比一线天犹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的是一不留神就会遭暗算，不是头砸在岩石上就是脚陷进清泉中。有一次我扑了个空，差点一个筋斗栽在磐石上，或许那是取得火星的唯一办法了。心中暗悔早知如此，不如租个手电得了。出口像孙悟空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下那个洞口一样窄，只能将身子从洞口伸出来，猫着腰挤出来都不被洞崖允许。水珠沿着洞口落下来，更为它增添了一道屏障，考验体能与敏捷度的大好时机到了，芥子麻利地爬了出去，我趴在洞口，思索当年军训时匍匐前进的动作要领。芥子为我按了一下快门。等我摆好pose，早已成落汤鸡了。

在去约好碰头的茶艺居的路上，我与面的司机谈起武夷岩茶。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劝我们别在茶馆里买茶叶，十有八九都会被狠宰一刀的，要买茶叶应该到茶研所或直接去茶农家购买。回到茶艺居，我看到江哥儿身旁放着的大罐小罐就明白了他再一次被甜言蜜语袭击了。转念一想，省也司机，花也司机，心也就释然了，毕竟司机等会儿还送我们去火车站，不宜跟他太计较。

江哥儿似乎想开启他那三寸不烂之金舌，说服李导跟他一起前往厦门再续前缘呢。芥子看不下去了，悄悄语余曰：“如果李导真去了，我们就与他们分道扬镳，他们玩他们的，咱玩咱的。”还好，事态的发展宣告了江哥儿的失败，李导推说另有它事，拒绝了江哥儿的真情邀约和我们的假意邀请。

中午十一点多，我们登上返回福州的火车，五点半左右到福州。到我住处取回芥子的行李，我们一行三人便又匆匆赶往厦门，晚饭都顾不上吃。到厦门差不多已十点钟，女友已经帮我们订好房间，洗漱一通又打的去吃海鲜。从宁静的山里突然来到繁华的城市中，视觉和心理均未调节过来。点了几样自以为芥子也会喜欢的鱼虾，喝着啤酒，迎着海风，我们交流两天来的观感。

十七日早上，我们打的去集美学村和鳌园。集美学村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生前投资建造的学区，建筑风格独特壮观；鳌园则是陈嘉庚先生的墓园，园中建筑亦荟萃了诸家建筑风格，一道长廊两旁以浮雕和影雕数种雕刻工艺介绍了陈先生的生平和他治家爱国的名言警句。前边则高高屹立着由毛泽东亲笔题词

的集美人民英雄纪念碑。嘉庚墓建成巨鳌形状，鳌园大概肇因于此吧。鳌园既是陈先生的墓地，也是展现各种艺术风采的大舞台。我们随后还欣赏了一场编钟表演。演奏厅里摆着各种乐器，大排的编钟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煞是古朴壮观。几位穿着粉红色长衣的女子用现代铸造的铜棒敲出古老的动听旋律，久盛不衰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提升。

中午，我们去厦门火车站附近的美食城遍尝各地小吃，芥子和江哥儿对福建名菜佛跳墙赞不绝口。揭开碗盖，一股浓厚的酒香和肉香扑鼻而来，难怪和尚闻到了香味都翻墙偷食呢。

不辞辛劳地，饭后我们便乘轮渡踏上了海上花园鼓浪屿。鼓浪屿古名圆洲仔，因西南海滨礁穴受浪冲击，声如擂鼓，明代改称“鼓浪”屿。居住在这个没有车马喧嚣的岛民一定是非常幸福安康的。岛上连自行车都没有，更别说机动车了，游客踩着悠闲的步子漫步在充满西洋格调的小巷中。海面上掠过数只白鹭，更是装点了鼓浪屿的宁静。我们慢慢踱到日光岩上，站在高处远眺，这边是祖国大陆，那边则是海峡对岸，两边都显得那么亲近。厦门和金门，本就渊源极深，可是一水隔天涯，人为地阻断了彼此思念的心。当年郑成功率领众将士驱逐红毛鬼子，一举收复台湾。中秋之夜为了助兴，将士们围聚搏饼的场景在心中浮现，而宝岛台湾就是郑家军搏饼时状元的奖品。我们又前往菽庄花园和钢琴博物馆，这两个充满西洋情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令人驻足忘返。天色将暗时，我们顺道去郑成功纪念馆惊鸿一瞥郑成功的雕像。高大伟岸的石像屹立在海疆，对岸每一寸土地都包容在他博大的胸怀里，岛上每一个子民都是他心中的牵挂，两岸局势的每一步发展也都是他密切注视并倍感欣慰的。统一的曙光，映在他的眉宇间，也照在每位炎黄子孙的心头。

是晚，离别的情绪在我和芥子之间传递，漫延。她陪我喝了不少酒，多希望能像歌里唱的那样可以留住时间，让我再陪她逛逛这美丽的山水。饭后又陪芥子去中山路逛街，我们一家一家音像店逛过去，找罗大佑的CD。回到酒店，看着芥子她们在收拾行李，离愁又再度涌上心间，聊到十二点多她才回房休息。

十八日早上，送芥子和江哥儿去机场，看着冉冉上升的银鹰，心里默默地为她们祝福。旅游，最主要的目的即是体验，精华也在于体验，不在乎景点美丽与否，重要的是与谁结伴而行。这短短的三天多时间里，我们既实现了见面的诺言，又体验了旅游的最高境界。

2002年11月23日动笔，2003年1月23日写完。

### 十年相知终留憾雨后阳光

许久不曾联系的一鸣突然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玲准备结婚了。这事虽然在心里早做好了准备，听来也不再有些许骚动。可挂掉电话，眼前浮现的还是十年来的一幕一幕。不经意间十年过去了，世事变幻良多，我们已不再是玲珑少年了，但少年时代那份情怀却依旧。

那时我和陈明住在教学楼旁边一个大房间里，天天课后总有许多同学来串门，与我们长相往来的还有称为肝胆兄弟的锋和杰。一天晚上，陈明班上两个同学来我们房间玩，其中一位是与我打多日笔战的陈红，她自称是陈明的姐，与我们相处的融洽程度自是不可等量齐观。而另一位玲则不苟言谈，静静地在旁边看我们疯我们闹，偶尔俊秀的脸蛋在短发下荡漾着欢快的笑容。她自我介绍时，我便将她的姓名拆

成“杨柳岸，晓风残月，玲珑少年在岸上”，她对我这种拆名法报以一个阳光般的微笑。那时我对短发的“玲珑少年”型的女子情有独钟，打心底里希望我今后的女朋友也如她一般。当晚她们离开后，锋也表达了他对玲的情感。锋长得挺帅，酷酷的，流氓习性中透着几分侠气，花钱如注，在那个县城里也算是引领时代新潮流的人物了。既然他开了口，自命为兄弟的我们自然怂恿他有困难要上，没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而羞于表达情感的我更是只能将这份初开的情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了。陈明和杰为锋出谋划策，在一个周末的夜里让锋和玲在我们房间下象棋，杰和陈红则在锋房间听邵正宵新出的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陈明去教室和同学厮混去了，偌大个天地剩我无可去处。我骑着自行车去打了一整晚的台球，回来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我骗他们说跟人打架来着，当时我的心情真的像找人找架一般。当年那个春天，另一个对玲觊觎的好友更是被我们排除出好友之列，将他隔离在“爱情”大门之外。随后的日子里，锋和玲开始成双成对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杰则和陈红正悄悄地步入酸涩的恋爱季节。我们六个人一起用电饭煲煮饭吃，但我与玲未再说过话，周末我也躲在家中，未与他们联系。返校后第一次见到玲时，她站在我的房间门口要我跟她说话才肯放行。拗不过她，我便开始恢复与她的邦交关系。后来他们说我这个房间似爱情中转站，每个女孩子来了都跟别的男人走了，而孑然一身的依旧是我孤家寡人，陈红和玲便帮我分析，她们认为我太坦率，不懂保留，总是将自己的缺点在女孩子面前暴露得淋漓尽致。虚心接受，死不悔改，我依然我行我素，但有了这次交流之后，我们之间的友谊更真诚而坦然了。

临近她们中考的时候，玲和陈红来找我，告诉我玲已跟锋分手了，因为锋喜欢上了一个更有个性的女孩，陈红和杰之间也是昙花一现不复往来了，而唯有我够得上是她们的知心好友，所以她们邀请我暑假去找她们玩。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去玲家，坐在阳台上心里想着数月来的零零总总，有过爱情的伯劳分飞了，有过兄弟之谊的天各一方了。只有我们毫不相干的人还在维持着这份难得的友情。

那年暑假，我过得极不如意，玲写来许许多多的信，安慰我，鼓励我。她考上了高中，追她的男生又多了起来，其中一个竟又是跟我一起玩的家伙，他在我面前大吹特吹如何喜欢玲，又如何将情书交给玲。对他的大肆渲染我不置一词，玲已经将这人的底都掀给我看了。与玲不常见面，只在我们生日时互送礼物和祝福的话，偶尔周末叫上朋友一起去她家坐坐。在她母亲面前，我说话声音像蚊子一样，只有我自己听得见，以致她妈妈以为我声音系统有毛病呢。

我们之间这种纯纯的友谊进展了两年，平淡之中见真情，她有什么不快都会在信中或电话中告诉我，我也总是将自己心中积郁向她倾诉。后来我跟一个转学来我班上的女孩子恋爱了，我不敢将此事告诉玲。九六年高考考完之后，我约玲来我住处，玲来的时候女友正在我房间，我抛开女友单独与玲聊天，并约好晚上去朋友家打牌。当晚，因为分离在即，女友哭得跟泪人似的，我只得放弃去打牌的计划，陪女友去河边散步。当我把女友送回宿舍再去家时，玲已回到家中。只好再打电话表示补请早餐，让她明天上午再来。电话中玲告诉我她等了两个多小时都没有见到我的影子。次日，女友回龙岩，我没去送她。后来这段情宣告破产，我重新回到一个人的落寞。玲还是一如既往地给我来信，聊学习、聊生活、聊与爱情沾边的事情。

玲念高三时我在师大求学，新的环境更令我怀念从前的一幕一幕，我们之间仍旧保持着高密度的通信。她在信中告诉我追她的人，要我帮她拿捏主意；报考志愿时，她又希望我能出谋献策。我除了鼓励她将书念好之外，没有更多的言谈话题，虽然我心中在为她也为自己祈一万个福希望她考到福州的学校来。

寒暑假回到家乡，朋友们就帮我安排好了去她家看望的时间。他们惊羨于我多年来矢志不渝却又暗藏于心的爱情萌芽，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貌似潇洒的我总是怯于接受他们的帮助，仍用自己的方式轻描淡写地表达。当她告诉我她被南京林业大学录取时，我为她高兴为自己伤感。

玲终于带着梦想去了南京。从此我心中多了个牵挂的城市。一周后，她来信告诉我她父母回家后她的泪腺的发达程度。从这时起，安慰她的理由又多了一条——思乡。这年我生日之时，她给我寄了一套李敖文集，这让我喜出望外，更让我惊喜的是她将自己的同学一鸣介绍给了我认识。一鸣是个才华横溢的人，能文能书。从此，我寄往南京的信就多了一封。

九八年暑假，玲来福州，住在她表妹宿舍，我陪着她去西湖。一直梦寐以求希望与她相聚在福州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两天虽然是非常短的日子，却是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幸运日。一直计划着要去南京一回，可始终未能成行。在我毕业那年，时间多得无处打发，玲便将她的学生证寄来，以便我购一张开往南京的火车票。当时我们毕业生的情形是睡累了起来休息，无所事事到人发狂的地步，可我终于没有行使那张学生证所赋予的权利。因为玲告诉我她在南京找了个男朋友，我不想看到她们亲密的样子。

毕业后，我留在学校协助高考改卷。玲打来电话说次日中午的飞机到福州，要我去机场接她。次日一大早，我便去拦到机场的车，由于专线车半路不停，我只好坐上去长乐的车绕道拐到机场。顶着炎炎烈日，坐在破三轮摩托车后座，这种接人的经历也是令我毕生难忘的。把玲接到学校，并在女同学宿舍帮她觅好一个床位，但她却不愿去住，要我陪她睡在宿管科办公室的地板上。她睡沙发，我睡地板。半夜醒来，空调和潮湿的地板使我头疼，天亮后，我去家教，家长告诉我孩子要去参加夏令营，要我过一段时间再去。我立即回到学校告诉玲今晚可陪她回家。半小时后，宿管科科长叫我第二天随他们一起去旅游。从雁荡山、奉化、普陀山、黄山、千岛湖等地回到福州，离上班的日子又近了，索性不再回家了。

工作后，玲和一鸣都打来电话询问工作情况，此时已断了鸿雁传书。虽可依赖便利的网络，可网络却使我们的通信变得更为艰难，也使我们的意志变得更加懒惰。联系终于日渐稀少。玲也面临毕业之事，无暇与我写信。在她毕业那年冬天，由于返乡的火车票难买，她放弃了来福州参加人才交流的机会。或许这一次失之交臂就让我错过了一生的幸福。

2001年3月的一个周六下午，我在球场打球，突然收到玲打来的电话，她说已经在莆田实习，替一家“豪客来”做装修设计，一个人好孤单。我答应她下周末去看望她。第二天一早，为了给她个惊喜，我没有打电话给她就坐上了开往莆田的汽车。临近莆田时才打电话给她，可不知何故，手机的提示音总在念着“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以为玲还未起床，于是到街上闲逛。近午时分再打她手机，还是如此，打她南京那张卡，则提示为此号码已暂停使用。叫上一辆出租车带我兜圈，看看能不能找到所谓的豪客来，司机带着我绕了两圈，未果，劝我放弃寻找。我仍不甘心，动用所有在莆田的狐朋狗友，终于有一个朋友知道“豪客来”了。按着他告诉我的地址，我看到一家小小的店，店牌上写着“豪客来”，这哪是经营牛排的大型餐厅？分明是一家卖皮鞋的小店嘛！就是这百分之一的机会也让我看到曙光，我在店门口来回走动，看看店里是否有与玲长相相近的人。此路不通之后，我再打求助热线询问她家人还有没有玲其它电话号码，没有；再拨她昨天打我电话时的那个号码，对方回答说是公用电话，甚至粗鲁地不肯告诉我大致方位。此时斗大的雨又开始肆虐了，无奈的我躲进候车室，打定主意坐下午一点的车回福州。在候车室等时间的时候，我又试着打玲那个已经停机了的号码，终于通了！玲接了，她告诉我昨天打完电话给我

之后就在摆弄着手机打发无聊，不小心将卡锁上了，早上醒来得知手机无法接听后赶快叫远在南京的同学帮她将南京的卡充上值。这才让我的第若干百个电话打通，谢天谢地，我终于还是没白来，还是见着了玲。玲很讶异于我的到。在雨中，我们漫步街头，然后又四处狂奔，寻找一个舒适的网吧。她打开同学录，同学的留言勾起了她心灵深处最敏感的那根弦。从网吧出来，她沉默寡言，在麦当劳里我们默默相对。我坐车回到了福州。

第二个星期我正要去莆田时，她打电话告诉我她已经回到南京。

后来在QQ也遇见过她一回，聊得并不投机，因为我损了她旁边陪她上网的BF。春节打电话给她拜年，她告诉我年初二就要去厦门接她BF。从此天涯两隔，形同陌路。在为生活苦苦奔波的时候，若非一鸣的友情提醒，我竟想不起还有一个与我相知十年的老友。想着她披上婚纱的样子一定很美，笑容一定很灿烂，便记起每回信中都要加上的祝词：祝你天天快乐！

2003年5月27日22：40~28日凌晨1：40

### 打工仔的歌声

近日来广州出差，住在天河区郊外一家酒店里。晚来无事，便到楼下瞎逛。这里附近一大片都是民工聚集的地方，到处都是衣衫不整的务工人员，有三五成群说说笑笑的，也有独来独往不苟言笑的。在一多购物中心门口，店家推出一套移动的投币音响，音响两旁各挂两个音箱，上头摆放着一台彩电，周围放着几张桌椅，桌上放着两个麦克风。附近打工的异乡人纷至沓来，尽情地在这个露天卡拉OK屋檐下一展歌喉。投入一元硬币即投入自己在广州打工的心情和感受。

歌手们姿态各异，有的神采飞扬，有的潇洒自如，有的全情投入，有的郁郁寡欢，他们无不透过歌声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或者抒解自己的思乡之情，或者打发无聊的时光，甚或宣泄打工生涯中遭受的不快。

我站在人群中，静静地聆听汇入耳畔的歌声。一位中年务工者激情四溢地用广东腔唱着《英雄泪》、《任逍遥》等歌。在观众报以热烈掌声的时候，呷一口左手端着的可口可乐，并踌躇满志地连呼“多谢多谢”，意气风发之状不亚于巡回演唱的香港歌星；一位年轻人用稍嫌嘶哑的嗓子唱出《心声》，唱到“妈妈呀妈妈呀，儿今天叫一声妈”时声情并茂，手舞足蹈，俨然把自己当作呼唤母爱的失足少年了；更有一位用跑了十万八千里的调儿唱《兄弟》“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他的歌声令人忍俊不禁，人群中许多双眼睛对视时即会心而笑，我想就算有人敢跟他称兄道弟也未必敢跟他同唱这首歌，不过他自娱自乐浑然忘我的境界却也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我身旁站着一位穿着极酷的青年，颈上挂着个坠子，衬衫只扣了最底下那个钮扣，衣袖捋在肩膀上，袒胸露臂，眉头皱出许多大括号小括号。只见他趿着拖鞋走到音响前，虔诚地投入一枚硬币，并极其熟练地按下了想唱的歌曲代码，然后一言不发地站在旁边等待自己的上场时间，过了一会儿他又点了一首，又酷酷地重复了以上的动作。轮到他上场了，他镇静地走到人群中，清清嗓子，拍拍话筒，用低沉忧郁的嗓门唱着《离家的孩子》和《梦你》。这两首歌均为打工歌手陈星“流浪歌”系列的，前一首歌词讲离家在外打工的孩子思乡却不得归乡的惆怅，后一首则描述梦中相遇曾在一起打工奋斗如今天各一方的兄

弟的情形。两首歌的歌词都很能牵动异乡人的心弦。而今的我不正是离家在外的游子吗？他唱完后一言不发，拨开人群即扬长而去，我想追上他的脚步与之聊数语，他的流星大步还是让我望而却步了，同时我也觉没必要，因为我已从他的歌声中了解了他的心境。我转过身去望着广州郊区的天空，望着川流不息忙碌的人群。旁边有警察在拦车，许多人望着那块“警察查车”的牌子大老远就将摩托甩回头了。看看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也挺好玩的，所以我又津津有味地观望着。当我想回酒店写下这件事时，转身赫然看到这个唱歌的青年又站在我的身边了。

我轻轻地捅了一下他的肩膀，笑了笑，告诉他我挺喜欢他唱的两首歌，并问他有没有空，想与他边坐边聊。他问我是不是记者，我笑言记者可没有此兴致站在这里听歌，他们都去天河体育馆听歌星唱歌或在包厢里听领导唱歌了。他听我此言，不禁笑了起来，也打破了我们之间的陌生。我买了两杯可乐，以他的拖鞋作垫，席地而坐，就这样聊开了。他首先告诉我他的另一个朋友没来，所以他只能点两首歌，因为他只带了两个钢蹦出来。不然可以请我一起唱歌的。我询问了一些他的家庭情况和他来广州的情况。他说别人打工都很累，但他打工并不累，他在一家纸盒厂做制模，他高中毕业后即来广州，一到广州就跟一位老乡学做这种技术，现在他能独挑大梁，一个月固定工资1300，而且经常不用上班，不像一般打工的人按件取酬。他一个月的开支在200元以内，每个月能省下1100元，一年下来就有一万多，现在已经在家乡武汉汉口盖了一栋房子，老婆上个月回家了，家里六岁的儿子交给父母管教。他说来广州六年了，对广州的环境已经相当熟悉，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而家乡十年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他说家乡的人固守贫穷已经习惯了，但他们对在外打工而无分文积蓄的人又极度瞧不起。随着话题的深入，我们不再拘束，而是放开话匣子，他冷酷的外表下深藏着一颗热切的心，多年的打工生活让他外表看上去坚强冷峻，但他原本纯真的心灵并没有受到多少改变。我也向他介绍了一些自己的情况。我告诉他明天我就要离开广州了，能在离去的前夜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也算是人生经历的一个累积。他将姓名告诉我，并希望我下次来广州时能再次相遇，在这里就能找到他了，他几乎每晚都会来这里转悠的，他并邀请我合唱《梦你》。我帮他投了一枚硬币，点了这首歌，听他唱，既算是为他献上的，也算是为自己献上的。歌声结束时，我向他挥一挥手，返身回了酒店。

早在九十年代初，首批民工潮纷纷涌向广东时，我也对打工生涯充满向往。那时深圳特区的建设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在我的心中，深圳就是我的梦想天堂，走在街上即可能有许多奇遇。我非常希望在某个暑假亲身体会一下这种生活，在我那个小心眼里，背井离乡也是一种感受，身处异地想念父母的感觉远比在家中好多了，我还想着有朝一日成为“打工皇帝”，衣锦还乡。然而高中繁重的学业使我梦想无法成真。后来当我真的背井离乡，独自在不属于自己城市求生活的时候，我丝毫感觉不到打工者的浪漫。看着街上围坐在一起打牌聊天等工做的民工，我的心中充满了敬意与同情，他们最起码向城里人证明了自己是不偷不抢的劳动者，比起一些蜗居在城市中的盗窃犯抢劫犯来说，他们是真正流血流汗的苦力，是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一份收获的奉献者。想到此，我心中暗藏的梦想又再次萌发，如果我有一个月的假期，我一定携最简单的行李来到这里，不计报酬，克勤克俭地像普通打工者一样磨炼意志，期满时再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意图，然后和工友们一一挥手道别。

兄弟，你为我歌唱，我为你喝彩。我们会再次相逢的，我们的心灵会再次碰撞的。

2003年7月12日写于广州汇东酒店

## 《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读后小识

日前谨奉jarvisdd兄雅嘱，得以拜读纳兰性德传记之一种《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令我这不敢跨进历史门槛的门外汉亦能稍知清初史冰山之一角。愚者千虑，亦有一得，倘能为J兄作抛砖引玉之举，也不失为功德一件。通读全书之后，掩卷长思，书中内容多半已遗忘殆尽，脑海中残留的记忆不及十之一，对纳兰思想也理解得不透彻，只好迂回作战，避重就轻，仅将本书体例作一番介绍。

本书题名取自梁启超对纳兰性德的美誉——“清初学人第一”。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为“纳兰性德的先世及清初的叶赫人”，第二章“纳兰性德之父明珠的政治生涯”，末两章分别为“纳兰性德的思想与业绩”及“纳兰性德的配偶、恋人、后嗣与亲属”，无序跋亦无前言后语，所有应交待之事均附于各章节中。严格意义上说，此书并不能算作为纳兰性德的传记，或说它乃凌驾于纯传记之上，因为前两章内容所涉性德之事之生平甚少，仅为研究性德思想作内容基本铺设而已。全书内容较评传还丰富庞杂，所以作者刘德鸿先生为本书定副标题为“纳兰性德研究”，此副题颇切合全书主旨。

开篇即引性德友人曹寅的诗句“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以说明前两章铺垫的意义，既为全书写作铺下基调，亦为研究纳兰性德“善怨”的心理思想轨迹作一探析。争相传唱《饮水词》者，对纳兰的先世及家族在满族若明若暗的社会地位缺乏深入了解，而性德本人虽对其先世的情况一清二楚，但又不便说明。因此作者认为“要深入了解纳兰性德的生活和创作，就不能不从他的先世经营的叶赫部和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部的争夺及叶赫部的灭亡谈起。”由此可知，先世的兴衰以及性德父亲明珠的受宠乃至被罢黜均对性德影响深远。

书中详细分析了叶赫部的建立、强盛以及与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部缔姻交好与互相讨伐乃至为建州部所灭之后叶赫部喇嘛氏与皇室的关系的全过程，因此得出纳兰性德在其先世叶赫部活动过的地方有感而作的凭古词《满庭芳》“须知今古事，棋枰胜负，翻复如斯，叹纷纷蛮触，回首成非。剩得几行青史，斜阳下，断碣残碑。”的厌畏思退哀苦无端的心路历程的肇因。作者对满清历史颇为熟悉，从各种皇帝实录中旁征博引，对满洲文化亦深刻了解，对满族的官制及习惯用语与汉族的习惯用语的对比理解令吾疑其即满人子弟呢。从本章中所述“叶赫老女”被哥哥一再许配改嫁（先许努尔哈赤，后许布占泰，又许嫁蒙古族蟒孤儿太）以及皇太极手下诸贝勒在接收对方败部土地的同时一并接收对方首领的福晋也更证实了清朝初年“春官乍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事件的可能性。

叙述完叶赫部的兴衰及与清皇室错综复杂的关系后，作者接着介绍性德父亲纳兰明珠的仕途。因为其家族的振兴，是从明珠开始的。明珠聪慧过人，善解人意，办事勤慎敏达，且通满汉语文，熟悉典章制度，深得康熙赏识，仕途亦平步青云，屡任要职，最后升至宰辅，成为清廷不可或缺的重臣。在任期间办过不少实惠好事实事，如协助平叛、招降郑氏、展界开海、反击沙俄、改善满汉关系、蠲免赋税与举荐清官（“当今清官第一”于成龙即为明珠举荐而受重用的）。虽不是事事皆明珠一人所为，但每役咸与，足见其才能及康熙帝对其之信任。后因明珠集团势力扩大，权压群臣，终被罢相。此事对性德亦有不小影响，令他看清上层政治党争倾轧的污浊内幕，从而崇尚温馨自在、吟咏风雅的生活。

第三章从纳兰性德的姓名字号与诗词文集名的寄意谈起，接着叙述其出仕前后的思想轨迹，共同拯救难友的过程以及对其《通志堂经解》的评析。性德为满洲正黄旗之后而能与汉族文士相处融洽，盖与其师

从徐乾学，又随汉人学习底蕴深厚的汉族文化不无关系；徐乾学属顾炎武亲密的外甥，顾氏所标揭的“博学于文”的主张和“明道”、“救世”等著作宗旨及其写作方法对性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性德受顾贞观之托，极力营救受诬被流放宁古塔的吴兆骞亦显出他对朋友的深情厚意及为知己甘心赴汤蹈火的高风亮节。书中详细记载营救的全过程，并加附一段颇感人的传说。性德因自己只是个侍卫，虽然能接近皇帝，却并无权力，便向其父明珠说明了情况，明珠也爱兆骞之才，遂叫性德明日请顾贞观至内斋共商营救之策。顾入见明珠时，明珠说：“吴素负才名，又与先生莫逆，老夫愿一效绵薄。但先生素不饮酒，今日能为君友饮乎？”且笑且举杯以进。顾贞观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明珠又笑着说：“先生南人，不肯效吾旗俗请安。今日更能为君友请安者，老夫必有以报命。”顾贞观又毫不犹豫，径前屈膝请安。相传吴兆骞对顾贞观为营救他费心出力的情况并不了解，贞观亦不明言而市恩买好。两人后来因小事失睦，不相往来，兆骞还极力诋毁诬蔑贞观。纳兰性德将这些情况告诉明珠后，明珠在顾贞观曾为吴兆骞求情的内斋设酒宴招待吴兆骞，在左右两边柱子上分别写道：顾贞观为吴兆骞饮酒处、顾贞观为吴兆骞屈膝处。吴兆骞看了后愕然，问明珠是怎么回事。明珠如实相告，并让早已来内斋的顾贞观入内斋相见。吴兆骞长跪在顾贞观面前说：“生死骨肉之恩，而以口舌之争辜之，兆骞非人类矣。”然后大哭不止。明珠“命进酒以饮二人，二人交谊自此益密。”若此传说为真，其友朋之情不亚于“负荆请罪”之深厚，感人之至，吾为此事动容不已。

最后一章叙述纳兰性德的母亲、母亲家属、妻妾及岳家状况，婚外恋人，后嗣与同胞弟妹的有关状况，兼及他们的子女，以便读者更能领悟这位抒情诗词大家的心底波澜。

此书从以上各方面研究纳兰性德，展示出纳兰性德钻石的多个发光面，为我们后学者指明研究的入门路径，当为研究纳兰性德较为重要的一部著作。然书中花两巨章着力介绍背景资料，作者显有卖弄本人清朝史识之嫌，本末之分不够彰显，这点作者也自承有时扯远了；且书中对纳兰词作本身涉及不多，许是作者将词义融入其思想轨迹之中之故罢。微瑕终不掩瑜，吾自书中仍获益良多。

管窥之见，且拾人牙慧，徒增方家哂笑耳。

2003年8月25日凌晨一时

纸鹞

清晨火车就要驶进杭州车站了。我站起身看着车窗外江南美不胜收的景色，小桥流水人家，初升的曙光斜斜面地照在湖中央的小岛上。心中阴郁几天的心情顿时舒畅起来。我拨通纸鹞的电话，催促他该起床来车站接我了。他回了一个短信给我，告诉我他已经出发，并告诉我他手上拿着一本李文的新书《我和李敖一起骂》。看着这个短信，我想起巴山鬼才魏明伦见李敖之前想到的自称“小弟是鬼”的笑话，想发一条短信问纸鹞我是不是该将包里的郑智化的CD举在头上。在去杭州之前，我们就约定花十个小时聊李敖和郑智化，直聊到没有话题了就去西湖闲逛，看能不能有点艳遇。想不到我们在车站甫一见面就要开始切入正题，心情就激动起来。

随着人群走出车站，我就看到出口右边站着一个人腋下夹着一本李文的书正在朝人流张望，便走过去拍拍他的肩。没有任何寒暄，我们仿佛早就相知甚久，彼此会意地大笑起来。他比我高出一个头，

短平的头发有丝丝银狐，看上去神采奕奕，跟平时在网上聊天时的感觉相去甚远。

坐在公交车上，我们开始商量这几天的行程安排。经过闹市区时，我看到一家“便宜坊”，便告诉他散原老人在杭州时的一些轶事。并不时地用他惯用的“收到，理解，谢谢，哈哈”开他的玩笑，他则以“开（他念成kei）玩笑”回应。到他的住处，卸下行囊，随便梳洗一下，我就催着他带我去吃杭州的小吃。用完早餐，再回他住处上网，查李文有没有给我来信告诉我她的手机号码。我在论坛上借他的名义发了我已到杭州的帖子。他则在旁边翻箱倒柜，将他多年来在旧书市场买到的李敖著作摆出来给我看，希望我能从中惊讶地发现一本从未见过的书。可惜他的行为最终还是被我定义为“开玩笑”。

午饭后，我又吵着要他带我到西湖边上寻找艳遇去。我们带上相机，朝西湖进发。沿途他为我照了多张相。白堤人来人往，有不少人在放风筝。他要我说出哪里的风筝最有名，我说山东潍坊，他说不对，是他老家江苏南通的最有名。他的网名纸鸢也是因此而来的。他本想用纸鸢作为网名，但嫌它太女人味，就用了纸鸢这个不俗的名字。我们沿着孤山路小逛，参观了美术馆、博物馆。“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美景确实醉人，即使我们两个大男人走着也意兴盎然，况且我们还可以讲李敖的诗文、唱郑智化的老歌，聊西湖的典故。他以前对“视觉等表面感官享受的事”一律不感兴趣，在我的带领下，也算沉醉其中了，我们去孤山寻找苏小小、武松（此为男盗女娼乎？）的墓，可惜未能找着。散原老人的墓也不知何处才能觅得。逛到二点多钟，我们坐在湖旁的条椅上，他催我打个电话给李文解决晚饭的事。他迫切地希望立刻听到李文的回答。可我游兴未尽，还想到岳王庙、苏堤、西泠印社、曲院风荷、灵隐寺去见识一番。李文家中的电话没人应答，想必她已经在来杭的飞机上了。

正当我们为回去上网与否的问题意见相左之时，他的前同事不失时机地打来了电话。有MM同游西湖，我更要坚持我的行程了。我们沿着另一条湖畔逛着，沿途不少新人在拍婚纱照。纸鸢指着对岸一处建筑群，向我们描述当年他刚到杭州时流浪在那片小区的情形。我们沿着既定路线说说笑笑地走着。半天多的相处，我们更加熟络起来，遇到意见不合时，更是当仁不让地为对方纠错起来。我笑说他以前给我的感觉像个老学究，头脑腐朽，食古不化。他曾说他乘公交车时只要有妇女或老人小孩没有位置，他是从来不坐的。没想到跟我在一起时他不但落落大方地坐下来，还要为我占位置。他还说两个朋友刚到杭州就问他哪里有黑车卖，这两人被他痛批一顿。我将这两件事揭出来，他乐呵呵地王顾左右而言他。他善意地将安利产品介绍给我，又免不了我的一番奚落。西湖边上不但留下我们从未涉足的脚步，更留下我们脸红脖子粗的笑闹。

纸鸢怎么说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老板。只要有暇，他即拿出电话跟客户以及供货商联系生意。他为了陪我，将出差推迟了，联系客户的事也尽量让他同学帮忙完成，剩下一些非他出马不可的事还是让他忙得团团转。这让我在一旁惴惴不安。回到住处，他即开启电脑，与客户讨论产品规格的事，直忙到深夜。本以为他是个不解风情的人，谁知他与电脑那端MM聊天也是颇为起劲，工作与调情两不误，又一次让我大跌眼镜。

第二天早上tomfang从临安来，他特地为我们带来了三包临安特产山核桃。他到达我们约定的见面地点浙江省图书馆时，我和纸鸢均蜷缩在被窝里，连腰都懒得伸一下。当我们赶到那里时，tomfang已经在那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他怕迟到，特打的奔赴约定地点。我们在旧书摊上淘书，发现几本李敖的旧书，如获至宝。杭州真是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好印象的城市，连不起眼的旧书市场也办得有声有

色。浙江省图也比我所工作的省图庄严宏伟许多，我们到馆内参观一阵，在电脑上查询李敖的书籍目录。纸鹞将《戴逸如图说李敖格言录》借出来，发现此书并不是上周“李敖有话说”中展示的那本古籍装帧形式的书，乃对那本书的版本作一番考据。

那天下午的情形我在《杭州晤李文》一文中已有所述及。纸鹞一直鼓动我对李文提一些异于别人的有深度的问题。可我一直没有将话筒抢过来。tomfang也为我着急，他像个小孩，比纸鹞更迫切。晚上与李文吃饭时，李文也问我为何不提问。看来在这点上，我是太过迟钝了。纸鹞还要我打电话给李文，问她什么时候有空，再与之作一番深谈。可惜李文显得太疲劳，我们不想再占据她有限的休息时间。

我们三人去纸鹞住处附近的一家酒吧，继续未竟的话题。桌上的空酒瓶如山堆着，我们的谈话也滔滔不绝。我们共同畅谈理想，畅谈未来。纸鹞和tomfang诚恳地指出我性格中的不足之处。我唱了一首张国荣的《有谁共鸣》送给他们，以答谢他们对我的同声共气。纸鹞谈起他最早登录自由梦想社区时的情形，我借机打了个电话给游子，送去我们的问候。

第三天，我们去浙江图书大厦，然后到杭州最繁华的武林广场和延安路。在报刊亭，我们将当天登载有李文来杭消息的所有报纸各买了四份，每人一份，李文那份由我负责寄去。纸鹞想送一件礼物让我珍藏，我一再坚拒。这三天来的相处就是最好的礼物了。我们将照片拿去冲洗，迫不及待地想留住刹那的永恒。距离分别的时间越来越近，“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景象让我感叹时间流逝得太快，不免流露出些许伤感的神情。过些日子，tomfang也将回到他的故乡台州上班，我在设想二十年后当我们再聚首于杭州时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他们则比我乐天得多，纸鹞说他一定会到福州来看我的，tomfang则说等日后他赚+钱了，请我去帮他管理他的公司。我的忧郁又一扫而光，重又跟他们说说笑笑起来。我对纸鹞说在来福州前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好让我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又问tomfang能不能帮我的儿子安排一个职位。tomfang拿出纸笔，要我在他的笔记本上写几个字，我将中午开玩笑时说的“蓬门今始为君开”送给他。

两天前纸鹞来接我的火车站成了我们分别的场所。有人站在过道上叫卖卧铺票，我将自己的站票拿去与之交换，把身上最后一百三十元倾囊而出付给那人。纸鹞看着我空瘪瘪的钱包，想掏钱给我。我急忙合起钱包，背着行李走进了人流。又增加了一道美好的回忆！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衷心地希望纸鹞能在蓝天上越飞越高，也希望tomfang能开创出属于自己的舞台。

fashion写于2004年3月30日晚

有女来扰

还没睁开惺忪睡眼的女士们先生们，刚看到此标题，请别太激动，更别想歪了。当然，为了我的幸福着想，也请您别向我的她打小报告邀功请赏。如果您有兴趣扫一眼全文的话，您会发现此女不是别人，而是我刚满十周岁的外甥女任任也。

甫一放暑假，任任就发短信暗示我想来福州玩了：“舅舅，我要到八月份才能来福州了，因为我要去学校上一个月的补习班。”与其让她再受学校课堂教育的摧残，不如让她来福州接受我的“教育摧残”——我可以让她到阅览室去看书，也可以带她去视听部看碟，可以下载一些动漫给她看，可以带她去游泳，吃KFC，去逛超市，去江滨公园散步，去鼓山锻炼身体……于是我打电话告诉她等我从三清山、婺源旅游回来后就让她过来。

当我还在三清山上时，她就迫不及待地发短信来催问我回福州否。回来后我开始谋划念英语，打算报考十一月份的TOEFL考试。时间紧迫，于是打电话给我父亲说现在没人带她来，不如再等几天。刚好任任在电话旁，她大声地说：“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福州。”五六百公里的路程，她居然敢独自一人孤身闯榕城，其欲扰我之心何其坚决！念其心诚，就让她爸爸一两日内送她来。刚好有同学要来福州，于是托他把任任带来。

7月13日下午，我到他们下车的地方去接任任。或许由于舟车劳顿，又或许是她还不适应这里气候之故，看到我时，她只上前来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舅舅。当晚因为要帮同学办事及找住处，我来不及跟任任多作交流。她也就随着我摆布，一会儿带她去东门，一会儿又来到西二环路上，再把她带回我住处时已是深夜。烧好热水让她洗澡，然后帮她洗好衣服——如果不洗衣服，她就没换洗的了，当然她更希望出现这种结果，因为这样她就有新衣服穿了。那天别说衣服，连竹席都来不及买，就让她跟我同睡一张床。平时一个人睡惯了，突然身旁多了一个人，那种不习惯是毋须言语说明的。伸手怕抓伤了，伸脚怕踢着了，转身又怕压着了，就连呼吸都怕吵醒了，我只好蜷缩着身子，诚惶诚恐地度过了一个不眠夜——还没来得及折磨她，自己却被她累得够呛。

第二天，我用自行车带她到我单位。许多同事都好奇地笑问客从何处来，有些同事说我们两个人眼睛很像，有些人说我们下巴很相似，还有些同事则直接问是不是我女儿了。起先我们总是费劲地一一解释，后来再有人如此问时，我们干脆相视一笑，不作理会了。我拿出两本笔记本给她，并将身后那张主任的办公桌整理出来，作为任任的临时办公学习场所。刚一落座，我便开始执行我的“摧残”计划，要她将昨天一路上的见闻以及心情以日记形式写下来，向我汇报并让我为其修改。她写得有模有样，有来前的兴奋心情，有高速路两边的风景，有车子进入隧道时的黑暗。但为了让她有进步的空间，我还是尽量启发她再仔细地回忆路上的见闻，并要她应详略得当，不要一味地记流水账。随后，我带她去外借书库，借了一本史努比的漫画书，她安静地看着。同事也热心地来嘘寒问暖，他们均惊异于她的乖巧。那天晚上，我带她去Wal-mart，帮她买了一件T恤，并买了一张竹席。此后的每个夜晚她鸠占鹊巢，把我挤到了地板上，而且更让我不胜其扰的是她一过十点就要睡觉，我只好点上一盏台灯，用报纸把它盖住半边，趴在地板上读英语——以前念书时看到那些在厕所旁的路灯下读书的同学，我总是由衷地佩服，不曾想现在我也有幸亲自体验一把这种感觉了，虽然没有看到并佩服我凿壁偷光的精神。在去超市的路上，我指着路上的广告牌，要她解读一遍，并给她布置了第二天的日记：比较福州与老家的街道有何不同，对她有何启发。

第三天是周五，很快就要到周末了，她与我们上班族一般，开始变得慵懒起来。早上写完日记后就坐在椅子上等下班了。同事递给她一本《外国童话故事选》，她将书立在桌上，风吹哪页看哪页了。我将躺

椅洗好晒干，好让她去午休，她也摇头，宁愿枯坐在椅子上。我下载小游戏给她玩，她说她不喜欢玩游戏——果真是还没开窍，更别说深入开发智力了。

周六，单位举办《中国古代圣贤》系列讲座，本期讨论的人物是唐玄奘，先放一小时视频，再请一位专家来解答现场观众的疑问。我带着任任去看，路上我问她有没有看过《西游记》，知不知道唐僧是谁，并叫她在看视频时仔细对比这里所讲的唐三藏与《西游记》中的唐僧有何区别。虽然看不太懂，尤其是那位专家对于佛教的解说更是让她听得云里雾里的，但她还是很耐心地坐到讲座结束，并写下当天的日记。下一个周末再带她去听《中国画和中国水墨画的欣赏》，这更不是她所感兴趣的了，她如坐针毡，尽管还是安静地坐着，但她的脸上已经明显地可以看到不耐烦的神情了。傍晚骑车带她经过省博物院，省博就座落在西湖旁边，依山傍水，而且簇新的建筑在夕阳的映射下显得特别漂亮。因为当天没带相机，所以约定第二天再去那里拍落日余晖。

周天与老乡相约一起去爬鼓山。海拔900米的鼓山，台阶的长度大约为1800米，任任一口气爬到半山腰，尽管有些地方比较陡峭，但她看到我们没有停下的意思，也并不喊累，也不叫停。我让她在半山亭停了三分钟，她就开始催促我们继续往上走。她虽然觉得很累，但并未将此感觉写在脸上。为了记录她的不懈努力，我为她照了几张相。下午下山后，因为累的缘故，我就没再带她去省博了。从这天开始，不管带她去哪里玩，她都拒绝得很坚决。

第二周，天气预报说罕见的超巨大台风“海棠”将在福建沿海地区登陆。伴随着台风入境，暴雨也狂下不止。我们相偕着打伞顶过狂风骤雨，小心翼翼地走在四处是落叶、树枝、树干的大街上，生怕哪里砸下些什么，或是掉下一根电线什么的。第二天，她将街上所见的情况写成日记，交给我修改。

台风过境后，她学习的劲头以及快乐的心情可能也被台风吹得七零八落了。事情正在悄悄起变化：她一天所要做的事就是完成一篇日记，并且也不交给我检查修改了；叫她去借书她也不去了，帮她借好的书她也不再看了；交待她的事她不再百依百顺了；一个小贝壳她可以玩一整天；带她回到住处，她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上，与隔壁一起住的姐姐同看电视去了；晚上睡觉前自己洗澡洗衣服，然后就自己关灯睡觉了；想带她去玩她也总是摇头了；国学知识夏令营她也不想参加了；从她嘴里说出的“舅舅”二字也不再有了……我让她来福州的计划被她彻底地打破了，我预期的目标也背道而驰了。我在想是不是该将她送回家，有时甚至脱口而出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宁愿把她送回去。第一次听到我这句话，她问我为什么；第二次听到这句话，她跟我商量她想八月一日回去，因为她想一起玩的小朋友了。同事问她来玩多久，起先她回答说整个暑假，后面同事再问时她不再说整个暑假了，因为她不能确定我什么时候会心血来潮将她送回家。我随后告诉她只要她喜欢，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但她铁了心要在八月一日前后回家，任我怎么问她都是不改口。

除她的学习态度外，另一件令我不堪其扰的就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吃饭问题。平时自己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发一餐饭，而她来后，我要千方百计地考虑她的食谱。开始的几天，我带着她转战于各种饭店：川菜馆、粥铺、单位食堂、鱼丸店、Dicos、客家食府、拌面扁肉……尽量让她多吃些花样。早餐也在牛奶、面包、饼干、蛋糕等食物之间徘徊，每次都由着她。而她也总是不负所望，总会挑那些贵的东西吃。有时中午因为天气太热，我们就在食堂吃饭。她每次都会点四五道肉类食品，而没有一份青菜，有一次连食堂打菜的阿姨都觉得不好意思了，问她：“你一个人能吃这么多吗？”为了平衡开

支，我只好自己多点两份青菜，同事均为我与她之间悬殊的不平等待遇而鸣不平。在我的脑子里还有一份名单，McDonald、KFC、牛排、海鲜都是她接下来要光顾的地方，但她对我不菲的开支似有所察。每天下班后，不管多迟，她总要让我去市场买菜自己煮。有时煮饭给她吃，有时则煮面条或米粉。妥善解决吃饭问题后，我可以将省下来的钱用来买水果，以弥补她不吃青菜所缺的维生素。桃子、荔枝、龙眼、苹果、西瓜、葡萄、青提等都是她的餐后水果。这半月多来，在她的严格要求下，我的生活尤其是食宿也变得规律起来。有次在超市里买虾，她暗示我说：“我好久没吃螃蟹了。”她得寸进尺的神态令我忍俊不禁。但因为我不懂挑螃蟹，没让她的诡计得逞。

有一次周末，表弟来看望任任，本想带她出去吃饭，顺便去超市为她买些礼物，但对连续剧着了迷的她宁愿不要吃饭也不想离开电视机半步。这让我气不打一处来，但也拿她无法，只好由着她去。吃完午饭，表弟买了一箱牛奶以及一些优酸乳给她。我借机大打亲情牌把她训了一顿。谁料她竟要我放宽她看电视的时间允许值，每天晚上以及周末都必须同意她看电视。我转面一想，她其实是个聪明乖巧而且独立自主的女孩，或许我过高的标准要求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了，这不是揠苗助长吗？而她来福州的目的又何尝不是想放松一下学业和心情？不是为了避开她妈妈喋喋不休的唠叨吗？我又何必再重蹈覆辙呢？

接下来的一周，我对任任尽量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对她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不再督促她学习，并且想方设法为她多提供一些玩具（她不要那些真正的玩具，她最喜欢的玩具竟然是口香糖）。看着她将折纸摆满一桌，将满天星围成一个个圆圈，两天内将一罐多的木糖醇口香糖解决掉，我虽然心里想再说些她什么，但我还是没有说出口，只是告诉她已经好多天没叫我舅舅了。身上的束缚解除后，任任又变得活泼起来，虽然白天她仍是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自己陪自己做游戏，但晚上回到住处与另两位女孩子一起看电视时就像拉开话匣子一样滔滔不绝，心情也格外兴奋；与同事一起去摘芒果时，她也在树下活蹦乱跳，四处捡拾他们丢在地上的芒果，以致同事用“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来形容她；同事将边角料为她缝制了一条连衣裙，让她试穿时她欢呼雀跃地来我面前展示，像模特一般。看她高兴，我便布置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给她。因为单位的交换刊物有一部分由我寄出，我便让任任帮我贴信封。先贴地址，再装学刊，然后封口，每一道工序她都做得一丝不苟，不一会儿功夫，一百个大信封就整整齐齐地叠在她桌上了。

转眼约定的时间到了。在此之前，我几次三番地问她是否真的那么想回家，如果还能“将就”住的话，不妨再多住几天。但她根本无心恋栈，只想快快到厦门玩两天，然后回老家避暑去。周五傍晚，她向办公室里的叔叔阿姨们辞行，声音细细地，连她自己都听不到，引来同事一片挽留之声。有人问她明年暑假还来吗？她没有回答，这问题恐怕我也无法为她给出答案。

周六，弟弟从厦门来接她。任任临走前，我答应她喜欢我房间里什么东西都可以搬走。她欢快地搜刮着，有些东西明明喜欢，却又不好意思，只是将它摆在我面前说这个我就不要了，我知道她心里有鬼，就让她悉数带走。于是，我的房间里少掉了运动水壶、台历、铅笔刀、晒衣绳、空气清新剂等小玩意儿，多了一些装口香糖、装薄荷糖、装鞋子的盒子、散落在各角落的超市的账单还有弥漫在房间里的她的气息。今天午饭后，我送弟弟和任任去坐车。他们坐的是三点半到厦门的车，车票买好后，来不及说再见我们即分开了。回来的路上，我想起任任晒在阳台的几件衣服忘了收走，这更增添了我对她的思念。看着桌上中午吃剩的炸鸡，想起没人在吃饭时听我絮絮叨叨了，没人坐着我的自行车走街穿巷了，

没人坐在我背后的办公桌旁听我谆谆教导了，没人牵着我的手让我带她过街了，没人在夜深时来替我关灯了，我恍然若失。没人来扰的日子，我轻松了，但心情却突然失重了。

2005年7月31日任任离榕时

## 秋意绮色佳

应yubar要求，在此发一篇有关于胡适的文章，这是我在2010年10月19日去绮色佳 (Ithaca) 后回来写的，图片与文章内容并不是十分吻合。请各位多多批评指正！

### 美国五指湖游记 (2010版) ——秋意绮色佳 (Ithaca)

绮色佳瀑布 (Ithaca Falls)，让冰心女士来帮我描述吧：“明月穿过杨柳，自涧上来。泉水一片片的，曲折的，泻下层石，在潺潺的流着。树枝在岩上，低垂的，繁响的摇动着。月光便在这两两把握不定的灵境中颤漾着！涧中深空得起了沉沉的回音。两旁的岩影黑得入了神秘。桥上已断绝行人。泉水的灵光中的细吟，和着我的清唱。轻风自身旁燕子般掠过，在怜惜讽笑这一身客寄的孩子。他问我，‘你是何人？到此何事？千百万年中为何有此一瞥的相遇？徘徊凄动，凉露侵衣——这些都是画中境呵，我做了画中人！”

2009年10月，我们开车去了一次五指湖 (Finger Lakes) 地区。虽是浮光掠影，也足以让我们流连忘返，甚至发下宏愿——每年秋天相同季节，我们一定还会再来的。那次行程主要集中在Watkins Glen和Taughannock Falls两个景点。

光阴似箭，去年的愿望言犹在耳，转眼又到秋叶飘飞的季节了。我们收拾行囊，10月19日，又向五指湖地区进发了。这次我们去的是绮色佳，美国著名长青藤大学康奈尔大学所在地。

绮色佳，英文是Ithaca，座落在五指湖之一的卡尤加湖 (Lake Cayuga) 南岸，是汤普金斯县 (Thompkins) 县治的居地，位于纽约州中部。Ithaca的名字来源于希腊一小岛，相传该岛为荷马史诗《奥德赛》主人公俄德修斯的故乡。20世纪时，这里是美国电影默片时代的一个重要摄影基地。

绮色佳之所以吸引我们，除了它优美的湖畔风景和充沛的水资源之外，更多是因为胡适与韦莲司的一段未圆的恋情，促使我想前往一探究竟。先不说别的，单从这中文译名，就已然令人浮想连翩了。浪漫诗人、才子徐志摩将它译为“伊的家”，或许是因为林徽因在此的缘故吧。译名虽不如他将佛罗伦萨译成“翡冷翠”来得有诗意，但也是极富浪漫气息。“绮色佳”的译名似乎出自另一才子胡适之手，另有一说法则说是冰心首译。冰心晚于胡适十多年才到绮色佳，此时胡适文中已有“绮色佳”的说法了。无论如何，那年代的诗人翻译人名地名都尽量挑选文采上佳的译名，不像现在译为“伊萨卡”那般土气。

冰心在《寄小读者》中有对绮色佳作如此的描述：“银湾似芝罘，而伟大不足，反不如慰冰 (Lake Waban，冰心译成慰冰，也是一个非常动听的译名。) 及绮色佳，深幽妩媚，别具风格，能以动我之爱悦与恋慕。”……“绮色佳真美！美处在深幽。喻人如隐士，喻秀候如秋，喻花如菊。与泉相近，是生平第一次，新颖得很！林中行来，处处傍深涧，睡梦里也听着泉声！六十日的寄居，无时不有‘百感都随流水去，一身还被浮名束’这两句，萦回于我的脑海！”……“在曲折跃下岩层的泉水旁读子书。会心

处，悦意处，，不是人世语言所能传达。——此外，替美国人上了一夏天的坟，绮色佳四五处坟园我都游遍了！这种地方，深沉幽邃，是哲学的，是使人勘破生死观的。我一星期中至少去三次，抚着碑碣，摘去残花，我觉得墓中人很安适的，不知墓中人以我为如何？”……“刻尤佳湖 (LakeCayuga) 为绮色佳名胜之一，也常常在那里泛月，湖大得很，明媚处较慰冰不如……”看到这样的描写，你能不心动吗？

从尼亚加拉到绮色佳仅两小时路程，而且两边风景秀丽清新，秋阳艳丽华美，照在渐红了的枫叶上，心内一片豁然。顺便摘抄一段冰心女士在同一篇中对于尼亚加拉瀑布的描写：“八月二十八日，游尼革拉大瀑布 (NiagaraFalls)。三姊妹岩旁，银涛卷地而来，奔下马蹄岩，直向涡池而去。汹涌的泉涛，藏在微波缓流之下。我乘着小船雾妹号 (TheMaidofMist) 直到瀑底。仰望美利坚坎拿大两片大泉，坠云搓絮般的奔注！夕阳下水影深蓝，岩石碎迸，水珠打击着头面。泉雷声中，心神悸动！绮色佳之深邃温柔，幸受此万丈冰泉，洗涤冲荡。月下夜归，恍然若失！”

冰心将绮色佳喻季候如秋，而我们去的时候正是秋。在秋的平方中，我们到了风景旖旎的绮色佳。第一站是康奈尔大学，康奈尔的校歌第一段便是自赞“卡尤加湖之巅，碧波荡漾之处，母校雄踞于此，无限荣耀地俯瞰青山秀水。”

(FaraboveCayuga'swaters,withitswavesofblue,standsournoblealmamater,Glorioustoview.) 绮色佳已经远离喧闹市区，而康奈尔又独辟蹊径，傲立于东山 (EasternHill) 之上，其绝尘清高，自是值得荣耀。康奈尔大学是由埃兹拉康奈尔 (EzraCornell) 和安德鲁怀特 (AndrewDicksonWhite) 于1865年联手创办的，曾经一度被教育学家弗雷德里克鲁道夫 (FrederickRudolph) 称为“美国大学第一”

(thefirstAmericanuniversity)。它是长青藤联盟之一，占地3000英亩，是耶鲁大学校园的17倍大。这座公私合营的著名大学秉承“让任何人都能在此学到想学的科目”

(whereanypersoncanfindinstructioninanystudy, 1868年康奈尔的开学演讲中的话)，在美国各地均设有分校，培养了许多著名学者。

校园里莘莘学子们来往穿梭，每个人都显得匆匆忙忙，这种氛围更衬得我们似是无所事事闲逛之人。我们赶紧找了一条通往后山的道路，去崖前观看绮色佳瀑布。CascadilaCreek和FallCreek将康奈尔大学分成南北两个校园，连接其间的是一座座高架峡谷之上的铁索桥和钢桥。Cascadila和fall都有流水、瀑布之意，顾名思义，这两个山谷里一定蕴藏着许多大小错落有致的瀑布，其中IthacaFalls是较为有名的一座。再让冰心女士来代为形容吧，她的《绮色佳》诗第一首便是赞美这些泉水的“明月穿过杨柳，自涧上来。泉水一片片的，曲折的，泻下层石，在潺潺的流着。树枝在岩上，低垂的，繁响的摇动着。月光便在这两两把握不定的灵境中颤漾着！涧中深空得起了沉沉的回音。两旁的岩影黑得入了神秘。桥上已断绝行人。泉水的灵光中的细吟，和着我的清喟。轻风自身旁燕子般掠过，在怜惜讽笑这一身客寄的孩子。他问我，‘你是何人？到此何事？千百万年中为何有此一瞥的相遇？’徘徊凄动，凉露侵衣——这些都是画中境呵，我做了画中人！”

瀑布下方的溪中有几位垂钓的渔人，他们站在深潭里，挥动着长长的钓竿。在绮色佳的路边宣传标语上，挂着许多用绿色字体写的“绮色佳是无数悬崖” (IthacaisGorges)，这是绮色佳地形的写实，也是她吸引游客的魅力所在。我在横架于悬崖两端的桥上看到一行涂鸦：Ithacaisfences (绮色佳是篱笆)，看手笔似是学生写在梁上的，大概是为了发泄对桥的两侧栏杆都用铁丝网拦着的不满吧。或许是

像英国剑桥大学的叹息桥那样，许多考不好试或失恋的学生来此纵身一跃，所以校方便将所有能够纵身一跃的地方都封了起来，不特桥栏如此，连路沿也飞鸟不入。

我仔细回想着“lthacaisfences”这句话，或许它在悬崖两端是地形的写照，但在一位学者心里，那就是它真实的情感写照了。这位著名学者就是胡适先生。世俗的樊篱摧毁了他与韦莲司的旷世奇缘，最终也导致韦莲司的终生未嫁。胡适是1910年第二届“庚款留学生”的七十人之一，他与后来成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共同赴美，“一苇航之”，胡适当年考取第五十五名，赵则贵为榜眼，两人友谊极深。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李敖戏称为“阳不痿”）写有《杂记赵家》，对两人友谊颇有记述。两人同入康奈尔大学，就读农学、数学。以后，胡投哥伦比亚大学，赵则赴哈佛。回国后，胡适在北大，掀起震烁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赵则入清华，成为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齐名的清华国学四大导师。当年与他们共同入康大的仅14名，有些则不够格入大学，只能重修美国高中课程。

胡适刚赴康奈尔大学时，本是学农科，但在学了三个学期农科之后，发现农科与自己兴趣有悖，便作出了重大牺牲，转入该校的文理学院，改习文科。他在之后的演讲中经常提及促成他人人生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苹果实验的故事。在绮色佳地区康大附近的基督教家庭，包括当地士绅和康大教职员，都热情友好地接待过这些中国留学生。

1914年，胡适就在古生物教授的家中与教授女儿伊迪丝克里芙德威廉姆斯（EdithCliffordWilliams，胡适译为韦莲司，后文也以此称呼）邂逅，遂成莫逆之交。韦莲司生于1885年，长胡适6岁，望族之后。她的祖父是康大创建者的受托人，她的父亲HenryShalerWilliams则是耶鲁和康奈尔著名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家。韦莲司本人未进过正式学校，却正由于如此显赫的家庭背景，对自然、社会都有与众不同的视觉。她喜欢画画，是美国早期抽象画的先锋画家之一，现在费城美术博物馆仍展示她一幅题为《两种韵律》（TwoRhythms）相当大的油画。当时她在纽约习画，回绮色佳探望父母之时，在橡树大街120号（120OakAvenue）父母寓中，与胡适两个“黄蝴蝶”偶然相遇了。胡适《藏晖室日记》中对她的描写如下：“女士为大学地质系教授韦莲司（H.S.Williams）之次女，在纽约习美术；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一日自剪其发，仅留二三寸，其母与姊腹非之而无可如何也，其狂如此。”几个月后，两人增进友谊后，胡适对她的服饰及狂狷又有了进一步的描述：“女士最洒落不羁，不屑事服饰之细。欧美妇女风尚（fashion），日新月异，争奇斗巧，莫知所届。女士所服，数年不易。其草冠敝损，戴之如故。又以发长，修饰不易，尽剪去之；蓬首一二年矣。行道中，每为路人指目，其母屡以为言。女士曰：‘彼道上之妇女日易其冠服，穷极怪异，不自以为怪异，人亦不之怪异，而独异我之不易，何哉？彼诚不自知其多变，而徒怪吾之不变耳。’女士胸襟于此可见”。

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奇女子，深深地吸引了翩翩少年胡适，他说“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随后，他们鸿雁频递，多为说理，偶尔互诉衷情。后来，胡适还顶租了韦莲司在纽约的寓所，他们的情愫自是与日俱增。可是在胡适这位颇重中国传统封建礼教的知识分子心里，显然隔着一道绝对难以逾越的屏障——那就是他与“小脚女子”、“乡下婆子”江冬秀在1906年的订婚。胡适美国负笈求学期间，这个准媳妇已经搬到胡家，服侍婆婆去了。胡适为了尽孝，不忤逆寡母的意愿，于1917年回国与江冬秀完婚——这场“发乎情，止乎礼”的异域惊世恋情就此划上了一道休止符。内心痛苦的胡适在归国前的1916年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新诗《两个黄蝴蝶》，收在《尝试集》

里。“两个黄蝴蝶，双双天上飞。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字字读来辛酸！

而胡适老友赵元任，在美国自由主义风气的影响下，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断然央求长辈替他解除婚约，几经抗争，后来与杨步伟合褙。两人在卡尤佳湖畔吟诗咏歌，琴瑟合鸣，酿造了一段文史学界爱情佳话。而奉命为婚只为孝的胡适，在爱情面前踟躇不前，不敢翻越樊篱半寸。当他与韦莲司再见时，已是十年之后的1927年。此时的韦莲司在写给“亲爱的适”的信中写道：“我将不会写任何不忠于你妻子或对你妻子不体恤的话语……你们两人同是不幸的制度下的牺牲品。”在这期间，韦莲司开始不像以前那样掩饰对胡适的爱慕之意，两人相处甚短，却缱绻缠绵。胡适遗憾自己无法再待得久些，分手之际，韦莲司说“让你走，是如此地艰难。”后来胡适寄了一张明信片，表示整个美洲大陆“也阻隔不了我对绮色佳的魂牵梦系”。

1933年9月，胡适三度造访美国。这次重逢，可以看作是胡韦交往中的里程碑。这一年，韦莲司再次引述了自己6年前给胡适的一封信：“你塑造了一个幻象中的女子，亲爱的适，让我们继续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则你所喜爱的这个幻象中的女子就会死去……胡适——是不是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是这个我触摸到了你的躯体和眼睛。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竟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胡适，我爱你……我们如何将这件事公开于众，而不引起别的人嫌恶？要是我们真能完全生活在一起，我们会像两条溪流，奔赴同一山谷”。“如我跟你所说的，一堵高不可测的石墙，只要我们无视于它的存在，它在一时之间就能解体消失。我无视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时空距离……”可惜的是，经过岁月变迁和人事沉浮之后，胆小谨慎的胡适却不能无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时空距离。9月12日，胡适离开绮色佳。在离开前，两人似乎在身体上冲破了樊篱。13日两人各有信写给对方。韦莲司的信是这么开头的：“我没法照顾我们的后代”，接着她说：“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坐在东边向阳的这个窗前……我想要告诉你的都是一些琐事。昨晚我要睡哪个床都觉得很困难。我有意地从你的房间走到我的房间。最后，我总不能老靠着门柱子站着啊，我把你床上那条粗重的被子，拿到我的床上。装满了热水瓶就钻进了被子里。让人不解的是，最难堪的时间是早上近六点的时候。……我想念你的身体，我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着你中有我。……你把我评价的过高了——虽然我们有平等理性的对话，但我找不到自己有任何内涵，可以和你相提并论……”。此时的胡韦，已然不是19年前他们了，胡适早已名满天下。他，已经没有勇气再去冲破精神上的樊篱了。

胡韦的情缘我不想再继续详细叙述下去，唐德刚先生的《胡适杂忆》、周质平先生的《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以及江勇振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都记述得相当完备。不过我还是要简略提一下对他们有着重要影响的几笔：1939年5月17日，胡适寄给韦莲司几首诗，其中第一首是1915年写的《满庭芳》：“枫翼敲帘，榆钱入户，柳棉飞上春衣。落花时节，随地乱莺啼。枝上红襟软语，商量定，掠地双飞。何须待，销魂杜宇，劝我不如归？归期今倦数。十年作客，已惯天涯。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思，微风晚日，指点过湖堤。”这是胡适对自己无力抵抗订婚的苦闷而作，他在杜宇下自注：此邦无杜宇。第二首是8月20日的《临江仙》：“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和君拾萁，君替我簪花。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第三首是同年10月31日写的《相思》：“自我与子别，于今十日耳。

奈何十日间，两夜梦及子？前夜梦书来，谓无再见时。老母日就衰，未可远别离。昨梦君归来，欢喜便同坐。语我故乡事，故人颇思我。吾乃淡荡人，未知‘爱’何似。古人说‘相思’，毋乃颇类此？”这三首诗句句都流露出胡适对于爱情与婚姻的矛盾。

后来，更让这段情何以堪的考验摆在韦莲司这位奇女子面前：胡适居然把自己的另一个情人曹诚英，送到康奈尔大学就读遗传学，并托韦莲司照顾。当然，这位美国奇女子掩饰住内心的悲伤，悉心照顾这个情敌。当韦莲司告诉胡适有一位男子倾慕自己时，胡适或许不想背负太多压力，极力劝韦莲司与他结合。但韦莲司最终选择了“自梳”（唐德刚的说法），终生未嫁。1971年，86岁的韦莲司在西印度群岛一次事故中丧生。她曾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工作过22年，1959年，74岁的韦莲司将自己的房子全部租出去，为胡适建立基金会，资助胡适著作的出版和翻译。1965年，在胡适先生逝世后3年，韦莲司将胡适50年来的所有信函寄回台湾，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研究所。她并应江冬秀之邀，寄去一份个人手书自传。自承“我无非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信件接收者，而这些书信也生动地取代了日记。”将自己与胡适的旷世恋情作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定位。

1926年，北医首任校长汤尔和赠给胡适一首诗：“蓄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当29年后，韦莲司的信函飞来，顿时成了胡适感情世界里几次作散仙的铁证，但无论是与韦莲司、曹诚英、陈衡哲或是其它任何红颜知己，胡适都始终未能冲破他内心的樊篱，无缘而去，只因为“两廓猪肉”之约，早早就定了自己的婚事。

绮色佳瀑布的水流一片片泻下岩石，见证了胡适与韦莲司的无缘。但绮色佳并非全是断肠人的归宿。前面说的赵元任和杨步伟就在这里耳鬓厮磨，缠绵隽永。对于百岁老人冰心来说，绮色佳是她与吴文藻爱情的摇篮。1923年，冰心考取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奖学金。在美国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中，在一片“飘扬过海广东佬”的船舱里，冰心与江苏的吴文藻相识。1925年，两人不约而同在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在卡尤佳湖畔，在康奈尔校园，这对留学生相爱了。1924年6月，林徽因离开徐志摩，随同未婚夫梁思成同赴美国，于7月7日抵达康奈尔大学。在这里，他们与冰心吴文藻夫妇共同泛舟野餐，遗憾的是日后冰心与林徽因这两个福州老乡成了仇敌。冰心发表的《我们太太的客厅》以及后来写给梁实秋的信中关于徐志摩的死，冰心写“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似乎是针对林徽因而言。这是题外话，就此打住罢。当然，康大毕业生也不全是贤人，李登辉就是一例。祖籍福建永定的李登辉1965年考取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入康大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引起蒋经国重视。

绮色佳值得逛和玩的地儿可不少，Buttermilk Falls就是一个不错的去处。但在想着胡韦之恋后，就意兴阑珊了。我们在绮色佳的街上随便逛了逛，当天正好有一个小集市，不少当地的农民在街上摆着南瓜叫卖，也有提供午餐的摊位。我们在一条步行街上找到号称绮色佳最好吃的pizza店，然后在附近的工艺品店流连徜徉了一番，看到一些非洲的工艺品，堪称上乘，但价格不菲，只好悻悻离开被胡适称为“一溪一壑都有深情的第二故乡”。

2010年11月30日

## 红色之旅

当故乡熟悉的山水呈现在眼帘时，我心中突然涌起莫名的激动，或许真是“近乡情怯”吧，但这次的行程与往日回乡时又更是另有一番情景。这次支部活动让我有近乡而不得归乡之慨，不过，有幸向几位同事介绍当地风景，耍了一回大刀也算是值得欣慰的了。

### 古田会址

古田，是老家那个县城的一个小镇，但它距县城真是远，当319国道不穿过这个镇时她似乎有点偏安一隅的意味了。匆匆路过的行人不再为她驻足，但每年却依然有络绎不绝的人群涌到这里来。决定红军命运的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当年就在这个镇上的廖氏宗祠里召开的。古田会议址，背靠郁郁葱葱的青山，门前则是广袤的稻田，参天古木和碧绿的禾苗映着熠熠生辉的“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大字。址外左侧为当年红四军阅兵场，西南面设有当年红四军领导人检阅红军官兵操练的司令台；正面是宽阔平整的农家稻田；右侧有一口引水井和“荷花池”，是当年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散步、休息常到之处。会址最早一座清朝宗祠，为单层砖木结构建筑，始建于清末公元1848年，称廖氏宗祠，又名万源祠。1917年大修后创办成“和声小学”；1929年5月，红四军进入古田镇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后，更名“曙光小学”。址内庭院开阔，依次为前院、中门、下厅、正厅。左右两侧为厢房，分别是毛泽东和朱德当年的办公室。步入中门，正厅是古田会议会场，上墙悬挂“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横幅会标及中国共产党党旗，下方左右分别张贴着马克思、列宁画像。我们依次走上台去，体略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振臂高呼的慷慨豪情。

会址对面山腰上座落着古田会议纪念馆，馆内各展厅陈列了闽西革命中留下来的各种文物以及文字资料。闽西人民，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前仆后继，为中国人民的幸福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地的群众间流传的一些神奇故事更让人体会到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据传99年中央电视台“心连心”晚会演出时下着雨，而当饰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登场时，雨顿时就停了下来；前来慰问的中央领导人下榻的宾馆前，一群小孩欢呼着奔走相告：“他们长得跟电视中一模一样！”似乎在他们心中，领导人有三头六臂似的；会址的屋顶瓦片上不着一片树叶倒是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感惊讶！

领略了革命胜地、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之后，我们又驱车来到了著名的风景区——连城冠豸山。

### 冠豸奇貌

被陈立夫先生誉为“客家神山”的国家首批AAAA级旅游区冠豸山是连城县的骄傲，因酷似“獬豸神兽”而得名并与武夷山并称为“北夷南豸”。

冠豸山景区内层峦叠嶂，山水相映，集山、水、岩、洞、泉于一身，雄奇而秀美。我们先乘游船观赏石门湖。湖水随山蜿蜒、港叉交错、清澈见底，湖面波光鳞鳞；青山依水临渊、深谷纵横，倒影在水中，娇美如画，石壁嶙峋峻险。近年还在这片湖区成功主办了国际悬崖跳水、全国攀岩、滑翔伞、公开水域游泳及航空跳伞等大赛。游船徐徐前行，两岸杨柳扶疏，苇丛斜伸入水中，莺声百转、野鸭闲游、游鱼起舞，引人入胜。驶过“阴柔举世无双”的“生命之门”时，导游小姐的欲说还休让我们对这娇羞的天造神秀充满无限的遐思。

弃舟登山，拾级而上，攀登在岩石背上，极目远眺，映入眼帘的苔藓、蕨类、地衣等植被既不阻碍观瞻，又使人心旷神怡。走过情人小径，坐在竹椅上观看高空飞车表演，真替表演者们捏把汗，而他们却从容地在钢丝上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登上主峰，四周形态各异的风光向我们涌来，让人目不暇给。左边摩崖石刻上镶嵌着“人长寿”三个大字，前方有一头鳄鱼耐不住不里的寂寞，不媚俗地努力向高空伸展张望着，反着看它，又似隐隐沉入海底的“泰坦尼克”号；身后一只乌龟正探头探脑呢，而更令人叫绝的是右边那座竖直挺立的丰碑——生命之根，与“生命之门”山水相应，代表热情阳溢的伟岸英姿。

走在山中小径，兰花的清香幽幽丝丝地沁入我们心脾中，卖兰花的小姑娘在路旁兜售各种品种的兰化，剑兰、墨兰、君子兰……应有尽有。山中还能鸟瞰依盆地而崛起的连城县的全貌。“上游第一观”是我们游览冠豸山的最后一景，岩上的石刻为我们的行程作了最好的脚注，也为这险奇壮观的秀丽风光注入了人文气息。导游小姐也不时地给我们讲述当地风情和客家民俗，兴致起时还用客家妹子最擅长的山歌来打动我们的心。

## 古民居群

座落在宣和乡培田村的明清民居建筑群，由三十多座宗祠、六处书院、两道牌坊、三庵两庙和一条千米古街组成。以中轴为对称，厅与亭院相结合的九厅十八村是其典型结构，官厅、继述堂、进士第等庄园式休闲逸乐型建筑和南山书院、容膝居等传道授业解惑的学堂都充分展现了明清建筑技术与艺术的高度融合。先撇开其曾有的富丽堂皇、雍容高贵不说，单就细部的设计工艺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了。我曾经参观过不少古民居，似乎每一处民居的建筑在防火、防雨、保暖方面都有独到设计，培田民居也不例外，它的最大特色在于防震和避暑。建筑师采用中空的内外墙结构，在搞震方面起到不小作用，同时根据热胀冷缩以及空气对流的特性达到降温效果。有专家指出这种效果要几台中央空调才能达到呢，而古人仅靠砖墙就得以实现了。

门、窗、屏风的雕花技艺也相当精湛细腻，碎石铺就的屋檐画廊总是充满诗情画意，幽深的街巷偶尔传来一声狗吠，更增添了它的宁静；在溪边浣洗的妇人以及田里辛勤劳作的农人不时迸发出欢声笑语。碎石艺术的代表作“鹿鹤同春”用两种颜色的鹅卵石铺成，乍看栩栩如生，定睛凝神才发觉它有三维立体画般的特效哩。华屋的地板用碎石铺成的方圆图形，有点类似于“孔方兄”，这是教育子孙勤俭持家，同时还应牢记做人当以“外圆内刚”为原则，处事要灵活应变，内心则要正直方刚。

三户一私塾、五户一学堂，客家人重视教育的程度于兹可见。其中尤以南山书院远近闻名。它创办于乾隆三十年，（1766年）光绪三十二年小学，成为当时所在县的第一所完小。书院门前有一棵古罗汉松，坎下草坪中有一方池塘，对面有两列青山，风水先生把它们分别看成笔、砚、书案、笔架的象征，书院旁边还有一坵水田，这是书院的“学田”。另一所蒙学馆“锄经别墅”，馆名开门见山地阐明了耕读传家的宗旨，而门联则形象地描述了半耕半读的私塾生活：“半亩砚田余菽案，数椽瓦屋课桑麻。”看得出勤劳的客家先民既热爱学习，又不忘耕种为本。培田村不仅重视男丁的培养，还积极为女子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容膝居”就是专为小姐们设立的学堂，墙上“可谈风月”喻示了客家人民崇尚自由民主的风气，这不只在讲究教化的客家地区就是在清代中国也算得上是异数了，妇女们在此交流生儿育女的秘密，讨论如何为“悦己者”容，甚至讨论房中术，颇有离经叛道的意味。

陪同我们去培田民居的是上午带领我们参观冠豸山的导游，她得知我们不熟悉路的时候，主动放弃下午的休息时间义务为我们作向导。在培田村口遇见退休的吴老师，他对培田民居群有最深入的研究和最精辟的论述。他得知我们远道而来时，本来有事在身也兴致勃勃地陪同我们一道参观，并为我们作了极为详细的讲解。直到天黑他才作别而去，临别前又为我们的晚餐作了精心的安排，让我们在农家享受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晚餐。村民奉上自酿的米酒，端上佳肴招待我们远方的客人，原汁原味的土鸡、家兔以及自家菜畦里种的菜蔬，让我们个个都狼吞虎咽，丑态毕露。当地客家人的热情、淳朴让同为客家人的我不尽感到汗颜。

## 永隆风雨桥

连城莒溪永隆桥与罗坊的云龙桥建筑风格相似，都极具匠心。在回程中，我们顺道参观了长得颇似房子一般的永隆桥。桥头用青砖砌成一座微型城堡模样，竖格窗棂和四根柱子支撑起一道又一道屋檐，匾上书着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永隆桥”。桥的主体用一排整齐的小柱子架着瓦片屋顶，如巨龙横卧河上，龙脊般的朱红色顶蓬遮盖了各个方向的风雨。桥面用石子铺成，农人赶着牛挑着农具悠闲地走过，开始一天的劳作。桥的那一头建造了一座六层楼高的“文昌阁”，为保护整个村庄的风水。不远处一架水车正不知疲倦地滚动着，一如木质的旧留声机，放送出残缺的音符。眼前的情景不正是文学作品中对江南水乡的描写一般美妙动人吗？有人将它与周庄相比，并得出结论：周庄也不过如此。依我看，如果换一种比较方式，即将大多数人“比同法”换成“比异”的方法，这两个地方不就各有特色了吗？

## 未竟的旅程

由于行程仓促，许多优美景区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却无缘前往拜会。

清朝时曾出版过《康熙字典》、《金瓶梅》等一千余种卷帙繁浩书籍的明清著名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连城四堡乡，至今仍保存着大量古书坊、雕版、印刷工具和古籍，是雕版印刷基地的唯一幸存地。

连城宣纸传统生产工艺也算是闻名遐迩的，南京图书馆委托我们带些样品给他们。

连城与相邻几个县的客家风格不尽相同，她融合客家地区的文化精华，底蕴深厚且异彩纷呈，各乡镇风情也有浓郁的特色，姑田游大龙、罗坊走古事、新泉烧炮、犁春牛、北团游大粽、芷溪花灯及舞龙、舞狮等民俗遍布城乡，热闹非凡。各个乡镇的方言杂芜，虽同为客家语系却难以沟通甚至隔条河语言也无法相通了。

除连城县外，闽西各县的旅游资源也极其丰富。汀州名府的人文气息以及被喻为世界建筑奇葩的永定土楼等地也是当仁不让吸引游客的胜地。未能前往实属无缘。

## 武夷之旅

错过多个机会之后，这次总算成行了。走的前一天，一个同学从厦门来，陪他去另一同学处狂欢了一个晚上。次日上午借故不去上班。下午的火车，我中午到单位去。

全陪导游不漂亮，她介绍自己的时候尽管用了拆字法，可也没达到“笑”果。我只听到“十八鬼”三字。上火车了，找好自己的位置，就跟同事聊天。有人约打牌，正想开始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女孩，像极了在南京的一位朋友，我跟同事说这事。不巧被她听到了，她问我说了什么，就这样与她拉开聊天的圈子。她是武夷山市的导游，正陪她的客人去旅游。我们互留了QQ号，她还留了家中的电话给我。可总没与她联系。

晚上到达的时候，全陪一直交待让我吩咐那些男的不要去找“外婆”，我就开她玩笑，希望她挺身而出。在宾馆的大厅里，跟她和几个女同事聊得很迟，回房间的时候，几个打扮入时的小姐对我挤眉弄眼，我匆匆地走开了，不一会儿，骚扰电话打来了，问我是不是有点小姐服务，我没好气地说：“我正在被服务呢。”

次日上午登天游峰，上山只有一条正路。一段向阳，一段背阴，山路上人很多，在阳光下的人一直埋怨前面的人不走快点，可当他们到了背阴的地方时，也是走走停停，还回头对着后面的人做鬼脸。到了山顶，照了几张相，湿透的衣服还没被风干就准备下山了。天游峰是一块大石头，站在上面，看九曲溪上的竹排。有一位女孩穿着红色的衣服在溪中玩水，衬着碧绿的山水，那点红实在太可爱了。

下午在九曲溪漂流，在车上，地陪暗示我们要给艄公一些小费。我们共三十一人，分坐五条排后还剩一个没有着落，我主动提出凑到别的竹排上去。排上坐着四个湖南人，还有一个是浙江丽水的导游，她带团来玩。因为我们不是一起的，所以谁也没有提出小费这事。艄公显得有点不高兴，但又不便暗示，他跟同伴用方言讲这事，我隐约知道他们讲话的内容，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可我一个人也无能为力。竹排上有一块模范牌，我将话题引到这块牌上去，果然艄公的态度好了很多，可能他知道小费无望了的缘故吧。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趣闻了。在他的口中，武夷山的每一块石头都有一段爱情故事。大王峰跟玉女峰就不用说了，另有一座由三个小峰组成的喻为“三姐妹”的山峰，大姐爱美，头上老戴着花，二姐爱玩，所以晒得黑黑的，三妹天性风流，整天跟着不良少年，结果不小心怀孕了，三妹的日本名挺好听的，叫“未婚先有子”。经过天游峰时，才看到这块石头有多大，当地人说“武夷山好玩不好玩，一块石头就能让你玩半天”，此言果真不虚。后山有一条路，几乎没有游客从那里走，他说这是爱情路，现在高考刚刚考完，很多学生就来走这条路了，还有一些大款带着小蜜也通常走这条路。我极感兴趣于“悬棺”，可我抬头看到的只是几块破木板，未免有点失望。以后有机会要特别去考察一番。路上跟浙江的导游小姐聊天，还跟她合照了相，当然这是艄公的主意，我也只好半推半就了。上岸后，参观武夷宫，这里有朱熹纪念祠和柳永纪念祠，两个祠堂相隔很近，两人也同是宋人，可游人却多寡分明。还有一条宋街，卖工艺品，随着同事进去花了点银子，明知被狂宰可也无话可说。同学（现在是同事）说她碰到另一个同学，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还真好，可我怎么都没碰着，还好回来时在火车站见到他，难免拥抱了一番。

晚饭地陪带我们去另一家酒店吃饭，我粗粗地看了一下，大部分的团体都在这里出现了，看来“此马来头大”也。晚上我独自去逛，想找一家网吧。一个男子走过来问我要不要按摩什么的，我没说要也不说不要，只顾走自己的路，他大概看到了希望，最起码没被拒绝，于是大胆地向我介绍，我也就故意试探地问了些行情，他兴高采烈地描述，还要我过去看看，我笑着跟他讲以后有朋友来的时候一定叫他们去。他很佩服我的定力，可还是硬磨着要我去，逛到他的酒店门口的十字路口时，我说我要从这边走了。于

是他一再交待有朋友来的话，一定要介绍过去。刚摆脱一个，另一个人又缠上来了，这个人的口才明显比较逊色，我不愿跟他再罗嗦，三言两语就将他打发走。好容易找到一个网吧，在QQ上碰到那个厦门的同学，他和另一个同学第二天去北京玩，聊得兴起时，天下起暴雨来了，雨点像算盘珠子一样大，街上的大排档来不及收摊，一任雨水敲打，停电了。路上的行人在雷电中四处奔跑。我被困在网吧里，开始诅咒。半小时后，电来了，继续聊，十几分钟后，电又走了，真TMD衰，跟我同住的小朋友（他妈妈将他交待给我）又不知是不是还困在外面，开始为他担起心来。十一点多了雨才停，紧赶慢赶回到酒店，看到他好好地呆在房间里看电视，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第三天去水帘洞，与其说是水帘洞，倒不如说是从山上漏下来几滴水，既不成其为帘，也没有洞。地陪知道引不起我们多大兴趣，只好讲几个笑话来逗乐。真失败！他带我们去茶艺馆，还带我们去了蛇园。蛇园也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那些小姐为了推销蛇药，竟不惜用纤纤玉手去摸烧得通红的铁链，这种走江湖的表演怎么看都不舒服，独自到后院的蛇园里去，只看到几条小蛇，还有四只猴和三只熊，我将门票递给猴子，还差点引发一场战争，那些猴子不知多久没见到食物了，连纸片、树叶都抢得我死我活。

武夷山比较早被国家定为一级游览区，山中的配套服务比较“齐全”，当地人的意识也稍显前卫些，满街的商品都是靠着导游推销，于是一些见利忘义的导游就开始坑顾客了，这是我几天中对武夷山的一个反感的地方。不过，还好的是九曲溪的水还算是清澈见底的。

## 武夷文化

武夷文化，是产生于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北广大地区，以古越渔猎农耕文化为基础，以朱子理学为核心，融海洋与中原文化于一体，具有神秘、整体、独创、兼容、辐射性的区域文化。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诚如中国著名思想史专家蔡尚思教授所说：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福建开发最早的一个方域就是闽北，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居住着土著闽越族。解放前，史学界不少人认为武夷山地区在唐以前，如同整个福建地区一样是“蛮荒之地”。可后来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武夷文化逐渐形成共识，认为武夷文化在中国东南独树一帜。其某些方面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方面曾处于领先水平，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经过二千多年的辛勤的垦伐，为开发福建立下功绩。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福建设置闽中郡，开辟了京都通往福建的第一条官道，即五尺道，汉人随之进入闽北。东汉建安初期，闽北的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南平设县。建安八年，土著人不满汉室的统治而叛乱。吴主孙权的胞兄孙策派贺齐进兵建安。十年，复立县邑。（《三国志·吴书》）这是史书首次记载汉人入闽的情况。唐末的南迁规模最大，对闽北的影响最深，从姓氏看，多为望族，如刘氏、吴氏。南平市初步统计共有122个姓，可见迁徙的规模。

闽北素有“文献之邦”，建阳书坊的印刷业名播海内外，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从宋至清入仕做官必读的书。

闽北的古迹有：崇安五夫的朱子巷、邵武的李纲祠（李纲是邵武人）、严羽的沧浪阁、建阳的朱熹墓、宋慈墓等。

武夷先民早在夏商时期已构筑房屋，用石器、陶器、青铜器，过着捕猎农耕生活。尤为重要的是，在武夷山葫芦山发掘出六米多长的我国夏商时期最长的龙窑。距此不远的武夷山悬棺，亦称“船棺”、“架壑船”、“仙棺”，据碳素测定距今三千五百年。专家考证，这是我国南方悬棺葬的发源地。悬棺呈船形，以武夷山盛产的坚硬楠木雕凿而成。棺中有我国最早的棉布、麻、丝绢，人字形竹席，龟形木盘等。悬棺之谜至今未解，但可说明当时生产力已相当发达。

宋代尤其是南宋，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闽北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下中。”“冠带诗书，翁然大肆；人才之望，遂甲天下。”据台湾学者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统计，宋代闽北是出人才最多的地方之一。有一百多位诗人，十六位宰相。仅浦城一县就有一百二十二位进士，四个状元，八个宰相。

文化学术方面，有建阳人宋慈写的《洗冤集录》，开创世界法医学先河。建州人袁枢编撰《通鉴纪事本末》，成为继纪传体、编年体之后的又一史书体例——纪事本末体。柳永的慢词成为“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但其特点是名声在外，闽北本土没有形成一个热潮；邵武人严羽《沧浪诗话》建州人魏庆之《诗人玉屑》等诗歌理论著作对后世影响极大。建阳人惠崇的画誉满画坛，苏轼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就是为他的《春江晚景》画所题的。“一身系国家安危”的民族英雄李纲，在汴京保卫战中，慷慨就义。福建莆田的郑樵、蔡襄、蔡京。支持王安石变法后又被王安石气说为“福建子”的吕惠卿等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

朱熹在闽北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者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渗透至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南宋末到元明，朱熹、真德秀、李光地等闽学学者的著作，成为法定的国家教科书。文官考试不出朱子学范围。朱熹建武夷精舍时已54岁，在崇安县（武夷山）定居了整整40年了，他在武夷精舍讲学，是他成为教育家历程的重要转折点。由于有了在白鹿洞书院办学的经验，他在这里办没很快就走上了正轨。数年之内，栽培了大批学生，其理学思想也随之传播开来。

宋代建窑生产的瓷器为全国八大名瓷之一。其岩茶在中国乃至世界也是闻名遐迩的。

## 十八重溪漂流

是第二次来十八重溪了。三年前，全班同学兴致盎然地趟过了一道道小溪，得以饱览“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仙境风光。这次，我们一行十数人则是奔着生态漂流而来的，同行的同学只有寥寥三两个，而我们高亢的情绪则丝毫未受彼此不熟悉而有所削弱。我们边说边笑走进了第九重——漂流开始的地方。

由于天气干旱，只有上游水库放水，漂流才能顺利进行，在等水的时间中，我们走进了知音瀑布景区。知音，这名字倒是起得极富诗意，来这里的人瞬即似觅得知音般敞开衣襟，一头扎进冰凉透剔的泉水怀抱中。浮游于水面，看到一块“凹”字型巨石屹立在眼前，水流从凹型槽中倾泄下来，被山石突兀的棱角撕成活蹦乱跳的水花，溅在游人身上，霎时，沁入心脾，凉凉的，爽得不得了。石壁上各种水草似花布一般，不拘一格地星散在缝隙里。一个猛子扎下去，看到的是水底五彩斑斓的鹅卵石。或许是太留恋此地的缘故，一个同学被涧水强大的引力吸住了，潜在水中朝我们招手势。起初我们均不以为意，待发现水面上摇摆的手也脱离了视线之后，才惊慌地跳入水中将他拉起，这时他已饱饮一顿山泉了。他躺在石

块上，大概怎么也想不通仅仅是一周前在海南深邃的海水中能上下自如，何以来到这里却如此难以自拔。

中午一时半，我们正式开始实践此行的目的。将该包的物品用塑料袋牢牢密封好，将自己裹在厚厚的救生衣中，全副武装的我们推向了湖中央。每艘皮筏艇均由两人“掌舵”，船客即艘公。六艘皮筏艇浩浩荡荡地启程了。过了一阵，我们发现自己仍在原地打着圈儿，尴尬地相视而笑。这时，游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两艘两艘地将我们往湍急的水流中拉去。顺着水势急冲而下，我们的心却陡地提到了嗓子眼儿。皮筏在石头上磕磕碰碰，而我们毫发无损。顺得地渡过第一关后，我们开始研究如何配合了。和我同舟共济的是一位聪明的大姐，一会儿就掌握了技术要领。我们能完成各种各样的动作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能找到前进的方向了。

太阳丝毫不给我们“面子”，总是躲在山后或云层里偷偷地看我们。沐浴着和风，肤触着清水，我们学会了如何控制速度——让大自然成为我们的原始动力，我们只管享受。在急流中，我们像离弦的箭一样被射出去，女同胞索性闭上双眼，大声惊叫，以减轻恐惧；在平静我湖面，我们又悠闲地顺水推舟，欣赏沿途的青山绿水。几艘皮筏艇时而一字排开，时而又围拢在一起。靠在一起时，打水仗是最刺激兴奋的事了，用船桨在溪中挑起一桨水，往其它筏上舵主脸上砸去，受到这种“礼遇”的船员立马反攻过来，有时几艘皮筏一齐驶来来，合力围攻我们，如猫狗一样的水柱朝我们脸上喷射过来，水花四溅，喷在众人脸上，令人无法招架，甚至连眼睛都不敢睁开，任由自己变成一只落汤鸡。筏子里灌满了水，真分不清筏在水中，还是水在筏中。好几次我们都跳进水里，将筏中的水倒掉，然后继续投入战斗。

沿途处处可见游泳的人群，三三两两，有些在嬉闹，有些则边游泳边拉网网鱼。同筏的大姐屡屡流露出对油炸溪鱼的美味的向往，看着她欲滴的垂涎，我们也干脆加入捕鱼的行列，只是被套在救生衣中的我们笨手笨脚的，明明鱼就在自己手边，却怎么也抓不住，游鱼看到我们这副蠢样，也乐得与我们周旋。

行至一平如镜面的湖中，我们全都流连忘返了，水流也似乎不愿意就此打破我们的雅兴。我们将筏子撑到水柳丛中，叶片轻拂在脸上，麻酥酥的。不知谁冒出了一句：“如果有冰啤卤肉就好了！”于是我们提议各筏比赛，看谁先划至对岸，输的晚上回去后买酒买肉，以弥补此时的缺憾。号子声中，各艘筏争先恐后，直可与端午节赛龙舟百舸争流相激相荡的火热场面相媲美了。参赛的六条筏均获得了前六名的佳绩，酒肉由第六名的人包了。

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的漂流就要到终点了。来到最后一个百米长的湖面，筋疲力尽的我们半躺着靠在筏沿上，闭上双眼，听四周的鸟鸣虫唱，周遭静谧的氛围使我仿佛置身于梭罗的瓦尔登湖上，心里没有一丝杂念，似已深深地融入了这水天一色的清凉世界。睁开眼，山动，云动。解开救生衣，微风吹上后背，顿觉轻松备至。暮日余晖中，伸出双脚，濯足溪中，将皮筏慢慢地靠岸。

2002年7月29日

## 重游武夷

又去了一次武夷山，走前ami对我说武夷山好像是我家的后花园一般。虽然上一次去武夷山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转眼一年多的时间就这样被我“蹉跎”了，我想，在心情上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

这次去武夷山是因为全国书市。书店组织各个馆的采访人员一同前往，在武夷山集合。主任要我去参加，看看这家书店的经营策略。又因为今年书市在福州举行，为了避开众人的耳目，她交待不要让同事们知道。

独自收拾起行囊，独自去火车站，独自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身旁陌生的脸，独自感受这种类似古人被贬往某地的苦涩心情。火车是开往南京西的，这个曾令我向往了好几年的城市，就是我这趟列车的终点站；毕业后留在金陵的玲许久未联系了，我们九年的友情也像我这趟行程一般，车未到站我就提前下车了。

到武夷山火车站时已近黄昏，天凉了下來，吹着不大不小的风，坐上到景区的公交车，找到会议安排下榻的酒店——武夷山景区多如牛毛的酒店，偏偏让我住进了去年曾经入住过的云清大酒店。吃饭时南腔北调充斥于席间，而我却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看来这些南来北往的客将我这个本地制造的人彻底地遗忘在饭桌一角了。

第二天去天游峰，因为已经有过一次走马观花的经历了，这次我着意留心石壁上的摩崖石刻。武夷山与江西毗邻，从江西入境眼前呈现的便是武夷山脉，古代有不少文人骚客、失意官宦隐居于此，他们看到水的灵韵，岩的峻笔，山的奇秀触景生情，有时也为了抒解心中的不得志，常常挥毫涂鸦，然后请石匠镌于山石中，以表明心迹。有些字写得别有创意，有些字刻得神韵盎然，语意隽永，让游客看得遐思万千。如“幼”字，右边的“力”不出头，表明自己不想替新朝廷出力，后人笑为“当官不得志，专写错别字”；又如“寿”字，竟有三种含义：采用“阳刻”刀法，意为“阳寿”，字体写得瘦长，表示“长寿”，与其它石刻相比，它的海拔位置最高，表示“高寿”。各类题刻多达百余方，惜无纸笔，又被导游直催着走，无法一一记录。

天游峰旁“隐屏峰”是一块垂直的峭石，据说全国最有名的攀岩手曾来这里证明过一件事——无法逾越。后面是郁郁葱葱的树木，躲在“屏风”后娇嫩欲滴，只露出另外半边脸让游人欣赏她的绝代风华。天游峰海拔410米，整座山是一块无断裂的石头，峭壁千寻，阴湿的天气常有云雾缭绕，仿似遨游于天宫，故称天游峰，游人沿着其山脊拾级而上，到峰顶可看到九曲溪最美的几曲，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评点：“其不临溪而能尽九曲之胜，此峰固应第一也。”山顶建有天游观，只不知在重建此观时（明朝嘉靖年间）那些砂石是如何采集的，初建时的模样就更不得而知了。以天游观为界，后山与前山迥异，无限风光隐在后山默默地欢送刚来历险的游人。国民党统治时期，当地政府为了迎接蒋介石前来度假，特在后山建了一座牌坊，上题“中正公园”，文革期间被敲掉。还拟将武夷观辟为宋美龄舞池，后因蒋介石未能成行而今成为“旧址”（非为遗址）。导游在这里讲了一段颇值得玩味的导游词：前山是共产党开的社会主义道路，比较崎岖曲折，是上坡路。后山是国民党开的资本主义道路，比较平坦舒适，却是下坡路。所幸，现在大多游客都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当天下午我们去“一线天”，去年没去过这个点，对我来说比较新鲜。在岩洞的顶上，可看到如斧头辟成的一条裂缝，最窄处不足0.3米，长约一百米，阳光从裂隙中照进来，仅看得见一缕游丝，实如天光一线，故名。武夷山的一线天据说是全国最窄的了。进洞前导游以我等游客的身材作喻，谓过了此洞而不湿身的为什么什么身材，过了这个洞湿了身的为什么什么身材，还有一种什么什么身材干脆就别进洞了，别人在洞中看天，他只能在洞外想别人看天，这是“别有洞天”的又一解乎？洞口有不少人在兜售手

电筒，大多数人不信非要手电无法过此洞，他们对自己总是特别自信。进入洞中，慢慢地黑暗向我们逼来，在一些地方真是伸手不见五指，难怪导游叫女同志不要混到别人的团队中去了。而在这最黑暗的地段，路也最难走，一级一级台阶既高且陡，再加上那近乎挤扁人的宽度，每个人要小心翼翼地用一只手先探前面的台阶，一只手找脚，还要侧着身子歪着脑袋仰着脖子。不侧身无以通过，不歪脑它就会与岩石亲密接触，不仰脖无法看到光线，就不知自己置身于一线天，还以为是来到了地狱呢。走在这种羊肠似的山洞里，根本无心去想身外任何事物，洞里阴冷的风吹来有点舒适又觉得有点可怖，如果有回头路，我想有一半的人会选择抽身而退的，因为不仅看不到光了，而且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光，人在恶劣的环境中最怕的是失去希望。走了大概二三十米，地势又变平缓了，而且宽度也在增加，光线也慢慢地走出来了，真是幽明各异。走出洞口发现自己还活着，心情也顿时轻松许多，便夸夸其谈自己身材如何如何好了，浑然不觉刚才在洞中的万般滋味。

九曲溪泛舟仍是乐此不疲的享受。坐在竹排上，不必看风景，风景便自动向你涌来，不用睁开眼睛，只用心就能感受四周的山青水秀。导游的语调仍是那么富有悬念，一些民间故事在他的口中滑出来真不可道的现实意义。他们在这条溪上谋生，可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收入却不高，仍是船家的布衣蓝衫打扮，还有些女子也在这条溪上漂泊着自己的一生，大多数的钱被管委会收走了。他们带着私有财产来到这个集体经营的国有企业，分到的利益却远不及管委会的“领导”。尽管心有怨言，他们从不将此情绪带给游客，这便是山区人淳朴的风格。仍旧娓娓道来武夷九曲溪中的每个景点的风貌：《西游记》里小白马跳崖的镜头就在九曲溪中拍得，古越族人悬在半空中的船棺，玉女峰令人叫绝的姐妹花……我们还极尽挑逗他唱山歌的欲望，悠悠的旋律飘荡在九曲溪中，飘荡在连成一线的各艘竹排中，有人忍不住赞叹——纤夫的爱，船家马上还以一句“纤夫是没有爱的，只有奸夫才有爱”，惹得众人忍俊不禁。

短短的一天半的时间里，我们还零星地跑了几个景点，我这个地方保护主义的人被同游的北方客人团团围住。在他们的眼里，南方的山水与自己每天触目所及的情景是截然不同，能在这清山秀水中轻松快活在过，也不枉此行了。在他们的赞叹声里，我也重新拾起了对武夷山的热爱，美不在山间，不在水里，而在自己的心里。

2002年10月28日

香港印象

港游纪行

要说香港，得先从过关开始说起，香港与内陆之间仅隔罗浮桥，过了这个标志性的桥，我们就算踏上香港的地界了。深圳与香港两边海关在服务质量、效率以及嘈杂程度等方面竟似两重天，虽然都排着队，但在出关前，队伍却像散兵游勇一般，在香港海关，由于有专人在维持秩序，大厅显得更庄严些，香港的海关办事效率也高，过关的旅客很迅速地就按次序办完过关手续了。

从香港海关出来，坐上开往红磡的列车，列车三分钟即一班，我们人到站时，刚开走一班，在等下一班的时候，我们正好看到从北京开来的列车，我惊讶于这趟列车的寒酸。应该说这些年的大陆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已经相当完备，但为何开往港九的火车却偏偏如此破旧？难道为了显示内地人谦虚的精神？

香港的列车与广州的地铁差不多，宽敞明亮，车上分别用粤语、英语和普通话报站。中途上来许多香港青年，他们几乎都手持一份报纸，坐着或站着翻阅，偶尔掏出时尚新潮的手机，小声地聊着天，全然没有大陆人大声讲电话浑然忘我的气概。七八十年代，港人来到大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香港人，因为其身上花花绿绿的衣服，现在的香港人，我们也能一眼认出，倒不再是因为其身上的衣服了，更在于其身上透出的一种气质，笔挺的西装里包裹的是他们掩饰不住的自信。

从红磡火车站出来，接待我们的旅行社的车已经候着多时了。停车场上一群扛着“法+轮大法好”等标语的人迎着我们派发传单。香港是个言论自由的特区，一般地，在公共场合，警察是不管市民说些什么的。香港的福利制度好，所以街上甚少出现乞丐，更没有全国各城市广泛存在的职业乞丐。这些举着标语牌的人虽然不像内地的职业乞丐一样向游人伸手乞求什么，但他们追着你派发传单的样子却一样烦人。通常他们也是受雇于某个组织，专门针对大陆来的旅客派发传单。

在香港与在大陆旅游，其中一个极大不同的特点是导游通常不带客人先住店，总是马不停蹄地玩足一整天之后晚上九时左右才送客人到酒店休息。这也是由香港人的工作状态决定的，他们通常早上九点开始上班，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六点下班后还要拖一点时间，为了让老板看到自己的良好表现，而他们的家也相对较远，等回到家中煮好饭菜开饭时，也就八九点钟了。因此，登上旅游大巴，我们的旅程就算开始了。大巴载着我们在街上逛了一小圈，十几年来在香港电影录像、粤语歌中看到听到的地名——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九龙塘、尖沙咀、海底隧道、维多利亚海港、皇后大道东、黄泥涌大道、旺角、中环、庙街、铜锣湾、浅水湾、青马大桥等早已深藏在心中的地名，终于像梦境般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了。虽不及下车闲逛，但脑海中却像过电影般以往所看的各部影片都再次浮现，也算过足了一把瘾。

在香港会展中心，我们看到了一朵盛开的紫荆花，那是中央政府送给香港特区的礼物。旁边即是著名的维多利亚港，海湾中的水碧绿怡人，清洁异常，没有任何油污泛在水面上。全球华人小姐坐在敞篷车上，扭动婀娜多姿的身段，向我们挥手致意。众佳丽超凡脱俗的美貌令我们宛若置身于瑶池仙境中，如痴如醉，如梦如醒。

去海洋公园算是香港最大的旅游项目了。在海洋公园，最有乐趣的当然不真正是海洋中的一切了，诸如海洋馆、水族馆、鲨鱼馆等对于我们从海边来的人当然不算稀奇，与之相较，吸引我们的更是刺激的山上机械城了。我们常说“玩的就是心跳”，而在这个机械城，玩的就是心不跳，几个项目都会让你的心静止下来，呼吸屏住了，心凝固了，悬在空中。为了让自己有个适应的过程，我从最和缓的摩天巨轮开始，巨轮慢慢升空，然后慢慢下降，即使有轻微恐高症的人也能适应这种变化。飞天秋千就能令人体感到一些刺激了，每次荡起来总有被甩出去的感觉，身体侧着半倚在秋千绳上，张开双臂，随着众人一起呐喊，所有的心情均被抛出九霄云外。疯狂过山车更是让人捏着一把汗，当你正襟危坐在过山车上时，突然轨道就倾斜了，我总担心斜斜的身体随时都会坠地，倏而又倒挂在车上了，脚压着头，整个人弓成一个圆周，还没有将头伸展开来，又得体验倾斜了，如此三番颠来倒去，每一种身体姿势都极不舒服，心更是冲到喉口，当车转到平轨并慢慢刹下来后它才转到原来心房所处的位置。极速之旅又被同行的人称为“跳楼机”，人坐在椅子上，被送到十多米的高空，看着四周空荡荡的，极目所及，整个海洋公园的人或物都变得那么渺小，还未作好心理准备，整个椅子就极速下降了，下降过程中，人与椅子完全脱离了，四脚扑地，裤管扑扑的声音清晰可闻，伴随着邻座女人的尖叫，心已经冲出嘴巴宛然不在自己身上。

了，脸颊也早已变形了，虽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在这种痛苦的过程中，却仿佛是几千年一般，巴不得赶快降到最低点。体验完惊险之后，坐在海洋剧场的排座上，欣赏乖巧可爱的海豚海狮惊彩绝伦的表演，情绪才慢慢放松。下山的时候，坐在滑浪飞船上，看着小船拍打着水浪，黄昏夕照倒映在水中，有一种静谧的气氛，船滑过一个小山洞后，跳楼的感觉又来了，一段大概七十度的水坡，飞船急剧下降，人仰在船中，巨浪冲到身上，滑稽的嘴脸被自动相机拍了下来，像哈哈镜中那副模样。

浅水湾谐音“千岁湾”，是香港富人居住的地方，导游指着路旁一些有点类似大陆收一毛两毛的建筑物告诉我们这是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私家住宅，那是邵逸夫的别墅；这是香港首富李嘉诚的住宅，那是澳门赌王何鸿燊四姨太在香港的楼房。占地面积都不算大，外观与内地的别墅相比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富人的别墅尚且如此，一般市民甚至贫民的住房条件就更是不可想象了，一家人挤在四十来平方甚至十几平方的鸽子笼中，卫生间只有一个蹲位的大小，洗澡也是踩在蹲位上，卧室里更是摆放着双层架子床，另类同居状态。这种压抑感真不是我们能想象的。而大多数香港人一辈子的奋斗目标也就是供一套楼而已。一个笑话颇可说明香港紧张的住房状况：老师在课上说香港的房子是建在花岗岩上的，而且香港不处于地震频发带，所以那些依山而建直冲云霄的扁小高楼能坚固地屹立在香港的山间滩头。第二天学生即对老师所说提出疑问，一位学生质问老师既然不会地震，为何昨晚他家的床震得那么厉害！

尽管住宿条件不尽如人意，但香港人却对香港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们平常照样过着轻松潇洒的生活，并不刻意省钱存钱供房。九七之前大移民的许多人也迁回香港居住了。尽管大楼林立，但放眼望去，各幢大楼错落有致，风格迥异，不会有逼仄挤人之感。我们一些城市中的高楼虽然看上去很新很漂亮，但由于过于整齐划一，没有个性，且不够洋气而不耐看。

浅水湾同时又是香港女孩子向往的地方，她们渴望嫁入豪门，住入浅水湾的豪宅中。据说一位年轻妇人嫁入浅水湾后，五十二岁的丈夫仅十天即不堪其扰，死于非命（看来千岁湾并不名实相符。），她继承了二亿多港元遗产。这让许多年轻貌美的少女看到了希望，她们希望能结识这些富豪们，并且希望对方年龄不是五十二岁，而是六七十岁，一夜即能搞掂。

香港夜景相当迷人。站在太平山上好望角俯瞰港都夜景的确有另一种韵味，白天节奏感强烈的街头此刻宁静了，密密麻麻的窗口透着万家灯火，温馨浪漫。维多利亚港色彩斑斓，煞是绚丽，难怪当年殖民统治时期太平山顶只有上层社会人士才能出入。

疯狂玩足一天后，晚上回到酒店，打开电视，我们耳中所听到的都是广东白话，连刚当选加州州长的斯瓦辛格都用粤语夸夸其谈着。香港人口中，广东人占大多数，其次为福建人，但在本地的福建人不再讲福建话，都改学广东话去了。香港酒店客房与大陆有所不同，大陆地区最常见的是标准房，而香港通常是豪华的小套房，供一家几口人旅游居住。大陆居民旅游通常是由单位组织的，而香港人更注重家庭观，出游往往携家带口。难怪香港导游对我们提出要标准房的要求时觉得惊讶了。

无论两日游抑或三日，第二天的固定行程安排就是跟导游去购物。香港号称购物天堂，世界各地各种物品应有尽有，而且大多数商品不收关税，因此，与其它国际性大都市相比，这里的商品显得更是物美价廉了，加之这里购物环境与服务名列世界一流，在这里“血拼”（shopping）绝对称得上是一种休闲享受，也是许多人去香港的目的。但前提条件是不能跟着导游去购物。香港导游也如内地导游一般，将游

客带到关系户店里购物。在车上，导游就开始不停地向游客灌输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待到下车后，一些跃跃欲试的游客就开始疯狂大出血，首饰、手表、电器、服装、香水、药品，全部网罗备至，真应了“到了香港，口袋掏光”的宣传口号。或许港币比花人民币让他们更不心疼，为了捞便宜，不管需不需要，抢购了再说，港币花完了，人民币出场顶一阵，反正各大商场都打着“欢迎使用人民币”的标语嘛。比如服装，他们也不怕自己将名牌穿土了。此时，只有香港导游在一旁偷着乐。在景点不断催我们快走的导游此时对时间全没了概念，他很有耐心地等最后一个客人离开卖场，然后他算完钱才出来。香港人一方面希望大陆游客多为他们作嫁衣，一方面又瞧不起大陆来的。这几家店里的员工通常都是聘请大陆过去的人，她们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就是冲我们大陆人的钱包而来的。可怜我们干把块钱的工资，来到这底线一万三的特区，要多少同胞留下血汗钱才能使其经济复苏啊！

## 香港印象

香港高楼鳞次栉比，高耸入云，霓虹灯广告密布在楼外街区，更是衬托了它的繁华。街道窄小，所谓“资本主义道路，越走越窄”也。大多只是双车道，但地面非常干净，清洁程度绝不亚于我房间。路面像经过巨大水柱冲刷一般，不染俗尘，光着脚丫走路也不致弄脏双脚。尽管路面不宽，但交通秩序却非常好，私家车、公家车均匀速行驶，不疾不徐，不争先，不抢道，不随意停靠。公交车总是不差分毫地停在站牌下，不似我这个城市，在公交车牌附近一百米，各路车挤成一团，车上乘客前拥后挤，随车东倒西歪。在路口维持交通秩序的警察也非常耐心。只见他用非常柔和非常标准的手势指挥着过往的车辆，如果以我们内地现有的交通管理水平去指挥香港路面上的车辆，保证道路分分钟都是水泄不通的。

香港人讲求效率，从小事中即能管窥一斑。香港多山，用电动扶梯代替弯弯曲曲的山路，实在是一种高效的交通方式。他们没有时间慢悠悠地打太极拳，也没有时间拖腔拖调地唱京剧。他们敬业，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都非常努力，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在资本家手下干活，注重的就是自身的素质与能力，关系两字只能令自己四处碰壁。他们实际，对金钱与物质的追求不遗余力，并敢于将此想法表达出来。他们在上中学时就通过给低年级学生补课以及寒暑假打工赚取零花钱，培养独立的经济意识。当我们游客购物不够“大方”之时，导游的脸上立刻写出不满的表情，而当我们大肆购物时，他又喜形于色地一再向游客说“谢谢、谢谢”。用诸多名牌包装起来的香港青年新潮时尚，他们不用刻意打扮就显得气宇轩昂。

香港人信神，并非常注重风水。集佛儒道一体的黄大仙祠香火终年旺盛，成了香港市民的一种精神寄托，政府官员、影视明星以至普通善男信女都对其顶礼膜拜，逢年过节更是热闹异常。香港人举凡重大事件诸如婚丧嫁娶、乔迁新居等都要请先神明指点，普通穷困的老百姓也是守着皇历过日子。街边市井更是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于风水的传说，每个市民对于风水都能说出一二。

香港社会福利制度健全，上医院先治病后付钱，只要花二十元挂号费即可免费得到医生开的任何药品；住院的病人一天也只要花六十八港币就能打发一切，连三餐都可享用。九年免费教育更是让所有学生受益匪浅，学生只需出钱购买校服和课本，连这笔钱都支付不了的还可由学校提供资金给他们。

香港注重人权，绝不允许使用暴力，对于丈夫殴打妻子或家长殴打的刑罚非常重。注重言论自由，每周日正午的“城市论坛”是香港特色的时事辩论会，市民可与演讲者辩论。同时注重环保，汽车停在街上，

必须将发动机熄灭；酒店里使用的沐浴用品也是对水质影响最小的那些。

香港等级制度森严。蓝领与白领区分得一清二楚。香港汽车司机的待遇与内地的汽车司机真有天壤之别。在大陆，司机的地位是极高的，一个单位里书记是一把手，吃饭时坐在书记旁边的通常就是司机了。而香港司机则截然不同，大陆司机引以为傲的三个重要职能认路、开车、保密都不成其为优势。香港地小，且几乎人人都会开车，认路与开车并不稀罕。他们一般不与乘客同桌进餐，等游客进餐完了后由导游带盒饭给司机，司机将游客送至目的地后才开始蹲在街上吃饭。由于许多地方不能停车，也为了开着的空调不用关掉，司机只好开着车兜圈子，工作既忙且苦。

香港人看重吉祥数字，电梯里没有13、14层，上菜时也是七菜一汤，以凑成双数。广东或香港人用餐前都爱喝汤，所以女人要成为别人妻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煲汤，因此，香港人俚称妻子为“汤水”，而家外情人被称为“糖水”，糖水较甜，汤水营养。

2003年10月19日动笔，2003年10月24日凌晨1时完稿

## 西游记

### 第一部分新疆

2004年8月11日福州—郑州—乌鲁木齐

当飞机徐徐地降落到乌鲁木齐机场时，看到舷窗外忙碌的人群以及美丽的夜景，我才真真切切地将自己与大西北联系起来。西北，在我幼时的印象中是寸草不生的戈壁和黄土翻滚的沙漠，以及夹杂着少数民族方言的裹在奇装异服里的高鼻梁凹眼睛们。小时候，家乡一位犯了重刑的人就被流放到戈壁。据说劳教场是没有围墙的，囚犯们却不敢妄想逃出去——就算插上翅膀也难飞出那广漠的戈壁滩，与其逃出去送死，不如留下还能保住小命。

西北离我实在太遥远了，我从未想过我能置身于此地。所以去年ami问我她的西北游记该用何标题时，我毫不犹豫地为她选择了《西行漫记》。想不到今年也得以成行，只好退而求其次，将游记题为《西游记》。因旅途匆匆，不及细看及感受，就被催着上车了，许多文字只好参看他人著述拾人牙慧，就当作ami《西行漫记》的一个补充吧。

去机场前，一场暴雨狠狠地镇压了福州连日来炎炎的暑气。所谓“贵人出门风雨迎”，随后的六天里我们又两次躬逢如此洗礼。一次是到达敦煌那天，另一次则是离开兰州飞回福州的那个清晨。

由于机票难买的缘故，我们的线路是逆着的：乘机先到乌鲁木齐，再回向甘肃方向游览。飞机在郑州中转停留。因为临出发前，heavenboy曾打过电话给我，因此，在郑州机场很想告诉他我正在他老巢前往西天取经也。

机上反复播着刀郎的西域民歌，2004年最红火的应该就是他了吧。到达新疆后才明白古代“凡有井水处皆有柳永词”并非夸张之辞，刀郎的歌征服了新疆的每个角落。以至于后来又冒出两位也号称“刀郎”的歌手。后来我才明白刀郎的神奇并不仅限于它字面上的冷酷，更在于它所折射的艺术价值。它是维吾尔民

间音乐和舞蹈完美结合的古典乐曲《十二木卡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说“刀郎”是指新疆喀什阿瓦提县附近的一个村庄名。在这个村庄里，产生了维族著名的民间刀郎歌舞，称为“刀郎木卡姆”，它与“喀什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共同组成“木卡姆”（大曲）。

到达乌市已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多了，导游在路上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唱了一曲新疆民歌。由于旅途劳顿，我们登记住宿后便各自回房了，未出去感受西域风情。唯有酒店大堂“按摩一次性消费200元者，28元/小时”的广告牌被我们故意歪曲解读后爆出的轰堂大笑稍解了睡意。

在客房里检查行李时，我才惊讶地发现我忘了带数码相机的存储卡了。失落的表情顿时写在我的脸上，还好很快便与同房的人熟悉起来，而且攀谈之后又一次惊讶地发觉我俩竟是老乡。自然，沿途无法照相的问题解决了。

### 8月12日乌鲁木齐—天池—南山牧场

早上八时，当乌鲁木齐仍在沉睡之中时，我们已开始往天池方向进发了。乌鲁木齐，在地理上是亚洲陆地的中心，在准噶尔蒙古语中，是“优美的牧场”之意，可是，在这座现代化的城市里，我们很难在钢筋水泥丛林中觅到牧草的影子。清朝时称为迪化，曾是许多官员被谪贬的流放地。《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流放此地并客死于此，乾隆朝大才子纪晓岚流放在这里时，写下了名著《阅微草堂笔记》，林则徐被发配伊犁时，亦在此停留过。这里早晚温差很大，有“早穿棉袄晚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说法。

新疆的地形是“三山夹两盆”，“疆”字恰形象地反映了这个自治区的地形：北有阿尔泰山，南有昆仑山脉，中有绵延漫长的天山山脉，天山北疆是准噶尔盆地，南疆则是塔里木盆地，这是“疆”的右半部分。新疆与多个国家接壤，国界线曲折蜿蜒，就像折成“弓”字状一般；而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省份，“土”不正表达此意么？

去天池的途中，先要穿过一片戈壁，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此胜景。进入天山山脉后，即可看到成林的杨树以及丰美的牧草，海拔增高后，只能看到道路两旁的针叶林了。如果再往博格达雪峰探索，不经意间或许就能摘得令天山童姥返老还童白发红颜的雪莲花了。雪莲花被喻为雪域玫瑰，是年轻姑娘考验爱情的宝贵信物——还有什么感情比勇于攀登数千米的雪峰来得真挚？

称为“天池”的，除了天山天池外，还有长白山天池同样闻名遐迩。天山天池面积并不太大，在南方，随处都可见这种规模的湖。但她自有与别处不同的魅力：碧绿的湖水，苍翠的山顶草原，更有被敬为神山的博格达雪峰，真个是“仙府何须天上来，人间仙宫在天池。”不能免俗的是，天池同样被赋予诸多神话故事，有珠椽蛇足之嫌。“博格达山高连天，云封雪锁复年年。”太阳照在雪峰上，反射出银色的雪域光芒，雪水注入天池中，冰莹剔透。李商隐不知是否到过这里，但他写下的“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千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却一直流传了下来。纪晓岚也留下“乱山倒影碧沉沉，千里龙湫万丈深。一自沉牛答云雨，飞流不断到如今”。我没有生花妙语来形容天池，只好借古人的诗来创造想象空间了。

天池旁有抱着羊羔的小男孩，也有跳着新疆舞的小女孩，他们在招揽游客与之合照。更吸引我的却是飘着羊肉串香的小摊子。走得累了，我们就买上几串尝尝地道的风味。

午饭就在天池附近的小饭馆里解决，主食是烤馕和手抓饭。馕在维吾尔语中是烤面饼的意思，是维吾尔族人的主要面食。据说维吾尔族人宁可一日无米饭，而不可一日无馕。馕中之王艾克曼像锅盖一样大。在维吾尔族中，吃馕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无论吃什么馕，都得先把它掰成几片，大家一片一片吃，绝不可以拿起整个馕往嘴里塞，也不可以用刀子切开吃。这象征维吾尔族崇尚团结互助互爱的传统美德。馕还被视为吉祥物和幸福的象征。所以，提亲时，男方可将馕作为见面时的礼物，而且，新郎新娘抢馕还是当地青年婚礼的第一个高潮呢。但我们显然不习惯这种吃法，无论烤馕还是手抓饭，我们均用筷子和汤匙解决。

馕足饭饱后，我们又驱车到乌市另一边的南山牧场。南山牧场位于南天山支脉喀拉乌成山北麓，它是哈萨克人游牧的场所。哈萨克译成汉语是“逃难者”之意，据说其先民在成吉思汗西征时，曾被迫西迁，后来又受乌孜别克汗的逼迫而东走。屡屡逃难，故得此名。这里有苍莽而幽深的森林，有洒满阳光的毡房、羊群、骏马和歌声。在途中，导游向我们介绍了哈萨克民族的禁忌，希望我们不要犯忌。哈萨克人将牛羊马群当作自己的财富，不喜客人当着主人面数；骑马时不能在毡房的门口下马，他们认为只有报丧才可以在门前下马；走进毡房时，手里不可拿着马鞭，以免被主人误为威吓之意。更不可用木棍或脚去踢打牲畜；也不可赞美小孩长得漂亮，牧民认为这种称赞会人小孩招来厄运。

南山牧场的气温很低，大概不到十度。离开福州时，我想带件厚衣服，同学在旁边冷笑，我只好逞英雄到底了，谁想这里竟是如此寒冷。有人在兜租寒衣，那些衣服很难看，我没有要。只好以跳跃和奔跑以保持必要的体温。在草原中最大的投资要算上厕所了，有人用报废的公交车壳搭建了一个临时厕所，一次竟收费一元。

开始骑马了。哈萨克族以游牧为主，马上功夫十分了得，甚至五岁的幼童就能驾驭自如了。一个小姑娘迎上来夺过我手中的马鞭，灿烂的笑容挂在她红扑扑的脸蛋上。踏上马背，手紧紧抓着鞍子，全身僵直地任她摆布了。身后驰来一匹壮硕的黑马，马上的小男孩开始调戏我们，我身后的小姑娘便与他玩起“姑娘追”来了。只见她一边还手推他的马头，一边用脚踢小男孩，我在马上一颠一颠地担心死了。爬上一座小山丘之后，马儿撒欢地飞奔起来，此时，我也略微松弛了紧张的躯体，顺势起伏着。驰骋在这青山绿草间，思绪也游离于体外，世间的纷扰飘飞得无影无踪，就像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什么快事都消失一般，在这碧绿的原野上，什么忧愁也都不再记起。真想一辈子就过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返回的途中，我命令小姑娘为我唱一段哈萨克民歌，她哼了一段后就勾着脑袋盯着我，我打趣地问她我长得帅不帅，她摇头，仍是那副灿若桃花的笑容。我随即问谁长得帅，是不是刚才那个小男孩？她指着旁边一位老者说他长得帅。我打量着与我们并驾齐驱的老者，他是标准的哈萨克族人体型：锐利的眼睛和高耸的鹰勾鼻。在她的眼中，汉人都是长得不帅的。我又问她们受教育的情况，她说在她们学校里，老师教哈萨克语，但主要还是教汉语（这或许是民族同化政策使然，在少数民族地区许多民族同化的事例，民族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不是本文的着墨点，故略去不表。），她现在念初二，利用暑假出来玩。

跳下马背后，我的心仍在不停起伏着。有位小男孩走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台湾人，我骗他说是，他说我带你去看毡房。哈萨克毡房与蒙古包极其相似，唯一的区别便是帐门的朝向。哈萨克族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每天早起都要面对着真主安拉，所以他们的门总是朝西。毡房内摆设极其豪华，据说建造一个毡房耗资达数万呢。

回程中，我们在路上遇到一群“羊交警”。任司机怎么揸喇叭，那些大尾羊只顾蹶着屁股，大摇大摆地挡在马路中间。据说牧民们都长着一双猎鹰似锐利的眼睛，只要扫一眼，便能发现羊群中多了一只还是少了一只。在他们的眼里，羊不仅仅是单纯的羊，而是像人一样易于识别。羊是他们的财富，所以他们与羊的关系极其密切，注入了不少情感。回到乌鲁木齐已经近九点了，但这里仍亮彩纷呈。导游带我们去店里买刀具寄回来，顺便在就近的小巴扎买了几十串羊肉串回到酒店大快朵颐去了。

## 8月13日高昌故城—火焰山—吐鲁番

一早出发，向吐鲁番进发。小学时即学过一篇课文，《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一想到马上就可以尝到传说中的葡萄、哈密瓜了，心情自然免不了激动万分，可导游说要六七个小时后才能到达葡萄沟，期盼之情又开始占据了上风。

高速公路两旁照旧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方圆几百公里的戈壁滩上没有飞禽没有走兽，偶尔有一小片绿洲，长着向日葵等，导游就兴奋地指给我们看，他们将这种绿洲统一称为“海子”。

首先经过的是轮台故城。导游指着残垣断壁让我们远眺。这是唐代兴建的一座古城，大概算得上是乌鲁木齐的雏形，位于乌市南郊10公里处的乌拉泊，所以也称为“乌拉泊古城”，当地人称其为“破城子”。它是唐至辽元时期古丝路上一个繁华的镇子，岑参曾在这里度过一段戎马生涯，并写下名诗“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又一首送别诗，可惜这个季节没有雪，更没有马蹄行迹，只有几颗急切想吃葡萄的心随着汽车呼啸而过。

须臾，车子开到乌拉泊风口，这里建造着全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站。数百架风车在不停地旋转，供应着最清洁的能源。据说1989年中国与丹麦合资开发风力发电站时，一位丹麦工程师死在这里，为了纪念他而将最初的九根柱子漆成了黑色。

“中国死海”柴窝堡大盐湖紧挨着一个面积达28平方公里的淡水湖，两湖湖底相通，且前者地势较低，湖水一咸一淡，令人叫绝。据说历史上车师、匈奴、月氏、乌孙、突厥、吐蕃、汉等多个民族都曾在这里生存过，但现在映入眼帘的只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动物残骸。

艾丁湖也在这条交通要道附近。艾丁湖在维吾尔语中意为月光湖，大概是银白晶莹的盐体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酷似寒夜晴空的月光之故吧。艾丁湖低于海拔154米，是中国最低的湖泊，四周不见飞鸟游鱼，但却经常可看到海市蜃楼。当然，我们无缘得见，只好继续赶路了。

车子在笔直的高速路上狂奔。我担心司机会打盹，因为路直得超乎高速路的建造标准了。还好，司机大概习惯了这种驾驶方式，或者就算他偶尔打个盹也不会有事。导游也不让我们打盹，不希望我们错过任何一个美丽风景。她要我们多说话，不时指着远处的雅丹地貌让我们看。过不多久，她又指着远处一座小村庄，告诉我们那就是达坂城。

60多年前，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的《达坂城的姑娘》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那里住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想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儿来。”据说这首歌曾激励了当时修铁路的工人们，“到达坂城去，娶达坂城姑娘”成了工人们加

速兰新铁路建设的动力。他们一口气将铁路修到了地又硬石又多的达坂城，到这里后，却发现被王老先生骗了，达坂城的姑娘大多离开这个扬满灰尘的地方了。

达坂城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驿站，世代居住着回族和维吾尔族。这里的回民自称“回回”。传说很早以前波斯商人来中国经商，走到戈壁滩边沿，许多人看中这块商路驿站风水宝地，便在这里同当地人结婚、生儿育女。虽安居乐业，但终不是他们的归宿，回到波斯才是他们的目的。达坂在维吾尔语中即“风口”的意思，据说大风可将火车掀翻。尽管风大如飓，但达坂城人在无风的日子又盼有风，因为风可将这里的蚊子刮跑。

沿途我们偶尔看到坎儿井，麻扎（墓地）等，但在到达火焰山之前，无胜景可观。火焰山之所以能闻名遐迩，与我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牛魔王铁扇公主的故事有关。火焰山，维吾尔人称为“克孜格勒塔”，意为“红山”，《西游记》中说此山乃老君八卦炉里的一块砖头，“山上山下烈火熊熊，一片火海。”岑参先后两次途经此地，均留下佳作：“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山满山北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清代诗人肖雄形容为“火风一过，毛发如焦”，这句话在最高气温曾达82.3℃的此地确不为过。所以有“青石板上烙大饼，沙窝子里烧鸡蛋”之说。据称清代吐鲁番县官得坐在水缸里办公。因了火焰山的关系，吐鲁番也被称为“火洲”，但我感觉这里的炎热与福州又有所不同，这里只是太阳炙烤而已，而在福州连空气都是灼热的，连呼吸都不易。

正是太阳当头照之际，我们来到高昌故城。我故意不打伞，想感受一下太阳公公的热情。方圆十公里的残垣断壁，漫腾的滚滚红尘，霎时历史的凝重感与沧桑感涌上心头。若东坡来游，谁说他不会再作一曲《浪淘沙·高昌怀古》呢？这座堪比罗马古城的废墟，在烈日的照耀下，闪出辉煌的历史记忆。西域三十六国，或沉沦于海底，或掩埋于沙中，或毁于战事，或焚于火灾，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故国佝偻着身子向世人哭诉曾有的辉煌。高昌故城就是其中的典型，废弃了百年后依稀可辨其当初的强盛。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数万名兵马征大宛，筑城屯垦于此。由于此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此命名为高昌，并建立高昌壁。此后，这里一直都是西域最大的国际都会、宗教中心，以及亚洲最大的印刷中心，商胡贩客络绎不绝。我们坐着“驴的”沿着高昌臣民行走过的大街小巷，进入王宫所在地。王宫保持完好，几座建筑物虽历经风雨战乱，仍昂然挺立着。更为后人称道的是，唐玄奘远赴西天取经时，曾在此讲经朞月。公元629年的一个夜晚，唐玄奘从东门入城，高昌王麴文泰得知玄奘到达伊吾的消息后，立即遣使臣连夜将玄奘接回城中。唐僧到此只为换取通关文牒，但嗜佛如命的麴文泰岂肯错过此良机？他希望玄奘能留下做他的国师，玄奘乃以绝食相抗争。绝食到第四日，高昌王让步了，便与玄奘结为兄弟，并以举国财力支持玄奘西行，条件就是玄奘在此讲经一月，取经归来须在高昌停留三年。玄奘到达高昌之前，靠施舍维持生计，而离开高昌时，则俨然一富翁，高昌王还派一特使，发出国书，请沿途各国照顾玄奘一行。我们站在玄奘当年讲经的坛前，虽然讲坛已不知所踪，但仍可想象贵为一国之王的麴文泰天天跪下尊躯为阶，供玄奘登踏而上的场景。玄奘备受感动，写下《启谢高昌王表》，深切致谢。17年后，当玄奘风尘仆仆地赶来践约时，不想麴文泰已离开人世，高昌国也已灭亡。玄奘不忍睹物伤情，不想再进高昌，直返中原。再往里走数步，一座泥塔屹立着，旁边则是四周皆供着佛像的神龛。可惜我们根本看不到佛像了，早在19世纪初，德国强盗勒柯克就将它们一一挖走，运回柏林，藏在柏林民俗馆，二战时美英联军的炸弹无情地摧毁了残存在异乡的高昌稀世珍宝。高昌彻底地消失了，但高昌文明却落地生根，留给世人深深的慨叹。

高昌故城附近的居民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口或葡萄架下摆放一张铁床，这些铁床也成了一道不太起眼的风景线罢。

我们又驱车来到位于吐鲁番市中心三公里的坎儿井民俗园。号称“中国第一井”的坎儿井与万里长城、大运河一道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建筑。由于吐鲁番地表炎热，蒸发量极高，降雨量却微乎其微，冰雪皑皑的天山冰雪融水渗入到盆地后，霎时即化成蒸汽消失了，但丰富的地下水却汨汨地流着。充满智慧的吐鲁番人便创造了在地下打通暗渠的方法，将潜行地下的天山雪水源源地引到地面上来。林则徐在吐鲁番考察水利时，看到“水从土中穿穴而行”大为赞叹。若没有坎儿井，或许我们也就无法尝到甘甜清爽的吐鲁番瓜果了吧？

苏公塔，又称为额敏塔，也是我们游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大胜景。具有浓郁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的苏公塔建于1772年，建塔的由来有两种说法，塔的进口处有一块碑，碑上分别用汉文和维文书写，汉文说是当时吐鲁番郡王额敏为表达对清政府的忠诚而建的，维文则说系额敏的长子苏来满为表示对安拉的虔诚而建的。所以也就有两种不同的塔名。塔高37米，由普通土砖砌成，并有十几种几何图案，乃新疆现存最高的塔，也是最美丽的建筑物之一。吐鲁番不下雨，塔上涂刷的土浆没有被冲刷的痕迹，虽历经数百年仍完好如新。塔后是吐鲁番盆地特有的明净湛蓝的天空，把塔衬得更是高耸入云。原来这里和伊斯兰清真寺一样，禁止妇女进入的，现在为了吸引游客，也就全面开放了。

葡萄沟是我们在吐鲁番的最后一站。葡萄沟在维吾尔语中称“尤布鲁克”，意为“葡萄又多又好的山谷”。沟中潺潺水流滋养了600多种葡萄，阿凡提故居、巴依别墅掩隐在芳菲的草木中，藤蔓缭绕的葡萄架上结满了沉甸甸的果子。穿过葡萄沟，我们想去百岁老人村看看他们的生活。可惜一个都未访着。新疆的葡萄品种繁多，主要有马奶子、红葡萄、黄葡萄、黑葡萄、喀什噶尔葡萄、无核葡萄等，肉质有软、有脆、有绵，肉味有清甜、有密甜、有甜而微酸，果色更是红、黄、白、绿、蓝、紫，应有尽有，最出名的就是无核白葡萄，被喻为绿珍珠、兔睛，我们买了些带回来。久负盛名的哈密瓜原产地并不在哈密，而在吐鲁番、鄯善和伽师等地，据传清朝哈密郡王向朝廷进贡时，康熙帝询问此瓜何名，近臣只知是由哈密郡王送来的，就回奏是哈密瓜，从此，哈密瓜就被文人们纷纷写入诗文而名。

就要离开新疆了，吃完烤全羊这顿最后的晚餐就是我们启程的时候了。这也是告别新疆最好的方式。

烤全羊是新疆菜中最具特色的佳肴，而烤全羊最好的地方又属维吾尔族的。它反映了维吾尔人传统的最高水平的烹调工艺。阿勒泰的羊肉特别肥美，因为它们走的是金光大道，呼吸的是氧吧，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拉的是六味地黄丸，撒的是太太口服液。不仅羊肉没有膻味，放上孜然粉作调更有浓郁的香味。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对吃有许多“清规戒律”：一切丑陋的动物不吃，一切自然死亡的动物不吃，一切非伊斯兰教的人宰的动物不吃，一切未标明清真饭店的店里煮的食物不吃，猪肉不吃，甚至不能叫猪肉，只能称为“大肉”。

制作烤全羊的方法也颇为讲究。所选的羊也须1岁口的羔羊，宰杀前一两天内不给它喂食物，等到羊饥饿难耐时，才给喂食带调料的水，然后才宰杀。将内脏、四蹄去掉后，用面粉、鸡蛋、皮牙子（洋葱）、孜然粉等调成浆糊状的作料，均匀地涂抹在羊的全身，腌上数小时，使作料渗透到羊肉里，再放入特制的馕炕里用文火烘烤，直至颜色金黄，皮脆肉嫩。端上餐桌前还要给它装饰彩打扮，羊头戴上红

花，脖子系上红巾，羊嘴含一撮香菜。经过这些工序后，才能上菜，供宾客们分享。吃着烤全羊，欣赏维吾尔族姑娘和小伙子翩然起舞，我们竟醉里不知身是客，也跟着他们的节拍舞动起来。

要离开美丽广阔的新疆了，赞过了那山那水那戈壁那草原，虽然所述不及所见之十一。临走前有必要对导游进行一番毫不夸张的称赞。在我们出发去新疆前，旅行社就向我们保证让李璠为我们解说，以至我们到了非她解说不去的地步。果不其然，一路上使尽浑身解数将她所获得的历史、地理、人文、自然等知识，以其独特的嗓音向我们娓娓道来，无论在哪一个景点，解说都精彩纷呈，引得其它团队的游客都喜欢跟着我们走。回来后，我翻看许多相关的书籍，才知道她解说的内容须在不同的书中才能找到记载。在坎儿井等地，她临时客串讲解亦讲得有声有色，丝毫不逊于现场解说员。从吐鲁番到火车站尚需两小时车程。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火车正与我们赛跑。为了解闷，她让我们玩了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游戏，又讲了几个生动的笑话。在嘻嘻哈哈的笑闹声中，我们很快就到了车站。她到月台上送我们上车。由于两天来她常到最后排与我坐在一起，所以列车临开前，她依依不舍地和我们交换电话号码，并要我与她多联系，她过些日子寄些明信片给我们。列车启动了，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我们朝着下一个目的地——敦煌——进发了。

2004年9月25日

## 第二部分甘肃

8月14日敦煌：莫高窟—鸣沙山

列车清晨驶入敦煌车站。敦煌站到市区尚有三小时的车程。一路上照旧是戈壁滩。沿途随处可见戈壁三宝：红柳、骆驼刺和胡杨树。它们或蛰伏，或耸立，总是不甘屈服生生不息于斯，像倔强的西北汉子。尤其是胡杨树，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朽一千年，朽而不倒又一千年。大自然无法消灭它们，但它们消失的速度却极快——比大自然更加蛮横的还有人类砍伐之手。在历代建城造墓的岁月里，胡杨林成片成片地倒下，黄色的泪水四溅着，挂在胡杨树斑驳的躯体上，风沙大肆灌进来，无情地噬咬着挺拔的沙漠英雄树。下午从莫高窟出来，我们就躬逢了一次沙尘暴：飞沙走石、狂风呼啸，黄雾蒙蒙，一米开外的事物几乎就看不到了，继而雨水裹着黄沙也朝我们打来，打在身上留下斑斑点点的痕迹。在这年均降雨量只有39.9毫米的地区也算蔚为奇观了。

敦煌的历史很悠久，至少四五千年前，党河流域的疏勒河流域就有游牧民族。《汉书·地理志》注：“敦，大也；煌，盛也。”汉武帝时，敦煌的玉门关和阳关就成为中原通向西域的两个重要关隘。古人早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佳句描写此两关。当时这里绝对是个车水马龙的国际化城市，大街上随处可闻讲着汉语、藏语、回鹘语、粟特语、于阗语、吐火罗语、波斯语的各色人。但真正让敦煌成为世界瞩目焦点的恐怕非莫高窟莫属了。而莫高窟之所以震惊世界，则与王圆道士发现藏经洞有莫大关系。如果王道士不曾发现藏经洞，则莫高窟未必能如此声名远播，而当愚昧无知而又贪婪成癖的王道士向斯坦因等外国文化强盗一次又一次打开这座藏有五万多卷稀世遗书的神秘洞窟，使它声名鹊起之时，也正是莫高窟蒙羞的开始。无价之宝成了王道士换钱的砝码，莫高窟也就在劫难逃了，历史的因果报应竟然如此无情，中国人还来不及追悔，敦煌遗书就已分藏在

英、法、俄、日、美、丹、韩等外国博物馆中了。“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于右任这句感叹值得所有中国人深思。

关于莫高窟，可以书写的文字很多很多，旅游时走马观花看到的只是管中窥豹而已，不足以多言，还是留待学者们去研究吧。30年代起，自陈寅恪大师提出“敦煌学”名称以来，中外多少研究者对此趋之若鹜，使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他们从宗教、艺术、历史、考古、语言、建筑、医学、民俗甚至性学等多个角度对敦煌遗书以及敦煌壁画进行了研究和阐释。但因藏经洞的珍贵文物实在太多了，它们的研究价值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在这个艺术宝库中，凡夫俗眼如我所见到的只是被喻为“墙上图书馆”的莫高窟壁画长廊，其实也只是看到而已，我既无法说出卧佛的睡姿意味着什么，也不清楚飞天所提供的美学、宗教、民俗、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意义，甚至各个时期各个朝代各种风格的壁画在我眼里都是差不多的。因为不能带相机，所以走出洞窟之后就忘得差不多了——实在不应该对我这种人开放太多洞窟。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去陈列馆，因为这里有能勾起我回忆的纪念品出售。我买了两个用驼骨刻成的镇纸和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镜框。在我的鼓动下，同行的一个图书馆馆长也随我买下了《敦煌百年》和《敦煌性文化》两本书。第二天早上，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在一夜之间就把后者看完了，并将他所记住的内容复述给我听，也算是补了我之前在洞窟里哑子听雷的遗憾。

从莫高窟出来后，我们驱车来到鸣沙山。鸣沙山，又名神沙山、角沙山。大门处有启功题的“鸣沙山月牙泉”匾额，匾下的大门像是一座神秘之门，推开它，里面呈现出另一番神奇的景象。站在门外的水泥地上，绝无法想象门里竟是林立的黄沙小山丘。沙脊如刀刃般棱角分明，呈盾形、抛物线形、镰刀形，不一而足。绵绵的细沙在雨水的滋润下松松软软，打赤脚在沙上狂奔，无比惬意。途中有一方小水塘，我们误以为这就是月牙泉了，塘中漂着大片浮莲，也是美不胜收。但这方水塘不似月牙状，我们只好继续朝前走。月牙泉随山而转，真个是山重水复疑无路，黄沙尽处又一泉。沙岭晴鸣与月泉晓月孪生在一块，让我们不得不佩服造物主的创意。月牙泉似一弯新月，钩在沙山之中，沙不填泉、泉不涸竭，久雨不溢，泉映月而无尘，水清如镜，四面流沙不忍破坏泉之美景，故而即使黄沙弥天，亦不会落到泉水中去。据传汉朝时天马生长于此渥洼水中，故有“池犹亘古在，出水还期天马来”、“景是仙鸾描出画，形为天马负来图。”等绝佳妙句。

鸣沙山，顾名思义，此处的黄沙会拨动其动人的琴弦，奏出和谐乐章。敦煌县志有载：“每逢中秋夜，男女老少齐上鸣沙山，并排坐在山顶，用脚踏沙，沙会发出金鼓齐鸣之声。”相传汉朝时，有位将军率部西征，驻扎于此，一天夜里，突然狂风大作，千军万马被深埋于沙底，沙底冤魂发出哀号之声，故名。当然，沙鸣的原因当与地形有关，与冤魂无涉。

由于黄沙被评为雨水湿润后粘湿，无法滑沙。我乃脱去鞋袜，赤脚爬上峰顶。果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远近的沙丘连成一片，像驼峰般此起彼伏着。从山顶俯冲下来，甚是惬意，再就地一滚，让全身肌肤与柔松的细沙作亲密接触，仿佛又回到儿时无忧无虑满地打滚的快乐生活。拖着疲惫的身躯又爬了上去，这次改冲为跳跃，直接从沙顶上往下蹦，也很刺激。

黄昏时分，我们一行人乘着骆驼队出来。沙漠之舟总是任劳任怨一步一个脚印缓缓前行，偶尔才撒起蹄儿小奔一阵。端坐在驼峰间，耳畔仿佛响起昔日商队驼铃叮噹穿行于大漠栈道间清脆悦耳的声音。

沿途摊上有许多摆设，我看到一组刻在石上的春宫图，遂怂恿同行的老师买下。六幅连续的素描简单几笔就勾勒出床闱之趣，非常传神。甘肃盛产夜光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在温和的月光中把玩着杯中的美酒，远比痛饮来得畅快，可惜富有诗意的场景在诗人的心里却涌起“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忧伤，小时候教我念这首诗的爷爷也已不复活于人世。

8月15日安西—嘉峪关

一早开始坐车，从敦煌往嘉峪关需数小时的车程。沿途虽未直接通过玉门关和阳关，但到达安西后，即可强烈感受到春风几度的盛况。与关外荒凉的景象迥然有异，安西道路两旁绿柳成荫，瓜果飘香。难怪班超出使西域三十年后仍上书皇帝“但愿生入玉门关”。唐朝诗人戴叔伦写道：“愿将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其实，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期待能尽快班师回朝的。左宗棠从黄毛鬼子手上收复伊犁时，命手下将士凡所到之处，皆植道柳，不到几年功夫，便“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时人为了纪念这位不惜“马革桐棺，寂寞身后”、“老死西域”的洋务派领袖，就将这些杨柳命名为“左公柳”，可惜软弱的清政府在湘军即将武力攻克伊犁时下诏将左宗棠召回北京。“将军一去，大树飘零”，更何况柔如细丝的垂柳，数十年后，即被乡人采伐为柴薪烧火以去。现在仍能看到不少左公柳，但恐怕再也无复当时“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了。

安西，另有一个诱人的名字——瓜洲，自古盛产大瓜。据传狐狸藏在瓜里偷食瓜瓤尚不露其尾，可见瓜之大了。这里产的瓜有红心脆、铁蛋子、黄河蜜等十几个种类。我们下车放开肚皮大吃了一通。

到达嘉峪关时已到下午三时，关外正南的祁连山长年积雪，凝华积素，如堆琼垒玉。白雪与青砖相辉映，冰峰与城墙共比高，煞是壮观。嘉峪关建于明洪武年间，建在祁连山脉与马鬃山脉之间十里河西走廊最狭窄的“河西第一隘口”上。由内城、瓮城、罗城、外城、楼阁和其它附属建筑组成，易守难攻，与山海关并称为“天下第一关”。

嘉峪关的外城不甚起眼，是由黄土夯筑而成的围墙，残高仅有3.8米，凿有瞭望孔。城外有一道护城河，关外十余米处有一小阜，由沙砾堆成，守城士兵“日观其迹”，若发现有足迹，便可断定有敌来袭。在小阜上还设置梅花六角坑，埋多角形尖嘴生铁于坑内，也称为“绊马坑”。西关门外立有一石碑，碑上刻有挺拔俊秀的“天下雄关”四个大字。

外城与内城之间尚有瓮城护卫。瓮城亦用黄土夯筑，与内城墙同高。城门用黑漆铁皮包钉。瓮城城墙与内城迂回衔接。瓮城外有关帝庙、文昌阁、戏台等。戏台不大，两侧柱子上有对联：“离合百万欢演往事，愚贤忠佞认当场”。东西两侧砖砌屏风上各有一幅“老僧窥女”的壁画，此两幅明代壁画反映了古人的性观念和性风俗，是丝路上的性文化遗产。

罗城用坚硬的麻子石条砌筑而成，极为坚固。城门上嵌有乾隆皇帝亲笔所题“嘉峪关”三个大字。内城则是嘉峪关的心脏，内有游击将军府以指挥军政。城墙宏伟壮观，工艺精绝，东西城门上各有“光华楼”、“柔远楼”两座楼宇，楼阁雕梁画栋，异彩缤纷。“万地高楼平地起”，而这两座楼据传却是从上往下建成的。有诗赞此二楼：“磨砖砌成鱼鳞瓦，五彩妆成碧玉楼”。在恢宏磅礴的城墙下有如此精细之作，蔚为奇观。

嘉峪关浸润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当地流传着的“选址建关”、“冰道运石”、“山羊驮砖”、“高楼从顶起”、“一块砖”、“击石燕鸣”、“宝碑”等优美传说堪与戏中“孟姜女哭长城”相比。“至今徒者骨，犹自哭风沙”，劳动人民血汗凝成的长城自然坚不可摧，却又演绎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出关容易进关难。”

闽籍先贤林则徐因禁烟被革职，发配伊犁，途经嘉峪关时，写下四首脍炙人口的《出嘉峪关感赋》：“谁道崑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头泪痕潜。弃鞭人去谁能识，投笔功成老亦还。”“我来别有征途感，不为衰龄盼赐还。”“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西域若非神武定，何时此地罢防边？”在《塞外杂咏》中他又写道：“风雨满城人出塞，黄花真笑逐臣来。”在目睹雄关的刹那与离去西出的瞬间，林则徐的心情是何其复杂？

在嘉峪关城楼西北约六公里处有一段长城，依山势而建，直至黑山山顶，远眺如悬挂于山间，故称“悬壁长城”。在登临悬壁长城前，导游带我们去一座小庙——护国寺。此庙并不出名，当为附属景点。庙中住持只为“化缘”于是力逮有“缘”之人，说服其大力捐助。我喜欢佛教却不信奉，但为了一睹其间奥秘，决意“受骗”一次。于是我跟着小和尚登堂入室，室内端坐一老衲，旁坐一青年僧人，门以布帘遮盖着。青年和尚掏出两件法物——经书一卷及项坠一个，分别给同时进去的一位老者和我。盖以我年轻，或会喜欢项坠等装饰品之故也。他站在我面前，对我说：“施主有福缘，你眉宇之间现出你是个有大慈大悲大福大运之气。”随后他话锋一转：“但施主累于心忙，我只能说这么多了。”然后让我们手持法物，眼睛微闭，听老和尚念经，他则以水洒我头身诸处。念经毕，嘱我俩到外室办手续。出得厅来，我当即将法物交还小和尚。还是别轻易上当为妙！后据闻此手续非缴纳199个大洋不得出，乃庆幸。曹聚仁说天下和尚皆可杀，他说不想女人的和尚孤僻得可怕，想女人的和尚又荒唐得可怕，所以持和尚可杀论，贪财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又纳闷于“心忙”二字。早前两个月，一号称会相面的友人在席间也说我“天生劳碌命”，这两个结语如此相像，难道我真操劳过度不成？转而寻思，身处当今之世，不忙、不劳何得安身立命？乃释然，满心欢喜地去登悬壁长城去了。

悬壁长城通道不宽，但极陡峭。我一路小跑着奔至山顶。举目四望，一边是戈壁茫茫，一边是黑山连绵，远处则白雪皑皑，塞外与关内相差竟然如此之大！戈壁之大，就算敌人会飞恐怕也累死在半途了吧？悬壁长城的门票由明信片做成，参观完后将门票写上地址，直接丢进邮筒中。本来预期每到一处即向亲戚朋友寄送明信片的愿望在这里才得以实现，而且仅有一张，只好写上自己的地址姓名。

在嘉峪关市吃过晚饭后，我们乘火车前往旅游的最后一站——兰州。

## 8月16日兰州会狗蛋

早上九时许，慢车才开进兰州。在车上想到就要见着结识已久网友的狗蛋求败，心里就有些激动。狗蛋求败是在我的李敖研究论坛里结识的网友，我们习惯称他为狗蛋。他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家在兰州。在网上与他聊得最多的自然是李敖了，还有兰州拉面。去年国庆我还邀请他来福州玩，他说没钱而没来，错过了一次会面机会，这次到了他的地盘上，可不能失去此良机了。赶紧掏出手机，拨下了他留给我的电话号码。电话通了，她奶奶接的，还好她老人家会讲普通话，如果碰到我们这里的老奶奶，则多半只能对着话筒兴叹了。她告诉我另一个电话号码，要我打到狗蛋的姑姑家去。我心想如果他跟表弟表

妹一起去外面玩了可不好办呢。电话接通了，很快地就与狗蛋对上了话，但因行程未定，无法落实见面时间与地点。只好让他在家里候着。

下火车后，导游来接我们，带我们在兰州市区随意逛了一圈，便带我们去金鼎牛肉面馆品尝正宗的兰州拉面。兴许是厨子赶做太多份的缘故，这里的牛肉拉面口感也很一般。这种民间街头小吃一登大雅之堂就失去了它的亲和力了。上午游了滨江公园、白塔山等景点。滨江公园里新建黄河母亲石像，众人在此留影即乘羊皮筏子横渡黄河去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第一次看到黄河之水，也第一次亲手肤触黄河之水，母亲河以她特有的色彩传达了龙的传人所具有的特征。冰凉冰凉的水绕着指尖滑过，令人心旷神怡。羊皮筏子是渡河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黄河流域人聪明才智的象征，若干张大小相仿的羊皮吹足气用几根木棍架成一个筏子，通过它的浮力漂过河对岸。此处水流不甚湍急，我们很顺利就漂到了对岸。白塔山上有白塔寺，寺内建有白塔，因名。这座塔又称喇嘛塔，塔身七级八面，上有绿顶，下有圆基，据说是为纪念一位觐见成吉思汗而死的喇嘛而建的，因而具有西藏、尼泊尔藏传佛教的风格。白塔山公园与福州的于山很相似，无独有偶，福州于山上也有一座白塔寺，寺中也有一座七层八角白塔。于山白塔建造时间稍早些，是闽王王审知为其父母荐福而建造的。

午饭后，导游即安排我们去购物。我赶紧抄起电话约见狗蛋求败，与他商定见面时间和地点，他姑姑家离我们见面的地点有点远，而且他不是很熟悉这个地方，所以他说大概五十分钟才能到，到后再打电话给我。我便守在公交车牌旁静等其到来，不时掏出手机察看是否有新来电。大概二十分钟后，我又一次掏出手机，惊讶地发现手机竟然没有信号。这可让我紧张起来了，狗蛋没有手机，我的手机可是我们单线联系的唯一通讯工具啊。我再次打电话到他姑姑家，她告诉我他已经出门一会儿了。这下可不好办了，到了约定时间他仍未出现，我开始着急起来，担心他听错了地方，也担心他正在不停地打我的电话，还担心他认不出我。同行的人购物完后准备随旅游车返回酒店，而狗蛋仍未出现。我左右为难，不知回酒店好还是继续等下去。还好总有人心血来潮不停地返回商场买这买那的。我将手机卡拔出来重新装回去，居然有信号了。可能之前我不小心将手机卡弄松动了，偏要在这节骨眼上摆我一道，还好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狗蛋依然没有出现。过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唤我的名字“fashion”，我赶紧迎上去，与他握手拥抱。他说在公交车上就看到我了，我的长相与照片中有点差别，现实中的我更帅气一些（这是狗蛋的原话，不是我杜撰的）。在此之前，我未见过狗蛋的照片，所以早将一个普通西北汉子的形象深植于脑海中，及待此时见到这位个头不太高、面庞清秀、憨厚腼腆的后生仔出现在我眼前时，我还真的将镜片摘下拭了拭。

几句寒暄之后，我们不再拘谨，至少我不感到任何拘束了。我们一起随车回到酒店里，在客房中合照了一张极其难得的照片。随后，我便要求他带我去买些兰州特产，吃兰州小吃。在一条小吃街上，我们将各摊位上的酿皮等各种小吃逐一吃了个遍。兰州的超市到八点半即关门了，据狗蛋介绍兰州人此时正在家中与三两好友喝酒聊天去了。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惊鸿一瞥之后，又要与狗蛋分别了，我将他送到公交车站，目送他离开，明天我也将踏上归程。

8月17日差点回不来了

清晨六点的兰州还在沉睡中，我们已打点行装，整装待发了。柳三变《雨霖铃》写道：“方留恋处，兰舟初发。”我们则是“方留恋处，兰州出发。”天上飘着毛毛细雨，柳永写这首词时可能也是这种天气吧。导

游将早餐搬到车上，我们都没什么胃口。兰州市区离机场要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我们乘坐的是东方航空公司的小客机，机翼居然在舷窗上方，早上八点多起飞的，正常情况下一个多小时后在古都西安中转。飞机就要起飞了，兰州，再见！西北，再见！我们在心里默默地念着。飞机起飞半个多小时后，机舱里传来空姐急促的播报：“由于本机故障，我们须在空中盘旋半小时后返回兰州机场。”机舱里空气顿时凝固了，人群哗然。飞机将油放光后返回地面，兰州，真是难以割舍啊。机组人员未通知何时才能再次起飞，我们在候机厅里看奥运新闻，焦急地等待着。大概四十几分钟后，终于机场通知我们再次登机，到达西安时差不多十二点了，这本来预计是可以回到福州的时间。空中小姐通知在西安停留四十分钟后再开往福州。我们下机，在大厅商场逛了逛，西安机场有一幅大字吸引了我，我站在那里辨认这草书上的每一个字。十四分钟后，未待我认完所有的字，机场又通知我们登机。而且下机时未发登机牌，一时人头攒动，都在抢着找回自己的机票。回到机舱中，耳边又传来空中小姐那优美的声音：“由于有两位旅客没有登机，请各位下机将自己的行李认出。”我们不得不再次下机，将托运的行李一一辨别。这样又折腾了大概二十几分钟，等我们认完自己的行李，那两位旅客也登机了。因为刚才下机时，机场没有明确标志我们该往哪个通道走，那两位旅客随着去西安的人群出站了；而且本来通知四十分钟后再登机的，结果十四分钟就叫我们登机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完全是机场以及机组管理混乱所致，延误时间之后非但没有任何补偿，甚至连句公开正式的道歉都没有，午餐也没有，只有一块小面包作为点心。下午两时多，飞机终于降落在福州机场。

七天的西北之旅就这样结束了，结束在这次不愉快的飞行中，留在脑中的景点在脑中一一浮现。金城武在一部电影中说世界这么大，很多地方可能我们不会再去，所以他所到之处就尽量拍多些照片以作留念。或许今后也没有太多机会再去西北了，所以我尽可能多地写下行程，以作纪念。

2004年11月10日

## 林觉民故居与严复故居

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今日的课程设在福州这两位先驱的故居。两家故居相隔不远，均在三坊七巷附近。

绵绵细雨中，我们先来到林觉民的故居。这座现存仅为当时三分之一的“后街之屋”（林觉民《与妻书》中语）现已将门改到杨桥路大街旁了，被辟为辛亥革命纪念馆。这座小庭院座落在鳞次栉比的高楼群中，四周林立的钢筋水泥大厦淹没了匆匆行走的人们，但未能掩盖它的宁静庄重。

林觉民（1887 - 1911年），自幼聪颖好学，先后考入全闽大学堂、福建高等师范学院，后又赴日本庆应大学留学，攻读哲学。在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等人。1911年3月初，受孙中山委派回福建组织武装力量，参加广州的武装起义。他和林文、林尹民等一同返回福州组织了几十人的福建军团，后来起义失败，他和另外七十一名有名有姓的人葬在黄花岗，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起义之前，林觉民觉得自己生还无望，乃用小手绢写了两封诀别书，一封给父亲，一封就是后来海峡两岸都作为课文的《与妻书》。信写得缠绵悱恻，字字感人。信中所言“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棲之所。”与我眼前所见大抵相同，现在他的卧室里还按原来的模样摆放着一张床和一张桌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虽是古人所言，但我知道此语就是在这封信中。

林觉民故居后来居住着另一位名人，那就是冰心女士。林觉民在广州牺牲后，林家为了躲避不必要的麻烦，乃搬到福州近郊的一处民房中，把这片故居卖给了冰心的祖父，冰心十一二岁时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期。她在《我的故乡》文中对此故居也有过描述。其中一副对联：“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即为冰心祖父亲笔所书，现在仍高挂于堂中。

李敖在写完《北京法源寺》小说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写《七十三烈士》，此书可惜未能出版，不知是未写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此书以黄花岗起义幸存者莫季彭作为主人翁，以他在台湾的生活经历为故事梗概，目的是为了说明国民党抢了黄花岗烈士的战功以及黄花岗起义幸存者如何受国民党排挤。

李敖在大全集中还有一篇《先烈家属下场》的札记：午与王小痴谈。小痴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福建省十九人。最出名的是林觉民，他的孙子和我小学同学。意映我也见过。只知道抗战时全家饿死。在方声涛做福建省长时，这些烈士家属定下由省府供养的例子，后来国民党就不太履行，经常欠付，到了抗战，就中断了。”由此可见，同志无情如此，革命先烈尚可为哉？

从林觉民故居出来，我们又走进位于三坊七巷的郎官巷内，这是严复晚年的居所，他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就病逝了。严复这座故居是典型的福州古民宅风格，但因为他早年留学英伦，所以其房屋也承袭了不少西洋风格，尤其是花厅的设计。

严复可称得上是近代思想界赫赫有名的先驱。他最大的贡献是在民族存亡的关头，翻译《天演论》，敲响救亡警钟，开启了民智。但他后来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终身反对革命共和，又是他为人所诟病之处。

严复的孙子严侨是李敖在台中一中时的老师，李敖曾有《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师》，写他与严侨的关系。在李敖困学求变的成长过程中，严侨曾是李敖的一个精神导向之一。李敖写这篇文章纪念其老师时，竟是流泪完成的。严侨的父亲严琥曾在解放后任过福州市市长，在严复故居的后宅，又单设了一个严琥纪念馆。

另一个与严家有关系的则是不久前去世的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甫。李敖在回忆录中也有他向辜振甫索赔成功的记载。详情可看李敖回忆录。2003年，李敖患前列腺炎，住在辜振甫开的医院，李敖开玩笑说辜振甫曾被他骂过，现在住在“仇人”的医院里，希望能够平安。辜振甫对海峡两岸的和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他逝世的那段时间里，李敖在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的节目中对他还是有所褒扬的。

## 恬静的乡村——婺源

在我去婺源之前，无论是朋友们口耳相传的，还是我从书上看到的，我所获得的有关于婺源的讯息均是被形容为“中国最美的乡村”，间或也有“中国画里的乡村”的说法。所有描写婺源的文章，无论长短，都用诗一般的文字描绘了阳春三月像铺了一层黄地毯般遍野的油菜花、粉壁黛瓦马头墙和精美绝伦的明清雕花的徽派民居建筑、“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风光和质朴的民风、参天茂密的古树笼罩着的生态环境和宁静安详的村落、文公阙里东南邹鲁的朱熹故乡和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书香门第以及驰骋商界长盛不衰的徽州商人。或许是季节偏差之故，抑或是来去匆匆的行程所限，我在婺源的所见所闻远不及从文字中读到的那般令人神往，在我记忆深处留下的最大的感触还是它恬淡静谧的生活方式。倘若我能选择，我可

以不看不走，只要能坐在田埂旁闻着沁人心脾的稻花香，听着小溪里哗哗作响的流水声，天马行空地乱想一番，哪怕什么也想不起，只要能肤触迎面拂来的微风，也就不枉此行。可惜，可惜我是被导游牵着鼻子走，许多地方连看都来不及看，只是仓促地拍完照就被赶到下一个景点了。缺少了想象空间的婺源也就缺失了它最本质的美。

从三清山下来，我们即长途奔袭坐着颠簸的车子，黄昏时分抵达婺源县城。五月底的江西火炉般的燥热已经初露端倪，天边那抹红霞映照在城市的上空，美不胜收，四周一丝风也没有，跟三清山上微凉的气候反差极大。既然婺源被称为中国最美的乡村，相对而言，它的县城就不值得多看了。这里能吸引人们目光的主要是歙砚、徽墨和婺源绿茶，几条主要的街道都开了规模不一的茶庄。婺源的土特产中，有黑、白、红、绿之分，其中的绿即指这遐迩闻名的婺源绿茶。陆羽的《茶经》将其称为“歙州茶生婺源山谷”，宋朝时，婺源的“绿源茶”被列为全国六大绝品名茶之一，明清时还将其纳为贡品。徽商之所以在明清时期能够如此强势，也该一部分归因于这里高产高质的茶叶，一些婺绿甚至远销英国，成为英国皇室贵族日常必备的饮料。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毗邻婺源，它成为茶叶集散地当然得益于婺源盛产的婺绿了。茶庄的老板沏了一壶“大鄣山”绿茶，我们坐在店门口，浅斟细酌地品尝这汤清叶绿的茶水。

## 李坑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启程向李坑进发。李坑离婺源城关不远，大概十公里左右，可能是迫切想见识这小桥流水人家的美景吧，我感觉刚上车还来不及小憩就被催着下车了。途中看到一条小河绕城而过，大概这就是婺水吧。婺源的名称也就来自这条河。李坑村在秋口镇，是一个李姓宗族聚居的村庄，它背座在青山环抱中，空气清新怡人，两涧小溪穿村而过。为锁住房水口，李坑人在两涧交汇处建了文峰塔和文昌阁，在村口迎接我们的是屹立的牌坊，牌坊前还有一座始建于北宋末年的中书桥。桥的左边长着亭亭玉立的荷叶，右边一方小池塘中则有婀娜多姿的睡莲，垂柳的倒影掩映在水中，楚楚动人。进村有两条陆路，一条水泥路，一条石板路，另有一条水路，涧中停泊着几艘竹排，钻过拱桥划过平缓的涧水也可到达村中央。路边还有一架水车，村中央有棵大樟树，树下有各色摆摊的老人和妇女，大水牛在凫水闭目养神，也有浣女在溪旁捣衣捶裳，真个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

从树下朝里眺望，就能看到两旁矗立的错落有致的白色粉墙和鱼鳞般黑瓦的马头墙，这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远远看去，黑白相间，朴素典雅，宛如一幅陈年的水墨画。建县以来，婺源长期隶属于徽州。这一带，商人和士子特别多，他们发迹后总不忘在家乡建瓴造屋，密密麻麻地各种建筑聚集在一起。为了防火，他们将外墙设计成高低错落有致的白色防火墙，防火墙高出屋面，犹如骑着高头大马一般，遂被称为马头墙。屋顶则采用抬梁或穿斗式的“人”字形坡顶，黑色瓦片正反两面间隔排列，便于排水，水沿着瓦片间的细沟流到天井中，既可以浇花，同时又起着救火的功能。由于四周封闭的墙体，水无法从前檐流出，四面八方的水都集中在这个天井中，所以他们又将这种天井结构称为“四水归堂”，隐喻为“招财进宝”、“天降洪福”，能为主人带来鸿运。这种天井我在其它民居中也曾见过，我还在一处明朝民居中看到天井旁的地板上镶嵌了两枚放大的“孔方兄”。在婺源的民居中，不同身份的人盖的结构又有所区别，游客从其门面即可判断这家主人是经商的或是从政的。官员的门前设有台阶，一般为三级，称为“三步金阶”，喻为“连升三级”之意，而商人的大门则不允许设台阶，而且基本不朝南，笃信风水的他们认为

南方主火，会对财运有所不利。他们将自己的正门设计成“商”字形结构，门顶上用重瓦铺成的翘角飞檐搭成门罩，门罩是经过精雕细刻的，墙上也装饰一些砖雕，窗户上则有相似风格的木雕，这样既可美观，又可突显宅子主人的财富和地位。

李坑最宏伟的建筑当属“大夫第”了。这座深宅大院为清朝茶商李文进所建。咸丰年间李文进向朝廷捐助巨资，获封“大夫”官衔。大夫第仿照官邸建成，所以房内面积较普通民居更为宽敞，门前也有三级台阶。临溪而建的这幢二层建筑浮在街面上，并设有隔扇和美人靠，李家人在此凭窗远眺，即能看到沿街风景，正如卞诗中所说：“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地人将其称为“小姐绣楼”，但依照中国传统婚姻制度，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不可能轻易交付给轻飘飘的绣球来决定，也没有必要为小姐抛绣球专门建一座小楼。

河街旁的民居中，许多村民在家里刻竹雕，竹子在他们的手中一下子就成了生动活泼的观赏品了。在村中的山脚下，有一处古井，称为“蕉泉”，“蕉泉夜月”曾是李坑的著名景致，寂静的夜晚来此赏月谈天遐想的确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享受。我们白天来这里，月亮自然是看不见的，许多人就是冲着这股山泉而来的，一个老婆婆在井旁收费。登上这座小山，可以看到李坑的全景，正如诗句“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所描述的那般。在“蕉泉”旁的一座民居中有一棵500余年树龄的紫薇树，花期长达90天，“谁道花无百日红，紫薇长放三月久。”这棵枝干枯朽的紫薇枯木逢春，绽放的花朵怎不令人人为其拍案叫绝？

## 汪口

从李坑开往汪口的途中，一只野山鸡撞落在我们的车前，司机和导游赶紧下车去抓这只受伤的山鸡，准备给我们留作午餐美食之用。当我们众说纷纭为这只山鸡的命运感叹之时，车子已经停在汪口俞氏宗祠前。号称“江南第一祠”和“木雕艺术博物馆”的俞氏宗祠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是俞氏宗族经商和出仕最为鼎盛的时期。在宗祠的门口有一座聚星桥横亘于河面上，这里是段莘水和江湾水汇合处，整个汪口村背靠着后龙山，这段河流也被俞氏始迁祖命名为“永川”，隐喻汪口俞氏子孙生生不息之意。俞氏宗祠由大门、享堂和寝堂构成，大门的明堂上下枋悬挂着“俞氏宗祠”的牌匾，上花枋刻着“双龙戏珠”的图案，下花枋则雕着“双凤朝阳”，两旁柱子上挂着“青山抱水水抱村赣北无双景，彩凤盘龙龙盘阁江南第一祠”，这大概是后世的人加上去的联语。大门的两扇门板上则挂着余有庆撰文并书的“客车行行行行行行行到，情意重重重重重重游”一联，在落款的上方写着“尊敬的游客，此春联有五种读法，请您试读，破不开此联，不算到婺源。”我最多只能读出其中两种含意，还好知道我来婺源的朋友并不多，而且我在婺源呆的时间只有区区半天，没人知道“鬼子进村”来扫荡过，连村中的老街我都来不及抽身前去就又赶往下一站晓起了。

进到宗祠大门，只见享堂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牌匾，回廊上也有形态各异的雕刻图案，还有一道被制成牌匾的圣旨立在厅中，表彰俞附抱剿寇有功。厅堂的屋顶勾心斗角都雕着精细的花纹，刀法有深雕、浅雕、透雕、圆雕，徽派建筑的雕刻艺术真乃令人叹为观止。宗祠的第三进为寝堂，主要是放置俞氏祖先灵位之用，两旁柱联“俞氏以居当念水源木本，永川而荐勿忘春雾秋霜”，也时刻提醒俞氏子孙勿忘祖先养育之恩。正中央挂着俞氏祖宗的画像，下方摆放着他们的灵位。二楼由于年久失修，早已被封起来，禁止游人攀爬。

## 晓起

晓起位于江湾镇，分为上下晓起，上晓起主要为山坡田园风光，层层梯田直入云霄，一年四季变换无穷景色。我们没有到上晓起，据说这里是汉相萧何的后裔逃难到歙县篁墩，指江为姓，为“萧江”，后迁入婺源云湾，改名为“江湾”。江湾是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烈士的祖宅，据说上晓起的江氏宗祠的大门还有两扇便门，门板上各自写着“锦韬”和“增庆”。这四个大字与其说有什么预兆的话，勿宁说是一种难得的巧合。下晓起被称为自然生态村，因为村中古树环绕，许多大樟树枝繁叶茂，像一把把撑开的巨型大伞，散布在村后的山上。我们穿梭于村中的小巷和青石板路上，来到老屋饭店用餐。老屋整个大厅都摆满了餐桌，里面挤满了游客，这哪是用餐啊？分明是一场战争嘛。端菜的人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挪到桌前，吃菜的人要时刻提防享受一顿淋汤浴的特殊待遇，猫着腰夹菜吃菜。婺源的招牌菜荷包红鲤鱼在这里也做得不够地道，我们也将就着夹了一口，表示曾亲尝就可以了。汗流浹背地出来，我发现门口许多人在等着，他们在等待下一波的战争开打，店老板将餐巾一卷，又大声招呼客人了。门口有人在卖仙草蜜和冰糖水，吃一小碗正好解暑降温。旁边的公共厕所也颇具古典韵味，门窗上方都有精美雕花。

晓起的商业味跟李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巷口和树下总是被摆摊的小贩占据着，有卖玩具的，有卖草药的，有卖凉茶的，有卖书和光盘的，也有卖明信片的……因为快要离开婺源了，我买了一叠明信片，以备日后记忆和寄赠朋友。回来后，我引用江泽民2001年的一次讲话“最近我去了趟婺源，觉得很不错。”写在明信片的背面，寄给朋友。

## 其它

婺源值得去的地方还有许多，值得看的景点也还有很多，诸如清华镇的彩虹桥、虹关的江南第一樟、江岭的油菜花、号称“世外桃源”的理坑官邸民宅、粉墙黛瓦上的雪景……正如首段所说，一是我去婺源的时机不对，二是时间太短，半日想要看尽婺源花，谈何容易！

婺源是朱熹的祖籍地，而朱熹在福建又有多处渊源。朱熹的父亲朱松因为赴福建政和就任县尉，遂于1118年举家迁往福建尤溪。1130年朱熹在尤溪出生，后在漳州为官，晚年则在建阳创立紫阳书院，开创理学之宗，葬于武夷山？（待查证）1150年，朱熹回婺源扫墓，1176年，“一去乡井，二十七年”后朱熹第二次回乡省墓，并在文公山亲手栽种了24棵古杉，现在还存活16棵。“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著名的《观塘有感》即在此次回乡时应婺源县令之请题的诗。婺源还是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设计建设者詹天佑的故乡。詹天佑的祖父詹世鸾当年就是婺源诸多茶商中的佼佼者，设想如果没有如此家庭背景，詹天佑日后能否有如此成就，实在谁也不敢保证。

“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的婺源，如果没有充足的时间漫步在田园之间，是无法感受到它的巨大的魅力的。当地的人生活悠闲，明清建筑在他们的眼中就像是昨日刚盖好一般，时间在婺源仿佛停驻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婺源的青山绿水、粉墙黛瓦又何尝不是如此？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人事的更迭。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婺源在视觉上未带给我期待中“中国最美的乡村”的感觉，但在心灵感悟上，它还是具有别处不可比拟的美，在这方面它给我以深深的震撼。为了生活，我几乎无法抛开红尘，去过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但婺源却燃起了我这种非份之想。

fashion写于2005年12月5日，婺源半日游后六个多月